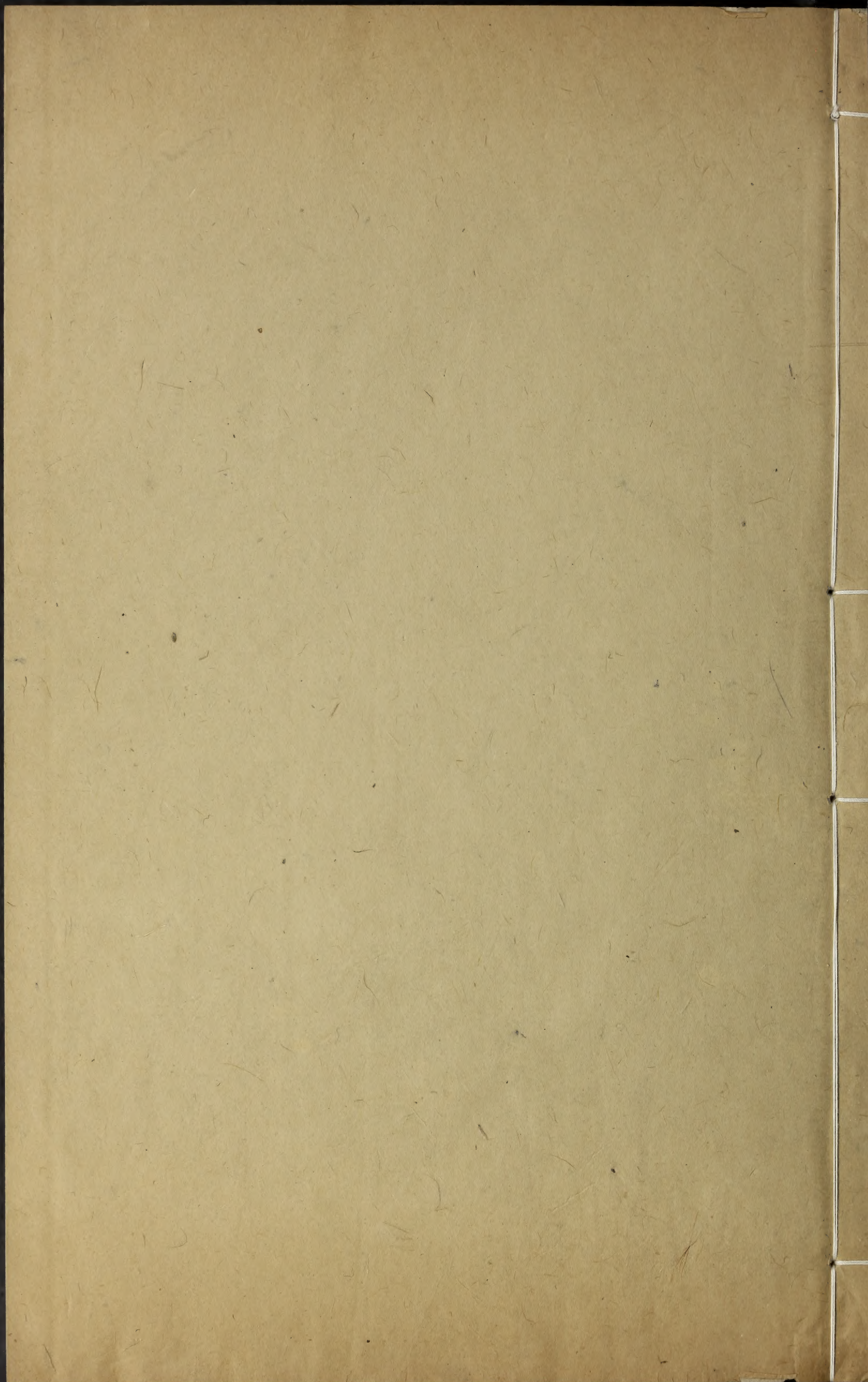


函史上編卷之十四

明盱郡鄧元錫纂

成哀平帝帝紀

孝成帝諱驁元皇后王氏子也自元帝太子時生爲世嫡宣皇帝愛之字太孫常置諸左右及爲皇太子好經書寛博謹愼初居桂宮有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迺度還入作室門帝遲之問故以狀對帝大說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絕幸元帝晩被疾留好音樂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左右及後宮

習知音者莫能爲定陶王亦能之帝數稱其材中庶子史丹以駙馬都尉侍帷幄見親乃言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則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帝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入弔哀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帝望見太子感念王悲不能自勝而太子前殊不哀帝意大恨退發恚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丹時護太子家即免冠頓首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感損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心罪乃在臣臣當死帝意乃解已寢疾傅昭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見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元舅陽平侯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懼計莫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直入臥內頓首青蒲上涕泣言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切至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能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

后謹愼先帝又愛太子吾何可違者。駙馬都尉安所受斯語。册即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慰納册曰。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幸善輔導太子。册噓唏而起。太子繇是遂定。及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葬渭陵。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以葬。皆非禮。不宜用。奏可。赦。建始元年春。丞相御史條奏中書令顯并黨與罪狀。顯免官歸故郡。憂懣道死。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顓權擅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在赦令前、赦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於是衡慚懼

免冠謝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優詔慰勉之有星孛于營室罷上林詔獄。賜諸侯王丞相將軍
列侯至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
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
各有差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
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九月有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蛇形貫紫宮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
祠。是日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圍以上詔郡國災什
四以上毋收田租。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始郊祀長安
南皆從匡衡議事具禮儀志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三月北宮井水溢出始
祠后土于北郊。立皇后許氏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
女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天子一娶九女所以廣嗣
重祖也舉其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

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徽
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躋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
侍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
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奪適之心是以晉
獻納讒申生蒙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后方鄉術
入學未親后妃之時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
大慮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
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
有鳳不能自立循故事而已夏大旱秋罷太子博望苑
減乘輿廄馬三年春赦天下徙賜孝弟力田爵二級逋租賦所振貸勿收秋關內
大水流殺人民詔戒苛暴深刻吏遣諫大夫林等循行
天下時關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水至犇走相蹂躪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
吏民上城避水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
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

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并商固守數稱其議而興大慙恨冬十二

月朔日觸夜地震未央宮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待詔谷永對曰臣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

恐絕卅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于，晉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話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敎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傲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

莫甚乎殘賊酷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廢錮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隆，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享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惟陛下留神。越巂山崩。丞相匡衡免。坐多取封邑四百頃，免為庶人。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纍二。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實。河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九年，河隄使者校尉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小石，兩船夾載下之，三十六日而隄成。賜爵關內侯，改元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夏四

月。晦日蝕。既詔百官脩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過失。無有所諱。秋。復太上皇寢廟園。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漢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帝亦以無繼嗣復之、減死刑。省律令。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夏。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列侯。三年。春、犍爲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秋八月、晦日蝕。四年。春。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三月朔日蝕、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瀕河郡。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爲水所壓死不能葬者。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如淳曰、散著人間給食之、謹遇無令失職。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長陵臨涇岸崩、壅涇水、夏。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憂卒。以張禹爲丞

祖山陽火生石中改元陽朔元年九年春二月晦日蝕二年秋關東大水詔民流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可充博士位者三年春隕石東郡八夏潁川鐵官徒作亂捕逐伏辜秋八月大將軍鳳薨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鳳疾病帝臨問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潛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帝以音代鳳繇是譚音不相平四年春詔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勸農夏四月雨雪鴻嘉元年十三年春帝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

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時特幸、故稱 三月、丞相禹罷、以老病罷朝朔望賞賜甚厚 夏以薛宣爲丞相、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劾守相稱朕意省刑、以新豐戲鄉爲昌陵、冬、黃龍見眞定、二年春、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事具災異志 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三年 夏、大旱、秋孝景廟闕災、 冬、皇后許氏廢、廣漢盜起、四年春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者、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全活之、秋、渤海淸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冬、廣漢

盜平。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永始元年十七年春太官凌室火、夏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侯。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立皇后趙氏。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光祿大夫向以還歸初陵、而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

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夫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槨櫬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橐泉宮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

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之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吴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黄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宫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宫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宫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宫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

而中興，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則是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及徙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數萬，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帝甚感其言，而不能從。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宣帝王皇后也。）二年春，大司馬車

騎將軍音卒。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晦日蝕。黑龍見東萊。詔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谷永諫見災祥考、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以翟方進爲丞相。卭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趨辦、上以過丞相、冊免爲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已群臣多舉方進可相者、上亦雅其能擢爲相、方進明經術、然爲吏刻深、任勢立威、峻文深詆、所中傷甚多三年。春正月晦日蝕、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冬。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見禮儀志尉氏盜。山陽鐵官徒作亂捕斬之。四年春。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自是歲一行、賜吏民如故事、夏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霸陵園門闕皆災、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元延元年。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日蝕、晨無雲有雷聲

光耀四面下至地。秋有星孛于東井。冬。大司馬大將軍商卒。以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商薨紅陽侯立當次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以上錢是發而用根。二年。無事。三年。春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四年。

綏和元年。二十五年。春。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及周承休侯。進爵爲公。夏。建三公官。御史大夫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從之以王根爲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爲三公。二年春。熒惑守心。賜丞相方進冊。讓自殺。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數至。禮賜絕他相厭大異焉。具灾異志

三月。帝崩。壽四十六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葬

孝成帝善修容臨朝淵嘿尊嚴若神有穆穆天子之
容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
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逮始初石顯既廢死匡丞相善
衆自將日講於稽古禮文之事而大權一歸大將軍帝
謙謙大將軍顓甚左右嘗薦宗室子歆入侍帝說之欲
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帝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以語鳳鳳疏
忌宗室竟不可乃止而王氏子弟譚平阿侯商成都侯
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
五侯分據埶要滿朝廷丞相商者宣帝母悼后同產子

也。敦厚有威重。元帝時。嗣父侯。以大臣薦行可厲群臣。義足厚風俗。擢侍中。爲天子敬重。以得相。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郡有災害。商按問。鳳爲請不得。奏免彤。奏寢不下。而鳳顧怨商。陰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隷張匡素佞巧。承鳳指。上書極詆商。有司請召詣詔獄。帝知匡多詆誣。勿聽治。鳳固爭。收丞相印綬。商發病歐血薨。時帝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帝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復以往事爲纖介。留京師。帝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

矣。後疾有瘳。其王留邸。鳳心不便之。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異災。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與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心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奏封事。論日食之咎。歸過鳳。帝召見延問。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慰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瑞應。奈何致異。異災之發。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也。今政事大小皆自大將軍。天子曾不壹舉手。大將軍不內省責。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

王自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乎。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宜退鳳。使就第。選忠賢代之。自鳳白罷商。及遣定陶王。帝頗不能肙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

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有智謀帝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大然之於是信幸章每召見輒辟左右與密語鳳從子音侍中側聽聞之以語鳳鳳憂懼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爲涕泣不食帝少親倚鳳弗忍乃優詔報鳳彊起之鳳謝不起於是帝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殺子盪腸非所宜言欲以快鳳心於是廷尉文致章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章泰山鉅平人）時光祿大夫劉更生復用更名向以大異數作篤鳳兄弟用事之

應而帝方精詩書觀古文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條為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向發憤謂關內侯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漸必危劉氏吾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世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

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舞八佾於庭三家者
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
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
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
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
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
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
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甚危
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

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遠絕不令得給事
朝省恐其與之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
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作周公之論兄弟據重
宗室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
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
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
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
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
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

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隷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舊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納直言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之姓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會吏民以日食地震應詔上封事皆以爲王氏所致帝未有以明也安昌侯張禹授帝經見隆信帝乃辟左右問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欲自託於王氏乃謂帝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臣下同其福善此經意也新

學小生亂道誤人宜以經術斷之而大中大夫永知鳳
方柄用亦欲陰自託乃踈專攻上身及後宮且言今四
夷賓服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
漢吏制其權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
踈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
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不可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
大者也禹帝師永名儒皆挾持浮說爲王氏帝繇此信
王氏益專久之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從
帝借明光宮避暑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
帝見而銜之後微行過曲陽侯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

虎殿於是發怒以讓車騎將軍音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商根懼欲自黥劓以謝帝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待令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然帝特恐之實無意誅也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光祿大夫向大惡之以為亡徵懼不能已復上奏言臣聞伯禹戒帝舜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

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

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

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

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

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食古今罕

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聖人所以斷疑也易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

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

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

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

災月韓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晝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

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
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
以崇劉氏故狠懇狠數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
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
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
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
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帝輒入之然終不能
用也初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淺而遭大故為太子選
婚必於許氏而許皇后得立以專寵後宮希得進中外
皆憂帝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等論災異皆著之後

宮。其後寵衰怨望爲祝詛厭處昭臺宮趙倢妤者陽阿
公主家歌舞兒趙飛燕也特幸爲倢妤帝欲立爲皇后
皇太后嫌其所出微意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
語。歲餘乃得許。諫大夫劉輔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
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變災此自然之驗也昔武
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
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夫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
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不敢不盡死書
奏詔收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勲師
丹大中大夫谷永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
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
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臣等愚以為
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爭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
廷之體冒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
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正當隆寬廣

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公卿以下苟見陛下進用輔弼。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愞莫敢盡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乃徙輔繫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后既立。寵少衰而女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宫。宫皆以黄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後宫來未有也。后居別館淫縱。冀得子。然卒無子。而後宫就館者廢不育。會災異數起。帝使尚書問涼州刺史永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也。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繇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

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搒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先必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
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
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
故百姓怨恨飢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
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陛下獨違道縱欲
輕身妄行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痛切至
於此帝性寛好文雖甚盛怒然終不罪也帝嘗與張放
等宴禁中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侍中班伯以久疾新起
入見帝帝幄所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飲狀帝
指而問曰紂爲無道壹至是乎伯對曰書稱殷王受用

婦人之言而止。亦何至踞肆於朝若是乎。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帝曰。即如是此何以圖。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嘑。大雅所以流亡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帝喟然嘆曰。久不見班生。今復聞讜言。然不能自克。竟湛於欲而崩。帝素彊無疾。楚王梁王朝。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刻侯印書贊。已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傳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太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

孝哀皇帝諱欣定陶恭王子也。母丁姬。爲元帝庶孫。年三

歲陶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帝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者何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後飽起襪係解帝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帝所幸趙昭儀及帝舅曲陽侯根昭儀及根見帝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賢勸帝以爲嗣帝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帝召丞相御史將軍議立後皆嚮帝意以爲莫如定

陶王。御史大夫光獨以爲中山王。先帝子。帝親弟。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宜帝。以禮兄弟不得相入廟。紹光議。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以奬厲太子專爲後之誼。成帝崩。即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赦。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吏民爵。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太皇太后詔尊定陶

恭王為恭皇。五月立皇后傅氏。詔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諡滿父忠為平周懷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罷樂府官。成帝好鄭聲黄門名倡多以富顯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故有是命語見樂律考詔限民名田。具土田志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廬舍遣光祿大夫

循行賜死者棺錢人三千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詔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時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繇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先是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詔問當何居丞相光素聞傅太后剛暴多權謀于襁褓中鞠帝長養之帝之立又多其力心恐傅太后得與政不欲令與帝旦夕自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便大司空何武不詳也以爲可居北宮從之傅太后果從北宮複道旦夕詣

帝所求貴其親屬使帝不得繇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下有司。大司馬莽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誖誤聖朝，非所宜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帝必稱尊，而丁傅並封。方帝在藩時，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優之。其後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先帝棄天下，不悲哀思慕，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根兄子成都侯況亦忘厚恩，聘故掖庭貴人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根遣就國，免況歸故郡。

於是王氏權奪。而丁傅日起。大司馬師丹自以師傅見尊任。上書諫曰。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正。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受封。增益陛下之過。罪萬死。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雖年六七十。猶博娶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

爲嗣。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
下之意。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
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陛下以臣託師傅。無功
德而備鼎足。封大國。位三公。職在左右。義不得不盡死。
太皇太后見丁傅權日起。陰令大司馬莽就第。以避帝
外家。莽乞骸。帝遣尚書令詔起之。乃復起視事。會置酒
未央宮。內官令張傅太后幄。迫太皇太后。御坐旁。莽按
行。責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
傅太后大怒。不肯以遂不會。朝而罷。莽就第。已司隸光
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

嘗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趙昭儀殺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臣謹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宜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雖事在四月丙辰赦前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窮竟正法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知陛下有賢聖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

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乃
萬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
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所深痛也帝亦以
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而新城侯趙欽等
免徙家屬遼西右將軍喜傅太后從弟也好學有志行
以數諫太后謝就第大司空武尚書令林皆上言喜行
義脩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一旦遣歸衆庶失望
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定陶太后故退莫不爲國
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
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傳氏之廢興也帝亦自重之復進用焉無何冷褒段猶等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丞相光大司馬喜司空丹持以爲不可冊疏言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明人倫之序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前定義不得復改以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巳備陛下繼體先帝持重大

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其皇也忤帝意而丁傅子弟使人上書告冊封事未上行道人徧持其書下廷尉劾大不敬策免冊收高樂侯印綬以感動大司馬喜喜終不順遣就國於是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太后其皇太后爲帝太后已又尊帝太太后曰皇太太后僭然與太皇太后並稱矣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德雖更赦不宜有爵土免冊庶人

罷莽就國諫大夫楊宣承間爲上言孝成皇帝稱陛下以承天序豈非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朝哉太皇太后春秋高數更憂傷至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遠望獨不內慙於延陵乎帝感其言復王商子邑爲成都侯先是傅太后脩故怨陷中山馮太后以獄死司隸寶孫奏請覆治帝傷失太后意下寶獄而太后封從父商爲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封商夷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之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故周公著戒曰惟

王生則逸唯躭樂之從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
世此皆犯陰陽之咎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
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專制者
耶竟詔封商巳帝嬖董賢崇復疏禁切之帝發怒尚書
令趙昌逢帝意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
如市奈何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帝
怒下詔獄考覆司隸寶曰崇獄覆治瀕死無一辭道路
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請治昌以解衆心
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當是時侍中董賢以便辟得幸常與帝共卧起妻通籍

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寵益甚出丁傅右而皇后已疏矣后父孔鄉侯晏至謝賓客不敢通白后毋得逼醫巫求方生子以避賢帝欲侯賢未有路會瓠山石轉立無鹽危山土自起覆如馳道狀東平王雲及后謁之石所祠之息夫躬孫寵欲陷之以爲功上變事告焉帝方被病多諱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因東平獄帝言白發自賢與躬寵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實封心憚丞相嘉使使持詔書視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洶洶咸曰賢貴餘并蒙恩陛下仁恩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暴

評其義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帝遲回久之忽發恚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侍中賢等發覺伏誅其封賢高安侯寵方陽侯躬宜陵侯巳詔發武庫兵給送賢及乳母舍用執金吾毋將隆疏諫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於少府葢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所以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鈇鉞漢家邊吏距寇給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

妻。而以天下公用給之。摯國咸罷。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會傅太后賤賈執金吾官婢隆請平直。左遷沛都尉。於是丞相嘉以日食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舜曰。毋敎佚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

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掖庭見親有加賜屬其人勿衆謝令知惡偏重失人心也故少府水衡見錢多至數十萬萬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方陛下在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既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爲賢治器

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諸官並共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二千餘頃以賜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妖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

終其祿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節賢寵以全安其命帝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自勝先是宜陵侯躬旣封怙寵設詭辨惑上意而與丁傅比爲帝言災異屢見法當有兵亂可遣大將軍行邊敕武備斬一郡守以明威冀厭應變異帝信之以問丞相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上天神明而當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苟見一端或妄以意傅會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者云然辯口快耳其實未可
從夫議政者苦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
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
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以先入之言爲主元壽元年帝即位之五年也
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當拜日食晝晦詔求直言晏明罷就第具災祥考中會
傅太后薨帝託遺詔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嘉
封還詔書切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重慎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昔孝文皇帝欲造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以財皆民力所爲也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爲害痛矣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之寒心今山崩地動日食三朝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獨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獄寃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譚鳳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習治獄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留中未下至是得還賢益封事則大怒下前章召嘉詣尚書詰問君以道德位三公

以總方畧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在位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迷國罔上近繇君始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下將軍中朝議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不道請下廷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故事大臣得重譴輒自裁於是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更前進藥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藥盃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死也遂裝出見使

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載至都船詔獄嘉對獄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以何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少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丞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詰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國不能

迺罪當死死無所恨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死嘉字公仲平陵人、嘗疏任賢語、具任官志、元始四年、錄忠臣、追謚曰忠、封子嗣新甫侯、於是增贇封以爲大司馬衞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爲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二、丞相光每贇過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贇車則却入贇至中門却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帝聞大說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繇是贇權與人主侔矣侍中蕭咸故御史大夫望之子也贇父恭慕之、欲爲子求咸女爲婦、使咸子壻侍中閎私請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寒心、此豈家人子能堪邪、閎亦悟、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明年哀帝崩年二十六太皇太后即日輦之未央宮收璽綬召大

司馬賢問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先帝大行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乃遣使馳召莽與大器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軍皆屬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即收冊印綬罷就第賢自度不免即日與妻皆自殺莽致尸獄中驗視瘞獄中家屬徙合浦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丞相光以下皆屬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以外戚持權社稷危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近親主幼不宜令外戚持權不舉莽而互相舉太皇太后絀之以莽為大司馬

遣車騎將軍舜迎中山王箕子奉成帝後是爲孝平帝。年九歲矣太后臨朝稱制而政自莽出於是莽白言孝成趙皇后前損害皇子孝哀傅皇后驕僭皆廢徙其園自殺而下詔言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追貶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爲丁姬丁傅獲封爵者咸勒歸故郡已莽又自言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其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冲年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使者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留中山不得輒至京師元始元年春莽號安漢公二年太師光大司徒宮馬等

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寶面質之曰昔
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有不相說之言著於經兩不相
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而國每一事群臣同聲得無
非其美者光等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乃承制罷
議三年安漢公女爲皇后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
家梁王立敬武公主紅陽平阿侯皆勒自殺殺大臣將
相素不悅已者數百人四年莽稱伊尹周公稱號號宰
衡位諸侯王上賜九錫五年莽臘日上椒酒毒酒中帝
崩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見侯四十八
人莽以兄弟不得相爲後抑不立選玄孫中最幼者廣

成侯子嬰詑卜相最吉立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嗣孝平皇帝而居攝踐祚如周公後三年篡漢後十六年而誅

起漢高祖皇帝五年巳亥有天下至孺子嬰三年戊辰十二帝二百一十年幷王莽篡位合二百二十六年

論曰元帝善柔孝成沉湎成王氏專擅之形兆乎塞矣然類寬大行惠不虐于非辜則循遵文景之遺焉故漢蹶而終與孝哀賭祿去王室欲强主威以則武宣然不勝燕嬖之溺怍戮忠賢失天下心迹其所爲適以爲王氏驅耳易曰上以厚下安宅書曰無敎逸欲有邦詎不信夫詎不信夫

王莽者孝元皇后弟曼之子也成帝時王氏五侯同日封而曼蚤死不得封五侯各乘時爲汰侈莽獨孤貧折節爲恭儉事師傅受學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

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且死以
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久之叔父成都侯商願分己
國邑以封莽得封新都侯宿衞謹敕又敢爲激發之行
處之不慚恧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曲陽侯根乞骸骨薦
莽自代遂爲大司馬哀帝崩誅放丁傅董賢黨屬欲擅
國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然
實荏中易制於是盛尊事光諸哀帝時大臣居位及素
所不悅者皆傅致其罪爲請奏令光上之莽白太后立
可其奏於是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
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附順者拔擢忤恨
者誅滅無不如志當是時大臣承意顯奏尊寵莽而莽
稽首涕泣讓甚固上以惑太后下以信衆庶之心元始
元年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
光舜豐邯於是光爲太師舜太保皆益封豐爲少傅廣
陽侯邯承陽侯又明年光舜等請疇莽爵邑復讓不受
而建言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大者封侯賜爵邑
諸在位各第序推恩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至黎庶矜
寡無不施惠已又風公卿言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
除奏事者太后不宜親以命莽莽人人延問致恩意厚
贈送其不合指者顯奏免之諸所以誑耀媚事太后者

萬端後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下有司選白上衆女名而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並也白太后詔王氏女朕外家勿采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以充於是諸生郎吏守闕上書者日千數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竟立公女爲皇后已莽託大宗一統之義勒帝母中山孝王后及衛戚屬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私遣人與衛氏通教令帝母上書求入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以爲莽愎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懼之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事覺莽執宇并其婦殺之竟究寬獄誅滅衛后家無噍類而連引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誅鋤之百數十家於是汜鄉侯何武大司農孫寶司隷鮑宣皆及禍帝稍長以衛氏故怨莽莽內懼臘日上椒酒而帝疾作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前殿勑群公勿敢言帝崩孺子嗣莽稱攝皇帝服天子黻冕負斧扆南面朝羣臣莽母功顯君死羣臣言攝皇帝與尊者爲體不得服私親宜緦麻弁而加環絰一弔再會如王弔諸侯儀而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好濾事莽切責光

光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兄嫂撫兄孤爲名及是後以示公義焉於是宗室大臣奏符命言攝皇帝宜即眞遂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歲首稱建國元年奉皇太后璽韍請順天命去漢號策命孺子爲安定公以孝平皇后爲安定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復子明辟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於是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寮席位莫不感動莽爲安定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勑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焉莽既懷大位承累世承平之業益自神聖狹小漢家制度撥周官更處事授金匱封輔臣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不得買賣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者無法投四裔以禦魑魅制大錢敢有挾漢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坐買賣田宅奴婢鑄錢自列侯而下至庶民陷刑者不可勝計莽既以符命驗天下篡大位既得志欲絕其原以神前事會甄豐子尋劉歆子棻門人丁隆等復詐爲符命冀說莽莽乃大震怒收捕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數百人乃流棻幽州放尋三危殛隆羽山皆驛車載其尸傳致云莽時漢

府庫之富、欲尤威匈奴、改匈奴號曰降奴服于、遣將將軍三十萬往擊之、自宣帝來北邊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是與匈奴搆難、邊民死亡係虜數年間、蕭然空虛、野有暴骨矣、莽以為定天下、惟在更制度、制度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天文地理、制禮作樂、講求合六經之說、議論連歲不得決、不暇省獄訟寃結、及民之急務、而所變更無常、旋已復自更、置萬國、一郡至五易名、而復還其故、縣宰缺、至數年不除、守兼一切為貪殘、中郎將繡衣執灋公士、使郡國班布敎令者冠蓋相望、召會紛然、又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買貴、賒貸以予民、收息月百之三、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莽自見前顓權得漢政、備大臣擅國務、攬衆事而前後相承、曠耗不崇、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緣為姦、有司受成苟免、而朝臣敢言大臣過失搏擊者輒拔擢見信任、又以制度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久乃賦吏祿、又令準歲之高下、有災害、輒以什率減免、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賕賂以自給、莽聞大恚、考建國來、吏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五之四、以助邊、聞吏告其將、奴婢告其

王錢以禁姦而姦愈甚天下民以灋禁煩苛莞財已悉力作不足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隣伍犯鑄錢入爲官奴婢乃並起爲盜賊會匈奴大寇邊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人奴爲銳卒名曰豬突豨勇稅吏民訾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車馬數用軍有趨讙犯灋者斬論斬毋須時繇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莽爲人侈口蹷頷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而高冠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時方技待詔黃門者曰所謂鴟目虎吻豺狼聲者也灋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莽聞之誅滅待詔孫宗坐自畫容貌被天子衣冠誅莽妻以莽數殺其子孫泣失明莽令其太子臨居中養視莽妻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因謀弒莽事覺自殺初四方民以饑寒窮愁起爲盜稍羣聚獨思歲熟得歸衆雖萬數但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城邑轉掠求食而止長吏皆兵亂鬭死賊非敢殺之也而莽下書責七公曰盜發不輒得至或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何饑寒之謂耶七公其嚴敕卿大夫連帥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滅盜賊有不同心疾惡而曰饑寒所爲者輒捕繫請其罪於是天下並起而世祖起舂陵宜言莽弒平帝事莽乃會公

卿於王路堂開巳爲平帝請命今懸之策流以視羣臣羣臣皆誦功德呼萬歲會國師劉歆王涉皆骨肉舊臣內貴謀殺莽而軍師外破憂懣不能食及事迫亟以時日小數爲厭勝隗囂移書數莽罪莽率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呼號諸生小民會旦夕哭呼嗟告天以求救其省中黃金萬斤一櫃者尚六十櫃他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吝愛不賚士故士無鬭心而漢兵發掘莽祖父妻子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火照城中無何城陷於是莽服紺袀服帶璽紱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依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從官公卿而下尚數千人日晡衆兵登臺斬莽首支節肌骨爭臠之相殺傷數千人傳莽首詣宛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西漢后妃內紀

太史公傳外戚。謂其歎之也。曰孔子有言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

況卑下乎。既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
嬰其終。豈非命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
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
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至武帝制倢接伃。予娙
五經反娥。傛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
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
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
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
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
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
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高皇后呂氏者單父人呂公女也呂公故善沛令秦時避仇從沛令客沛沛中豪傑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望見高祖狀貌大驚重敬之起迎之門引入坐高祖因狎侮諸吏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目固留高祖竟酒自請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貴不可言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遂以女婚季則呂后也高祖爲漢王立爲妃子爲王太子戰項羽彭城妃及太公爲楚軍所止以爲質常在楚軍中事解乃得歸高帝即

位爲皇后。而定陶戚姬大愛幸。常從。皇后常留守。稀見上。益疏。帝愛戚姬子趙王如意。幾以代太子。賴大臣及留侯策而定。高祖崩。孝惠立。太后夷戚氏。殺三趙王。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全。蓋劉氏幾殆。諸具帝紀中。魯元公主。呂后女也。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名爲子。孝惠崩。立爲帝。懼天下不服。於是貴外家。王諸呂。而取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作亂。卒夷滅。惟獨孝惠皇后居北宮。始呂公嘗奇貴女。既以配高祖。起微細。

履至尊。呂以顯榮。然亦以滅亡。豈非天哉。卽甚智絶技
蚤知命中。亦將如命何哉。

文皇帝母薄太后。異人也。初爲魏王豹姬。許負謁王豹。命相姬。云。當生天子。豹心獨內喜。因畔漢中立。漢擊虜豹。以其地爲郡。而薄姬輸織室中。久之高祖如織室見姬美。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趙兩美人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兩美人先得幸。宴私相語。笑薄姬初時約。王聞之問故。兩美人以實告。王悽然憐薄姬。欲幸之。會日之夕。夢蒼龍據胃。因以聞。帝喜。遂成之。一幸而有身。子生。則文皇帝也。後遂希得見。呂后

時高祖諸幸姬多幽死而姬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已文皇帝自代起即位尊爲皇太后封弟昭軹侯追尊薄父靈文侯文皇帝孝事太后甚謹太后疾日夜侍不交睫不解衣帶寢上湯藥必親絳侯以變告下吏急太后聞大怒文帝朝以冒絮提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何憒憒也帝免冠跪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絳侯得赦復爵邑景二年崩令母葬長陵特起陵近霸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

孝文竇皇后清河觀津人呂太后時以良家子入宮諸

王之國呂太后出宫人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以家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曰必置我籍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姬涕泣怨宦者不欲行彊之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及卽位王后蚤死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而竇姬男最長立爲皇太子竇姬爲皇后女嫖爲長公主少子爲梁孝王皇后親早卒葬觀津弟廣國生四五歲家貧爲人所畧賣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岸崩卧者百餘人盡壓死少君獨得脫不死卜之云數日當爲侯從其主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觀津廣國去時雖

小識其縣名及姓又甞有姊甞與姊採桑墮用為信上狀自陳竇皇后言之帝召見問之具言故果是又問他以何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然後去於是皇后持之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建並封公昆弟家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賢士長者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繇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好黃帝老子言文帝竇慈儉后有力焉故景帝諸王諸竇卑

誦讀老子書尊其術景帝立尊爲皇太后武帝時爲太
皇太后后頗不說儒紲儒學以爲司空城旦書云𦙶合
葬霸陵景帝時封廣國章武侯長君早死封子彭祖南
皮侯太后從昆弟子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嬰事景帝爲詹
事梁孝王來朝帝以親昆弟故燕歓驩甚酒酣從容言
千秋萬歲後當傳之梁王太后喜嬰奉巵酒進正言曰
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上何得擅傳梁王非漢約也太后
慼此憎嬰嬰病免太后除嬰門籍毋朝請吳楚反察宗
室諸竇賢無如嬰乃召見嬰辭謝不足任太后勉帝曰
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讓耶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
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廡下
軍吏過令財取爲用無入家者於是行守滎陽監齊趙
兵七國破滅封魏其侯當是時武安侯田蚡方爲郎未
貴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姓郎列侯無敢與亢禮者已爲
太子太傅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乃謝病屏居藍
田南山下梁人高遂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祗加懟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廼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哉魏其沾沾自喜多易難以為相遂不用景帝崩孝武帝即位議置相相武安侯籍福說之曰魏其久貴天下士所歸請讓魏其魏其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而有讓賢名必讓魏其於是魏其為丞相武安為太尉已皆罷皆列侯家居而武安以王太后故益親幸已起為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夫益親夫潁陰人也吳楚反時父孟為較尉死難夫奮願取吳王若將軍首報父讐於是披甲持戟馳吳軍殺傷數千人而還中大創十餘得不死繇此名聞天下為人剛直使酒好凌折諸有勢者士在已左愈益敬與鈞禮坐法免官倚魏其為名高魏其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於是兩人相引重其游如父子然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丞相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郄乃謾自好言謝丞相已丞相聞之乃大怒會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列侯宗

宅皆往賀燕飲而灌夫醉罵坐因發怒劾不敬繫居室而按其家暴横潁川狀遂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愧使賓客請丞相終莫能得將戲身爲救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寧可救耶魏其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是誅帝然之賜食曰詣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獨以醉飽得過丞相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而丞相亦盛毀灌夫所爲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愈激曰天下幸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獨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兩是之主爵都尉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帝怒內史曰若平生數數言武安魏其長短今廷對乃局趣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王太后王太后大恚不食曰今我在人皆轢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耶帝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一獄吏所決耳武安已罷出止車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韓良久曰君何不自愛夫魏其毀君君免冠解印綬謝曰臣以肺腑倖大位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慚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帝使御史簿責魏其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嘗受遺詔曰事不便以便宜論魏其引以救夫於是按尚書大行無遺詔詔獨藏魏其家家丞封爲矯先帝詔罪棄市於是與灌夫俱伏法其春武安病身痛若有擊之者使巫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呼謝伏罪以竟死

孝景薄皇后薄太后家女也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帝立爲皇后無子無寵而帝所幸姬曰栗姬曰王夫人王夫人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嫁爲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田氏生蚡

勝而王氏女嫁為金王孫婦生女矣臧兒卜筮之當貴欲奪之金氏予貴人金氏不肯則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夢日入其懷未生而文帝崩太子即位王夫人生男時栗姬子榮長得立為太子矣長公主嫖有女請栗姬願欲為太子妃栗姬妬諸美人皆因長主見怒不許長主怒欲予王夫人男王夫人喜許之長主於是日讒栗姬短而譽王夫人男賢帝亦以曩所夢日符自賢之會薄后以祝詛廢帝有疾屬諸姬子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色怒語不遜帝心嗛之未發也而長主趣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發怒誅大

行廢太子榮。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皇太子。后兄信封蓋侯。帝崩，太子立，是爲武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蚡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太后崩，合葬陽陵。

蓋侯信好酒，侯勝貪，蚡巧於文辭，得相，爲人貌侵，以爲漢諸侯王多長，蚡以肺腑爲相，非以禮痛屈之不肅，益倨高。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入奏事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主上。帝頗不平之，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蚡乃稍自屈。淮南王安來朝，蚡迎王霸上，私於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賢，親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蚡金帛財物。無何，蚡死。帝自魏其死，心不直武安。及淮南反，帝聞灞上語，曰：「使武安在者，族矣。」方王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在民間，諱之。帝立，韓嫣白帝，帝自駕往迎之。家在長陵小市，使左右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

悲泣。帝奉酒前爲壽。賜錢千萬、奴婢三百人、田百頃、甲第一區。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

孝武陳皇后。長主嫖女也。曾祖父爲堂邑侯嬰。父午嗣侯。帝生數歲。時長主抱女嬌入宮。問兒欲得婦否。曰欲之。問子嬌得否。笑曰。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以得婚帝之爲太子也。主有力焉。以故后貴驕。立數歲無子。帝姊

平陽公主。求諸良家子十餘人。飾置家。以待幸。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見所侍美人。弗說也。旣飲。謳者進。見衛子夫說之。起更衣。幸焉。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進子夫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即貴毋相忘。歲餘不得幸。詔擇宮人不中者。罷歸。衛子夫得見。泣請出。

帝憐之復幸遂有身乃大寵爲夫人陳皇后恚幾死以
怨望廢處長門宮而衛夫人生三女一男男爲戾太子
夫人爲皇后后生微也母曰衛媼與主家吏鄭季通生
兄衛長君弟青皆冒衛姓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
母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壯爲侯家騎從入甘泉
居室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屬當侯青笑曰人奴之生
得毋笞駡足矣安所得侯乎方后始幸時長主移怒青
捕欲死之青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得不死帝
聞召侍中毋及兄弟數日間賞賜累千金后爲夫人青
爲太中大夫以車騎將軍出擊胡有功封關內侯夫人

爲皇后青以大將軍出擊胡數有功遂開朔方郡封長平侯列較從者九將軍皆得侯青姊少兒亦於平陽侯家與給事吏霍中孺通生去病以皇后姊子得侍中以驃騎將軍從大將軍數擊胡功多封冠軍侯冠軍侯日益親幸又數將絕塞擊匈奴功乃在大將軍右數益封大將軍不復益封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並爲大司馬於是平陽侯壽以惡疾就國矣平陽主問左右長安中列侯最尊寵者誰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吾家騎從奴耳何渠侯乎而他列侯貴幸無如大將軍竟因皇后白帝請歸大將軍竟歸大將軍去病少不知所自出既

非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也。未及問。會以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則遣吏迎中孺。中孺駭莫測也。趨入拜謁。驃騎迎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以失親。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天也。去病爲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將中孺家所生子光與俱西。任爲郎侍中。則博陸侯也。青爲人仁善退讓。別將蘇建亡軍歸。或謂大將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竟外。於以見爲人臣之節。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詔贖爲庶人。或譏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帝益愛重之然青起微細為將愛士卒詔封三子侯固謝讓曰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功伉等三人在襁褓未有勞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而將校俱以次封去病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異操如此當是時衛氏支屬子為侯者五人大將軍青首封驃騎將軍去病封三年而薨天子痛悼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并武與廣地定謚曰景桓侯其後大將軍子宜春侯伉伉弟二人不疑登皆坐法失侯後二年嗣冠軍侯嬗卒無子國除後四年大將軍薨子伉嗣以更尚主故無何慶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而皇

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自殺。中黃門輿置公車令空
舍。盛以小棺。瘞城南。衛太子。太子妃。史良娣。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皆遇害。衛氏悉滅。惟博陸侯光以侍中親
幸。受遺輔政。昭帝崩。昌邑王賀廢。竟擁立曾皇孫。爲武
帝後。是爲孝宣帝。本終承統有天下者。衛皇后曾孫也。
宣帝立。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追尊母王夫人曰悼后。
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自博陸侯以遺詔
封。秉政前後二十年。病篤。上書願分國邑三千戶。封兄
孫山。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薨。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
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謚宣成侯。既葬。封山樂平侯。

光兄孫雲冠陽侯禹嗣博陸侯無何並以謀逆誅霍氏又悉滅霍以衛起衛以思后起然皆滅亡禍福倚伏豈何可得知哉豈非天哉始宣帝以皇曾孫繫獄積五歲乃赦出獄無所歸使者丙吉載以付良娣兄史恭恭母貞君見外孫孤甚哀之自養視及爲帝而貞君及恭已死以舊恩封恭子高樂陵侯曾將陵侯玄平臺侯高子冊以功德封武陽侯後求得王夫人母封博平君舅無故平昌侯武樂昌侯而武子商至丞相宣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而非是地節三年有王媪乘黃牛車自詣言家本涿郡蠡吾平鄉人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乃始妻產子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家仲卿謂乃始曰予我

翁須、我自養長之、乃始許諾、具縑布單衣送致之、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卽與翁須逃之平鄉、仲卿載乃始來、得之、媼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無是、將翁須去、後數日、翁須乘車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媼與乃始相對泣曰、我爲汝自言、翁須曰、毋置之、命也、何家不可居、父母隨逐至中山盧奴、決絕去、而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從邯鄲賈請翁須、因入太子宮、翁須得幸、生黃孫、則悼后也、帝令中大夫丞相御史雜問、奏王媼悼后母、明白、召見賜爵、

孝昭帝母趙倢伃、河間人、武帝行巡過河間、望氣者言此中有奇女、帝使使召女、兩手皆拳、帝披之立伸、以得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爲倢伃、任身旣十四月、子乃生、帝喜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子亦然、命所生門

曰堯毋門會衛太子敗燕廣陵王多失德齊昌邑王蚤
薨。鉤弋子生六歲而壯大多知。帝愛之欲立焉倢妤從
幸甘泉有小過見譴脫簪珥叩頭謝帝曰引去送掖庭
獄倢妤行。且泣且還顧帝曰趣行而不得活卒賜死頃
之帝問左右外人言倢妤死者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
其子奈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此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
國家所以亂繇主穉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恣淫亂莫
禁若獨不聞呂太后事乎故恐而去之明年竟立鉤弋
子爲嗣而崩。昭帝立追尊倢妤爲皇太后墓爲雲陵追
封外祖趙父爲順成侯后昆弟以親疏受賞無在位者。

孝昭上官皇后隴西上邽人祖桀以斬反者功封安陽侯父安娶大將軍光女結婚相親皇后立封桑樂侯已以謀逆族后少不與謀亦光外孫得不廢光欲皇后有子帝體時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後宮莫敢進病益進皇后立十歲年甫十四五年無子而帝崩徵昌邑王賀爲帝尊后爲皇太后昌邑王昏亂大將軍光白太后陳王不可承宗廟狀太后駕幸未央宮盛服坐武帳陳衛引昌邑王伏聽詔光上所與丞相群臣連名奏尚書令讀奏至王與昭帝宮人蒙等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讀竟請

告祠高廟。廢王徙房陵。太后曰可。聽得歸昌邑。宣帝立。爲太皇太后。崩。合葬平陵。始太后母敬夫人前死。置園邑守冢如法。後父祖劉誅。家盡滅。所瘞處獨后使其私人自爲守。甫童年而孀。直國大故。乃能與大將軍廢昏立明。成宗廟之安。豈非天哉。非天孰能明且勇斷大事中倫會如此哉。

孝宣許皇后。昌邑人。父廣漢爲昌邑王郎。誤取它郎鞌被馬吏。劾從行而盜。當死。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上官桀反。廣漢行部索縛。治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坐論爲鬼薪。後爲暴室嗇夫。時皇曾孫養掖庭。與廣漢同寺居。

廣漢有女曰平君卜相當大貴掖庭令張賀聞之置酒爲曾皇孫請遂女曾皇孫居一歲而生子子生數月而宣帝即位公卿請立皇后皆心儀大將軍女未有言帝詔求微時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女爲皇后明年皇后當娠病大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賂女醫淳于衍飲皇后藥毒之后飲藥少頃曰我頭岑岑重藥中得無有毒乎對曰無有加煩懣遂崩諡恭哀皇后而大將軍女立爲后初恭哀起微賤登至尊之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長樂宮以婦道奉案上食親共養惟謹及霍后立輿駕侍從甚盛頒房燕而太后親霍后姊子顧竦

體敬禮之立三歲光薨後一歲許后男立爲太子封后父廣漢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曰此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教皇后令復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輒先嘗不得行後弒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后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自殺自博陸侯從驃騎入侍中後三十五年以忠謹受遺輔政明年封秉政前後二十年疾病從帝請封光孫山樂平侯奉驃騎後薨子禹嗣侯明年光孫雲封冠陽侯霍氏四侯後四年滅矣自博陸侯封至是凡十有八年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博陸侯食千戶霍后

[illegible]閨王母華倢伃。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帝憐太子蚤失母。幾為霍氏所害。於是選後宮素謹慎。無子無寵者王倢伃。立為后。令母養太子。封后父奉光邛成侯。帝崩。元帝立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安平侯。成帝立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關內侯。崩合葬杜陵。後元皇后亦王姓。故世號宣皇后為邛成太后。元始中。元皇后下詔曰。孝宣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孝元王皇后。濟南東平人。祖賀。事武帝為繡衣御史。捕魏郡盜。他部御史暴勝之等。以畏懦逗遛。奏殺吏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盜所通行飲食坐誅者。大部至萬餘

人惟賀多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歸自喜曰吾聞活千人子孫當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有昌乎賀生禁禁生四女八男女政君即元后也婉順得婦道當許嫁未行而許者死入掖庭爲家人年十八矣時元帝爲太子所幸姬死以悲恚發病諸娣妾無進者宣帝欲順適其意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娛侍太子者五人太子朝見去聲之令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中一人可時政君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以爲是自皇后遣太子宮一幸而有身生元子於甲館宣帝大喜愛之摩其項字之曰太孫宣帝崩元帝

立太孫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后父禁封陽平侯而皇后自有子希復進傅昭儀河內溫人甚寵子定陶共王多材藝甚愛之欲代太子位賴侍中史丹擁右而定語具帝紀中常是時皇太子自危獨親倚王氏帝崩成帝立尊皇后爲皇太后舅陽平侯鳳爲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封太后同母弟崇安成侯明年太后庶弟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世謂之五侯而太僕音以御史大夫列三公時五侯爭爲奢侈珍寶賂遺四面至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犬治第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鳳輔政十一年薨薦音代封安陽侯音屢諫

正。有忠節。甍成都侯商曲陽侯根相繼爲大司馬輔政
而王氏執國命。支屬侯者十人。前世未有也。大者具帝
紀中。
孝成許皇后者。平恩侯嘉女也。始元帝悼母恭哀后居
位日淺。而遭霍氏之禍。選嘉女配帝。帝即位爲皇后。后
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九年矣。帝欲
尊任王氏。策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歲餘甍。后聰慧善書
史。自爲妃至即位。常專寵。後宮希得進。皇太后及帝諸
舅以帝未有嗣。內憂之。會數有災異。匡衡劉向谷永等
皆著其咎於後宮。有詔減椒房掖庭用度。后疏曰。妾幼

愚不明義理幸備後宮數逆法踰制當伏放流之誅大
長秋受詔椒房儀法服御輿駕諸官署造作遺賜外家
皆如竟寧以前故事伏自念入椒房來賜遺外家未嘗
踰故事每取上決可覆也今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何必可同若竟寧於黃龍前豈盡
相放哉家吏不曉壹受詔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誠
太迫急唯陛下裁察帝於是采向永之言以報曰皇帝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
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
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

衆莫若日磾大自漢興日磾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令揆
之豈有此效與諸侯袀迫漢制牧相執梓之又安獲齊
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懷同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
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
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
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懷挾邪意猶不足憂況
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徵後宮當何以
塞之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
宮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白者西方之氣至春當廢今王
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示后妾無能懷妊保全者著繼

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文昌貫紫
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
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
傳相震驚女童入殿咸莫覺知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
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
焚其巢太山之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
裂帷席折拔樹木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
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
患日寖婁深豈可忽哉因飭椒房掖庭吏拘於法亦安
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

其於皇后所以扶功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後之制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垂則列妾使有法焉久之皇后寵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

等事覺皇太后大怒下吏問謁等誅后廢處昭臺宮當
是時陽阿主家歌舞女曰趙飛燕召入宮大幸矣帝欲
立爲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
侍中數往來懇請太后報允立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
侯倢伃爲皇后而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定陵侯后既
立寵少衰而女弟召入絕幸爲昭儀姊弟專寵十餘年
皆無子中宮史曹宮御幸有身產子下暴室獄后予藥
令自殺宮且死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
有壯髮類孝元皇帝柰何令長信得聞之謂太后飲藥死
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而世竟絕矣廢后姊孊

與定陵侯長通因爲之小妻長紿之曰我能白東朝復
廢后爲左皇后廢后因孊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
書誖謾新都侯莽白發之長棄市使廷尉持節賜廢后
藥自殺當是時元帝傅昭儀隨定陶共王之國稱定陶
太后矣共王卒子欣嗣王太后從王入朝厚賂遺趙皇
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根求爲嗣三人見帝無子欲自
結爲久長更稱譽定陶王帝亦自賢之得立爲太子明
年帝無疾崩趙昭儀自殺見帝紀哀帝立尊皇太后爲
太皇太后而傅太后稱帝太后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
母丁姬稱恭皇后傅太后欲重親立從弟晏女爲皇后

於是王氏抑退而丁傅暴起事具帝紀中傅氏侯者六人丁氏侯者二人其後傅太后更號帝太太后丁后號帝太后成帝趙皇后爲皇太后與太皇太后並四太后矣時傅太后驕甚與太皇太后語嫗呼之故與中山馮太后郤起大獄陷令自殺天下憤怨崩合葬渭陵丁太后崩葬恭皇園陵已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臨朝以弟子新都侯莽爲大司馬立中山王子爲帝年九歲是爲平帝而大權盡歸莽矣於是莽白太后詔有司前孝成皇后趙氏與昭儀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廢爲庶人徙其園自殺復詔言定陶共王太后

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涉乃至配食先帝左。
坐逆無道。貶號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丁姬。廢傅皇后
爲庶人。徙其園。自殺。后父孔鄉侯晏徙合浦。諸傅氏封
爵者皆免歸故郡。已葬。復言共王母及丁姬前不臣妾。
所葬冢高與山陵齊。懷皇太太后帝后太璽綬以葬。不
應禮。禮有改葬之文。請發塚取印綬。徙葬共王冢次。太
后以爲已事。止勿發。莽固爭。詔因故棺爲致槨作冢。以
太牢祠。謁者護發。發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
姬槨。火出炎四五丈云。莽既秉政。顧威權。以平阿侯仁
素剛直。紅陽侯立其諸父也。憚之。令大臣奏以罪遣就

國莽守追令自殺而莽曲意承太后日誑耀之言輔政致太平太后惑信之奏白無不從稱安漢公立女爲皇后及莽弑平帝立孺子嬰公卿請莽居攝踐阼太后意不可然力不能禁宗室劉崇東郡太守翟義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一不相遠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即眞使安陽侯舜諭指請漢傳國璽太后乃大驚罵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恩富貴累世無以報受人孤寄乃乘便利奮篡奪其國人如此猪狗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宜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乎而求之

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悲哀左右皆垂涕莽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卬首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爲所脅內度之信乃出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且死知而兄弟族滅矣初莽諂太后議尊孝元帝爲高宗立廟太后說及更號太后爲新室文母不欲令得體元帝乃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爲文母饌食堂既成名長壽宮請太后往觀太后至見廟廢墮驚泣曰宗廟有神與何治而壞之使鬼神無知何用廟如令有知我人之妃妾豈宜辱帝堂陳

饋食哉。私謂左右曰嫚神多矣。其能久乎。飲酒不樂而罷。莽知太后怨恨。所以媚太后者無不主。然愈不説。莽改漢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漢正朔伏臘。太后令官屬皆黑貂。漢正朔伏臘日獨與其左右如漢常儀。崩合葬渭陵。莽女孝平皇后婉瘱有節操。年未二十。帝崩。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更嫁之。更號爲黄皇室主。欲絶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入問疾。后大怒。稱病發不肯起。及漢兵入長安。燔燒未央宫。后曰。何面目復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初紅陽侯立放就國。與南陽諸劉結恩。漢兵入長安。詠止莽親屬。而王氏存。世祖徇河北。立

子冊守中山。降爲將軍戰死。封子泓武桓侯。

中山馮太后。右將軍奉世女也。事孝元帝爲倢妤。與傅昭儀並寵。嘗從幸虎圈。鬬獸熊逸出圈。攀殿檻欲上。傅昭儀驚走。倢妤直前當熊立。左右格殺熊。帝問人情驚懼。若何故前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突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而傅太后太慙。深心嫉之。元帝崩。子中山孝王就封。爲太后。隨之國。王薨。孫箕子立。有眚病。謁者張繇將醫治。因誣太后禱祠祝詛帝及傅太后。遣御史案驗。無所得。更遣中謁者史立。往治之。立受傅太后旨。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

十人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方熊上殿時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退謂左右曰此前世事中秘語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立誣奏上司隸孫寶疑之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乃主司察我耶馮氏反事明白罪固當乃欲飜異摘揚我惡耶我當坐帝不得已下寶獄尋免官。奉世上黨潞人韓上黨守馮亭後也漢興馮唐顯名奉世學春秋涉大義矯制擊莎車有功事具戎狄志子野王補櫟陽旻陽令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遷大鴻臚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而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野王行能第一時石顯專國上問顯顯意沮之曰信九卿誠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為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為三公也帝曰善吾不見是廢不用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成帝時為王鳳嫉忌免官歸杜陵弟立以父任為郎屢遷五原太守徙西河

上郡君職廉公治行著與野王相似吏民嘉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東海太原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宜鄉侯參爲人矜嚴有威儀以嚴見憚丞相方進說之曰五侯重宜步綿下之以自完參終不改其操及是被收嘆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地下耳遂自殺

班倢伃平陵人左曹越騎况女也初孝成許皇后與倢伃皆有寵帝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班倢伃矣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倢伃姊弟寵傾後宮諸倢伃祝

訊。考問之。使好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帝善其對。赦之。使好恐久見危。乃求共養長信宮。帝許焉。使好退處東宮。作賦以自傷。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旣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

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論曰。自漢興迄於孝平后妃保位全家者惟文景武太后及孝宣王皇后四人而已。呂霍上官幾至危國。王莽之興、繇元后歷四世爲天下母在位六十餘載卒成新都。蓋漢世之內教缺如而終始廢興之際何暴疾甚也。亦糾纆叵測矣。其次之俾在埶者得曉然於力與命之辨云。

西漢諸侯王列傳

漢初定天下海內未輯而高祖念嗣子弱昆弟少欲分王同姓塡天下既得楚分其地爲二國以從父兄賈有功封荊王同父少弟交賢封楚王後封次兄仲爲代王居無何淮南王布反東擊荊賈與戰不勝走死國除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走自歸廢而仲子濞以從擊黥布功封吳王盡是時楚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吳王三郡五十三城而庶子肥王齊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所謂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者也高祖從祖昆弟曰澤以擊陳豨功封營陵侯而太后女弟呂須女爲營

陵侯妻太后王諸呂營陵侯澤有所善齊田生游之資
資之二百金生將去之長安說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曰諸呂王大臣未大服也營陵侯澤於諸劉最長又於
太后親今爲大將軍誠裂十餘縣王之大臣盡厭諸呂
王益固矣太后喜澤得封琅邪王惠帝時高皇帝諸姬
子肥封齊王恒代王如意趙王恢梁王友淮陽王建燕
王巳太后殺趙王如意淮陽王友徙王趙友故以諸呂
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太后曰王居
恒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必擊之太后怒召趙王
王朝置趙邸不見令衛士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潛

饋之食輒捕論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旣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裁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王旣死以民禮葬長安民冢次而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居中用事立皇子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王恢旣徙趙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國權且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心怏怏不樂王所有愛姬發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詩四章令樂

人歌之王悲啼不自勝旋自殺太后聞之以爲恢用婦
人棄宗廟廢勿嗣宣平侯張敖卒子偃封魯王敖賜謚
爲魯元王燕靈王建亦妻諸呂女無子薨有美人子太
后殺之國除而悼惠王入朝驟見鴆則大恐憂不得脫
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爾今王有齊
七十餘城而公主迺僅食數城故內使王誠以一郡上
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無患矣於是獻城陽郡
乃得歸太后欲徙代王復王趙王謝願爲國守邊以得
全悼惠王薨子襄立次子章以妻呂祿女封朱虛侯與
弟東牟侯興居入宿衛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

職常憤然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
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
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笑曰顧而父
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
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
之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左右大驚太
后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諸呂憚章雖
大臣皆依朱虛侯爲彊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
王產爲相國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自發其謀使人

陰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齊王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謀發兵相召平不可自殺王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欲發兵西誅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願舉國而聽大王大王自高帝將將也習戰事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將齊兵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以爲然乃馳見齊王以見留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士卒幷將之澤覩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西入關計事

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西及丞相平太尉勃
諸大臣既誅諸呂琅邪王等首定迎代王爲天子天子
詔以高后所割齊楚城邑奉諸呂者皆復歸齊楚國而
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朱虛東牟
以誅諸呂功具益封是歲齊哀王薨二年有司請立皇子
爲王帝憐趙幽王幽死復立其次子辟彊爲河間王以
齊劇郡立朱虛侯章城陽王東牟侯興居濟北王乃立
皇子武爲代王參太原王揖梁王方誅諸呂時朱虛侯
章爲尤功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而東牟侯與太僕滕
公入清宮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頗欲立齊王絀其

封興居意少望及是封歲餘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中國虛遂發兵反帝還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之虜興居自殺國除淮南厲王長者高帝少子也高帝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宮築外宮舍焉及貫高等反盡捕治王母兄弟妃美人亦在繫謂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帝方怒趙弗理也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美人既免身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高帝帝悔令呂后母之而葬美人眞定眞定美人母家縣也巳其子得封爲淮南王王早失

母附呂后幸無患然心常怨辟陽侯孝文即位自以爲最親驕不奉法帝寬之三年入朝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即自袖金椎椎殺之馳詣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呂后王諸呂欲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讐請伏罪文帝傷其志爲親原不治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立斷數上書不遜文帝重自切責之帝舊薄昭爲將軍尊重令昭予王書諫數之終不改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事覺詔徵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

廷尉頌奏長當棄市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
王赦長罪廢勿王羣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都遣其妻子
女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日三食給薪菜鹽豉炊
食寢席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
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於是載長以緇車縣以次傳
長恚道不食至雍死帝哭甚悲以列侯禮葬于雍置守
冢封其子四人爲侯已復封安淮南王勃衡山王賜廬
江王已齊文王薨無子帝又憐悼惠王適嗣之絶分齊
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列侯在者六人將閭爲齊王志
濟北王贒菑川王雄渠膠東王卬膠西王辟光濟南王

蓋天子推恩同姓子至於此景三年吳王濞首難結楚膠西趙淄川膠東濟南合兵反變亂大賴條侯而定語具帝紀中濞走死戊自殺文所封齊王子賢雄渠卬辟光皆受誅初吳楚反諸侯皆應齊王將閭後狐疑城守濟北王志以郎中令劫守之不得發淮南王安亦爲相所守以得完廬江不應吳而邊越數使使通越及吳楚破平齊濟北初結約事頗聞齊王將閭自殺濟北王欲自裁齊人公孫玃止之走梁謁孝王說之使爲閒於是天子曰齊王爲膠川濟南菑川所圍以迫劫有謀非罪也齊北國弱小適墜言亦非罪於是賜將閭謚曰孝

王立子壽爲齊王志勿廢徙菑川當是時唯衡山王勃
堅守無二心天子召入朝勞苦之曰南方地卑濕徙王
濟北以示褒而廬江王賜以通越故徙衡山初議紹吳
楚封竇太后以吳王首亂不可獨楚元王賢立王子禮
爲楚王奉元王嗣梁孝王武與景帝同出竇太后七國
時吳楚先擊梁梁爲天子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得
西當是時最親有功又大國居天下膏腴地竇太后以
王少子絕愛之以故驕幾得過事具封建志中武帝時
復成淮南衡山之誅淮南王安好書好神仙黃白之術
不喜弋獵狗馬亦欲陰行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武帝以

安屬爲諸父尊重之其群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以厲王遷死事激安會安以雍閼求奮擊匈奴者削地安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吾甚耻之爲反謀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望太子遷壹不省其父上變告廷尉以建辭連遷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之而發兵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令毋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出遷乃念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願會逮於是伍被自詣吏首實言淮南王

教以舉兵謀問被被常諫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事爲問被復言形埶不同必敗亡及建告見治王恐國陰事泄必欲發復問被被爲謀陽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謀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難下公卿治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族而國除蓋是時帝剛明果殺戮而辟陽侯孫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搆之弘弘刻深窮探其獄而獄成帝以伍被所上變多雅辭推引漢美又自首欲免之廷尉湯以爲被首謀知且淮乃告不可赦乃竟誅衡山王賜安弟也

從廬江徙封與淮南王禮節相責望聞淮南爲畔逆具
畏淮南王并其國亦結賓客應之朝六年過淮南淮南
王乃與徐前隙結約反淮南誅有司言衡山王賜當從
坐武帝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坐而王后乘舒死
后徐來惡太子爽與爽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
讓之后即善遇無采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
使人上書請廢爽立少子孝爲太子而有司捕與淮南
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孝知喜數與王計反聞律先
自告除罪即自告反廷尉治驗王自殺孝以自告除罪
而坐與王御婢姦后徐來坐蠱前后乘及太子爽坐不孝

皆棄市。諸與王謀反者皆坐誅。元狩八年夏。廟立子閎

爲齊王。旦燕王。胥廣陵王。同日封。賜策各以其國俗申

戒。戒保國乂民。旦爲人辯略。通經書雜說。好星歷技數。

亦好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

薨。旦自以次當立。上書求入宿衛。帝怒。下其使獄。後坐

藏匿亡命。削食邑。帝惡之。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

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

小。疑有變。遣幸臣壽西之長安。問立者誰子。年幾歲。歸

以報。旦軀然曰。上棄羣臣。無語言。可怪也。前高后時。僞

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后崩。大臣誅諸

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不得立。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宗室齊孝王孫澤謀。爲流言。言少帝非武帝子。而遣澤歸臨淄發兵。且招郡國流人作兵器。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之。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以聞。詔遣大鴻臚丞治。連燕王。詔勿治。而澤等皆伏誅。久之。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旦。

上官桀。桀子安害大將軍光權。欲爲變。旦與通賂遺。相平日大王前與劉澤謀。未成而敗者。以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爲人輕。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不成。即既成。恐且反大王也。不無可憂。且日前日一男子詣

閼自謂故太子長安民趣鄉之讙不可止我帝親長子天下所信當何憂不聽而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莽天水人）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誅大將軍事必成徵不久矣且令群臣皆裝無何國井水泉竭宮竈壞烏鵲鬬死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流星下墮王驚病而蓋主桀安等皆伏誅旦知不免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坐飲王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

皆泣赦令下王讀之泣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矣欲自殺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及得賜王璽書讀卽以綬自絞死后夫人從死者二十餘人國除廣陵厲王胥旦弟也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動作無法以不得爲漢嗣昭帝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好巫鬼胥迎女巫使下神女巫言孝武帝下我言必胥爲天子胥多賜女巫錢使禱巫山祝詛帝會帝崩昌邑王徵踐位復使祝詛之又會王廢胥愈益信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事覺有司按驗胥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巳情得天子遣廷尉太鴻

臆即訊胥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夜飲使所幸八子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蒿里召兮郭門閉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歌已泣左右皆泣奏酒至鷄鳴以綬自絞死嗚呼於永監痛深矣昌邑王賀立尋廢定陶中山俱入後爲國大故而淮陽東平梁事天子處之具有誼有恩具帝紀封建志中漢承秦滅學而楚元王交少好學事浮丘伯受詩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及就封召以爲中大夫而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浮丘伯所其所次詩傳曰元王詩而經始萌芽武帝時河

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
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
千里有舊書多奉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
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
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
之徒所論其學通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
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從之遊時會朝
獻雅樂對三雍官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皆推道術而
言得事之中文約而指明爲諸儒宗當是時宗室子辟
彊亦好詩書能屬文隨二千石論議冠宗室清靜少欲

不肯仕任官大將軍光擇宗室可用者表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先帝所寵拜辟彊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八十矣德少修黄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戒爲宗正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謝不取蓋長公主孫譚遮德求自直德數責主起居無狀聞之侍御史以長生深啗德而光望不受女因劾德毀謗免光聞而恨之歲餘復宗正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陽城侯德寛厚好施行京兆尹事多平反冢産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曰富民之怨也有子曰更生年十二以父任爲郎既冠以行脩擢諫大夫以通達能屬文進侍中坐

事失官會立穀梁春秋帝奇更生材徵受業講五經石渠學㝚深元帝即位太傅望之少傅堪薦更生忠明經有行擢宗正給事中爲貴戚許史中人恭顯所譖愬因災異本春秋言和乖祥異之故上之後望之猛以讒死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八篇依興古事悼巳及同類也成帝即位得復用更名向字子政爲光祿大夫時大將軍鳳以元舅秉國而王氏列侯皆汰溢數有大異向傾較中五經秘書乃集上世以來訖秦漢災祥之記號洪範五行傳著天人之應上之時營昌陵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疏諫又帝無繼嗣政歸王氏又上封事

諫元延中星孛東井岷山崩壅江向以爲亡徵復上疏
切諫諸皆先漢所以亡具帝紀中時俗彌奢淫趙衛之
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繇內及外自近者始採
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妾亂亡可
懼戒者爲列女傳八篇及采傳記百家所載論說行事
關君道臣術去其複重淺薄不中義理者科條其目令
以類相從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帝雖不能用然內
嘉其言常咨嗟歎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
交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
旦著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統緒著三統歷譜考步

日月星辰之行。自以見信於帝。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言甚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史固以爲聖人不作。其間必有名世者。向爲庶幾焉。

漢同姓諸侯王。荆王賈立六年。爲黥布所殺。國除。

○燕敬王澤。初封琅琊。徙封燕。薨。子康王嘉嗣。薨。子定國嗣。坐禽獸行。亂倫逆道。自殺。國除。

○吳王濞。反。誅。

楚元王交。賢。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薨。子戊嗣。反。自殺。景帝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傳安王道。襄王注。節王純。至王延壽。宣帝時。坐附廣陵王胥爲逆。自殺。國除。

高皇帝子六王。齊悼惠王肥。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淮南厲王長。

○齊悼惠王最長。國最大。而王子封者凡九王。哀王襄

嗣齊王、以誅諸呂功、封章城陽王、興居濟北王。無何、哀王薨、文王則嗣、文王薨、無子、文帝傷悼惠王之嫡嗣、封王子見爲侯者六人、皆爲王。而濟北王興居最先反、先自殺、吳楚反時、齊孝王將閭畏連坐、即自殺、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皆從反、見殺、天子立孝王太子壽嗣齊王、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而悼惠王子所封國、獨齊城陽菑川存。齊懿王壽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翁主、入王宮、正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皇太后、皇太后有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女也、憐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諸侯、宦者甲請得使齊、必令王尚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使齊、以取后事、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宮。甲至齊、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甲齊貧人、又爲齊宦者、入事漢、乃欲亂吾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女充後宮、怒不聽、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定國者、與其姊昆弟姦坐死、故以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而翁主事寖淫聞於上矣、主

父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有成謀，又聞今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王年少，懼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國除。偃始爲布衣時，游燕趙，燕趙王不禮焉。及貴用事，首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出爲齊相，使人上書告偃多受諸侯金，持未下。及齊王以自殺聞，帝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徵下吏。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帝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諸侯之望。偃坐誅。

○城陽景王章以朱虛侯封，薨，傳共王喜，頃王延，敬王義，惠王武，荒王順，戴王恢，孝王景，哀王雲，凡八世，無子絕。成帝立雲兄俚爲城陽王，王莽時絕。

○菑川懿王志既從濟北徙封，而齊國絕。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懿王薨，傳靖王建，頃王遺，思王終古，而終古坐禽獸行，削四縣。傳孝王尚，孝王横，懷王友，至王永，王莽時絕。

○三趙王、及燕王建、既幽死、呂后除其國、孝文立幽王
友子遂爲趙王、從吳楚、北購匈奴、反、自殺、國除、
○淮南厲王長謀逆死、文帝即淮南地三分之、立安淮
南王、勃衡山王、賜廬江王、安賜復爲逆誅、國除、惟衡山
王勃以貞信從王濟北、薨、子式王胡嗣、薨、子寬嗣、坐誖
人倫姦、又祝詛、自剄死、國除、
○文皇帝子三王、梁孝王武、代孝王參、梁孝王揖、孝王
初封代、徙淮陽、已徙梁、薨、景帝以竇太后悼痛甚、立孝
王子五人皆爲王、買嗣梁王、明濟川王、彭離濟東王、定
山陽王、不識濟陰王、梁共王買薨、子平王襄嗣、后任事
毋李太后不順、誅、坐削邑、明坐射殺其中尉、彭離坐昏
暮與奴亡下命少年數行剽、皆廢爲庶人、定不識皆亡子、
國皆絕於身、而梁平王薨、傳頃王無傷、敬王定國、夷王
遂、荒王嘉、至王立、多罪、數見嘸讓、削國邑、平帝時坐與
帝外家衛氏通、自殺、國除、
○代孝王參初封太原王、從代、并得太原、而都晉陽如
故、薨、子共王登嗣、薨、子義嗣、從王清河、曰清河剛王、薨、
子頃王湯嗣、薨、子年嗣、地節中坐淫亂廢、國除、
○梁懷王揖、墮馬薨、無子、國除、
○景帝子十三王、河間獻王德最賢、薨、傳子共王不害

剛王堪、頃王授、孝王慶、至王元、坐取廣陵厲王及中山
懷王姬以爲姬、削二縣、坐殺步史留貴毋、廢處房陵、坐
笞擊妻若令自髡、國除、成帝立元弟良、紹厲王後、曰惠
王良修、獻王之于母太后薨服器如禮、得益封、王莽時
絕、
○臨江哀王閼薨、無子、絕、
○臨江閔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廟壖地爲宮、徵
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
上、百姓憐之、亡子、國除、
○魯恭王餘初立爲淮陽王、徙王魯、薨、子安王光嗣、好
音樂輿馬、晚節吝、唯恐不足於財、薨、傳孝王慶忌、頃王
勁、文王睃、以亡子國除、
○江都易王非、初立爲汝南王、吳楚反、非年十五、有氣
力、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更封
江都、治故吳國、元光中、匈奴大入邊、非上書願擊匈奴、
不許、薨、子建嗣、易王於魯恭王同母、母太后共養於魯、
建爲淫亂、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
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
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吉、斥之、坐殺
不辜三十五人、專淫虐、謀反逆、自殺、國除、

○膠西于王端。坐賊盭數犯法。削國土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鉅萬。終不得收徙。數變名。爲布衣。之它國。相二千石奉漢法以治。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藥殺之。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薨無子。國除。

○趙敬肅王彭祖。初封廣川王。徙王趙。爲人巧諂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中人相二千石。至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而多設疑事動之。得其失言中忌諱。則追劫之。不聽。上書告之。擅權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家多金錢。轝以賜姬諸子。亦盡之矣。久之太子丹與同產姊姦。江充告捕下詔獄。罪至死。彭祖上書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贖丹罪。會赦。丹得出。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愛之。生男曰淖子。薨。淖姬兄時爲漢宦者。帝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帝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帝曰可矣。立昌嗣爲頃王。薨。子懷王尊。無子絕。宣帝立尊弟高爲哀王。薨子共王充嗣。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曰頃王。薨。子繆王元嗣。坐暴虐不道。國除。

○中山靖王勝。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傳哀王昌。

康王恩侈、頃王輔、憲王福、懷王循、以無子絕、成帝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爲廣德夷王、無子絕、哀帝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復無子、平帝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唐姬子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帝以爲程姬也、而幸之、已覺非程姬、生子名曰發、以母微無寵、王卑濕貧國、薨、傳戴王庸、頃王鮒鮈、剌王建德、建德嗣、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殺二人、削八縣、薨、子煬王旦嗣、無子絕、元帝立旦弟宗爲孝王、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薨、子繆王齊嗣、齊坐誣罔大不敬、當廢、會薨、詔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子也、坐聽后昭信讒、燔燒烹煑、生割剝其內人、距師諫、殺其父子、廢徙上庸、道自殺、昭信棄市、國除、立去兄文爲戴王、文正直數諫去、以故立、薨、子海陽嗣、坐淫亂、殺一家三人、廢國除、平帝立襄隄侯子瘢爲廣德王、奉惠王後、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聞淮南王爲反具、亦私作兵車鏃矢、戰守備備之、淮南敗、事覺、寄自傷、發病死、不敢置後、帝憐之、立長子賢爲膠東王、封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

逝、贇薨、謚哀王、傳戴王通平、頃王音、共王授、至王一殷、王[illegible]
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傳夷王祿、繆王定、頃王光、至王育、王莽
時絕、
○清河哀王乘、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薨、子勃嗣、坐罪廢、
徙房陵、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封憲王子平
三萬戶、爲眞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眞定頃王平
薨、傳烈王偃、孝王繇、安王雍、共王普、至王陽、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薨、子哀王安世嗣、薨、無子、武帝立安世
弟賀爲戴王、薨、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
言之、昭帝抵相內史罪、立煖爲勤王、薨、子戾王駿嗣、薨、
子靖嗣、王莽時絕、
○武帝子四王、齊懷王閎、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昌邑
哀王髆、齊無後絕、燕廣陵誅死、昌邑廢、宣帝詔封燕太
子建爲廣陽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已封賀海昏侯、元
帝復立胥太子霸紹廣陵王、廣陽頃王建、薨、傳穆王舜、
思王璜、至王嘉、王莽時以獻符命封扶美侯、高密哀王
弘、傳頃王章、懷王寬、至王愼、莽時絕、

○廣陵孝王霸、傳共王意、哀王護、無子、成帝立孝王子守嗣、曰靖王、傳子宏、王莽時絕、

○海昏侯賀、廢、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國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宜以禮絕賀、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爲不宜爲立嗣、國除、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

○宣帝子四王、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東平思王宇、中山哀王竟、淮陽王欽、好經書法律、有俊材、宣帝時幾以愛易嫡、元帝立、就國、而王外祖母舅張博見親、博貪賴數諂諛熒惑王、言遊燕趙、欲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願以此此赴助漢急、無財幣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聘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謂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王得書喜、報博書、與相唯諾、爲償責二百萬、時博弟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帝、數見言事、數爲博道之、博欲

誰㬥淮陽王、具記房語以爲信、且評言已見中書令石
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贊聖制事、慮功而不討賞、昔禹
治洪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
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
饉死者且半、洪水之害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禹
功、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作便宜奏、陳
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
說、事成功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
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
高素有顔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辨、卞莊子之勇、既
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乃予金五百斤、事覺、博兄弟三人、
及京房、皆棄市、妻子徙邊、詩云、貪人敗類、其博之謂與
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它國、王上書
自陳舅張博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
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
所宜、蒙恩勿治、不悔過而復稱引自直、失藩臣體、不敬、
上加恩許還徙者、薨子文王玄嗣、薨子縯嗣、王莽時絕、
○楚孝王囂、初立爲定陶王、已徙楚、河平中被疾、天子
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楚王囂素行孝順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囂薨子懷王文嗣無子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為思王衍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廣戚煬侯勳薨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安定公莽誅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謂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共起兵立為天子為更始所擊敗死

○東平思王宇通姦犯法帝以至親貫弗罪事太后不順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璽書敕諭薨子煬王雲嗣坐及后謁祠祭詛祝徙房陵自殺謁棄市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薨無子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立為清河王徙中山少未之國薨無子絕

○孝元帝子二王定陶共王康初立為濟陽王徙山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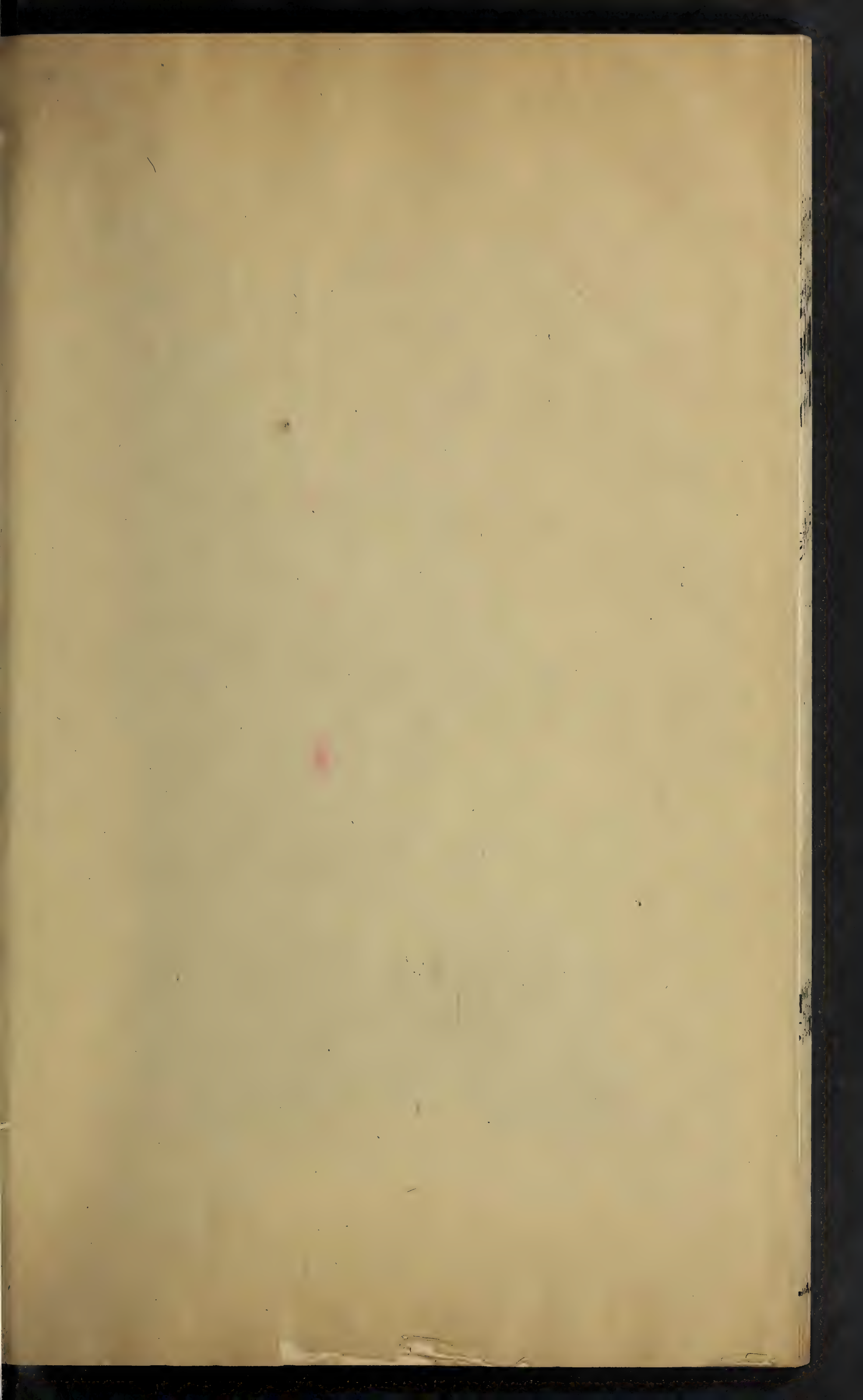
已徙定陶、少多材藝、幾代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指、厚遇異它王、薨、子欣嗣、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是爲孝哀帝、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中山孝王興薨、子衎嗣、哀帝崩、無子、徵入即位、是爲平帝、立東平思王孫桃鄉侯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總之高祖子六王四幽死無後、一反誅、惟悼惠王以孽子起藩、難以獨全、悼惠王子九王、七反誅、唯城陽景王章以功、菑川王志以徙弱小全、文三王、梁懷早夭、代梁孝王並早世、而梁孝王五子皆王、皆不終、武四王、齊以無後絕、燕廣陵以逆誅、昌邑哀王子賀、興入嗣統而廢、蓋其難如此、乃孝景十三子、唯河間獻王賢、餘無稱焉、而東漢世祖、出長沙定王、本所生微、甚蜀漢昭烈帝、出中山靖王、亦景帝裔

孫孝元之後。徧有天下。而世乃竟絕。非以文景世務樹德。晨政不躬。饗獨美。其福於延世。爲優耶。可以觀天道矣。

史臣曰。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斯言也。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用驕淫失道。敗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埶使然也。雖中庸之材。猶繫于習俗。而況魯哀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之謂矣。

函史上編卷之十四終



函史上編卷之

明盱郡鄧元錫著

光武皇帝帝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高帝九世孫也系出長沙定王發後五世為南頓令欽世祖父也發生舂陵戴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君王莽篡漢兄齊武王伯升慷慨有大節好節俠養士常憤憤懷社稷之慮而世祖知湛勇深好經書避地新野勤稼穡自晦恂如也伯升常嗤笑以為高祖兄仲莽既竊位益悖驁毒痛于神人天下怨叛莽元年巳巳徐鄉侯劉快起兵不克死辛未匈奴寇邊內郡邑苦徵

發并州平州兵起乙亥五原代郡起丁丑臨淮琅琊荊州緣林兵並起巳赤眉起東海秦豐起南郡下江新市荊州平林兵大起而宛人李通說世祖以圖讖劉氏當復興令倡義舉兵世祖歸語伯升伯升乃大喜號召舂陵豪傑與計曰莽暴虐甚矣百姓歸命無所而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天亾之時也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計此其時矣乃發舂陵子弟舉義而分遣親客於諸縣行收兵舂陵子弟憚憯伯皆恐懼亾匿曰伯升殺我見世祖褒衣大冠于于來乃大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乎乃稍出自歸於是得子弟七千人署賓客勒部焉巳得新

市平林軍已又得下江軍軍大振潁川王常起南郡號下江兵兵最盛於是伯升與世祖造其壁與約結合從常持不可常曉譬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謳吟思漢非一日故吾屬得暴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故舉大事者當順民心以合天若負強恃勢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秦項是也其終鮮矣今南陽諸劉來者皆深計大慮有王公之才厲天之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素信敬常謝願從於是引兵與漢軍合先是赤眉賊雖衆數十萬無文書號令無部律獨爲椎剽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邑輒移書引天命人紀用稱說衆遂十餘萬欲立劉氏從人望南陽下江諸豪傑皆衆附伯升而新市平林將樂放縱憚伯升嚴求軍中得舂陵戴侯曾孫玄其定策立之然後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君幸欲尊立宗

室甚厚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今立帝彼必復有所
立勢將戾而爭莽未滅而宗室先爭是疑天下而自損
也不可且舂陵至宛近耳所得地何幾遽自尊爲莽所
指名是速禍也不如姑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將
脫赤眉所立者賢則相牽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
後舉尊號未晚也平林將不可於是設壇場淯水上沙
中奉玄即帝位所謂更始皇帝者也更始素懦朝群臣慙愧汗流舉手不能言以朱鮪爲大司馬伯升爲大司徒世祖偏將軍而豪
傑大失望當是時莽　漢全盛聞天下叛已恚求群盜
甚急聞南陽兵起且　號益大悖急欲撲滅之於是遣

僞司空王邑司徒王尋馳傳大發山東兵徵諸明兵法者六十三家備軍吏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檄州郡各自將選兵會昆陽衆四十萬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自先漢出師之盛未有也世祖時將數千人徇地陽關而伯升方攻宛未下諸將見尋邑兵盛皆惶怖走昆陽欲散歸保妻子世祖曉之曰今兵穀內乏而外敵強大惟一心并力庶可抗大難脫一散即形劣勢分今宛未拔豈望能及救乎如此則昆陽必破昆陽破即諸部立盡矣今不同心膽舉功名顧欲守妻子財物妻子財物安可得守耶諸將皇惑不能定會候騎還

言大兵至城北已衘數百里而軍則恐急更請劉將軍
已知無所徃乃皆合定城守之計時城中惟八九千人
世祖念兵少欲外召諸城兵以奇勝乃使將軍王常等
居守而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從城南門間行出收兵郾
定陵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大兵亟進宛從中擊必破之道也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見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是益罪也當先屠此乃蹀血而進耳遂合圍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下瞰城中鉦鼓之聲聞數百里城中負戶而汲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晷刻殊泰不以他奇變爲虞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闕圍使得逸以怖宛邑又不聽

郾定陵
諸將貪惜財貨欲分兵營守世祖曰今破敵功成俘獲
當萬倍無筭脫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諸營

兵與俱救昆陽世祖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
逆擊世祖馳犇之力戰多斬馘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
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與僇力遂前去大軍
四五里而陳崻伯升援宛三日矣世祖未之知也乃詐
爲書報城中言宛已获今悉大軍還救而陽墮其書而
遂前薄之進衝其中堅尋邑勅大軍無動獨率所部逆
與漢軍合諸將殊死戰尋邑卻而大軍不敢擅相救漢
乘銳崩之城中亦鼓譟出巳天忽大雷電以風屋瓦皆
飛雨如注覆壓尋邑軍尋邑軍潰滍川水驟溢虎豹皆
股戰遂擊斬尋奔蹷百餘里盡獲其軍實輜重舉之連

日不盡於是海內響應爭殺其牧守稱將軍以應漢旬月間徧於天下於是卒誅莽是役也微世祖洞然於呼吸成敗之斷奮發其所爲諸將倡破尋敵建萬世之業天下事幾殆新市平林諸將以伯升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世祖私語伯升今耳目稍異宜爲備伯升笑不應本謀舉事者李軼後更諂事新貴世祖復戒伯升軼不可復信伯升終昵之遂見殺已伯升以讒釁及於難世祖以功高爲衆所側目又伯升同産時別將軍父城聞乃大驚即自馳詣宛謁更始謝司徒官屬迎弔不與交私語深引過而已又口未嘗及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時於是上下大安莽既受誅更始徙都洛世祖以司隸校尉前淸

宮置僚屬文移司察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擁莫不笑有詭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識者皆屬心焉無何河北多盜世祖以破虜大將軍行司馬事持節北渡河得專征於是憂不在左腹專方面威重行而帝業成矣既渡河所過盡除莽苛政復先漢寬政復漢官名延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問民所疾苦考察黜陟平遣囚徒如舊章吏民喜爭特牛酒迎勞皆讓不受先是南陽鄧禹年十三受詩長安中時世祖學京師禹附親及聞帝行徇河北杖策從追懽及於鄴世祖見懽甚謂之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曰何願禹曰

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乘功名竹帛巳
爾世祖喜因晉宿中夜禹屏人進深計曰往古聖人之
興天時人事兩科而巳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異
方興以人事槩之帝王大業非凡夫足任今三輔群盜
蠭集山以東赤眉青犢之屬動以數萬計而更始不躬
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利金帛怙威力苟朝夕自媮
快非嘗有忠信明智深計遠慮欲尊主庇民者也四方
崩析形勢巳兆明公卽欲建藩輔之功當安所成乎今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
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世祖大喜令宿止於中與謨議

始世祖傷伯升之死。外示恬晏。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䫄知之。獨叩頭寬譬。進計曰。天下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戾。百姓失望。公專命方面。施德行惠。是天人之命也。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益附親於民。於是世祖立遣異乘傳。撫邯鄲諸下縣。如異言。異、潁川父城人、通左氏春秋、世祖起狥父城、異以莽郡掾行巾車、被執、世祖釋其縛、欲用之、異曰、老母在、異不足用也、願歸據父城以效功、世祖許之、於是更始將攻父城者、前後十數輩、皆堅守不下、世祖以司隸較尉經父城、即以其衆開門迎、世祖大喜、署主簿會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僭號。檄州郡。毋西從長安。州郡以子輿帝子正統。爭響應。世祖方狥薊。得郎檄

入困官屬交勸且南歸避之上谷守耿况遣子弇奏詣長安謁世祖盧奴世祖說之署長史奮曰今盜兵從南方來何可南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弇父也子輿烏合發兩郡兵控弦且萬騎豈憂邯鄲哉時官屬腹心皆不肯曰狐死尚首丘奈何北行入囊中世祖念南還無歸適自禍是弇畫指弇曰此我北道主人也議未決而薊亂弇字伯昭茂陵人父况以明經爲郎學老子於安丘生爲朔調連率蓋莽時守也弇少從父習父業好兵時年二十一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應郎世祖趣駕斬關出獨官屬從顧與弇相失時城邑皆反更始趨爲郎乃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天寒烈至

無蔞亭馮異上豆粥至南宫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中避之異抱薪鄧禹爇火世祖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遵滹沱河而西候吏還白河流澌無船不可濟世祖使王霸往視之時傳王郎兵從後襲且至霸恐衆驚散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世祖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至河河氷忽旋合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進至下博城西惑不知所如往有白衣老父指曰努力信都信都爲長安城守於是馳赴之時燕趙郡邑皆已畢降王郎矣獨信都太守任光不肯從以孤城恐不能自全聞世祖至大喜和戎太守邳

彤亦來會議者皆言可因信都兵自送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此天意也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烏合之衆無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且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也且明公遂西則邯鄲勢盛二郡之民誰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者即信都之兵亦難會其亾逃可必也世祖曰善即發傍縣兵得四千人以任光邳彤李中等分將之而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所部從兵稍振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百萬

衆從東方來擊反虜夜多張炬列火彌澤中郡縣聞大司馬乃在還復響應遂東北接廣阿當是時長史弇則已自薊還上谷請父兵約漁陽守與合兵西所過擊斬郎所部署爲郡縣將吏者來矣抵廣阿聞城中有重軍問何軍曰大司馬劉公也弇大喜徑前抵城下城中初傳二郡兵爲邯鄲來衆方恐世祖登西城樓自問之弇等拜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世祖大喜勞慰之立擢上谷將寇恂吳漢等爲將軍還領其衆加況大將軍興義侯與前攻鉅鹿不下從耿純計及士氣銳先蹶其根本進攻邯鄲克之遂斬郎燕趙悉平是役也世祖獨從

官屬車騎自危急傾反中數月間還定大敵遂平河北。本信都和戎及弁父子之力也脫南者緦世祖既定邯鄲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誹謗者數千章寘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是時更始在長安政亂而梁王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淮南秦豐稱楚黎王王黎丘盧芳稱西平王王安定張步起琅琊芳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群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之屬所在爲寇掠更始聞燕趙牛乃遣使立大司馬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俱西實奪之權而遣將苗曾爲幽州牧韋順蔡克爲

上谷漁陽守。制上谷漁陽兵。世祖在邯鄲宮。深念。晝卧
溫明殿。將軍弇排闥造牀下。請間曰。今吏士死傷者衆。
請歸上谷。更料兵。益之以來。世祖曰。今王郎已破。河北
畧平。我行且西歸。用益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
華方始耳。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千百萬人。以臣
主度之。聖公不能辦也。非兵何從定。今使者從西方來
言罷兵。殆不可聽也。世祖蹶然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
弇頓首曰。大王幸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不然何
敢言。世祖曰。我戲卿。卿何言。弇曰。百姓患苦王莽思劉
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慈慈母也。今更始失

政爲淫亂。諸將擅命。山東貴戚。横溢都内。元元扣膺。更思莽朝。此天之所以開明公也。明公首事南陽。破尋邑百萬之衆。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帝王之形制成矣。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與更始貳。先河北爲根本。而西規關中矣。更始亦使朱鮪李軼等屯洛陽。名備佗盜。實防遏北軍。方世祖之拔廣阿也。舍廣阿城樓。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十始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對曰。海内殽亂。人思明君。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也。世祖說。蓋是時禹在左右爲謀臣。每

諸將自遠至。禹察其忠力可任使。輙傾身與交權。世祖任使諸將常密切訪禹。禹舉用各往往當其才。因用成功。世祖欲發幽幷卒。定河北夜召禹問誰可使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語。其人勇鷙有謀可使也。於是拜漢大將軍。北發幽州兵。更始所置牧苗曾。勑州縣毋應調漢將二十騎立馳至無終。曾不虞有他出迎謁即撝兵收斬曾發其兵而將軍弁亦還上谷漁陽斬守順克以兵來世祖將以擊銅馬高湖重連諸盜連破之狥河内降焉世祖聞更始將鮪軼盛兵屯洛陽而幷州未安以河内完富欲擄以自固。難其守。以問禹。禹對曰。寇恂文武備

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矣。於是拜恂河內
太守。行大將軍事。命之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以無
西顧憂。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
陽。此今日之關中也。今舉以委公。遣偏將軍異統魏郡
河內軍。軍河上。拒朱鮪。而恂拊循河內。常轉漕以給軍。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爲郡功曹、說守況、詳擇去就、以得從、
當是時。赤眉率大衆攻長
安。世祖度赤眉必且破長安。欲西還觀變。而方有事山
東。念未有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於是輟帷幄臣。拜前
將軍。中分麾下兵二萬人。遣持節西入關。親送之野王。
已引而北。而禹行定河東。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尉前閉關、攻拔之、進圍安邑、更始

將主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困會日暮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兵禹得深營塹理瘡痍振困憊以勸衆明日匡等悉出陳禹堅壁不出賊前薄營乃傳發鼓而並進大破之匡棄軍走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更置縣令長以塡撫遂渡汾陰入夏陽時禹年方二十有四

方世祖之降銅馬也諸將意羣盜獨勢窮僞降中不可保信而降者亦懔懔不自安世祖勑各歸營部勒兵而親御輕騎出案行耤勞之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封其渠帥爲列侯配諸將分將之衆遂大定明年春尤來大槍群盜悉破平將軍馮異定上黨下河南城皐與河內守恂破朱鮪軍於溫又破之平陰皆移檄上狀 異軍河上遣李軼書諭以禍福軼初與世祖首結約造漢及更始立

反共陷伯升，欲降，不自安，得異書，報命，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以其間拔天井關，走上黨二城，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斬更始將武勃，表軼書以聞。世祖報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宜宣露其書。」使軼自疑。朱鮪聞，大怒，遂刺殺軼，而軍離，多欲降者矣。鮪遣別將蘇茂將數萬人以攻溫，而自將數萬人綴異，令不得相救。恂曰：「溫，河內之藩蔽，無溫是無河內也。」即引兵馳赴，而異遣將將軍適至，與夾擊，大破之，追至洛而還。異謙讓不伐，能撫士卒，有恩，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進止皆有表識，軍令整齊，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立大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世祖嘗部分諸將所屬，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世祖愈益賢之。

諸將請上尊號，世祖固讓，群臣力請，乃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以是年為建武元年。

初，將軍馬武入賀，進曰：「今天下無主，即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之無益，何也？無定主故也。大王宜還薊，即尊位，為天下主，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帝謝讓不聽，還薊，諸將上奏言：「漢遣王莽之簒宗廟

寖絕，兆人塗炭，大王首舉義兵，為天下除殘，而更始因資據尊亂乃政，大王初征昆陽，莽師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底平，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言武力則莫與抗，論文德則無所辭，願為社稷計，世祖復讓不聽，至南平棘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所為捐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於矢石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垂定天人交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名，臣恐士大夫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惟大王三思，世祖意乃大動，行至鄗，召將軍馮異，問四方動靜，異贊央曰，更始必敗，宗廟社稷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長安生彊華奉赤伏符以來，群臣復奏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充群望，世祖乃許，遣使即拜大將軍禹為大司徒，以王梁為大司空，以符命封吳漢為大司馬，諸將佐進爵秩有差（東漢以三公為相，尚書總機務始此，）

秋七月，行幸懷，將軍吳漢等攻洛陽，八月，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宮，進幸河陽，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

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大名冠天下者。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九月朱鮪降。帝定都洛陽。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實與聞。又嘗諫更始無遣王北伐。自知罪深重。不敢降。彭還以告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指河水以誓。鮪遂降。拜平狄將軍。扶溝侯。赤眉以宗室盆子稱帝。入長安。更始亡。奔高陵。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民有敢賊害王者族。王降赤眉。赤眉殺淮陽王。長安亂。更始亡之新豐。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變。乃出從更始於渭濱。更始遣恭請降於赤眉。既降。赤眉負約。將殺王。恭爲請。不得。欲自刎。赤眉乃釋之。封爲長沙王。恭常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謀篡出。復立之。遂遇害。恭夜往收藏其屍。詔鄧禹葬之霸陵。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蝕。定封功臣爲列

侯大侯食四縣。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欲傳之無窮。詩不云乎。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公侯，取法於雷，不過百里，故屯利建侯，強幹弱枝，以爲治也，今侯四縣過制，帝裁定，不許，立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大司徒禹進師長安。謁高廟。奉神主于行在。園陵置吏士奉守。先是三輔覆敗，赤眉殘虐，百姓無所歸命，大將軍禹軍河東，乘勝獨剋，師行有紀，郡縣皆望風攜負以迎軍，降者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蒲車下，人人感悅，豪傑皆勸禹亟進軍長安，帝勅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西京民庶皇皇無所倚，宜以時進討，禹持不進，曰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寡，前無可所之積，後無轉饋之資

赤眉新破長安財穀充實其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運之則變生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變於是引軍北止栒赤眉焚長安西掠禹乃軍長安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博士議郎議省刑法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敢拘執論如律夏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兄子章太原王興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皆列侯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赦增謁者爵從官秩各一等秋九月赤眉發諸陵復入長安大司徒禹保雲陽遣偏將軍異帥師復長安勑禹毋致師詔宗室列侯

子遭莽廢失侄者。先靈無依。其竝復故國君侯身巳沒所屬上子孫見名。尚書封拜焉。是歲野穀旅生。彭寵反漁陽、延岑據漢中、鄧奉反南陽、三年春。立四親廟於洛陽。祀考南頓府君而上、大司徒禹。戰赤眉澠池。敗績。免爲右將軍。夏征西將軍異戰赤眉崤底大破之。帝幸宜陽赤眉盜畢降得傳國璽。帝還洛告祠于高廟受璽西都平。司徒禹寬仁善招懷而短於統御長籌畫謀議而畜於應變、不以先聲、方震時討赤眉、而赤眉縱、擄掠北地安定、無所往、復還向長安、禹不能禽制、而所信將馮愔叛、據栒禹軍坐食歸附者益散、乃亡保雲陽、帝遣偏將軍馮異代將、勑禹曰、赤眉無穀、當自歸、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自定也、慎毋與窮寇爭鋒、異引兵西、所至布恩信、納降附、赤眉將多降、時三輔大饑、城郭焚燬、遺民依營壘、各清野自固、赤眉虜掠無所得、引而東、衆尚二十餘萬、帝度其且破壞、遣將軍侯進屯新

安、耿弇屯宜陽、防遏賊、令毋東、禹慙受命、而功不遂、邀異同擊賊、異曰、今赤眉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用力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此萬全計、盡徐之、禹不從、竟以饑卒徼戰、敗績、從二十四騎丞宜陽、上大司徒侯印綬、詔歸侯印綬、異收散卒堅壁集諸營堡軍數萬人、與賊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異故見弱、賊悉衆攻之、乃縱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與賊亂、不復能識別赤眉大驚潰、追擊大破之、帝賜璽書勞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帝度赤眉敗、必且丞宜陽、乃親幸宜陽、勒六師待之、赤眉果擁衆向宜陽、殊不意大軍在、則大恐、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於是盆子及僞丞相徐宣以下、面縛肉袒降、帝還洛陽、天下長子爲父後者爵人一級、時關中殘破、群盜阻險者未盡下、百姓饑至黃金一斤、易豆五升、人相食、委輸不至、馮異悉力勞來軍士、賦果實爲糧、會右扶風將纖穀至、軍乃大安、於是破延岑、誅豪傑不從令者、褒降附、錄功勞、遣渠帥詣洛陽、散其衆歸業、遂定關中、以伏湛爲大

司徒涿郡守張豐反。帝自將征鄧奉，降，斬之。先是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謁告歸新野，破漢，掠其鄉里，遂反擊漢軍，與諸賊合從。至是帝與戰，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帝憐奉舊功，且釁起吳漢，欲全之。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禍，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乃斬之。五月還宮。是月晦日蝕。秋。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非不道詔所名捕，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顧山者放歸。彭岑擊秦豐於鄧，破之，圍黎丘。遣將徇江東，揚州平。睢陽人斬梁王永降。梁王永者，故梁王立子也，舊有國。更始時，據國起兵，有濟陰、山陽、沛、楚、淮南、汝南諸郡，已僭號，專據東方。詔遣將軍蓋延擊之，圍睢陽，永敗，走湖陵，延遂定沛、楚、臨淮。吳漢率七將軍圍永將蘇茂於廣樂，周建救之，漢迎戰不利，墮馬傷，還營，諸將謂

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勃然裹創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奮擊、大破之、茂烝還湖陵、延圍睢陽急、求將慶吾斬永降、

永將復立永子紆稱梁王。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置酒舊宅、會故人父老、自是至春陵、輙行之、李憲稱帝。四年。春二月。壬子。行幸懷。壬申。至自懷。遣右將軍禹。幸二將軍。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夏。幸鄴。遣將軍漢。擊五較於箕山。破之。進幸元氏盧奴。遣征虜將軍遵。幸四將軍。討張豐。擊斬之。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遣將軍弇擊彭寵。六月。還宮。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進、求朝、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秋。幸譙。

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垂惠卒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圍舒以侯霸爲尚書令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良灋施行之冬十月還宮十二月幸黎丘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五年正月還宮捕虜將軍武馬偏將軍霸王拔垂惠紆奔佼彊劉紆將蘇茂將五較兵救周建於垂惠武軍敗走霸營大呼求救霸堅壁不救軍吏皆爭霸曰茂兵精衆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不相救捕虜無所恃其戰自倍賊乘勝輕進其衆疲勞乘其憊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戰良久霸部曲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巳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不出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前巳破今易擊無避也霸曰不然茂兵遠來糧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

今閉營休客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不得戰引還營是夜建兒子詣反閉城拒之建亦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帝幸魏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漁陽平。帝之討王郎也寵發漁陽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負其功帝接遇不能厭其意及即位王梁吳漢爲三公寵愈觖望幽州牧朱浮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數諸郡縣廩贍之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費耗軍實卻其命浮矜急以峻文詆寵帝徵寵寵妻勸毋受徵遂發兵反攻浮浮以書質責之曰伯通與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豈有他哉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也朝廷於伯通恩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專柱石之寄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乎棄休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

佐命同被國恩依遊讓慶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豕皆白頭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千里勝兵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而塞孟津也多見其不知量矣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功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計外信讒邪之諛長爲羣后惡瀆功臣鑒戒豈不哀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少留意顧老母少弟無爲親厚者所痛爲見讐者所快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寵隆敗績浮不能救會張豐反與寵合浮上書求救詔報曰虜此勇無从全理中必有內相屠者今軍資未充姑須後麥薊糧盡人相食浮跳身亡自歸寵稱燕王至是寵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縛之馳詣闕降封子密爲不義侯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灋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於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已異乎

遣使徵上谷太守况還京師封牟平侯

初彭寵於況同功其反也遣使約結況況斬其使寵既誅帝以況久勞於外故徵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親征岑彭拔夷陵田戎奔蜀夏四月果嶂詔以河西守融為凉州牧賜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挫折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法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

遣銜命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弁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顯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系出孝文皇后弟章武侯廣國融早孤任俠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更始以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念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守武威累世河西知其土俗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於是讓鉅鹿願守河西邊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將家屬而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懽心河西翕然歸之及更始敗融與五郡太守計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羌胡中不同心力則不能自守權力鈞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全五郡以觀變於是五郡守咸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俗故質樸而融等政寬和上下相親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與諸郡相救如

左右手破丕之其後匈奴稀復侵寇而保塞羌咸震服訛附氏以富強他郡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絕及聞帝踐阼欲東向以隔遠未能自通從隗囂受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說融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並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佗融不聽遣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帝喜甚饗賚有加禮使還遂賜璽書褒慰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復使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芥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傷痛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矣豈有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狂夫猶知去就臣獨何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帝慰籍之甚備詔右扶風修理融父祖墳祠以太牢已復賜書曰朕每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

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延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叛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瞶若發蒙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大兵當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夏旱蝗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地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六月將軍祐朱擊秦豐黎丘降斬之梁人斬紓降冬十月幸魯將軍弇拔祝阿克巨里定濟南臨菑張步來

戰。大破之。帝幸臨菑勞軍。進幸劇。步斬蘇茂降。齊地平

初、彭寵、張豐反漁陽、涿郡、而張步擅齊、弇從帝舂陵、因自請願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二郡、還收富平、獲索、東平齊、上壯其意、許之、旣斬豐、平寵、進討步、步聞弇自至、使其將費邑將軍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缺圍一角、令其衆得犇鍾城、鍾城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步別將守巨里、弇進兵巨里、令軍中趣修攻具、期三日必拔、陰緩生口、令亡歸歷下、以告邑、邑至期果自將來救、弇喜、謂諸將曰、吾所爲修攻具者、欲誘致邑也、今來適其所求、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自引精兵趣岡阪、乘高逆戰、遂斬邑、收首級以示城中、城遂潰、復縱兵擊平四十餘營、諸未下者、遂定濟南、時步步據劇、步弟藍將兵二萬守西安、別將守臨淄、相去各四十里、弇進臨畫、當二城之間、而軍、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雖大、實易攻、乃敕諸將、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後五日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攻臨淄、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淄、西安必救、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先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

備方自憂不暇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而攻必驚擾攻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亡去此謂擊一而得二也若先西安攻不幸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拔之藍還奔臨菑弇兵合勢谷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自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據其城藍聞之大懼果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毋妄掠休軍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懼乎乃與弟藍弘壽三人及故劇盜帥悉衆鄉臨菑弇軍淄水上恐步不敢進歸小城示弱以盛其氣而陳兵於內步直前薄營與他將合戰久弇登王宮臺望度步氣既衰乃自引精兵衝擊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去復戰左右無知者於是步人敗明旦弇復勒兵出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將軍救之未至或說之曰劇虜盛可且閉營休士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戰自旦及暮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伏以待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臨淄勞軍群臣大會帝勞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

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衞尉不聽爲讐。張步前殺伏隆。若步歸命。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乃今知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救之。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詣軍降。

初起太學。帝還宮。視學。賜博士弟子名有差。

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是歲交阯牧入貢。是歲野穀少。田畝益廣焉。六年春。正月。馬成拔舒。李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以降。改舂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傜役。比豐沛。詔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騰躍。人困之。命郡國有穀者。稟高年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撫循。毋令失

職。大司馬漢拔朐。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平。初龐萌與蓋延並受命擊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疑延譖已。乃遂反。襲擊破延軍。與董憲劉紆約連和。憲紆救之。圍桃城。帝在蒙。留輜重於蒙。將六軍晨夜馳赴之。至亢父。或言百官疲甚。可少休。帝不聽。勑復前。壁任城。去桃城六十里而舍。且日。諸將請前。不聽。勑閉營休士以挫之。召諸將吳漢等於東郡。萌驚曰。數百里晨夜趨戰。而堅坐一城。此欲致人於城下。不可往也。獨當拔桃城爲固耳。乃悉兵攻桃城。不下。諸將咸會。帝乃進擊。大破之。憲萌走朐。帝還。留吳漢圍朐。歲餘乃下。帝以天下畧定。召諸將還京師。宴賞有差。分軍士藉糧河內。示不復用。時馮異守長安。出入三歲。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百姓歸心。號咸陽王者。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曰。臣本諸生。遭受命之運。備行伍。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動輒如意。任私心斷決。未有不悔。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並逐。臣以遭遇。託身傾危溷淆之中。尚不敢過差。況天下平定。統於一尊。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見所示臣章。戰栗怖

懼，伏念明主知臣，敢因緣自陳。帝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異自以久在外，威太重，屢上書願歸闕，不聽。至是諸將召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因語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對齊桓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乃遣，而令異妻子與俱還長安。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自是至長安輙行之。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並七將軍從隴道伐蜀。隗囂反，扼隴坂拒師，師敗績。

五月，帝還宮。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并

省四十餘縣吏職減損十置一馬秋九月晦日蝕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務修職遵法度王莽時吏人沒爲奴婢不應法者皆免爲庶人十二月大司空弘免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有積其令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隗囂兵下隴大將軍異將軍遵擊卻之囂成紀人王莽末以世亂爲衆所推有隴西四郡傾身下士范逡馬援之倫皆往歸之當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覘之援與述同里閈素厚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述盛陳陛衛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製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警蹕就車磬折入禮饗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

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詣雒陽、援至、召入、帝在宣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其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從南幸黎丘、至東海、還拜待詔、遣歸、而報囂以殊禮、字命之、畧用敵國儀、援既歸、囂與同臥起、問東方事、援曰、前到朝廷、帝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帝好吏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忌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遣子恂入侍、而援將家屬妻子、從恂歸洛陽、時公孫述從陳倉規入關、囂遣將助陽夏侯擊破之、述遣使以扶陽王印綬即授囂、囂斬其使、當是時、囂於漢最親、已而囂自以威望盛、欲自王、而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

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而一旦敗壞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南有子陽北有盧芳江湖海岱間王公以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以臣於人豈謂智哉今天水完富士馬精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畜士馬據隘自守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其言

及天子平齊梁益厭苦兵以公孫述據全蜀自帝然遠徼囂專制內貳終奉正朔以從謂諸將曰且置兩子於度外耳手書與述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所為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述不答益遣兵寇南郡帝乃詔囂從天水伐蜀以潰其腹心而囂上書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其終不為用乃遣七將軍道隴坻伐蜀先遣使喻旨囂疑懼以為且襲已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拒之諸將戰不勝而却詔陽夏侯異軍栒邑好時侯弇軍漆潁陽侯遵軍汧按據之囂使其將行巡下隴規栒邑異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虜新乘勝難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以觀變異曰不然虜恆忕小利欲深入得栒邑即三輔動搖此吾之憂也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宜先據栒得以逸待勞乃潛師往既至閉城偃旗鼓巡不知異已先至馳攻之異乘

不意，卒鳴鼓建旗出，巡軍驚亂，追擊數十里，大破之。會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悉降。異上書言狀，諸將欲因以為功，帝下璽書曰：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近在旦夕。北地營堡，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令郡邑復知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何以異哉。遣大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以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義渠安定上郡皆降。是歲，始遣列侯就國。七年春，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免見徒為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又詔：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復還民伍。三月

晦日蝕帝避殿寢兵不聽事五月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思𠋫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遵法度惠慈元元百僚上封事不得言聖毋有所諱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夏以李通爲大司空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畧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敢拘制以賣人法從事八年春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囂攻圍略陽帝親征涼州牧融率五郡兵會師囂衆潰奔西城先是囂上書言吏人聞大軍猝至驚擾自救臣囂不能禁而言意驁悖有司請誅其侍子帝不忍以來歙與囂舊遣復使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復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

知羲禮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東手遣詗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吾年垂四十在軍中十歲厭浮語虛辭不欲即勿報囂知帝審知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述封囂爲朔寧王遣將爲之援歙發憤質責囂欲直前刺之囂起入欲勒兵殺歙歙徐杖節就車去囂使將將兵圍守之歙爲人有信義西州士大夫信重之爭爲言得免歸帝以其諳西州地形遣與征虜將軍祭遵俱遵道病分精兵隨歙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襲略陽克之上聞之喜曰略陽囂所依爲阻者也今得之譬心腹壞制支體易矣時諸將請乘勝進師帝曰囂亡其要城必且盡精銳來攻曠日久而不拔兵頓敝乃可克也敕諸將毋動而囂果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馬援數以書責囂且遺囂將楊廣書曰今四海已定兆民同情以爲庶幾得免兵革而季孟閉拒背畔前遺書戀戀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謂函谷以西泥丸可封以今而觀竟何如耶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而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郡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托朋友之

親言君臣耶、國當諫争語朋友耶、亦有忠告、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乂手從族乎、及今成討尚會、過是欲少味矣、至是帝自將征嚚、諸將多以王師至重、不宜遠入險阻、帝未決、召援問之、援陳嚚將帥有土崩之勢、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道徑、分析昭然、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數道並進、援以太中大夫監諸將軍、車駕至略陽、嚚解圍走、嚚將十三人、縣十六、衆十萬皆降、帝置酒高會、勞來、欵班坐、與諸將絕席、時凉州牧竇融、率五郡守從步騎數萬、㐫入軍會高平、先遣從事問朝會儀、時軍旅中、禮儀踈闊、諸將與三公、至交馳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心不害也、聞融請大會之、宣示百僚、乃具儀引見、饗以殊禮、詔以四縣封融安豐侯、弟友及五郡守畢侯、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都、六日自將討平之、冬十月、行幸懷、十一月、至自懷、留執金吾恂鎮潁川、

初帝之征嚚也、光祿勲郭憲加車諫曰、東方甫定、車駕未可遠征、引佩刀斷車靷、尼上行、帝不為止、已留隴、而潁川盜起、寇沒郡縣、河東卒亦叛、帝聞太息曰、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念盜賊難力勝、獨在簡牧守、執金吾寇

恂前爲河內守、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守、威信並著、帝召恂、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性剽輕、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反耳、聞乘輿南、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爲前驅、又遣使拜純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潁川盜聞恂從駕還、東郡盜聞純入界、皆降散、大兵不戰而定、詔復以純爲東郡太守、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之、冬大水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遵卒於師。詔陽夏侯異將其軍。

遵、潁陽人、少恭儉、好經學、喪母、自負土起墳、帝徇河北時、署軍市令、舍中兒犯遵格殺之、帝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累功封潁陽侯、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臨終、遺令薄葬、喪還洛、帝素服望哭、哀慟、還登城門、觀過輀車、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訟遵功曰、陛下以至德受命、光明漢道、褒序輔佐、潁陽侯遵薨、陛下仁恩遠聽、河南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臣竊見

遵修行積含、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入略陽、制御士心、不令越濫、所至吏民不知有兵、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臨死遺誡、牛車送喪、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矣、禮、生有爵、死有謚、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次其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灋、帝下其章、謚成侯、及葬、上親臨墓地、存見其家室、後會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

隗囂死。囂將立其子純。公孫述遣將陷夷陵。入荊門。詔將軍歙。將軍援。護諸將屯長安。

帝念公孫述必死之寇、宜以時定、自隴還、時囂未下者兩城、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中郎將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宜益選兵儲穀、爲平蜀規、昔趙將多買人、高帝懸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卒疲饉、招以財穀、則衆至、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詔轉糧詣隴右、如歙言、

十年

夏，征西大將軍異卒于軍。公孫述遣將救隗純，帝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斬之。諸將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持不動，常爲衆軍鋒。夏，攻落門，未拔，薨于軍。子彰嗣侯。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析鄉侯。後世絕，輒紹封。秋，葬馬節侯。帝行幸長安，至于汧。冬，隗純降。隴右平。還宮。囂將高峻據高平，帝在長安，欲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居中，應四方，甚便。足制。今士馬疲矣，前阻險，非萬乘所宜親也。不從，進軍汧。峻猶不下，遣恂奉璽書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倨，不屈。恂怒，叱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多彊弩，遮隴道西，不下連年矣。今欲降之，而戮其使，無亦愈拒固乎。恂不應，斬之，遣其副歸，告曰：軍師無禮，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城降，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冬，歙等破落門，純降。王元奔蜀。徙諸隗京師以東。後純從客亡入胡，至武威，捕斬之。十一年春，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

殺奴婢者。不得減罪。敢炙灼奴婢者。論如律。免所炙灼
者爲庶人。幸南陽、還、如章陵、祠園陵。遣大司馬漢將兵。會征南將軍
彭伐蜀。彭以舟師入江關。及述將田戎任滿戰荊門。大
破之。平巴郡。夏。護軍中郎將來歙率將軍成等。及述將
王元戰環安。破之。克下辨。述賊殺歙。歙被刺、未殊、馳使召蓋延。延至、伏地
悲哀不能仰。歙怒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
報國。故呼卿屬以軍乃及效兒女子悲泣乎。刃雖在身
獨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誡。歙乃自作書曰、臣
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
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惟
陛下哀憐、無使當事任。投筆抽刃而絕。帝省書
攬涕。乃還縞素臨弔送葬。策贈征羌節侯 葬來節
侯。帝親征。次長安。征南將軍彭。破述將黃石。棱武陽。輔

威將軍宮破延岑沈水。拔綿竹。帝還宮。冬。述賊殺彭。岑壯侯彭、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守宛、糧盡降、諸將欲誅之、伯升曰、彭爲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襃、上宜封之以勸忠、更始令屬伯升、伯升遇害、從河內太守韓歆、居世祖徇河內、求自効、帝深撫納之、拜刺姦將軍、從平河北、拜廷尉、從追鄧奉小長安、得奉、別將擊秦豐於黃郵、敗豐蔡丘、封武陰侯、擊田戎、拔夷陵、屯津鄉、扼荊州要會、陳國家威德、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畢自歸、至是以征南將軍行伐蜀、公孫述絕水道、結營以拒師、彭數攻不利、裝樓船、露橈數千艘、前攻之、時大司馬漢督師、謂水道險、舟師費、欲罷之、彭爭請無罷、帝報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諳水戰、荊門士一聽征南公爲重而已、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偏將魯奇應募前、時天大風、奇順風逆流上、直衝橋、攢柱鉤不得去、因乘炬焚之、風怒火烈、橋崩燒、軍遂得並進、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擄掠、百姓奉牛酒迎勞、彭謝讓不受、爲諸耆老言、今漢哀巴蜀久爲虜役、故興師討有罪、爲人除害、蜀人大悅、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將守之、身引兵直指墊江、破平

曲、收其米數十萬石以濟師、將公孫述遣延岑等悉兵拒廣漢、使別將拒黃石、彭遣輔威將軍臧宮從沿水上綴延岑、而自浮江下還江州、潛泝都江上、襲黃石、破之晨夜倍道行二千餘里、拔武陽、繞出述軍後、述聞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於是彭馳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而軍、而輔威軍自涪入擊岑、大破之、述使刺客爲亡奴、降征南、夜刺殺之、監軍鄭興領其營、待吳漢至授之、帝聞震悼、謚壯侯、蜀人立祠祀之、是歲、省朔方牧、幷幷州、初斷州牧自還奏事、十二年秋、大司空通罷、通乞骸、積二歲、以特進就第、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大司馬漢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輔威將軍宮、自涪來會師、冬、述戰死、蜀平、漢既敗蜀軍魚涪津、武陽遂爲諸縣、皆城守不下、帝詔漢直前取廣都、先搗其腹心、漢拔廣都、述愈急、將帥內叛、種誅之、不能禁、帝手詔戒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第堅據廣都、待述來乃擊、即不來、獨轉營迫之、愼毋與爭鋒、漢乘勝將步騎二萬、逼成都、阻江北而軍、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爲掎角、營相去

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臨事勃亂如此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有緩急寧復能相及耶賊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立敗矣幸無它者急引還廣都書未到述果分兵綴尚而悉衆攻漢軍漢大困欲潛師就尚於江南饗士秣馬閉營者三日營樹旗爇火以疑敵而夜啣枚趨尚軍明日述軍覺始悉力來攻漢逆戰大破之乃留尚屯營而奉詔還廣都以狀聞帝報曰還廣都善述必不敢略尚擊公矣若述攻尚公從廣都悉步騎赴之適其戰困破之必也自是漢與述戰廣都成都間八戰八克帝復詔諭述曰往詔書比下開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若終迷不悟委肉虎口哀哉今將帥疲倦樂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秋漢進攻成都入其郛冬述戰死延岑以城降漢屠成都盡滅公孫氏并族岑帝怒以譴漢書讓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矣孩兒老母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可爲酸鼻尚宗室子更吏職何忍而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有詔褒顯忠義擢用賢才西士大悅

詔遣將將諸郡弛刑屯北邉築亭候修

烽燧。遑郡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

是歲。涼州牧融。率五郡守入朝。於時九域統一。兵革旣息。天下文書調役。務從寡約。至乃十存一焉。先是融任鎭。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數執謙退。何固也。勉循士民。無擅離部。及是與五郡守朝京師。官屬賓客。畢從車千兩。馬牛羊被野。至京師。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數日拜冀州牧。明年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位諸功臣右。每朝會。辭貌卑恭巳甚。帝愈親厚之。

雍奴侯寇恂卒。葬寇威侯。恂好學。寬仁自牧。不爲物勝。方守潁川時。執金吾賈復軍汝南。部將殺人潁川。恂市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恂並列將帥。今爲所陷辱。今見恂。必手劍之。恂聞。欲引避。姊子谷崇曰。崇將子也。請得帶劍侍。卒有變。足相當。何辭乎。恂曰。昔藺相如義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以區區之趙。尚有此臣。吾安可忘哉。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入

皆兼二人之饌乃身出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醉不能從遂過去恂以狀聞帝徵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宴極懽遂共車出結友而去恂經明行修所得俸賜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初與謀者椽閱業數言於上得賜爵官郡守至是卒諡威侯

橫野大將軍王常卒於屯常潁川武陽人初起下江以下江軍從爲帝業所起後爲更始廷尉更始敗詣洛自歸帝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天命得托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成斷金更始不量臣愚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爲天下復失綱紀及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恨矣拜左曹封山桑侯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拜漢忠將軍詔屯故安拒盧芳薨諡節侯

十三年春大司徒侯霸卒詔往年勑郡國異味毋有獻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致乃煩擾道上疲費過

所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其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
如制。盧芳犇匈奴。詔諸侯王爵非應經義者更稱公。以
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以韓歆爲大
司徒。夏四月大司馬漢自蜀還。大饗將士。班勞策勳。諸
功臣皆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以竇融爲大
司空。融數讓爵上。因侍中金遷達至誠。又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
經藝。不令得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有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
哉。帝不許。後朝罷融逡巡席後。帝知其欲有讓。延還內。使左右傳出。他日迎謂融曰。日者知公欲有讓。故命自
便。今見宜論他事。毋復言。十四年夏。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是歲莎
車鄯善遣使奉獻。請都護。不許。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

免。自殺。歆南陽人、好直言、於上前證歲將饑、指天畫地、言甚剴、坐免、帝怒猶未解、遣詔使譙讓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賜錢穀、以成禮葬、有星孛于昴、孛于營室、以歐陽歙爲大司徒。夏。封皇子十人並爲公。追謚兄縯齊武公。仲魯哀公。帝感伯升功不就、撫二子章興、恩甚篤、封焉、冬。詔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丁中。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事具土田志、大司徒歙下獄死。歙樂安千乘人、世受尚書、爲博士、坐度田不實、臧千萬、下吏、諸生守闕求哀者千人、平原禮震求代死、不聽、死獄中、以戴涉爲大司徒。是歲匈奴入寇。徙邊郡民於內地。遣揚武將軍馬成繕障塞。騎都尉張堪爲漁陽守。十六年。春三月晦日蝕。秋。河南尹及諸郡守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郡國盜起。守長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舍、

吁呼盈路、起爲盜、郡縣吏兵進討、輒解散、已復屯結、冬、遣使者行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逗遛故縱回避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及畏愞捐城委守者、皆勿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於是賊並解散、徙渠帥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復五銖錢、十七年春二月晦日蝕、夏、行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還宮、冬、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不得上壽稱慶、命皇子九國公、即舊封進爵爲王、帝如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帝至章陵、即舊宅置酒、宴宗室諸母、宗室諸母皆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

是帝聞之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還宮十八年春二月幸長安三月祠高廟上陵幸蒲坂祠后土夏幸河內還宮盧芳復反畔匈奴病死冬幸宜城還祠章陵還宮詔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同內郡罷州牧復刺史十九年春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祠舂陵節侯而下四世于章陵夏六月皇太子彊孫爲東海王立子陽爲皇太子事見諸王傳秋帝如南頓二十年春還宮夏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免涉坐故入太倉令奚涉罪死以三公連職策免融大司馬漢卒葬吳忠侯漢南陽宛人質厚少文每從征帝未即安恒側足而立戰不利衆惶怖失措漢益厲器械激吏

士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强人意隱然若一敵國矣每出師朝受命夕就道無爲辦嚴師還妻子於家買田宅輒讓曰軍吏士與苦甚奈何獨營田宅爲乎悉散與昆弟外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病篤帝臨視問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願陛下愼毋赦而已蔡茂爲大司徒朱浮爲大司空

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省五原郡復濟陽徭役六歲是歲匈奴寇上黨天水至扶風二十一年春伏波將軍援築堡塞置守長撫輯邊烏桓與匈奴鮮卑寇邊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謝罷之二十二年春帝如長安祠高廟上陵還宮夏五月晦日食秋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靜重不動者也今裂震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殃及吏民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前減一

等徒皆弛解鉀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廬宅尤破壞者口賦逋稅勿收責人死亡在壞垣毀屋下家不能收者以見錢穀取傭爲收之冬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爲大司空詔罷諸邊郡亭堠吏卒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二十三年夏大司徒茂卒秋大司空林卒以王況爲大司徒冬以張純爲大司空武陵蠻反將軍劉尚擊之泝元水入武谿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一軍悉沒鬲侯朱祐卒祐質直尚儒學爲將多受降期定城邑不存首功二十四年春詔有司申舊制阿附藩王法匈奴南單于款塞內附遣伏波將軍援征武陵蠻二十五年春三月晦日蝕貊人鮮卑烏桓入朝貢伏波將軍援破武陵蠻臨沅軍大疫援卒於軍收侯印綬二十六年春增百官俸六百石已上減西京

舊制六百石已下增舊秩作壽陵詔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體詔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修補城郭郡國賜裝轉餉給之立南單于庭置中郎將領護南單于遣子入侍徙居西河美稷請助扞戍北邊二十七年夏大司徒况卒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趙憙爲太尉馮勤爲司徒二十八年春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秋遣諸王就國以張佚爲太子

太傅。帝大會群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矣、必爲天下、固宜妙選天下之賢才、帝喟然曰、善、所謂置傅者、輔太子也、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冬。詔死罪繫囚募下蠶室女子宮。非匈奴貢獻、求和親二十九年春。二月朔日蝕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自是歲每行、夏。詔天下繫囚自殊死以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贖輸作有差。三十年春。幸魯。幸濟南。還宮。有星孛於紫宮、夏、大水、膠東侯復卒。秋。葬賈剛侯。復、南陽冠軍人、初漢兵起、說宗室漢中、王嘉曰、復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尹　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王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而六國亡矣、今漢室中興、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

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施，持我書往見之。帝見復，大說，署破虜將軍，官屬以復後至，好陵軼諸郡縣，尉帝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吾方任以職，毋擅詘授偏將軍。肇與五校戰真定，大破敵，而創甚病，帝聞驚曰：所以不令復別將者，患其輕敵也，果然失吾良將，聞其婦有身，生女耶，我子娶之，男耶，我女嫁之，不令憂其妻子也。復尋愈，追謁帝於薊，相見甚懽，帝壯復敢深入，而患其輕脫，希令專征，故少方面之功，封膠東侯，食六縣，復闔方多大節，以列侯就第，闔門養威重，有司薦復可三公，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而復與高密固始二侯參議國大政，恩遇特厚。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觸蝕。

建武中元元年十二年春，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司空純卒。夏，還宮，赦改元。以馬魴為司空，司徒勤卒。

秋，蝗。冬，以李訢為司徒。

十一月晦，日觸。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后主于園。遣司空魴告祠高廟，曰：高祖皇帝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王，王呂氏，祿產因以為逆，賴社稷之靈，伏誅，天命幾墜，危以更安。呂太后不宜

配食高廟同體至尊薄太后慈仁寔生孝文皇帝是歲。
賢聖臨國子孫蒙福祚謹上薄太后尊號配饗云、
京師醴泉出。飲之痼疾愈。惟眇蹇者不瘳、甘露降郡國。朱草生。群臣請撰
集符瑞傳來世、帝自
謙無德、抑而不當焉、二年春。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
崩於南宮前殿。壽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
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毋離城郭。毋
遣吏及因郵奏。三月。葬原陵。帝仁明有大略。生長民間。
見百姓稼穡艱難。諳所疾苦。再造大業。解王莽苛政。修
宣帝之政。而天下懷安。明慎政體。憂養黎元。數引公卿
郎將廣咨民瘼。觀納風謠。褒表節義。重郡邑守長之選。
有事輒賜手書問勞。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雖遠萬里

如在几席故政治烝烝而課效頗急乾綱自總旦朝晏退暇召儒生徵詰經理夜分乃罷皇太子見帝勤勞承間自請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違黃老養性之福願幸自愛嗇精神以優游天年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及嘗行幸南頓復民田租一歲南頓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南頓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幸嘉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朕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頓負對曰陛下獨惜賜復爲讓耳乃天祚巍巍無疆何言之謙也爲增復一歲群臣議請封禪帝曰吾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

歟歟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汙七十二代之編
錄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善者兇令屯田徵處
士周黨王良王成至京師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
志傳士范升言黨等優蹇驕倨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請與坐雲臺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毋令處士得徼虛名帝報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
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念欲保全功臣不
令以吏事爲過諸將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面
毋容宥其小失遇之甚恩遠方貢珍莋必徧賜而太官

無餘故功臣皆保其福祿無譴誅焉在兵間久厭兵而性仁不佳兵遣將軍馮異兵規長安親送之河南解所服劒界之勅之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自隴蜀平未嘗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問陳孔子不對非爾所及也匈奴南北分爭臧宮請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料敵吾方自思之已宮及馬武上書言虜人畜疫旱蝗赤地不能當中國一郡宜命將出征

以請要荒帝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賊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欲復遠事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強也田疇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西域國十餘數上書願遣子入侍請都護最後鄯善為莎車所苦言都護不出

誠迫於匈奴詔報曰今者大兵未能得出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論曰世祖起微細受命䄍中興實不階一成一旅也於創造同功豈非以豁達大度於高祖同符也與哉而好吏事動遵節度見謂不如也傳曰王德如天天明則日月不明高帝近之矣乃世祖有言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東西南北自在大哉王言曠乎於殷宗周宣爭烈矣

函史上編卷之十五

明盱郡鄧元錫纂

孝明皇帝帝紀

孝明皇帝。諱陽。已改諱莊。字曰嚴。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帝生而明慧、十歲通春秋、已師博士桓榮、通尚書、爲東海王。時北匈奴求和親、議毋許、以携南單于心、辯。南陽吏牘中語、語具戎狄土田志中。妖巫反原武、遣將軍官攻圍久不下、世祖召公卿列侯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王獨曰、妖巫相脅勢無久立、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圍急、無從走耳、宜小挺緩、令得亡、亡誅亡、一亭長制之矣。世祖曰、善、即敕官鈌圍、而盜平。既即位。上光武皇帝尊號曰世祖。詔曰。先皇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皇。協和萬邦。格于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

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
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
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弛刑及郡國徒。赦前犯
而後捕繫者皆免。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氷
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以左右
小子。高密侯禹元公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受
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
軍。三公皆封爵有差。秋燒當羌寇隴西。赦隴西囚徒。勿
收今年租調。復天水所發卒三千人更調。冬。遣中郎將
竇固監軍捕虜將軍馬武率師討燒當羌。詔曰。方春戒

節入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無告有司明奏其罪。幷正舉者。又郡縣徵發。輕爲姦利。先急下貧。其務均平。無令枉刻。永平元年春正月。幸公卿以下朝原陵。如元會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歲爲常夏五月。太傅禹薨。葬鄧元侯。禹文明篤淳內行飭備事母孝天下既定避遠名勢一依於禮讓有子十三人令各專一藝毋怠教修整閨門教養子孫其可爲世法資用國邑不殖產利帝以元功師傅每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寢疾數臨問薨親弔送焉史贊曰變通之世君臣相撣尚矣鄧公嬴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斯謂得所從哉方其據上將之策入關使關以西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道亦弘矣及威損栒邑兵散宜陽榮悴交而下無二色上無猜情終爲元功冠之上君臣俱全其美矣

東海王彊薨。葬東海恭王。司空魴持節護喪事。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旂。二年

春正月。宗祀世祖皇帝於明堂。始服袞冕玉佩絇屨。畢登靈臺望

雲物。詔曰。朕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禮備洽

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班時令。勑群后。群僚藩輔

宗室列郡上計。百蠻貢職。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

正。恢弘大道。被之罔極。而俛子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

赦天下。百僚尹師。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

兆人。三月。視辟雍。行大射禮。冬。視辟雍。行養老禮。見學教處。

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

當聖業。間暮春吉[illegible]。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

事三老。兄事五更。易陳負乘。詩刺彼其。朕固薄德。忝念慙疚。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冬。幸長安。祠高廟。上陵。遣使者中牢祠相國何、傅陸侯光、式其墓。幸河東。還宮。賜所過吏二千石至掾史有金斤、始迎氣五郊。三年春。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督勸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慎刑罰。明察單

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太尉憙司徒訢。兗郭冊爲司徒。虞延爲太尉。立馬貴人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賜天下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三級。男子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封諸子爲王。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大旱。敕大匠止北宮作。減省諸宮不急謝公卿。白僚雨。八月晦日蝕。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與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冬十月。烝先武廟。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詔中興功臣圖形南宮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之美。鄧禹吳漢

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祜、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
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
萬修、邳彤、劉植、臧宮、劉隆，後益以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並圖形示褒。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與焉。　奉皇
太后如章陵。還宮。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四年春，詔曰：朕親耕籍
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澳沐，煩勞群司，積精
禱求。比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俸，有司勉遵時
政，務平刑罰。冬，司徒冊、司空魴免。范遷為司徒，伏恭為
司空。五年，驃騎將軍東平王蒼避位出就藩。冬，帝幸鄴。
常山。復元氏租六歲。常山三老以帝生元氏，願優復，比豐沛濟陽。帝曰：豐沛濟陽受命所
繇生，加恩報固宜。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
朕甚愧之。重違此縣之拳拳，其復縣田租更賦六歲。
安豐侯竇融卒。時竇氏一公、兩侯、三尚主、四二千石，而融老，子孫多縱誕不法，從兄子林以罪

誅、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
去其婦而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爲
郎吏者官、將家屬歸故郡、聽融上衞尉印綬、留京師、融
尋卒、年七十八、謚戴侯、是歲、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
單于擊卻之、六年。得寶鼎。以禴祭日。陳廟備器。賜公卿二千
石帛。王雒山寶鼎出、有司請賀、帝曰、今政化多僻、鼎何
以來、易鼎象三公、豈三公奉職得理耶、先帝詔太
常書、禁人上書言聖、聞者章奏多浮辭、自今
有過稱虛譽、尚書抑不省、示毋爲諂子所嗤、七年春正
月。皇太后陰氏崩。葬光烈皇后。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
虞延爲司徒。趙熹行太尉事。秋、郡國十四大水。冬、幸辟雍養老。
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免笞、詣度遼將軍
營、屯朔方五原諸邊縣、聽妻子自隨、便著籍、父母同產
欲代者恣聽之、從者賜弓弩衣糧、罪死者
募下蠶室、後聞一行此令、是月晦日食既、詔曰、朕以無
德奉大業。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蝕之既。春秋圖[illegible]共

吸尤大辟司修勉職事。極言無諱。又詔以所上封班百官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求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九年。春詔前減罪徒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賜父若妻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無父若妻男獨有母賜母錢六萬。夏詔郡國以公田賜貧民詔司隸較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史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一人及政尤不理者與計偕以聞。大有年。是歲匈奴遣子入學。十年。春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夏詔曰昔歲五穀登今茲蠶麥善其赦天下方盛夏長養其蕩滌宿惡報農功百姓勉務耕稼備災害吏敬厥職。毋愆惰。享

南陽祠章陵日北至祠舊宅（畢召較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一年（無事）十二年夏修汴渠隄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懼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器貴致哀禮存寧儉今送終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靡積世之業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絶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之秋司空恭罷牟融爲司空十三年春二月親耕籍（禮畢賜觀者食）夏幸滎陽行汴河渠（見漕河志）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還宮冬十月晦日蝕詔曰災異屢見咎

在朕躬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徙丹陽自殺（具封建刑訟異數中）十四年春司徒延自殺（先是有以英謀告延者延以英藩輔至親不信及覺詔切讓自殺）邢穆為司徒十五年春帝東巡耕下邳至魯祠東海恭王陵詣孔子宅祀孔子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夏還宮封子六人為王（是歲遣都尉竇固耿秉將兵屯涼州）十六年（夏固伐北匈奴取伊吾盧地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司徒穆獄死王敏為司徒秋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有上書告延與姬兄弟壻招姦猾作圖讖祠祭詛祝者穆連坐死所連及徙者甚衆是月晦日蝕北匈奴大入雲中）十七年春謁原陵（甘露降甘陵芝草生殿前五色神雀集京師白狼等國入

貢、公卿百官詣朝堂上壽。帝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
人慕化、實繇有德。朕德薄何以饗此。唯高祖光武聖德
弘被、太常其擇吉、策告宗廟。司徒敏卒。鮑昱爲司徒。十
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八年夏。有星孛于太微。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
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寃獄。錄輕繫。二千石
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長吏各
絜齋禱請。冀蒙嘉澍。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
詔無起寢廟。藏主光烈聖后更衣別室。陵制令流水而已。無起墳埽
地杅水脯糒而祭。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給灑
埽。勿開修。敢有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論。葬顯節陵。有司
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濯、食無兼
珍、澤臻四表、威靈遂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爲憂、不以天

下爲樂，脩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功烈光於四海，仁風暢於千載，而深執謙讓，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宜上尊號，曰顯宗，其四時神祫於光武之堂，間進文德廟舞。

帝孝友性生，事世祖及光烈皇后，烝烝篤誠，崩追慕無已，常謁原陵，夕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寤悲不自勝，既明，率百官及故客上陵，是日甘露降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乎從席前視太后故鏡奩中物，感動悲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東海王病，遣使者挾太醫乘傳視疾，中人候安否，絡繹不絕，薨，悲慟不自勝。東平王來朝，優遇隆特，臨送還宮，悽然懷思，手詔諭諄至焉。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愛之，故獨留京師，及就國，賜虎賁官騎，每行幸，徵諸王

各從其近地宴會封王諸皇子。按地圖分上僅半諸王
國。皇后請曰。諸子裁食數縣。無巳儉乎。帝曰。我子豈可
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禮待陰郭。必鈞沛王舅
郭況與帝舅陰識就並特進恩寵並渥。況卒親臨贈賻
甚厚。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明慎爵賞。審理刑獄。館陶
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
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太息曰。民廢農桑。遠來
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日晏坐
朝。幽枉畢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尚書閻章精力

曉舊典久次當遷帝以章王二妹爲貴人近戚屬竟不用也海內安平人無徭役吏多得人歲比豐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戶口滋殖焉

論曰余讀明皇帝行宗祀養老禮儀情文備極蓋千載一見也見禮儀志庶幾哉成周穆穆皇皇之風至考槿郎楚獄對又何迫也不謂克己難哉夫禮始於直內嚴於郊祀燕饗施於不敢遺小國之臣師道之教誨傳詔之德義要於調性復情性情調而體禮立矣

孝章皇帝紀

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鞠於明德皇

后為太子后撫育劬瘁太子亦淳孝天至少寬容好儒
術既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
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
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
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
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召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
是月晦日蝕避正殿寢兵不聽政五日詔有司各上封

帝以馬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始進用之、京師及三州大旱。牛疫。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藁。以見穀賑給貧民。是歲西域攻沒都護。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與匈奴圍戊校尉耿恭詔酒泉太守彭將兵救之事具戎狄志。建初元年春詔曰州郡方春東作。恐人受稍廩往來煩劇。或妨農耕。其令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土者。郡縣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顧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書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又詔曰。比年牛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民以流亡。方春東作。二千石宜及時務勉農桑。弘致勞來。

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民事獄四罪非殊死須秋按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山陽東平地震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栗栗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

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能任典專城者補長相。秋。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貧人。八月、有星孛于天市、二年春。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三公並宜明糾非法。朕在弱冠。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夏。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歸本郡縣。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冬有星孛于紫宮、三

是歲燒當羌反。

年春宗祀明堂將軍馬防較尉耿恭擊羌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官防旣徵還遂留恭擊餘寇所降羌凡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謁者承防指奏恭不憂軍坐徵立皇后竇氏賜三老孝弟力田及男子爵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罷治滹沱石臼河初顯宗時議者請從都慮至羊腸倉治河以便漕役死者不可較至是謁者鄧訓言渠終難成詔罷役冬召馬防為車騎將軍四年春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封舅馬廖防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葬明德皇后冬詔曰蓋聞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

聖久遠學不厭博故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記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減省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於戲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稱制臨決焉

五年春二月朔日蝕　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天降大異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

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朕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又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爲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忉忉痛心疾首前王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輙有開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慄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寃獄錄輕繫禱嶽瀆名山川能致雲雨者冀蒙不崇朝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威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自殺者一歲中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其議糾舉夏詔曰朕思進直士側席異

開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欲置左右資顧問建武詔書有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今外官多曠並補任需後效焉太傅憙卒（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冬始行月令迎氣樂六年夏太尉昱卒（六月晦日蝕）秋鄧彪爲太尉七年夏五月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具后妃內紀諸王傳）秋八月禘詔曰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矣今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迺來從往庶或饗之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其加賜有差行幸偃師涉卷津至于河內詔

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爲煩擾動務宜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復元氏租賦三歲還宮錄囚徒詔天下繫囚減死詣邊郡戍妻子自隨占著父母同產欲從者恣聽有不到者以乏軍興論犯殊死以下一切募下蠶室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四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自是歲閒行冬幸長安祠高廟上陵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駕所至輒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封蕭相國末孫熊嗣酇侯從鴻臚彪議具處傳是歲京師及郡國螟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薨葬東平憲王賜鸞輅龍旂冬詔曰五經剖判去

聖彌遠。章句遺辭。乖離難正。恐先師微言。將以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歲京師及郡國蝗

元和元年。九年春。詔曰。入政以食爲本。古者急耕節用。厚儲蓄以備凶災。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繇吏勸課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也。其令郡國募民。欲徙宅界就肥饒者。恣聽在所。給公田爲顧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歲。後欲還本鄉者。勿禁。夏議貢舉法。見任官考秋。詔禁治獄律外酷考慘苦者。見刑法志八月。太尉鄧彪罷。鄭弘爲太尉。詔曰。朕導化不德。吏政失和。元

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各免減如章。南巡狩。詔道所經郡縣無得設儲偫。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刺起居者。二千石坐。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進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詔廬江太守祠南嶽。詔長沙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舂陵節侯、鬱林府君。至宛。賜有行義者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穀各千斛。還宮。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妖惡禁錮者皆蠲除。明棄咎之路二

年春詔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

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務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用四分曆詔山川鬼神應典禮未咸秩者議增修以祈豐年東巡狩鳳凰集肥城耕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宮屋翱翔升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內外羣臣赦復博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藁至魯祠東海恭王陵祠孔子於闕里作六代樂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至東平祠憲王陵還宮假

于祖禰告祠高廟。客星入紫宮。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及從行官吏卒錢帛各有差。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秋。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月令冬至。有順陽助生之文。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朕訪咨儒雅。稽之典籍。其定律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囚。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三年春。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北巡狩耕于懷。告郡國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駕言出游欲親知易劇前祠園陵遂望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恒山遂祖北土歷魏郡升践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不克堂搆朕甚愍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賦與貧民給糧種務盡地力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一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幸中山遺詔

北嶽視長城還幸元氏祠先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祠顯宗于始生堂皆作樂復元氏七年傜役幸趙祠旁山於靈壽還宮夏太尉弘卒以宋繇爲太尉司空倫罷以袁安爲司空詔侍中曹褒定漢禮具禮儀志章和元年二十二年夏司徒虞免以袁安爲司徒任隗爲司空秋詔以嘉瑞改元時朝廷動色相慶太尉掾何敞獨憂之謂太尉繇司徒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得無非其實者繇安不敢答八月晦日蝕詔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賜高年帛布以爲醴酪赦罪囚贓贖勿笞詰金城戊南巡狩幸沛幸彭城汝陰冬還宮二年春正月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制葬敬

陵。廟號肅宗。帝天性仁孝。事明德太后。先意承志。語具內紀。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入朝。贊拜勿名。以東平王親覽禮待隆至。諸王入朝。帝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具以充。見封建志。體貌大臣。誠咨善道。虛懷容納。常詔百官議朝堂。公卿見各異。至變色相詆訾。司隸較尉劾不敬。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蓋聞事以義從。策繇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之福也。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手詔報言。丙寅所上章。親自覽讀。反復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

隱是復慮爲非今改年之後年饑人流又冬春旱甚所
被尤廣雖内自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
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
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尚書僕射朱暉
上密事詔報曰生補公家之闕累清白之素義甚美今
俗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退無郤思之念朕甚
患之惟今所言適我願也尋駁均輸議忤旨見讓暉自
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黄髮無愆詔書過
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署議諸尚書其劾暉以法
留中不下詔直事郎問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帝爲

太子時受書於汝南張酺。酺守東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備弟子之儀。受尚書一篇。乃聽政焉。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終其身。平徭薄賦。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蕃輔克諧。群后德讓。在位十三年。群國所上符瑞合圖書文者數百千所焉。

孝和皇帝紀

孝和皇帝諱肇。梁貴人子也。竇皇后無子養爲子而譖殺梁貴人見后妃內紀中

肅宗崩。即位。年十歲矣尊皇后曰皇太后。竇太后臨朝。以前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遣諸王就國。

夏。以遺詔罷鹽鐵禁。旱。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聽
以車騎將軍擊北匈奴。永元元年。夏。竇憲為大將軍。以擊北匈
奴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還、是歲會稽山崩、和國九大水、三年春。二月朔日蝕、封皇弟
四人為王。封齊武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海王。秋。憲
出屯涼州。是歲、憲取伊吾地、北匈奴單于款塞求朝、憲遣使郎迎、遣兵襲擊破之、三年春
正月。帝冠。冬。如長安。祠高廟上陵、祀蕭曹二相國、紹曹相國後、賜所過吏民如舊章、還
宮。是歲、憲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單于走、先獲其母閼氏、四年春。司徒安卒。丁鴻為
司徒。夏。憲還京師。六月朔日蝕、郡國十三地震、旱、蝗、憲收印綬自殺。以
宦者鄭衆為大長秋。秋。太尉繇策免自殺。司空隗卒。尹
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宗正劉方為司空。詔郡國今年秋

稼爲旱蝗傷什四以上勿收民田租五年春詔省內外廐及涼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假貧民恣采捕無收稅詔曰去年秋麥入少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群國上貧者籍以衣履釜鬵爲資不著籍而豪右得饒詔書實覈長吏不躬親吏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朕甚苦之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太傅龐卒隴西地震夏郡國三雨雹鮮卑徙據北匈奴地詔曰選舉賢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繇鄉曲先帝敕在所令試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

刺史訖無糾察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是以庶官非人民被其殃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舉實流冗民開倉賑廩冬太尉睦卒張酺爲太尉六年春司徒鴻卒劉方爲司徒張奮爲司空遣謁者分行廩貸三河兗冀青州民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廩有販賣者毋收稅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詔曰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而未獲忠言嘉謨所爲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其令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詔嚴

究拔幽隱請公車朕將親聽焉秋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雨中都官徒除半刑其謫徒未竟五月以下皆免七年夏四月朔日蝕延公卿大夫御史謁者議郎郎官會廷中各上封事詔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秋易陽地裂京師震八年春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賜三老孝弟力田及男子爵級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秋詔曰蝗虫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者專歸過於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將何以匡朕不逮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以思惟致災興蝗之咎南宫宣室殿災九年春隴西地震旱蝗夏詔勿收被傷郡國

民租更𠛬蘘弛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民勿收假稅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葬章德皇后追尊皇妣貴人梁氏爲皇太后追謚恭懷改葬西陵司徒方策免自殺呂蓋爲司徒司空奮罷韓稜爲司空稜頴川舞陽人先是竇憲賊殺都鄉侯暢稜白發其事帝西祠園陵憲從武威來會長安尚書議憲至當拜伏稱萬歲稜正色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制無人臣稱萬歲之文議者慚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爲城旦出守南陽摘發姦盜郡中震慄故召

十年春詔刺史二千石疏隄防溝渠以順助地理勿因緣妄發煩擾民京師大水秋司空稜卒巢堪爲司空冬五州雨水

十一年春遣使循行稟貸被災害貧不能自存者秋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

頃貴戚近親百僚師尹日怠放有司不舉商賈小民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申明勅禁勿因科令加虐羸弱焉十二年春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冬無宿雪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瞻卬昊天何辜今人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以求虛名假勢行邪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上下同心庶幾有瘳其賜爵級廩貧窮如章夏秭歸山崩舞陽大水賜被災貧者穀人三斛秋七月朔日蝕太尉酺免以張禹為太尉十三年春帝幸東觀閱書林篇籍博選術藝之士充學官秋詔曰荊州比歲不登今

菑淫雨為害餘雖頗登多不均洽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民入今年田租芻稾之半其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勿收責冬詔曰幽并凉州戶日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仕進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為司徒是歲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巫蠻反寇南郡十四年春臨辟雍饗射赦天下夏皇后陰氏廢冬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詔兗豫荊三州淫雨水傷農被災什四以上皆減田半租司空堪罷以徐防為司空是歲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十五年春

詔流民欲還本土。無糧食者過所實廩疾病致醫藥不欲還勿強。夏四月晦日蝕南陽大風四州雨水。冬帝如章陵祠舊宅還宮

十六年春貸貧民種糧。詔兗豫徐冀四州雨傷稼遣三府掾屬行視民貧無以耕者予顧犁牛直。秋詔曰秋稼方穗而雲雨不霑豈吏慘刻不宜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與一切囚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司徒恭免以張酺爲司徒八月辛以徐防爲司徒陳寵爲司空。酺事見經學冬十一月幸緱氏登百岯山而還元興元年十七年春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十五人補謁[illegible]夏改元詔宗室以罪絕者復屬籍

冬十二月帝崩年二十七太子隆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延平元年春葬慎陵上廟號穆宗秋八月少帝崩葬康陵是為殤帝初章帝時侍中竇憲以皇后兄暴起司空倫疏諫曰憲以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誠有顯過哉然諸出入其門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少安讓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家此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者至云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猶解醒以酒亦太溺矣臣愚願陛下嚴敕憲等謹社門自守無妄交通久之憲益橫以賤直請沁水公主園奪之主畏不敢言帝素知主園美過其地問之憲陰喝左右

不得對帝囘顧見之質問具得實乃大怒切責之皇后爲毀服深謝帝寛仁召憲讓曰深思前過方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乎久念令人心悸貴主園尚見奪況細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然事竟得解太尉弘數奏憲及黨與罪狀見憔讓病篤上疏曰憲姦惡貫天地海内疑惑謂何術以罔主上近王氏之禍炳然可鑒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奈何信讒佞之臣不計國安危存亡之所伏乎臣命在晷刻死不忘愚願誅元凶以厭人望帝省章太息亟遣醫就視至則薨矣然終隂憲不逐也及和帝卽位太后臨朝都鄉侯暢

來入臨太后數召見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中而委禍暢弟剛遣御史詣齊即治尚書稜以爲賊起京師而傳考州郡捨近問遠徒爲姦人所笑得自寬太尉掾何敞說太尉繇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願親至發所以糾其變故事公府不與盜賊敞獨身請奏案之於是窮竟具得實太后怒閉憲內宮憲皇恐自求擊匈奴以贖罪乃以爲車騎將軍伐匈奴司徒安與九卿詣朝堂上書言匈奴不犯邊而無故勞師糜國徼功萬里之外非社稷計不聽太尉繇懼不敢復署議諸卿亦稍自引止惟安與司空隗守前議不變免冠朝堂

固爭太后終不聽衆危懼安正色自若是時憲弟篤景各擅威福恣不法以太后詔召郎第相屬安劾景非時發邊兵驚惑人吏二千石不待符輙發當伏顯誅司隸較尉河南尹附貴戚不舉無盡節之義當案免並寢不報而三府舉奏郡國二千石竇氏賓客黜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時掾敞巳遷侍御史矣疏諫曰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辱臣子所宜捐軀而效死者高祖高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誠重之也今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盛春東

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
繕修館第彌街絶里臣竊以爲衆軍在道朝廷焦勞百
姓愁苦篤景近親貴臣當體國自克爲百僚先而遽起
大第崇飾奢汰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止專
憂北邊書奏不省會尚書僕射郅壽上書陳憲驕恣以
誠又朝會正色詆譏以誹謗下吏當致辟敞疏曰壽機
密近臣以匡救爲職若緘默不言罪也今違衆正議以
安宗廟豈曰其私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
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得減死徙合浦未
行自殺會憲伐北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紀功還進大將

軍位三公上。於是耿夔任尚等以武力爲爪牙。鄧疊郭璜等以姻婭爲腹心。班固傅毅等以文章典幕府。權震天下。性復果急。睚眦之讎必復。而篤景等並橫。盡署其親黨賔客於名都大郡。賦歛小民。爲賂遺。司徒安大憂之。與公卿大會語國事。流涕不自禁。憲有建置數持國大體。祖宗舊制。相違覆。憲大悖。至引光武誅韓歆戴涉事迫脅之。安終守不移。廬江周榮辟公府。諸舉奏多所具草。竇氏客撼之曰。子爲袁公腹心。橫挑貴戚。竇氏刺客悍士滿城中。必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以國家事爲讐所害。誠所甘心。歸敕妻子。卒遇禍。無

殘。欽冀以區區厲身覺悟朝廷。無何安薨。尚書敞上封事諫曰。臣聞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以爲害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勤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卒然中改。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衆議洶洶。咸謂叔段復生於世。而公卿不肯極言者。以憲至誠匪懈。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誠蹈罪戾。亦不失平勃誅諸呂之效。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兩全。絕其縣縣。塞于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

其福祐。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也。憲怒。出爲濟南王傅。巳。司徒鴻以日食上疏言。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象也。故日食爲陰凌陽。臣乘君之象。月滿不虧。下驕盈象也。昔周衰。皇甫家伯之屬。專權在外。黨類强盛。侵奪乘勢。則日月薄蝕。故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夫威柄不可以下放。利器不可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繇此。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

待報雖奉璽符受臺檄不敢輒去乆者至數十日必得謁乃遣背王室向私門此上威損而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蒲先節過望不虧陛下未深覺悟故日爲之食誠宜畏懼以防其䟽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臣愚以爲宜敕政責躬杜漸防萌諸左官外附之臣依權門傾仄求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主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横宜因天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帝感動䟽留中不下丙辰郡國十三地震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軍會憲

壻郭舉。得幸太后。謀廢立。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繇親接。以鉤盾令鄭衆謹敕有心幾。不事竇憲。與定議行誅清河王慶以長別居丙舍。會勸講白虎殿得入省宿。帝使求外戚傳。慶從千乘王所密求得夜納之。庚申。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宿衛閉城門。收瓌舉等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遣就國。憲及諸弟皆自殺。太尉繇以阿黨策免。亦自殺。執金吾酺張 上疏曰。臣愚不及國大體。竊以爲竇氏伏辜。而罪狀未著。非所以昭示將來也。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方憲等寵貴時。群臣阿附如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比鄧夫人

於文母今嚴威既行。又皆以爲當然。不考欺衷。伏見東陽侯瓌。志存忠管。前與臣言。常有鞠躬盡節之心。簡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不完。免宜加裁宥。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已焉。時帝年甫十四。成竇氏之誅。天下厭服。而奉事太后。終始無問。念清河王以儲貳廢。遇之尤恩。時被病。必朝夕問訊。垂意甚備。有司以日觸。白遣諸王之國。帝手詔答曰。甲子之異。責繇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嘗南巡狩。欲渡漢。太傅禹張疏人

勞。請止蹕。帝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画與太尉酺請老。帝遣中黃門問勞。賜膳珍。酺遂稱篤。酺子蕃。時以郎侍講。帝勅之曰。今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日夜望公與國同心。思惟得失。而託病自潔。當誰與吾同憂責乎。非所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僶俛勿露所敕。酺皇恐詣闕謝。故事南海獻龍眼荔技。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民役輸苦。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繇是逐省焉。自中興至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齊民歲增。壤土世闢焉。

論曰。明帝早慧。又仁心好學。頗稱察察。而章帝承之以寬惻隱元元。於弘民不巳優乎。又垂意禮樂。敬順時令。庶幾哉。兼有其質文。穆宗以坤入誅大憝。而禮賢䘏民。德意爛然。於是西京高惠。至于文景。東都建武。迄于元興。並稱治朝矣。

酉史上編卷之十六終

函史上編卷之十七

明盱郡鄧元錫著

安順沖質帝紀

孝安帝諱祜清河王慶子也殤帝立清河王出就國天子沖幼皇太后沈沈懷社稷之慮留王子祜與嫡母耿姬處清河邸中殤帝崩與車騎將軍騭兄太后定策禁中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王子祜齋殿中太后御崇德殿百官吉服陪位拜爲長安侯已下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子瞻仰日月冀獲成就豈意卒然夭年不遂悲痛斷心深惟平原王勝被痼疾念宗廟

之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祜。忠孝翼翼。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保後。莫宜於祜。禮。昆弟之子猶子也。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巳郎位。謁高廟。謁光武廟。太后臨朝。是歲。六州大水雨雹。詔以宿麥未下。賑貧窮。隕石于陳留。十二月。清河王慶薨。司空勤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騭行護喪。永初元年春。司徒魴卒。三月朔。日蝕。夏。魯恭爲司徒。綱目後此三公以權奪登拜免不悉書。周章爲司空。爵皇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冬。司空章爲逆自殺。時中人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與政。章數以爲言。以太后不聽。衆望。欲密謀誅騭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平原王勝。以爲功。事覺自殺。是歲郡國

十八地震、四十一　二年。夏旱、京師郡國四十大水大風
大水、二十八風雹　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是歲
郡國十　京師大饑、司徒恭罷。秋、海賊
二地震、三年。春、正月、帝冠。民相食、　寇濱海
九郡、烏桓鮮卑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有星孛于天　四
苑、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大水、并涼饑、人相食、
年。郡國九地震、六州蝗三郡　五年。春正月朔日蝕地震
大水、冬、太后母新野君卒　羌寇河内、秋、漢陽盜
陷上邽、是歲、九州　六年。十州蝗、豫章　七年。夏四月晦日
蝗、郡國六大水、　員谿原山崩、　蝕秋、京師大
風郡國十　元初元年。八年春、日南地圻、三月朔日蝕、夏
入地震、　京師及郡國五旱、秋、河東地陷、冬
十月朔日蝕是歲、　二年。春、零昌羌　夏立貴人閻氏爲皇
郡國十五地震　寇益州、
后。河南及郡國十九旱、秋九　三年。春、郡國十地震、三月
月晦日蝕郡國十地震、　朔日蝕、夏、宗師旱郡
國九　四年。春二月朔日　夏司空敞自殺、袁敞廉勁不阿
地震　蝕武庫災、　失鄧氏意、尚書
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坐自　五年。春、京師
殺、三郡雨雹是歲郡國十旱水十三地震　及郡國

五旱秋八月朔日蝕冬鄧遵募羌殺狼莫封武陽侯徵
任尚棄市自羌叛十餘年軍旅費用百億計并涼虛耗
狼莫死諸羌瓦解遵以太后從弟故得封京師及
尚與遵爭功徵棄市是歲郡國十四地震六年郡國四
十二地震或坼水涌出沛渤海大風雨永寧元年帝十
雹冬十二月朔日蝕旣郡國八地震四年
北匈奴車師反沒氐夏立子保爲皇太子七月朔日蝕
皆煎燒當羌入寇京師及郡國
三十三大水郡[illegible]十五
國二十地震年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
封鄧騭爲上蔡侯參和熹皇后追尊考清河孝王曰孝
德皇母曰孝德后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尊嫡母耿
姬爲甘陵大貴人詔舉有道特進鄧騭及度遼將軍鄧
遵並以讒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以耿寶監羽林
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列侯幸衛尉

石府。賜飲十日、雨水、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地震、遣光祿大夫案行給賜、免田租甚者勿收口賦、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延光元年、十六年夏京師及郡國二十一雨雹、大者如斗、秋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已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敕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民者勿取浮華。是歲郡國十三地震、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二年。夏四月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秋、丹陽山崩、京師郡國三地震、三年春帝東巡柴告岱宗、祀二祖六宗、汶上明堂、勞賜郡縣、復所過租、祀孔子闕里、幸東平、至于河內。還、策收太尉震印綬、自殺以馮石為太尉。夏、閬中山崩、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為濟

陰王。是月晦日蝕。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十六大水雨雹。四年春三月。朔日蝕。帝幸宛不豫。還崩于葉。還宮發喪。年三十二。葬恭陵。自和帝崩。鄧太后臨朝。日蝕地震水旱風雹之災。歲有饑流載路。太后聞。每徹旦不寐。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非陵廟未毋導擇。朝夕一肉飯。躬自損以救黎元。歲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稟之以在所郡國。公田池苑可墾闢者。假與民。除逋租過更口算芻秣。數年之後。天下復平。歲還於豐穰。司徒恭。太尉防。司空郃等相繼登用。兄騭以元舅車騎將軍輔政。後位大將軍。克崇謙讓。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

寵陳禪等置之幕府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所連逮及馬竇家屬被禁錮者。

詔公卿內外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明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詔三府申舊令禁奢侈作淫巧殫財厚葬者。

詔郡國守相舉經明任博士居鄉廉清孝順才任理人者詔謁者行視收葬客死京師無主後若有後貧無以葬者申敕郡縣中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毋糠粃長吏必躬親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行視郡國大水賜壓溺死年七歲以上者錢七千其敗壞廬舍亡失產業者粟人三斛被淹蕩者田免賦租下詔言間者水

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多張墾田增戶口爲功掩匿盜賊不爲召負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後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租賦違者重其糾罰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詗至濁亂爲民患者咎在執法懈怠不輙行其罰故也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而宗門廣大姻戚賓客多干禁憲其明加簡敕勿容護當大旱親錄囚徒洛陽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矣以簟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欲有訴太后察視覺之呼還問具得枉狀即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故不

出房闥而天下復安蓋臨朝者十有六年帝即位十有五年生二十有七年矣始天子以少慧故得立及長多失德稍不可太后意見匡拂而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王留京師又久不歸政以內不能平太后崩乳母王聖等及宮人欲傾太后以爲功比而譖鄧氏誣告悝弘閶從尚書訪所取廢立故事謀立平原王帝發怒徙騭封羅侯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貶平原王翼爲平都鄉侯騭及諸弟皆自殺大臣百官莫敢頌言鄧氏冤者大司農寵朱痛騭無罪肉袒輿櫬上書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

國遂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慶而橫
爲中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遂令隲等罹此
酷濫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
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廷尉忠劾寵免官衆庶多
爲隲稱枉者帝意稍釋乃還葬隲等諸從昆弟皆得歸
京師當是時帝嫡母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祖母宋
貴人兄弟及宦者江京李閏封列侯皇后兄閻顯弟景
耀典禁兵與中常侍樊豐等並用事封乳母王聖爲野
王君聖緑恩放恣聖女子伯榮得出入宮掖通貨賂爲
姦司徒震疏諫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

方今允德未事變倖充庭阿母聖出自賤微得奉聖躬
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報勞苦過適而無厭之
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
人近驕遠怨實爲難養惟陛下絶婉孌之私令居外舍
斷伯榮母令往來留神萬機愼拜封爵令野無鶴鳴之
歎朝無小明之悔天下幸甚帝以章示聖及内倖皆忿
恚而伯榮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通瓌妻之遂得襲
護爵震復疏爭曰高祖約非功臣不得封經制父死子
繼兄亡弟及所以防篡冒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
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兄威今乃見在臣聞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褒無他功能但以婴阿母女得驟位侍中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尚書酺翟酺、廣漢雒人疏諫曰陛下應天履祚當建太平之功而外戚內寵應時滋章臣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乃盜弄神器幾傾社稷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無道殃必疾今外戚近幸漢元以來未有倫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重尋覆車之迹推折可必而朝臣莫肯正議翕翕呰呰轉相援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

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
器不可示人此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
百金於露臺餙帷帳於書囊或譏其儉者帝曰朕爲天
下守財耳自初政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貲歛
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
當復重賦百姓怨叛危亂之所倚也昔成王初政周公
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故
一旦復辟而天下曠然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
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來災譴頻
數地坼山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應轉危爲安輕慢天

威則其害彌大願陛下親自勞恤致研精之思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奏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存亡國之所以失觀興王之所以得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出爲酒泉太守時遣宦者將伯榮詣并陵舊宅所過脩道繕亭王侯二千石而下至望塵拜車下僕射陳忠曰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傳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今陛下柰何令女使干錯橫行至此極乎不省於是諸孽倖益横放無忌二府並阿意取容太尉震獨公方守正絶請謁爲耿閻中常侍所忌惡詔爲阿母脩第震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湯荐遭水

旱人無菜色。以蓄積多而財不虖濫也今災害發起彌

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鈔掠。三邊震擾

乏興不給大司農帑藏告匱非社稷安寧之時而詔書

爲阿母起第津城門內合兩爲一。連里竟街盛夏土王。

而攻山採石窮極伎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素無丞廡枝葉

之連依倚近倖。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

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指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

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

原天下讙譁咸曰貨財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

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惟陛下度之尋因地震復疏言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官近臣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念邊境未平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幸臣驕溢踰法造作無已惟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言逾切帝內不平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震復疏救曰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

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帝竟殺騰已帝東巡豐等矯詔書調大司農錢調大匠材木起園池冢舍太尉欲白發其事須帝還上之豐等懼以星變譖震故鄧氏家吏有懟上心宜黜之以厭塞大異帝還宮夜遣使者策收震印綬勒歸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諸子門人曰死者人之常吾年七十餘蒙恩備宰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乎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遂飲藥卒弘農守移良承豐等意留震喪暴之道側謫諸子代郵行書道路隕涕焉震弘農人見經學當是時三府官重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

灾眚輒切咎策免僕射忠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冢宰王者所重在輿爲下御坐爲起以其入參大政出董百官所爲殊異之也漢典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繇尚書而每有灾異輒切讓策免竊獨傷之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方進卒不蒙福故知是非之分上天譴告較然有歸也今尚書決事多違故典以誑欺爲尚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防威福移下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萬世之慮也時不能用太子保者李姬子也生而閻皇后妬姬見殺及爲皇太子

樊豐王聖江京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誣廢
立殺之太子聞而嘆京豐懼後禍與皇后讒太子帝召
公卿議廢置時太尉震既卒大臣選愞皆不能殃諫大
僕來歷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言年悼若耄即有辠不當
其身皇太子年未十五幼即有過宜貸且男吉縱有謀
太子何得知獨宜選忠良保傅翼輔以禮義廢置議重
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廢太子爲濟陰王居德陽殿西
歷要光祿勳祋諷宗正劉儒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
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等十餘人詣鴻都門
陳太子無罪不當廢帝使常侍宣責曰父子一體天性

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義妄為讙譁外見忠直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姑一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光頓首謝歷怫然曰屬通章時何言而今忍背之耶大臣乘朝車處國事顧得輾轉若此乎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歷等皆免官削國賦黜歷母武安公主令毋會朝請歷欽曾孫及帝崩于葉閻后以濟陰王在內恐為公卿所名立不發喪至京乃發喪與兄顯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而顯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欲自擅恩寶豐等分其權風有司奏貶寶亭侯勒自殺豐獄死

王聖從騶門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悲號不食中外爲悲哀冬十少帝崩顯江京及中常侍劉安陳達白太后復秘不發喪更徵諸國王子議所立嚴兵自衛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地震是夜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夜入省遇京安達斬之以李閏積爲省内所服挾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有一矣是爲孝順帝召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而閻氏伏誅顯時宿禁中憂迫不知所爲用小黄門樊登畫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得濟陰王者封萬戶詩佯許諾而以衆少辭顯使與登出外召吏士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收送廷尉獄郎夜死明日遣使者入

省得璽綬乃收顯及衆遷太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
擢晏誅之家屬徙比景
兵封程等列侯是為十九侯程為騎都尉葬少帝以諸王禮
攺葬故太尉震祀以中牢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
裨臣時政而青蠅點素同于止藩上天降威災眚屢作
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太守丞以中
牢具祠除二子為郎賜錢百萬禮葬於華陰潼亭先葬
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
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永建元年春帝朝太后於東宮有司言太后與上無母子
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司徒掾周舉謂司徒郤曰瞽瞍常
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卒感潁
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遠隔離宮
悲愁生疾一旦不諱將何辭以令天下乎宜密表請率
羣臣朝見以成
大德疏上從之太后崩葬安思皇后秋以來歷為車騎

將軍二年。吳春、夏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帝發哀詣瘞所禮殯葬恭陵北。秋七月朔日蝕、許敬爲司徒。聘處士樊英爲五官中郎將楊厚黃瓊爲議郎。三年。春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詔實覈傷害賜錢免租、四年春帝冠夏桂陽獻大珠還之秋龐參爲太尉五年。夏京師及郡國十二旱蝗六年秋起太學。從將作大匠翟酺請其學較志、陽嘉元年。七年、春立皇后梁氏。京師旱徧禱祠大夏揚州妖賊作亂夏詔禀冀部被災民、臨辟雍饗射赦。立孝廉限年試課法。用左雄議見任官考客星出天苑是歲起西苑修宮殿飾恭陵百丈廡災、秋太尉龐參免。二年無事三年冬司徒劉琦司空孔扶免。召直言士問得失尚書周舉等並對宜眞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帝問貪汙佞邪主名衆莫敢應舉從容言臣從下僚起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

直言強諫若忠貞也爲阿諛苟容若貪汙也司徒祝諷、
六年于茲矣未聞有忠言嘉謀卓然當天下心者愚心
在此於是謫扶　四年春初聽中官得以養子世爵。京師
以災異策免、　旱、
夏。梁商爲大將軍。秋閏八月朔日
食、冬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帝十一年　二年。
春、武陵蠻反、以李進爲大
守平之、夏四月京師地震、
冬。幸長安、祀高廟謁陵勞徵
賜所過吏民、
處士法真不至還宮。
京師地震、三年。春京師地震金城隴西
山崩、夏京師地震遣使
案行、賜壓死者錢除租、九真交阯象林蠻平、
蠻反歲餘不定帝召百官問方畧皆議遣
將發荊揚兗豫卒四萬赴之季固駁之日荊揚盜盤結
不敢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生他患兗豫之人
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郎
士至者必且疲病不復堪鬬師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
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食日廩五升用米
六十萬斛將吏驢馬之食不在是設軍得至不足禦敵
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肢也九真日南相去
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况若四州之卒以萬里赴

歡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遣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宜還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轉輸金帛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有能以反間得蠻酋者許封侯裂土賞之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於是以喬爲交趾刺史良爲九真太守喬至開示慰誘盜皆降散良設方畧招以威信嶺外復平

秋詔舉武猛任將帥者。時宦官競貴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淸儉退厚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日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冬十二月朔日蝕

四年。春京師地震秋太原旱

五年。春京師地震夏五月晦日蝕

六年。春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有星孛于營室

秋大將軍梁商薨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九月晦日蝕

漢安元年。帝十七年

秋遣八使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

實賢良忠勤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收舉二年冬涼州地震、建康元年十九年、夏立皇子炳爲太子秋八月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三十、帝初起廢黜以十九侯擁立在位遂倚信諸宦官司隸虞詡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罪三府郎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灋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百姓怨窮更相委遠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不勝憤遂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

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坐論輸左校。二日中傳考四獄，浮陽侯程入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復自爲之，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囚，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占爲宮中有姦，宜急收防送獄，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令下，收之。且曰：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理出詡，拜議郎，數日遷僕射。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封皇后弟冀爲襄邑侯。尚書雄左諫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王聖爲野王君，造讒賊，成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

宛為海內所讙快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而與聖
同號瞿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俸厥無為吏民
所怪累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平議可否於
是皇后父商讓還冀封會京師地震雄復疏言先帝封
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師地復震災尤甚
封爵至重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而南鄭李
固舉敦樸士直言對策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
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衰則震崩為災斯皆關之
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因造妖孽至令聖躬親其狼狽今陛下拔自困始天下

嗚呼幾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竊傷之夫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矣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宋阿母前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勞苦若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歷世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安者豈天性固當禍哉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朝權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顛仆而後已也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禍曾不旋踵今梁氏戚爲椒房子弟羣從榮顯兼至永平建初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謁者侍中皆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

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內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易於爲欺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設爲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勳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憲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歲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幽王變祖宗法度故下民病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

天喉舌尚書亦陛下之喉舌也斟酌元氣運乎四時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
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同其禍敗
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
清者流必絜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內
而應於外也繇此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哉間隙一
開則邪人動心利端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
化理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綱紀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
之有政教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雖遭霖潦不能爲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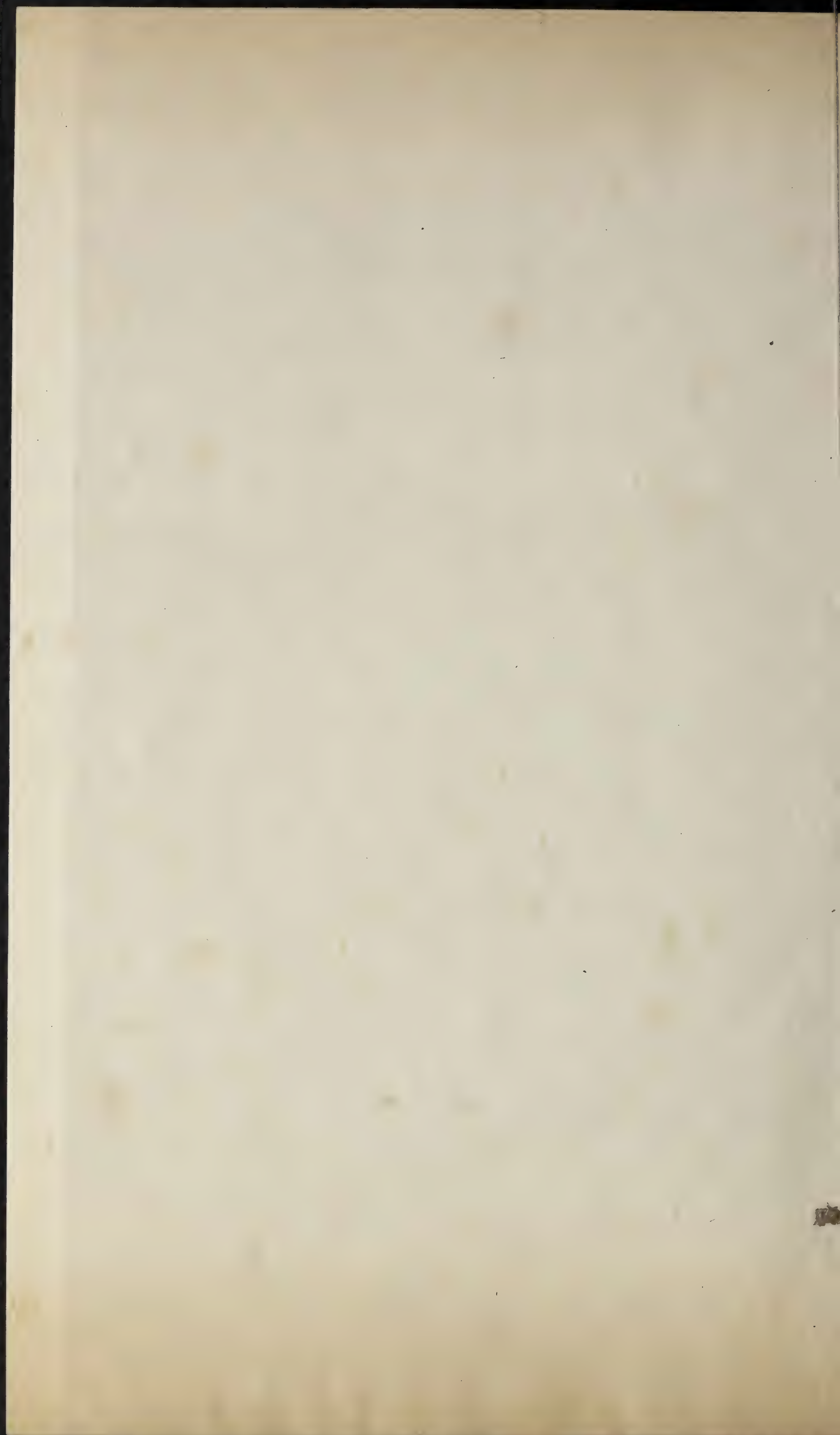
政教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譬之人身本朝心腹也州郡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爲之不舉今誠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其心腹則寇賊水旱何患焉令隄防漸孔穴矣心腹之疾非復四支矣則是豈可晏然不爲動心乎謂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探討象變以求天意有中理者即時施行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日盡所知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雅靖者給事殿中則外議厭塞晏平可致也帝覽對以爲第一拜議郎出阿母還舍尋以飛章誣下獄大將軍商爲力請乃得解固司徒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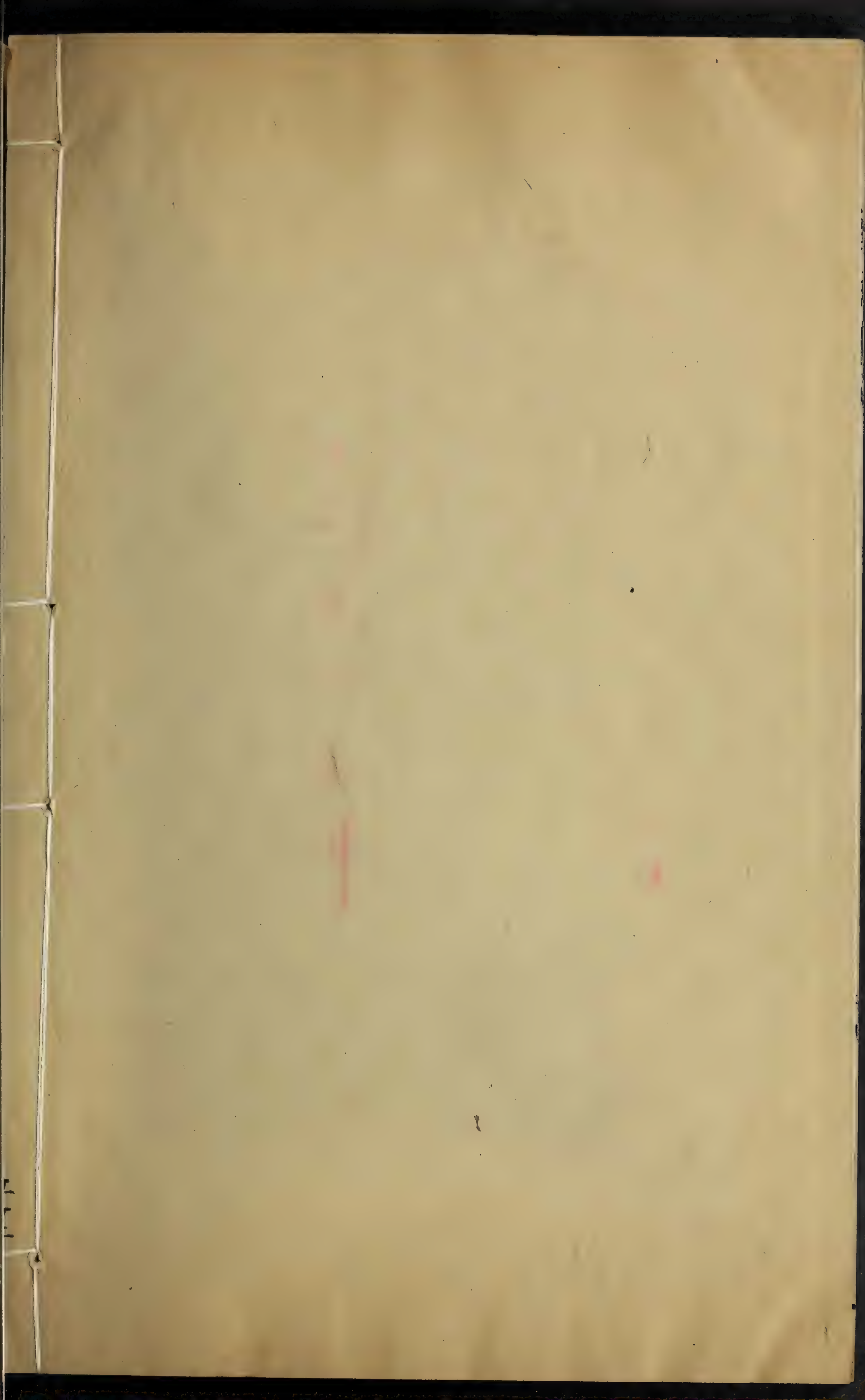
子也少好學壯奇表不遠千里步行從師學士歸鄉閭之日是復爲李公矣太尉龔爲宦官詆誣責首賓固言於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爲讒佞所構會聞者嘆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瀍纖微感槩輒分引決有如王公卒然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失大臣救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商立爲帝言事得釋中常侍張逵等害商寵譖商與宦者曹騰孟賁謀爲逆帝曰必無是但汝輩妒之耳逵出矯詔收騰賁繫獄帝聞震怒命窮治逵等伏誅辭多連染商疏請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而刑不濫大獄一興無辜連及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導

迎和氣平政成化也乞詑竟以全大恩蓋是時天子昏
德閹侍交亂賴大將軍守正以后父得納忠猶時有匡
救云太子炳郎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李
固爲太尉録尚書事秋九月葬憲陵（廟號敬宗地震）冬十月盜
發憲陵（是歲九江盜馬勉僣號揚徐亂）永嘉元年春正月少帝崩太后
以冀徐揚盜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固
曰不可帝雖少然天下君也今其崩亡人神傾動豈有
臣子相爲蔽匿乎昔始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忍不
發卒成扶蘇之禍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爲
欺蔽以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之大忌也時清河王

蒜渤海王子纉皆章帝曾孫爾徵之至蒜敬重有威動
止有常公卿歸心焉纉甫八歲太尉謂冀曰立帝必長
有德任親政事者乃宜稱非幼弱可任頴將軍以周霍
立文宜爲法以鄧閻利幼弱爲戒冀不從與太后定策
禁中迎纉立之罷蒜歸國葬冲帝懷陵當是時太后頗
委任宰輔固與光祿勳喬杜同心輔政天下咸望治平
爲冀所媢忌帝初以年幼爲冀所利以得立而性特蚤
慧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大恚之令左右於
煮餅中進毒帝若煩甚促召太尉固固入前問時帝尚
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悶得水尚可活冀在側曰恐

吐不可飲水竟不與水飲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用事者皆冀黨莫能明也葬質帝靜陵





函史上編卷之十八

明盱𥅞鄧元錫篹

桓靈獻帝紀

孝桓帝諱志肅宗曾孫蠡吾侯翼子也旣冀侯太后以女弟妻之質帝崩議立嗣太尉固司徒廣胡司空戒趙與大將軍冀書言先世於興廢之際未嘗不廣詢博議定所宜立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者也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惟將軍熟慮冀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夫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喬等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冀未有

定也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騰之乃夜詣冀說曰將軍屢世有椒房之親秉萬機者久賓客縱橫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君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蠡吾侯仁順幸有親冀內欲立侯未有緣聞騰言大動明日大會以立蠡吾侯諭百官色厲氣盛胡廣趙戒而下皆重息對惟大將軍令固喬獨守前議不變冀厲聲罷會與太后先策免固而立蠡吾侯時年十五矣大將軍梁朱穆奏記勸戒冀曰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於易爲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戰陰將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

氣此互相明天道善屬陽惡屬陰若脩正守道摧折惡類則福從之不然禍也穆諸事不逮所好唯學受傳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夫人君不可不學皇帝仲年宜爲選置師傅得小心敦篤之士將軍與之入參勸講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明年黃龍見沛國冀以其言驗舉侍御史而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字公叔尚書暉子五歲以孝稱及長躭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失亡衣冠失以爲專愚穆愈精篤建和元年春論定策功益封萬三千戶其子弟及宦者廣等封列侯太尉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濫也苟

遂斯道登直傷政終且借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立皇后梁氏冀欲以厚禮迎喬守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贓罪不用日忤冀自李固之廢中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不回撓朝野倚重冀恨惡之以災異策免會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忿梁氏放横清河王失職謀共立清河王事覺蒜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冀因誣先太尉固太尉喬與交通逮下獄固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理固任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訴太后理出之京師市里咸呼萬歲冀大驚畏終爲巳害更奏固喬三公不能乃心

王朝顧與清河王爲遼事在不赦宜覆按遂皆死獄中
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帝室從
此殆矣公等受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私哉固
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廣戒省書流涕悲慙而已時詔
暴二太尉尸通衢敢臨者族固弟子汝南郭亮年甫成
童左持章奏右挾鈇鑕乞收葬不許乃往臨哭陳辭
與南陽董班守固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
爲大臣不能安上全身若屬何等腐生乃公犯詔書身
試王法乎亮曰亮戴乾履坤含陰陽以生義之所動豈
知生命何至相懼爲乎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
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妄言也
太后聞而不誅會喬故掾楊匡聞喬死號泣星行至洛
着故赤幘託爲門亭長吏守衛尸驅護蚊蠅積十二日
乃要鈇鑕詣闕上書請收骸太后許焉祠固知不免遣
子于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
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時人莫測也有頃難

作州罷收基茲獄殺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而陰相往來酒家異燮非常人以女妻之燮專精經學積十餘年冀誅有詔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燮乃還鄉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每四節設上賓之位祀焉燮廉方自守所交棄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情無適莫潁川甄邵諂附冀燮爲河南尹使卒投邵溝中捶之發其罪邵廢錮終身焉

時梁氏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七侯卿相尹較至五十七人冀擅國威福自尋宮衛近侍列樹所親而妻壽封襄城君滋驕爲淫縱百官遷召皆先詣其門謝然後詣尚書受符宛令吳樹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爲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當國

大任宜崇賢善爲國役乃侍坐而來。未聞稱一長者。願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忠比至官部逐誅鋤冀客豪猾者數十人冀大怒還謁詆之出。立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以法族其家崔琦作外戚傳以風冀見之怒琦曰昔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設書過之史顯名于今今將軍不結約忠賢以救踈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延熹元年帝在位之十二年也冀秉政幾二十年矣夏五月。晦日食太史令陳授以爲咎繇梁氏收考死獄中度遼將軍陳龜徵入爲尚書疏冀罪不省不食卒於是天子

積不能平未發也。二年皇后梁氏崩。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名為己女。忌宣。暮夜遣客欲賊宣以滅口。宣走宮訴。帝發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為誰。衡對單超左悺具瑗。於是呼超悺入室議。超許諾。齧臂血為盟。出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操兵守省閣。斂符節送省中。冀以耳目異疑之。使中黃門張揮入宿衛防變。瑗收揮斬之。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人。與司隸彪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諸梁氏孫氏無少長皆棄市。太尉廣司徒

徒司空朗皆坐阿附免籍冀財入縣官斥賣凡三十餘
萬萬克王府用追廢梁后爲貴人立鄧貴人爲皇后是
歲減天下租稅之半葢東漢世有外戚之禍公府權輕
不能有禁禦而天子無親臣獨於宦寺親自穆宗誅竇
氏以鄭衆衆以得封順帝誅閻氏以十九侯十九侯並
封至是以單超等五人成梁氏之誅而五人列侯封於
是宦寺之形成而公府外戚拱手讓權矣帝新誅梁氏
太尉瓊以師傅恩又故不阿冀登公府封祁鄉侯瓊辟
汝南范滂奏州郡貪汚至死徙者數十人引用賢俊襃
表遺逸海内肅清想望治平而桓實昏德封皇后兄子

康秉皆列侯常侍侯覽以上縑五千匹亦侯巳又封小
黃門八人爲鄉侯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憤發露章言
昔高帝白馬之約非軍功不侯梁氏恃恩擅勢虐流天
下陛下以罪行誅宦者將命正獨家臣內叛召家奴搤
殺之耳而猥封萬戶高祖有知得無見非西北列將有
血戰功者聞之得無解體乎夫帝者諦也今官位錯淆
小人並進貨賂上流政化下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大怒
逮詔獄遣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忠獲罪
上書願與雲同戮帝愈怒大鴻臚蕃太常秉洛陽市長
沐茂郎中上官資並疏爲雲請皆坐免霸亦言雲狂戇

不足誅帝曰帝欲不諦此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雲
衆竟死獄中太尉瓊稱疾上疏切諫不省光祿勲陳蕃
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君人者容悅
是爲臣備九列而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列侯上象四
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軍功不
侯今近習左右以無功授邑而不料其任至乃一門之
內侯者數人故象緯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
康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民饑殍而采女數千食肉
衣綺歲費不可貲計鄙諺曰盜不過五女之門以女能
貧家也後宮之女獨不能貧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悲

憂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缺然今天下獄訟怨起爵以賄成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當夫人君有事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違此則遊畋肆縱虞周戒之今天下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國已虛矣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陛下宜焦心毀顏坐以待旦而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前秋多雨民始種麥而失勸種之時俾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䘏民之意帝頗采其言出宮女五百餘人及單超以列侯

爲車騎將軍其死也賜東園秘器玉具以殮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謡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任人及兄弟姻戚放濁滿天下民不堪命盜賊並起國用不足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爵太尉秉舉舊典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帝幸南陽左右通姦利多特敕除拜秉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曰郎署入奉宿衛出牧百里今道路拜除恩嘉豎隸爵以貨成化絲賂敗是以巷議刺刺白駒遲逝穆穆清朝遠近何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從欲之路帝爲之止除拜中常侍侯覽弟參

爲益州刺史爲暴殘贓累億計秉奏劾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給使省闥司守昏晨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禍熾覽知釁重必且有自疑之心宜聽歸本郡以清政本書奏尚書召秉掾詰之曰制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未之前聞公具對秉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詰責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臣備台司不敢愛死帝不得已免覽官。秉太尉震子也在職盡忠多見省納性不飲酒早喪夫人不復娶所居以淳白稱嘗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當是時海內清名公忠之士咸以褒善癉惡公正憤

發爲大方慮不顧其難下者忿戾太學諸游士以學相
謌頗危言激論臧否相嘉遺帝爲蠡吾侯時受學於甘
陵周福及即位擢福尚書而同郡房植有清名郡人爲
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
相譏揣而尤隙成繇是甘陵有南北部而黨人之議始
此矣汝南太守宗資辟范滂南陽太守成瑨辟岑晊爲
功曹皆委以腹心滂尤勁正疾惡甥李頌素無行內侍
唐衡以屬資滂不召資搋書佐必辟之書佐仰曰范滂
清裁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也資不能強二郡爲之語
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

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
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爲之語曰天下
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
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
履到門時宦戚橫放貨賄上流刑辟虐用爲海內所憤
惋涿郡崔寔著政論至以爲孝宣信賞必罰見效優於
孝文今馭失轡馬失銜四牡橫奔方當拑勒鞬輈以救
之豈顧粱肉哉意主於刑糾發司隸縯劾侯悺及兄太
僕稱逆惡侯瑗及兄恭贓罪悺稱自殺瑗貶都鄉侯黃
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司隸膺威嚴逃匿

讓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傳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積一旬矣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於是曰何所爲傾害者宛富賈張汎恃與援爲暴岑晊勸守瑨收捕遇赦竟誅之小黃門晉陽趙津橫太原太守瓚亦於赦後論殺　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防東殘暴舉奏破其冢宅。

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罪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案棄市並上書訴冤超浮坐髡鉗輸作瑨瓆當格赦令棄市太尉蕃與司空茂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也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此危亡之端也小家畜產百萬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自愛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小黃門津大猾氾等肆行貪虐平原守瓆南陽守瑨糾而戮之雖云赦後不當追論原其

誠心在乎去惡是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為之震怒刑譴之已甚況乃重譴令伏
闕邪乎謂宜引納公卿簡練清正斥黜佞衺塞近習豫
政以回天意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會河內
妖人張成善風角通宦官帝亦頗從占候角推占當赦
教子殺人河南尹膺督促收捕案之成亦赦後於是成
弟子牢脩上書言赦者天子所以布大德於天下枯蘇
解難者也而膺等公於赦後論殺無忌方命為虐行其
私威且膺等養太學游士結列𧼈生徒更驅駈為部黨
誹訕朝政疑亂風俗不可長帝乃震怒趣論殺瑨瓆下

罷國逮捕諸黨人告天下使同忿疾下三府太尉蕃郤
之曰今所按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當十
世宥也豈有罪名未章空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
怒遂下膺等黃門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
之倫二百餘人懸金購募使者四出時岑晊張儉皆亡
命所止宿咸捕論前太丘長陳寔慨然曰吾不就獄衆
無所恃乃往請囚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與黨獄
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大學生張鳳
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詔不問太尉蕃
上書言膺滂等正身無玷矢心社稷橫加考案杜天下

口與秦抗焚何異昔禹巡蒼梧見市殺人下車哭之故
興也勃焉今天之於漢悵悵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
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帝諱惡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
策免朝臣震栗莫敢頌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
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皇后父槐里侯武及尚書霍諝
等使訟之於是武稱病上侯印綬爲疏理帝意稍解使
中常侍王甫就獄訊甫訊曰君爲人臣不思忠國而共
造部黨相推舉多諸媒孽欲以何爲時黨人皆三木囊
頭暴階下莫敢對范滂仰天太息越次進對曰昔仲尼
有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臣等欲使善善同其

清惡惡同其汚謂王政頗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時滂言端氣聳又辭直甫愍然改容乃得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以天時宜赦遂肆赦改元而黨人二百餘人皆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詔舉鉤黨時郡國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人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旨誣陷良善淫刑以逞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怒收僚佐送獄舉奏弼會禁解得免者甚衆是歲

帝崩在位二十一年年三十六無皇子皇后父槐里侯武以河間屬

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其國王子侯孰賢儵以解瀆亭侯宏對武白皇后定策遣使往迎宏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聽政起太傅蕃司徒廣録尚書事初太后之立也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蕃蕃與大將軍武同心輔政徵用鉤黨諸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與參政事時諸尚書以國遭大喪繼嗣未立多托病不朝蕃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國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蓼莪之苦而偃息在牀乎諸尚書皆惶怖起視事建寧元年春解瀆亭侯宏至年十二方即位是爲靈帝録定策功封武聞喜侯蕃高陽侯蕃讓不受時天

下延領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於太后前爲熒惑。中常侍曹節王甫。搆與交通太后信之數詔有封拜蕃私謂武曰節甫濁亂海內今不誅後且難圖武許諾蕃大喜與尚書令尹勳共定計會日蝕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國除害可因今日蝕誅廢宦官以塞天變於是中常侍管霸蘇康等坐罪收獄久矣蕃顯疏言人臣言不直行不正則欺天而負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二者鈞禍然臣寧得罪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

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羣臣滿朝如河中木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行天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其時天地清明人鬼同歡柰何數月復縱左右令踧踖方始平大姦元惡不急誅必且成亂亂難量也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曰黄門宦官漢故事有之獨當誅其有罪亦何可盡廢意不納秋八月太白出西方犯房左驂逆行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劉瑜與蕃武書勸令速斷武乃奏免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收素狡猾無狀者鄭颯送北寺獄令冰及尹勳雜

考辭連甫節勳冰請收節等奏上會武出宿歸府五官
史朱瑀盜發奏見之大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
曹何事而盡見㓕因走帝所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
后廢帝爲大逆郎夜召素所親長樂從官十七人歃血
盟誅武等曹節因請帝御前殿悉閉諸禁門作詔板拜
甫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鄭颯還宮共
刼太后奪璽符令中謁者收捕武等武聞馳入步兵營
召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共誅宦官宦官亦
詐言武反將千餘人討武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
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欲衛國黃

門反逆今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讓蕃曰公爲梁棟枉
撓阿黨復焉求賊遂執蕃送獄殺之時將軍張奐自北
州徵還節甫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詔使率五營士討
武武兵散自殺收捕其宗族賓客盡殺之遷太后雲臺
二年夏青蛇見御坐天大雷雨雹以風奐悔爲節等所
賣成陳竇之誅大痛憤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
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
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武太
傅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以譏釁被戮海內冤憤
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

告之來皆爲此也宜急收葬還家屬錮除從坐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感其言而制於宦官不得從郎中謝弼上封事曰臣聞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蟲甲兵之象又熒惑守亢徘徊不去法有近臣蒙亂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幽隔空宮如有一旦蒙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見天下乎昔周襄王不能事母戎狄交畔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天下誦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陛下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

太后爲母哉惟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
母之念台宰重器國命所繫故太傅蕃勤身王室夙夜
匪懈見陷群邪一旦誅滅既百身莫贖矣宜還其家屬
解除禁錮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
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
李膺並居三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出爲
廣郡丞弼東郡人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守東郡誣以罪獄死初平中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收斬紹
初李膺等之廢錮也天下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
潁川荀爽貽膺書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
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虹

蜺揚輝明而未融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
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
其飛沉與時抑揚而俗尚臧否更相褒表以竇武劉淑
陳蕃爲三君君者宗也言一世所宗也以膺及荀昱杜
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㝢爲八俊俊言人之英也郭
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言能
以德行引人者也其稱八及言能導人追宗稱八厨言
能以財救人也及陳竇用事膺等並振爲宦官疾惡益
深至是侯覽使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相署
號爲部黨圖危社稷乞下州郡考治帝時年十四問節

等黨人何用爲惡而欲盡誅之耶對曰相與謀不軌帝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帝大驚可其奏於是膺滂等並見逮或謂膺曰盍去諸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汝南督郵吳導名捕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驚解印綬出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跪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母曰汝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

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再拜受教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於是坐死者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咸指目爲黨有怨隙者轉相傾陷睚眦之忿輙入黨中有未嘗交關罹其禍毒者死徙禁廢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褒弟融年十六見其色窘留舍之事泄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

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詔縣不能決以上讞詔竟坐褒及黨禁解而還初夏馥聞禍作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惟黨人不赦熹平元年五年夏六月皇太后竇氏崩宦者以衣車載置城南舍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乃發喪及葬節等欲別葬毋配祔詔公卿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勅中常侍趙忠監議廷臣瞻望莫敢言廷尉陳球首奮言皇太后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祔無可議者忠嗤笑曰此國大議廷尉言若是宜郎操筆球即奮筆言皇太后有聰明母儀之德

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別葬。失天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得體至尊。忠目攝之。球曰。陳竇旣冤。皇太后幽遠。球夙痛心。今以言獲罪。亦不恨。太尉咸力爲言。於是公卿皆從議。節甫猶爭之。咸復疏曰。昔章德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儀天下。援立聖明。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如制。於是議乃定。光和元年。帝在位之十一年也。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六月。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庭中。秋。有青

虹見御坐詔引公卿道術之士入金商門問消復之術

光祿大夫賜仰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

息以爲不能竭忠盡情極言事要而督意少子乞還女

壻負恩厚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業無以報猥

當大問感而後巳乃書對曰臣聞之經曰國或得神以

昌亦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覽其德邪辟昏亂則覜

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

人所謂螮蝀也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

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道路是以災異屢見

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

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詞賦以篆蟲小技見寵拔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餘俱以便辟佞倖之心各受豐爵厚祿而令縉紳之徒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

鴻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
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賜秉子也時議郎蔡邕
對亦深切語具災異志中。時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
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
諸工為尺牘鳥篆者皆加引召至數十人侍中樂松賈
護多引無行趣勢者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為置鴻都門學敕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
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耻伍焉既而詔為松
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曰松等斗筲小人僥眉承睫
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
自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以銷大謗帝不省中平元
年十七年春黃巾賊起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
咒符水已病轉相誑誘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諸州莫
不畢應云以善道化民而徒黨實繁太尉賜憂之上言

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後誅其渠
可不勞而定司徒掾劉陶申賜議帝殊不爲意角遂置
三十六方方立渠師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欲並起
爲亂事覺下冀州捕逐角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
爲識所在燔刧官寺旬月之間天下響應時帝童昏至
言張常侍我父趙常侍我母而趙忠張讓等貴寵震天
下第宅擬宮室帝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
處使方士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
是不敢復升臺榭及黃巾賊起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
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助軍

常侍呂彊曰黨錮積久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等合爲變滋大帝懼從之於是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郎將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比有功天子頗中悔詰責諸閹侍曰汝曹常言黨人爲不軌皆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已共恨常侍彊實導帝疏其屬諸怨殺之先是常侍呂彊封都鄉侯固讓不受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故高祖約非軍功不侯誠重之也曹節王甫張讓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佞邪以徼上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而陛下惑於瑣才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施及家人重金兼紫今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繇此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陳愚者願陛下損改前謬從此一止也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昔楚女悲愁

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寧無幽怨宜可簡出今穀非不賤而戶有饑色繇賦發繁數天下雖復盡力耕桑而猶不能供也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征稅猶望寬恩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故國起辭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蕃國然處九天之高安所復戀且河間疏遠辭瀆邈絶而勞民殫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幸之家及中官侯者造起館舍凡千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倣傚莫肯矯拂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通今之謂也陛下前召議郎蔡邕對策金商門令中常侍以詔書喻旨敦勉盡言邕不敢懷道迷邪切言極對譏刺貴臣譏呵宦豎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爲羣邪咀嚼造作飛條陛下還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庭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

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誣脅，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除用，歸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從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好爲私蓄，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曰導行錢，作列肆後宮，使綵女販賣，帝親著商賈服，從宴飲爲樂。彊復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之間哉？今尚方斂諸郡之寶，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錢，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邪詖，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但受以奏御。三府有選，參之公論，咨其行狀，度其器能，試之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尚書舉劾，下廷尉案罪，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者，蓋官人若斯之難也。今選舉專之尚書，或任私敕，三公既免選舉之負，尚書又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以譖下中黃門獄，彊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彊，河南成皋人。

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者，其原皆繇十常侍宗親

賓客典據州郡侵漁百姓百姓冤抑無所訴也宜斬十常侍頭懸南郊謝百姓可不勞師而定帝以鈞章示諸閹曰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何謂盡誅乎收掠死獄中已又殺諫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而斂天下田畝十錢脩宮室三公往往因常侍阿母入錢西園乃得命而天下大亂帝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年三十四葬文陵初桓帝嘗從容問侍中爰延曰我何如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知之對曰尚書令陳蕃用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謀政則亂是以知之帝曰昔朱雲廷爭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失靈帝問侍中奇曰朕何如

桓帝奇對曰陛下比德先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久之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歿後必復致大烏矣奇震孫及黃巾亂帝以較尉勳自西方來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勳曰倖臣子弟擾之甚故反耳時宦者上軍較尉蹇碩侍帝目之碩恐不知所對帝謂勳曰吾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錢爲賞賚與禽賊則何如勳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近陳兵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未嘗有是言勳退謂人曰上聰明但蔽於左右耳嗟夫雖甚昏德乃本心詎不明哉患未繇自知耶自知尤自克難爾皇子辯者何皇后

子也。靈帝數失皇子。養之道人史子眇家。號史侯。王美人生子協。帝母董太后自養之。號董侯。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寺人蹇碩。而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迎進。事泄。進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已奉皇子辯即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協陳留王。年九歲。而碩誅。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録尚書事。驃騎將軍董重。董太后弟也。與何進以權相害。而董太后欲預政。何太后禁切之。以故婦姑交怨。於是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本藩后。董太后故封、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於是

遷董太后河間而舉兵圍驃騎府收印綬免官重自殺董太后暴崩天下歸此不直何氏大將軍進欲盡誅宦官袁紹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坐言語漏泄而五營士素畏服中人竇用之自禍也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將吏皆英俊樂盡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宦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意難之而太后母舞陽君及進弟苗受宦官賂數爲言進浮慕大名而內不能斷事久不決於是紹爲畫多召四方猛將使

引兵向京師脅太后行誅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易稱
即鹿無虞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
國家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
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斷即天
人順之而反更徵外助爲乎大兵所聚彊者爲雄所謂
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
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
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
必宣露吾見其敗也董卓聞召即就道至澠池而進更
狐疑紹懼進計變促草露章馳奏太后恐乃悉罷中常

侍列侯使還里舍皆詣進叩頭謝請命進謂之曰天下洶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紹日進立決進不應張讓子婦太后女弟也讓叩頭求哀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望見太后顏色退就溝壑死不恨婦入見所請太后召復直於是讓及段珪等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入長樂宮斬之郎爲詔置所親爲司隸爲河南尹尚書疑有變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出曰何進謀反伏誅矣進部將吳匡素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聲言誅宦官讓等驚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

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下仰數之。段珪懼，釋太后，太后下投閣免。紹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者二千人。攻北宮。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走河上。及之，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珪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死，而宦者種類矣。

范曄論曰：昊天垂象，宦者四星在紫宮之側，故周禮置宦，閹寺備焉。禮仲冬令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而詩小雅亦有寺人巷伯之倫，此其來舊矣。後世才任稍過，而豎刁亂齊，伊戾禍宋，至秦亦以趙高亡天下。漢仍秦制，置侍中、中常侍官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秦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珰左貂給事殿省及帝高后女主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孝武愛李延年宣元之間弘恭石顯遂竄中書以佞險傾亂讒放廢師傅帝德損穢矣中興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定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已員日益增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七十人改金鐺右貂兼領卿署和帝幼沖竇憲擅偪而外臣莫綠親與鉤盾令鄭衆密定議誅憲爾宦豎封侯自此始及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不出房闥朝臣國議靡緣參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閹其理也及安帝稍失太后意而乳母王聖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譖間之太后崩而鄧氏亦徙以得封順帝復辟本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奪門奉迎而十九侯畢封梁冀與策立蠡吾侯自曹騰而冀惡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悉必達天子孤立惴惴因如廁呼小黃門史唐衡引單超左琯徐璜貝瑗等與成梁氏之誅當定計時帝齧超臂血出與瑗盟則斯豈可間哉故能回惑童昏迷瞀視聽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府署第館碁列於都鄙子弟支附參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露

穀之積盈牣於內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充備乎綺室皆剝割民黎競恣奢欲搆害名賢專樹黨類至乃希附權疆者腐身薰子以術達同弊相濟其徒有繫直臣抗議必被漏言之誅至戚發憤即蒙篡奪之戮雖袁紹行討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云何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操其養子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董卓者臨洮人也本邊將麤猛有權數以中郎將討黃巾無功抵罪後破之涼州因駐兵河東恣睢莫制得進召。令入誅宦官立就道既至見宦官誅鋤盡而王室單微有輕天下心於北芒見少帝。語不可了與陳留王語。語合意以爲陳留王賢又自以與董太后同姓而陳留爲太后所長養有親欲廢立以明威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兵大盛。諷朝廷策免司空弘而代之。乃召袁

紹私語曰天下之主必賢明乃稱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欲立之顏勝史侯否不然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年恩澤渥深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聞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殆其難也卓按劍叱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縣節上東門而去亡之冀州厥明卓大會百僚議廢立攘臂奮膺言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今欲依伊霍故事更立陳留王便國家則何如尚書盧植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伊霍有廢立之舉今上富於春秋失德未有

開柰何比之卓大怒罷議免植官遂脅太后策廢帝爲
弘農王立陳留王協是爲獻帝而卓又宣言太后蹙迫
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遷永安宮弑之永樂宮者董
太后所居宮也於是卓以太尉領前將軍已爲相國而
大權一歸卓矣卓旣秉政與三公詣闕追理故大將軍
武太尉蕃及諸黨人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表
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任吏部尚書周
毖侍中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擢拔幽滯冀厭
天下望而中實放横時購袁紹急毖瓊說之曰紹恐懼
出犇非有他志今購之急是趣之亂也夫袁氏樹恩四

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逞其志則山東未可知也不如拜一郡守赦之紹喜於免罪必無望矣卓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於是紹自號車騎將軍結關東州郡守相爲盟主討擅廢立者屯河内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屯酸棗術屯洛陽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而冀州牧韓馥在鄴調兵食袁驍騎校尉曹操行奮武將軍軍陳留卓既弒故少帝議大發兵討山東尚書鄭泰曰政在德不在衆也卓艴然曰如卿言兵爲無用耶泰曰非謂然也以爲山東不足煩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習軍

表本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於軍旅未之習也兒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豈能同心膽齊進退哉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惟并凉之人與羌胡義從耳而明公擁之譬猶驅虎狼以赴犬羊誰能禦之無爲徵兵徵兵獨虧損威重耳卓乃悅不召兵而山東從遂合泰河南開封人於是卓內怖接讖文議從都長安以避兵百官相視莫敢言司徒彪曰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百不一存世祖更都洛邑百姓安土久矣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且有鼎爛糜沸之憂石包室讖文

乃妖邪之書何足信也卓曰關中故肥饒秦嘗以并六國呑天下且隴右材木所自出也甚足易致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數千所宮室獨并功營之一朝可集豈足難哉乃百姓何足與議令有前郤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蹈滄海况遷都哉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願明公熟思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司空爽恐彪爭急且得禍從容曰相國何渠樂此頑山東兵起非一日可得解故當圖遷以定難此秦漢之勢也乃罷議而琬彪等以災異奏免彪太尉秉孫已卓怒伍瓊周毖爲赦紹本畫斬之於

是盡殺太傅袁隗太僕基滅其家救長安中富室悉以
過誅之沒其貲遂從都驅士民數百萬口使前行步騎
驅蹙饑餓顛蹈積尸盈路車騎將軍皇甫嵩威畧有大
功卓忌之以城門校尉徵欲因殺之長史張衍說嵩曰
漢室微弱卓不能盡忠匡國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
危禍小必困辱今何行如之今卓在洛陽天子西來將
軍誠發精騎三萬人迎至尊因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
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制其西此成擒也嵩曰未可
迄就徵嵩字義眞度遼將軍規兄子也少有文武志介
靈帝末以左中郎將與諫大夫朱儁討黃巾儁
敗績嵩保長社賊引大衆圍之軍吏皆恐嵩曰兵有奇
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可火攻而破也夕

太風乃敕銳士出突圍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因鼓而陷
其陳賊以大破封都鄉侯進討汝南陳國東郡黃巾皆
破乎而以功讓儁儁封西鄉侯及角弟梁戰廣宗梁衆
精勇乃閉營休士以覘變何賊懈夜勒兵雞鳴馳赴之
戰至晡斬梁蕩其軍角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不
數月而天下大定即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當是時
嵩威震天下漢陽閻忠干說嵩令徵冀方士用之誅宦
官且以不賞之功危之語甚辯嵩謝曰黃巾細孽敵非
秦項新結易散何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號與
委忠本朝守臣節以終乎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
名遂謝絕忠已以讒徵還收印綬梁州賊圍陳倉急復
召將兵董卓爲副欲速進救陳倉嵩曰不然陳倉雖小
城守固備梁寇雖強非九天之勢也我可不煩兵而勝
矣持不進已盜圍陳倉久不能拔引去嵩勒兵擊之卓
曰歸衆不可迫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
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旅非歸衆也盜無鬬志吾以整
擊亂何謂不可進擊大破之卓大慚自是與嵩隙至是
徵至下吏嵩子堅壽故在軍與卓善自長安走洛前見
卓卓方置酒高會堅壽直入以大義質讓卓因叩頭流
涕卓乃起牽與共坐立免嵩拜議郎及卓入長安百官

迎謁道次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之既抵嵩手
言曰義真怖未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
之有若恃威以逞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爲歛容後卓
誅拜太尉薨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五百餘
事皆毀草不宣又折節下士
門無留客堅壽爲侍中顯名初平元年春帝至長安卓
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司徒允允外彌縫卓內存下
室有大臣之處方徙都時盡斂蘭臺石室圖書秘要以
從比至分別條上之自天子及朝廷皆倚允卓亦雅信
焉二年卓悉燒洛陽宮室官府民廬舍欲令山東兵郎
至無所得又使呂布悉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珍寶
而西入長安爲恐暴滋甚司空爽與司徒允與司隸較尉
琬尚書鄭公業等密謀誅之爽病薨允表護羌較尉楊

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出武
關名討袁術實以扼制卓卓疑而留之允郎表瑞僕射
瓚尚書三年春恒雨士孫瑞說允曰自歲末以來太陽
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
侵期應促矣內先先發者勝幾不可後允然其言於是結
卓所親中郎將呂布爲內應卒誅卓夷三族卓以弟旻
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
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
以下詣府啓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
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恐於誅殺人
不聊生呂布便弓馬力膂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小
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見允言狀允因以密謀
告之使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卓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
方擲戟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諾四月大會未央殿

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令布等扞衛。王允使士孫瑞書詔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應聲曰：「有詔討賊臣。」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郎出懷中詔板，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者，皆爲羣下所殺。暴卓屍於市，卓素肥，守吏爲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金綺積如丘山。詔允録尚書，總朝政；布封溫侯。遣使者以誅卓諭關東州郡守，撫慰之。初，允所患者惟卓，卓故折節深謀，用討卓。卓既誅，意少泰，無慮顧，當朝會守正持重，每乏溫潤之色，誅戮果敢，無所顧惜。見蔡中郎傳。或勸允大赦卓部曲，安其心。允曰：「此輩無罪，何名而赦之？是使趣自疑，非安之也。」持不赦而議罷涼州軍。或說允以皇甫嵩著威名者久涼

州畏之令就領其衆衆自定允又不聽於是百姓訛言當悉誅凉州人凉州人轉相恐卓部將李傕樊稠郭汜等反攻長安城且陷布出走駐馬青瑣門招司徒允欲與俱允謝曰如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下庇生民允之願也設其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少獨恃我而臨難苟免吾不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尋與司隸琬並遇害天子感動百官喪氣焉始允頗自專討卓功士孫瑞亦讓功於允不受封故得免於難而傕汜稠自稱將軍筦朝政開府如三公傕汜故凉州卒性狼賊既得志則放掠多屠殺興平元年五年春帝冠二年

春傕忌樊稠勇得衆殺之諸將咸貳已又攻郭汜以車三乘迎帝幸其營已遷北塢焚宮殿官府居民略盡詔公卿和傕汜汜留公卿不遣用爲質相攻者連月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已二人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遷帝掠宮人御物取金帛遂燒宮殿復移乘輿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及牛骨賜左右傕從臭牛骨與之太尉彪質責汜曰卿二人共鬭一人刼天子一人刼公卿將欲何名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不奉國家我何以生爲汜乃止司空趙溫移傕書曰將軍稱名報仇然實屠王城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又爭睚眦之隙成千鈞之讎墜人於塗炭曾是不悟朝廷

下明詔和解。而方命不從。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
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
凶。竟不解。自爲大司馬。雖何衆解散。益衰。於是天子念
長安喪亂。思舊都。將軍張濟來自陝。和傕汜。迎天子發
長安。將軍楊定楊奉董承從。秋至華陰。華陰將段煨具
御服資儲。迎定奉承。攻煨。濟奉定皆涼州將相[illegible]與煨隙。誣煨反。楊彪趙溫劉艾皆
保煨不反。定奉等攻之。請帝爲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
攻之。而欲令朕爲詔耶。固弗聽。奉攻煨。煨給御膳。稟百
官。無二意。傕汜合軍名救煨。實劫帝西。張濟與奉承不相平。
與傕汜軍合戰弘農東澗。承奉敗績。天子露次曹陽。承
奉結河東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等來擊傕。破之。駕東發。

傕汜還戰于曹奉承等復敗帝幸陝夜御船過砥柱出孟津御牛車幸安邑河南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貢米餉河東太守王邑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時長安城空者四十餘日三年間關中無行人建安元年七年春正月郊祀上帝于安邑赦改元夏六月幸聞喜秋七月車駕至洛陽郊祀上帝。謁太廟。張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朝廷自有公卿。楊武人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出屯梁。韓暹董承留宿衛時百官披荊棘斑墻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以下採梠以爲食有饑死者先是黃巾發難羣盜蠭起太常劉焉議以爲四方寇盜繇刺史非人賦歛煩擾而然。郎得人。又權輕不能有禁御宜改建牧伯選清名大臣重其權鎮之。難宜可

卑於是選列卿尚書各以本秩出領爲州牧焉爲益州
虞爲幽州州牧任重自此始而關東諸州起討卓時憚
卓強大衆合而遲回不進紹自號車騎將軍逐冀州牧
韓馥領冀州表臧洪領青州劉焉殺漢中守斷斜谷閣
據益州焉子璋領州驍騎校尉曹操擊黑山賊濮陽破之黃
巾賊冦兖州殺刺史操入據兖州朝命劉表牧荆州陶
謙牧徐州袁術逐所置楊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楊州
陶謙困於操表平原令備領豫州謙卒州人迎備領徐
州陳留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擊走布領兖州於是
時州牧爭於戰攻鬬壞土以觀變無念亂者以故董卓

得自寬。卓誅而傕汜稠得稱亂。及天子東還洛。操欲朝帝所。迎帝東都許。衆以山東兵爭未可動。韓暹楊奉新扈駕。未可卒制也。荀彧進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御難于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增舊主之感。誠以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群雄。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無足慮者矣。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也。操曰善。於是

東詣洛朝天子詔以操領司隷校尉錄尚書操誅有罪明咸贈卹義彰勸表扈駕功封董承伏完與它將有功者十三人皆列侯慰其心時諸將扈遷者人異意操新入易危而多畏恐事久且變用董昭畫必遷許得自專於是白以爲洛陽殘破又王氣中歇不可都許完實可都遂迎駕東都許立郊社宗廟于許庚申至許巳巳幸操營九月策免太尉彪司空喜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於是百官總已以聽大臣不敢謀小臣不敢議操征伐四方一挾天子命從事矣自中平來天下亂離民失農業諸軍屯率乏糧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

餘黨解流離無敵自破者無筭。袁紹軍河南仰桑椹，袁術在淮南取給蒲蠃。操用羽林監棗祗畫置屯田，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田許下，教耕作。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各具置田官，所在倉庾皆滿。操征伐四方，不乏興，得遂兼幷矣。天子旣遷許，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總機務，用彧薦，以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三府九列宮省內外，徧置其私人。異巳者除去，附巳者拔擢。出軍行師，並以其儻從。外有諮詢，內無還顧憂。於是天子孤立，無舊臣親臣與慮顧謀議，獨拱熟視，而禪遜之形成矣。明年，韓暹、楊奉掠徐、楊，與郭汜

皆敗沒自波帥李樂病死又明年李傕誅夷三族衆自將擊呂布殺之而異時從卓亂關中者將畧盡當是時袁術稱帝壽春最逆最先敗死。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當德運之次議稱尊主簿閻象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何可冀乎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使弟承謝之術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則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藉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苟欲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已僭號於壽春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游術質其子而召之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逃去術殺之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羣下饑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單竭乃燒宮室奔其將陳簡不納而衆潰走袁譚操遣劉備邀之下邳還復走壽

春憤惋嘔血死袁紹有冀青幽幷最彊操與攻伐者數歲紹敗死紹子譚熈尚自相攻操擊斬譚熈尚俱走死操自領冀州紹壻幷州刺史高幹反操擊斬幹而天下略定獨劉表有荊州璋據益州討虜將軍權襲父兄業有吳會而左將軍備謀討操失軍亡荊州於是操還鄴作玄武池肄舟師以規江漢會表卒表子琮以荊州迎降於是孫劉交合戰操師赤壁破走之而鼎足之形成操亦獨平關中辟盜馬超韓遂等無能爲江漢難矣太尉彪者故太尉東孫也方正有志節嘗抗董卓議遷都使郭汜軍圍嘗讓汜幾得禍者也又天子世臣操忌策免之末

有以害也會袁術稱帝彪故與術連婚收下獄論死司隸較尉孔融不稅朝服而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具瞻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故爲楊公罪乎操曰此朝廷意融曰假令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士所以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爲能輔天子舉直錯枉也今橫殺不辜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拂衣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理出彪於是彪稱腳攣積十餘年不行乃得全時許令滿寵當按獄融與荀彧以彪老屬寵毋考掠寵無所報訊如濮數日乃求見操曰彪考掠無服辭彼其人有重名若罪狀不自白而加誅必大失民操乃免彪已擊張魯彪子脩從軍操殺之復爲書唁彪厚遺之彪復之曰愧無日磾先見

之明徒抱老牛舐犢之感、操得書惻然、及曹氏篡漢、不
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三公、值衰亂、不能効其
尺寸、若復臣魏、自處非據、於國不爲榮、於是至公卿朝
朔旦、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單布衣皮弁以見、又令行
施門馬優焉
年八十餘卒、孔融者、孔子二十世孫也。世爲儒宗、以北
海相失軍還、操表爲司隸校尉、遷太中大夫。禮重之、已
操雖許漸著。融氣嚴性正、不能堪、發偏辭跌宕示不屈。

操屠鄴、袁氏婦子多被侵略、而世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
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
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操討烏桓、又嘲之曰、
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
牛羊、可并案也、
多傷慢之辭、

又論建漸廣、白以爲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寰內。不以封諸侯、操忌憚之、然以其有重名。浮相
容。而潛使郗慮以微法奏免官、復爲書引融慮舊嫌、勸

令協歡。已令丞相軍諮祭酒路粹爲枉狀劾融逆不道并妻子殺之。狀言融在北海合徒衆規不軌爲九列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擁他語言成罪融被收女年七歲男九歲不動或問之應曰安有巢破而卵不毀者乎臨刑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若其無知又何惜焉遂頸受刃見者咸哀傷之京兆脂習與融善而每規其剛直及被害往撫尸哭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爲操怒收習赦得免侍中彧司徒爽世孫也本首爲操建迎天子畫爲尤功彧所薦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難復之平未有功如今日者也即有之未有以今日之功而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丞相宜順天人之望進爵王受九錫備物表殊勳彧爭以爲公本興義兵以匡主寧國秉忠貞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

聞不悅擊孫權表請彧勞軍因留持節參軍事而意恒
介介攻濡須彧病留壽春饋之食發視空器也飲酖卒
尚書崔琰本操西曹椽操進爵琰所薦郎楊訓表頌功
諛甚琰見之與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有變時
琰不平者白之操以法髡鉗琰譖者云琰對客虬鬚直
視如有瞋遂見殺蓋權猜至於此方帝在長安時有司
奏立長秋宮帝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乎
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京師饑人相食帝避正殿請兩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
米作糜食之而饑死者如故帝念賦卹非實取米豆各

五升於御前作糜驗之得詐狀杖主者後多所全濟試州郡文學多罷歸帝曰耆儒結髮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其以下第聽爲太子舍人蓋德意猶得施及遷許顧獨擁虛位壹不得有爲於國左右侍衛無慮皆曹氏人者侍中近臣不得有獻替議郎趙彥嘗爲帝指畫時事輒以他過誅帝抑壹不自聊一日操入見帝憤發流下曰君能相輔厚幸即不然願垂恩相捨操失色皇恐謝求退制三公將兵還入朝則虎賁執刀戟夾持之明威操討張繡還申舊制操心動汗下自是不復朝車騎將軍承后父輔國將軍完以扈東還功得並封。

而操中忌之已承得帝衣帶中密詔與偏將軍王服越
騎校尉种輯左將軍備謀討操事覺皆見殺獨左將軍
以將兵於外全已完得皇后書言操殘逼狀令密圖操
事覺而完已卒操遂弒皇后皇子滅伏氏京兆金禕充
州刺史尚子也尚拒袁術命亦忠拜爲郎禕自以世漢
臣發憤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兒日華太醫令吉平謀
討操不克俱見族蓋始遷許時天下忠智之士廣陵陳
登荊州韓嵩之倫見操迎天子傾仄搶攘之中而奉之
皆信以爲漢隆輔勸州將歸命後稍稍自引又其後在
外者各忠所事勸令關境守壤以待變在內者息心結

舌於大勢之既去無復能爲國家計臣復者矣終帝世天且致授不復以災異譴告人更毒荼不復有謳吟思漢如新莽時矣。操之攻袁紹也、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不應、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勸表宜從曹、表遣嵩詣許以觀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則使嵩可矣、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惟嘉重思、無爲負嵩、表強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守、及還、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負已、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囚之、本操以兗州牧入朝。爲大將軍武平侯。已爲相。已進魏公。加九錫。已進爵魏王。建安二十五年帝在位之三十二年春魏王操還自樊。至洛薨。子丕嗣王。冬稱帝。帝孫于山陽。爲山陽公不臣。

位諸侯王上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如漢儀都濁鹿城
四皇子王者降列侯明年蜀先主帝蜀吳侯權王吳而
天下三分魏青龍中帝乃殂諡孝獻帝以天子禮儀葬
禪陵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乃滅起世祖皇帝建武元年乙酉至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論曰盛哉大漢之德以寬簡弘恕統天下也大庇乎生
民西漢惇大東京明作西漢經學東京行誼斯爲美卽
典禮末也於弘人不可優乎得天統矣

函史上編卷十八

明盱罷鄧元錫纂

東漢后妃內紀

東漢之興。后妃之美。光于往載。世祖母南頓君夫人樊氏。自爲女子時。不正容服不出於房。舜善婉順。爲宗人女師。帝德從毓焉。光烈陰皇后。新野人。世祖聞其美。心悅納焉。世祖至長安。見執金吾騎從甚都。太息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擊王郎。至真定。納稾人郭昌女。寵焉。及即位。以后性寬仁。又先婚。欲立以爲后。后以郭皇后有子。辭不肯當。封貴人。而郭皇后得立。九年。貴人母鄧及弟訢沒於盜。世祖甚傷

之。詔大司空曰吾微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四伐而遂離。幸俱安全脫于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欲立爲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逢患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貴人父爲宣恩哀侯弟訢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

後十七年郭后以怨懟廢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鸇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

不見于今二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主者按舊典上尊號與常之事非國休福毋得上書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仁孝矜慈七歲失父雖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上每嘆息焉

壽張侯樊宏世祖舅南陽湖陽人謙柔畏慎戒子曰吾非不喜榮勢顧富貴盈滿天道忌之前世貴戚可鑑也獨保身全已樂已每朝會迎期先至俯伏待事事至乃起帝爲勑騶騎臨事乃告毋令先時上便宜得失手自書而削其草公朝訪試則默不敢對宗族化之未嘗犯法帝甚重之病困臨視留宿頓首陳無功享大國恐子孫不能保大恩願還壽張食小張亭帝悲傷其意而不忍從卒遺令言棺柩一藏不可使復見有如腐敗傷孝子之心與夫人同墳異藏帝稱善示百官且曰吾萬歲後欲以爲式也諡恭侯帝親送葬焉

陰鄉侯識光烈皇后前母兄也以軍功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多未有封也臣託屬掖庭而仍加爵邑不可以爲訓帝善之及顯宗爲皇太子守執金吾輔東宮帝行巡祀國

識帝守京師委以禁兵入見上竭所聞正議退未嘗與
賓客語也弟興從征伐持小蓋障風雨躬履泥塗率先
期門帝所至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禮賢好施而門
無遊俠與張汎杜禽友善以其華而少實但私以財貨
不爲進達之也第宅苟完僅蔽風雨帝嘗欲封之興固
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
天下觖望且蒙恩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帝嘉美不奪
其志久之欲以爲大司馬叩頭流涕言臣不敢惜身誠
懼虧損聖德帝乃許卒謚鮦侯子慶嗣悉以田宅推少
弟員丹○郭后父昌眞定稾人讓田宅財産數百萬與
異母弟爲郡功曹娶眞定恭王女號郭主好禮節儉其
後郭后廢而后弟況以恭愼見親封綿蠻侯從兄竟以
騎都尉從征有功封新郪侯竟弟匡發干侯恩施于瓜
葛況官大鴻臚帝幸其第燕會賜金帛充牣京師號況
家爲金穴子璜尚主郭主薨帝臨葬遣使者迎思侯昌
合馬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氏侯並位特進受賞賜必
均范史贊之曰郭后以怨恚成尤而恩加別館寵增黨
戚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也
不亦善乎而壽張子樊儵廉約有父風事後母孝母卒
號慟不食帝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食焉事侍中丁恭

受公羊嚴氏春秋、北海周澤、琅琊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各招賓客、爭致儵、而儵清靜自守、無所交、及沛王輔事覺、貴戚子弟多敝捕、獨儵不與也、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恐過盛生患、故不爲也、且爾但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竟及於楚禍、求平元年、以壽張益東平、徙封燕、嗣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從、而委責於人、吏因爲姦、又野王歲獻甘醪膏湯、擾吏民、欲上奏罷之、會病困、帝遣小黃門問欲言、具以聞、帝覽之、悲歎、勅二郡免獻、責如儵言、甍、贈功甚厚、謚哀侯、次子梵推財物二千萬、與孤兄子、爲郎二十年、三署服其重愼、

○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甫十歲、援卒于軍、兄夭、母藺夫人悲恚得心疾、健忘、后幹家難、御僮僕、聽內外咨稟、如成人、聞者嘆焉、年十三、選入太子宮、承光烈皇后、傍接同列、禮敬餙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有司

請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其人也。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以皇嗣未廣。薦達淑媛。汲汲若不及。進見者輒嘉慰納。若數所寵引。愈益隆遇。有關雎樛木之風。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御服儉質。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踈麤。以爲綺縠。就視之。大緣也。則共訝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幸苑囿離宮。后希從。常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曲。多見採納。朝廷政事。有公卿駁議難平者。帝以問后。后分析理解。歸得其情。天大旱。后聞楚獄多枉濫。乘間爲帝言。帝惻然感。夜起彷

惶不能寐。明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天乃大雨
及帝崩后爲皇太后故事諸貴人當徙南宮太后感離
析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越布雜帛三千
疋黃金十斤遣之手書言别情義懇惻帝欲封爵諸舅
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手
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田
蚡竇嬰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哀故先帝防慎舅
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半楚淮陽諸國嘗語
我言我子豈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
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身

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動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耳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止讙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忍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請曰漢興舅氏封侯猶諸子爲之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較尉多病如有不諱臣抱恨無窮期願裁幸毋稽久太后曰吾豈徒

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厚母氏之嫌哉。昔竇太后
欲封王皇后兄。丞相條侯守高帝約。不聽也。今馬氏無
軍功。獨奈何得與陰郭中興后等耶。富貴之家。祿位重
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爲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受四方之珍。衣食被御府之
羡。安所不足。而必封國土爲乎。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
數遭變異。穀價數倍。宜憂惶夙夜。坐臥不安。而欲先營
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吾
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然後行子之志。上乃止。後數年。
有司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乃復請定封三舅廖防光

爲列侯。太后太息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利身。今雖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傷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三讓不許。乃受爵辭位。以特進就第焉。太后常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勤勞至矣。既無褒異。又不見錄。無乃已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新平主家失火。延北閣後殿。時當謁原陵。太后自引過慙見陵園。輟不行。藺太夫人葬。起墳踰制。太后聞。即令裁削。嘗勑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于政治者。具以聞。其謙素有行義者。獎借優賜。如

有織介必變色嗤讓甚者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蠶室親蠶於濯龍宮帝旦夕朝輒與論政理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雍和終日及寢疾勑絕禱祠崩合葬顯節陵初賈貴人以選入宮生肅宗顯宗命后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患慈愛不至耳后鞠之心力盡悴過所生肅宗亦孝養天篤專以馬氏爲外家賈貴人不加尊號親族無受寵榮者慈孝終始無間云太后父伏波將軍援其名臣兄順陽侯廖性畏慎不愛權勢不屑毀譽嘗上書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

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自聖性所安、誠令終始一意斯道、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兄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許陽侯光亦小心周密、母喪過毀、帝特親愛之、其後太后崩、廖性寬緩、不能教子孫、家奢侈好傳交上書怨誹、有司奏遣廖防光俱就封、寢行、帝手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侯田廬、慰朕渭陽之情、有司勿復請、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免就封、自殺、家徙丹陽、鄧太后始詔還諸馬京師、隨四時會朝焉、

○章德竇皇后、大司徒融曾孫也、與女弟並選入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數以勵姬。傅明德太后亦異焉。○因得寵。已立為后。妹為貴人。追爵父勳安成思侯。於是梁貴人與宋貴人、有寵。宋貴人生子慶。長。得立為皇太子矣。后惡宋貴人。譖殺之。廢太子慶。梁貴人生和

帝后養以爲子因立爲太子而梁氏私相慶以爲後竇

也后妒之復譖殺梁貴人貴人父竦等陷惡逆傳考死

獄中家屬徙九真自是宮省事秘莫復有知和帝爲梁

貴人所生者矣和帝立竇太后臨朝憲擅政以暴横誅

後九年太后崩貴人從兄禪奏記三府求申理而貴人

姊南陽樊調妻上書言狀 狀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恩得幸皇天授

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

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幸遺脫逸伏草

野常恐沒命無繇自達今遭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

得所憲兄弟伏誅海内曠然各獲其宜乃敢昧死自陳

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

父既已冤死不復得生母氏年垂七十及弟棠等遠在

絶域不知存亡願乞收父骨改葬使母弟得歸本郡不

勝大願帝覽章悲歎下中常侍掖庭驗問辭證明審得

引見罷止宮中連月於是帝痛貴人酷沒改殯承光宮乃出賞賜累十萬

上尊謚恭懷皇后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孝莫大於尊親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不云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光靈文順成侯遣謁者備禮迎竦喪改殯帝親臨送焉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建武初祖統爲武威太守從竇融入朝封高山侯剛毅好法律既議刑典具刑法志中竦少習孟氏易坐兄松事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作悼騷賦繫玄石沈之後聽還本郡閉門自養著書數篇號固儞之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著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矣長

舞陰公主贈給諸梁特敬竦有加禮竦悉分親族自

無所受嘗登高遠望太息言大丈夫居世當生封侯死

廟食如不然則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娛

心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皆不就於是有司

言章德皇后得罪先帝請貶尊號毋合葬敬陵帝手詔

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

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

勿復議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女孫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爲

剪髮年高目冥誤傷額血出后忍痛不言侍者怪之問

何得無痛后曰非不痛言之傷夫人心故忍之十二歲

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問難母常非之曰汝

宰當應博士舉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父
卒哀毀三年不食鹽菜以選入爲貴人時陰皇后以先
后近屬得立爲皇后矣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上承陰
后下逮同列雖宮人女御動有恩意帝甚嘉焉嘗有疾
帝特令母兄入視后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省
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誠不
願也每燕會諸姬競修飾簪珥袿裳后獨質素衣有與
皇后同色者立解易若並見不敢正坐離立行僂身自
卑帝有問常逡巡後對帝每嘆息曰脩德之勞乃如是
乎時數失皇子貴人數舉才人以博帝意陰后忌愈深

傾之百端帝嘗寢疾危甚陰后私喜曰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種后聞之流涕曰我竭誠事皇后竟不爲所祐則天也婦人無從死之義而越姬誓必死吾志決矣必一死上報帝恩中解家禍下不令皇后有人彘之譏不亦善乎欲飲藥會上疾瘳而解後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得命立爲皇后稱疾篤固讓既受冊帝欲官爵諸鄧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和帝之世官止虎賁中郎及帝崩諸貴人歸園賜策加賜而遣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殤崩安立以皇太后臨朝勤政宣德大者具帝紀中太官導官尚方內

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多省減舊太官經用歲

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減罷國貢斥賣上林鷹犬其

蜀漢釦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釦音口以金銀緣器也）諸離宮別

館所儲峙米炭咸省掖庭宮人及宗室同族有羸老不

任使者令園監實上名自御北宮閱視恣去留罷遣

者百人故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

和軍數興詔饗毋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太后自

入宮從曹大家（音姑班彪女固妹曹壽妻）受經兼學天文筭數晝省

王政夜則誦讀嘗微濟北河間王子年五歲以上四十

餘人及鄧氏近親子三十人為開邸置師保教以經書

躬自臨試謂從弟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群子置之學官者實以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策良而面墻不學不識臧否固禍敗所從來也求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誠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斯矯俗厲薄反之忠孝之路也先公以武功書竹帛以文德訓子孫故能束脩不罹憲網誠令兒曹上述祖宗休烈下念詔書本意足矣崩合葬順陵

上蔡侯騭和熹皇后兄以定策立安帝封悝葉侯弘西平侯閭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等讓不獲命避使者詣闕上疏曰臣兄弟汙穢無行能可採過以外戚列位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慚誠懼無以處心陛下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本非臣等所能

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國、伏聞詔書、驚惶慚怖、追觀前世傾覆之戒、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見、蚤蒙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昧死陳首、疏五六上、乃許、騭數遭災旱、中土饑荒、盜賊羣起、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賢士、而天下復安、太后母新野君疾病、太后詣其第宿止連日、憂哀損瘠、三公固爭、乃還宮、騭兄弟求侍養、太后以閶最少、能養特聽之、及薨、騭請終喪、太后欲毋聽曹大家勸許之、兄弟皆居冢次、閶哀毀骨立、後弘悝閶繼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從之、鄧氏自太傅禹訓子孫以禮、騭子侍中鳳受中郎將任尚所遺馬、騭聞髠妻及鳳謝焉、太后崩、以譖疾、衆庶多爲騭稱枉者、詔許還葬、歸塋從昆弟子京師、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詔宗正復鄧氏宗親朝見如異時、官騭兄弟子、及群從十二人爲郎、閶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無子、養河南尹豹子爲後、教之學、以通博稱、前太后久不歸政、兩宮遂隙、康數上書請歸政、太后不悅、謝病不朝、太后使中人問疾、故事中人耆宿者、稱中大人、所使者康家先婢也、亦自通中大人、康大詬曰、汝我家老婢、何敢爾、婢還言康疾詐也、免官就國、

安思閻皇后河南滎陽人事具安順紀
順烈梁皇后大將軍商女也爲恭懷后近屬女孫通韓氏詩常圖古列女置左右自鑑永建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易序貫魚詩美螽斯此百福所繇興也妾不敢蔽帝加敬焉陽嘉中立爲后益謙自勑每日月見謫降服求愆卽質時臨朝委任太尉固等用忠良崇節儉而兄大將軍冀弒質帝立蠡吾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用不成其美焉商字伯夏以后在位詔以爲大將軍商稱疾不拜且彌年帝使太常奉策卽其家拜焉商乃詣闕謝自以戚屬居大位虛己進賢辟李固周舉等爲從事簡御門族未嘗干法固因災異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

塞利門蓋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孝安
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天下紛
然怨讟載路朝廷嗣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復稍墮損
邪黨並進守舍滯固未有改敝立德之方今十有餘年
矣聖嗣未立羣下冀望中宮傳採宜子者進御以順助
天意明將軍宜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方外孔子
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
比災異屢見沉陰鬱滯未有雨澤宮省之內容有陰謀
加近者月蝕既於端門月者王后之象也亦大臣之體
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
達功遂身退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將軍踵伯成
之高全不朽之譽保名養壽永無怵迫之憂豈於凡輩
外戚恥榮祿者倫哉商深然之以賢戚稱及病篤勅子
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且復
耗費帑藏尤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雖甚具豈有益
於既朽之骨哉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不宜重為國費
必斂以時服服以故衣無更裁製殯已開冢冢開遂葬
孝子善述父志毋違我言帝臨幸問欲言對曰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帝立拜為諫議大夫

桓三后梁后冀女弟先梁氏末敗驕妬失帝意崩追廢鄧后者和熹皇后從兄香子也以冀妻壽名爲女得進冀誅復姓得立以譖訴逆暴室幽死而桓思竇皇后立無子無寵帝崩殺諸貴人寵者定策立靈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蕃並公忠相得匡大政欲盡誅宦官不克死而太后遷雲臺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以梁冀惡忌他戚族抑不登巳乃拜虞爲憲陵貴人陳爲渤海孝王妃而桓帝母匽號孝崇后靈帝母董號孝仁后居永樂宮乘輿器服備物具如長樂宮大將軍武字游平戴侯融玄孫也必以經行聞太學生徒所頌稱列爲三君者也以后父封槐里侯宦城門較尉清身疾惡賂遺不過妻子衣

食取裁足歲儀得兩宮賞賜散之大學生徒若丐施貧民兄子紹性稍後戒勑不悛則上書自陳不能訓道當受罪繇是家庭遵節度莫敢違犯疏解釣黨天下賢士咸宗之靈帝立以定策封關喜侯尋以誅宦官不克死家屬徙日南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斂殯行喪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之零陵山中騰以爲己子聘娶焉後爲司隸有名

靈帝宋后扶風平陵人肅宗宋貴人衆屬也父酆封不其鄉侯已先寵渤海王悝及妃宋爲閹王甫所構陷而誅妃后姑也甫恐后怨譖后挾左道祝詛廢下暴室厥宋氏誅靈帝後見夢渤海王悝及后得訴于帝帝怒罪不可救覺而恐問羽林監許永永具言渤海及后寃且日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皆改

[illegible]以安宛魂。帝弗能用。無何崩。靈思何皇后。事具帝紀中。

唐姬。唐姬誓不復嫁。後為李傕所略。得欲妻之。不聽。然終不自名。獻帝聞感愴。迎置弘農王園中。拜王妃養焉。

獻帝母王美人。為何皇后所殺。帝立。追尊靈懷皇后。獻帝伏皇后。司徒湛八世孫。父完。沈深有大度。襲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為侍中。拜輔國將軍。曹氏得政。自嫌尊戚。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卒。子典嗣。而后嘗與完書。令密圖操。完不敢發。操聞追怒。逼廢后。下暴室崩。族伏氏。而獻節曹后立。后操女。與二女弟並為貴人。魏受禪。求璽綬。后怒。持不肯與。後至者數輩。乃呼前數責詬之。

以墮秖軒下。濟橫流曰。天不祚爾。降山陽公夫人。薨。合葬禪陵。

論曰。盛哉明德皇后之德。躡周任姒。而來斯爲美也。和熹鄧而稱制之日久。使嗣主睊睊側目。而直生懸書魏象也。不已惑乎。夫西京外戚之禍。烈矣。帝者改玉改步。廟社傾移。而新都竟璽監也。梁竇閻未論。鄧上蔡慊慊有進讓崇讓之節。梁叔敬養志有神思。乃亦以禍終。斯遵何過哉。故貴盜天道之所甚忌也。范曄論曰。夏殷后妃之制。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乃有阿保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宜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

康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
凋缺諸侯僭縱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
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高祖孝文選納尚簡飾玩少華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
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戚亂邦之迹
列矣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貴人
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
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
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
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
遵先旨宮教甚脩向使因設外戚之禁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
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唯秦芊后始攝政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
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
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
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

之下烟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爛燋爲期豈不哀哉

東漢同姓諸侯王傳

始世祖父南頓君生三男長縯伯升次仲次世祖而兄弟少孤叔父蕭令良實撫焉伯升剛毅有大節與世祖起兵舂陵者也更始立遇害事具帝紀中世祖即尊感大業所自起緣伯升而傷其不遂封伯升子章太原王興魯王封叔父良廣陽王族兄祉城陽王族父歙泗水王歙子終淄川王所謂同姓四王也已追謚伯升爲齊武王仲魯哀王而徙章王齊以魯王興爲哀王後世祖欲二王知吏事親民章守平陰令遷梁郡太守興緱氏

令遷弘農守能其官已徙廣陽王良爲趙王興北海王其同姓以有功及先世侯爲莽所絶者凡百三十有七人。齊哀王章以伯升子封薨子殤王石嗣薨子晃嗣晃無忌嗣明帝遺詔復無忌齊王曰惠王薨子頃王喜嗣薨子承嗣建安中國除。北海靖王興亦伯升子爲仲後封魯徙北海顯宗器重王國大事驛咨焉薨子敬王睦嗣賢子哀王基嗣薨無子和帝封敬王庶子威爲北海王坐非敬王子又誹謗徵詣廷尉道自殺鄧太后復封敬王孫普紹其後曰頃王傳恭王翼及康王以無後國除 臨邑侯復以靖王次子封好學能文章永平中講學令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宗事之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學永寧中鄧太后召入東觀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云

趙孝王良初封廣陽後徙趙薨傳節王栩頃王商靖王宏惠王乾乾坐居喪聘小妻削中丘縣薨傳懷王豫獻王赦及王珪嗣徙博陵王魏初國除降崇德侯

城陽王祉春陵節侯買嫡曾孫也於世祖爲宗侯買以

長沙定王子得封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卑溼山林毒氣多上書請徳減邑求內徙更封南陽因卽白水鄉家焉仁卒子敞嗣謙儉好義盡推父金寶財產與昆弟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又會翟義起討莽而敞爲祉娶高陵侯宣女爲妻義兄子也祉坐繫敞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討義爲士卒先莽新攝欲慰安宗室得不誅及莽篡劉氏侯者皆廢爲家人不得官爲吏而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宗敬之更始立爲太常從入關封定陶王更始降赤眉祉間行走洛陽詣宗室未有至者唯祉先世祖喜甚封城陽王輒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賜馬追謚敞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祠帝自臨視疾薨謚恭王而封其嫡子平爲蔡陽侯弟堅高陽侯○泗水王歙世祖族父也歙子終與世祖少相親建武初立歙泗水王終淄川王歙薨終居喪哭泣思慕二十餘日亦薨封歙少子燀堂谿侯奉歙後長子杜邱侯奉終後又封終子鳳曲陽侯

世祖皇子十王建元十三年以諸侯王封公不應經義

諸同姓王更封公十五年既第功封功臣列侯群臣請
封皇子乃封子輔右翊公英楚公陽東海公康濟南公
蒼東平公延淮陽公衡臨淮公焉左翊公京琅琊公荆
山陽公㑹及者盧芳降封代王詔古今異制命皇子十
國公即舊封進爵王東海王彊者郭皇后子也建武初
得立爲皇太子已郭后以怨懟廢群臣交諫太子傅郅
惲進日臣聞夫婦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臣安能得之
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永念可否無令天下
有以議社稷而已帝日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
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說太子

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一有纖介孝子放逐今久處疑位而不知變殆矣宜因左右陳惻誠求退奉養母氏孝之大者也太子曰善於是因左右及諸王數陳懇願備藩帝不忍遲回者數歲太子請愈力乃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違久之其封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則顯宗也帝以王去就有禮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樂擬於乘輿光武崩王柴毀致哀無何病顯宗遣使將大醫馳驛視疾絡繹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咸詣魯省

疾王遺疏言臣蒙恩備藩特受二國恩禮殊異巍巍無量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病爲皇太后陛下所憂念醫問絡繹臣内自省氣力羸劣日夜侵困終不能復望闕庭孤負重恩銜恨黄泉命夭孤弱且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慚政息小人也當襲臣後緩受多福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趣令天下新羅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疆困劣不能盡意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等及京師親戚往會葬帝追惟疆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詔遣送之物務從省約。

茅車瓦器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爲起陵廟焉當是時東平王蒼以驃騎將軍輔政位三公上時中興三十餘年天下治平蒼以爲宜修禮樂與公卿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定光武廟登歌樂舞嘗疏言竊見府西曹掾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灋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衞以輔聖政臣蒼憂深責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昧死請帝出示公卿曰薦賢爲國宰相之職也昔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其以良爲議郎帝行春欲較獵河內蒼疏諫曰時令盛春不聚衆

與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
此失春令者也臣知陛下事從儉省所過吏人諷誦其
崇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帝立還宮在朝數載多
所隆益自以懿親輔政聲望日重屢請歸職優詔不許
請益力得加賜就國後來朝帝以所撰光武皇帝本紀
示之王上受命中興頌帝以其文雅奧命校書郎賈逵
爲詁訓須焉章帝篤恩懷親諸王於東平恩禮隆特虛
懷諮詢嘗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書諫曰伏聞
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
令從官問訊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

深覩始終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奉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成貫而行不敢有加焉至自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斯爲盛臣愚以爲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郛建都邑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考之古禮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惧左右過議苟欲崇奉以累聖心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覽見奏止作朝庭每有疑政

軺驛使咨問蒼悉心對。皆見納用。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錄爲集覽焉方顯宗時。天子恭仁。禁網闊疏展親諸侯王。諸王並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賢者爲名高。其後廣陵楚阜陵釁孽交作。帝不以其故。少疏薄骨肉。而治楚獄頗峻深。三公譴劾。黨友多連逮論劾。又後更始子壽光侯劉鯉得幸於沛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結客殺盆子兄故式侯恭。帝怒甚。沛王坐繫獄。三日乃得出。會王莽族子磐子肅輕俠通諸王。於是有司言王氏廢姓受誅之家。不屏居自守。顧通諸王爲熒惑。乃詔郡縣捕諸王客而嚴

諸王交通賓客之禁。蓋自是諸王自戢，凛凛畏法憲。賓客解散矣。北海王睦，少好學，通書傳。為顯宗所親幸。入侍諷誦，出執轡從行。覩睦時謙恭好士。名儒宿德，畢慕義造門。聲籍甚。及是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好讀書。常愛玩不自釋也。歲終遣中大夫奉璧賀元正。召問之曰。朝廷脫問寡人。大夫其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敢不以實對。睦歎然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取之行也。孤襲爵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大夫其勿有隱。所以為賜也。蓋其時體局一變乃如此。東海恭王彊、子靖王政，坐淫欲薄行，削薛縣。薨，子頃王肅嗣，謙儉循法度。永初中，以西羌

及上錢二千萬元和中上緫萬匹助國費薨子孝王孫嗣薨及弟蒸鄉侯儉並篤行母卒嘔血毀皆至服練念罷父時幼弱於禮追爲服行喪又分租賑諸父昆弟順帝嘉之增封五千戶儉五百戶薨子懿王祗嗣和平中遣子琮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琮波陽侯拜平原相祗薨子羨嗣魏受禪爲崇德侯○沛獻王輔初封右翊公徙王中山再徙沛爲人矜嚴有法度終始如一善說京氏易通孝經論語作五經通論顯宗敬重焉薨傳釐王定節王正孝王廣廣有痼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明正有禮法廣薨傳幽王榮孝王琮恭王曜至王契爲魏崇德侯○楚厲王英自殺國除事具異教考中肅宗封英子种楚侯种五弟皆列侯奉英後然不得置相臣吏民○濟南安王康坐招徠州郡姦猾侵土巳殖貨治宮室薨子簡王錯嗣薨子孝王香嗣香篤行好經書初父爲坐罪不得侯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上書分爵土畀焉無子國絕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嗣曰釐王薨子悼王廣復無子國除○東平憲王蒼薨子懷王忠嗣薨子孝王敞嗣孝詔增邑五千戶褒之薨子頃王端嗣薨子凱嗣爲魏崇德侯侯初憲王蒼章帝分東平國封懷王弟尚爲任城王忠子五人皆列侯皆傳數世乃絕初憲王

辭位出就國驃騎府史丁牧周栩從王不忍去遂爲家大夫歷事懷王孝王數十年章帝幸東平聞之皆引見欲擢蒼德美皆卽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阜陵質王延初封淮陽公進爵王坐罪徙阜陵已貶侯章和八年復國薨子殤王沖嗣沖無子和帝封沖兄魴嗣曰頃王薨子懷王恢嗣薨子節王代嗣代無子立適亭侯便親嗣曰恭王薨子孝王統嗣薨子王赦無子國除○廣陵思王荆坐爲逆自殺明帝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它子三人並侯○臨淮懷公衡未進爵薨無子國除○中山簡王焉初封左馮翊公進爵王以郭太后少子愛獨留京師及就國賜虎賁官騎從命徙來京師無期坐殺姬韓序相舉奏削土復還之薨竇太后及兄憲等以明帝及焉皆明德太后所自出故睦於焉而賻贈有加禮修冢塋徵發揭六州十八郡傳夷王憲孝王弘穆王暢節王稚稚無子國除○琅邪孝王京初封公進爵王恭孝好經學顯宗愛幸之益六縣太后崩悉以太后金寶賜焉營宮室修而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民奉祠神數下言宮不利京上書願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爲都許之薨傳夷王宇恭王壽貞王尊安王據順王容玉世國絕建安中復立容子熙

歆熙坐誅走渡江廢國除

清河王慶者。章皇帝元子也。四年立爲皇太子。母宋貴人以竇皇后譖。與其妹貴人皆自殺。慶以坐廢。時甚幼。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內憐之。勅衣服膳飲與皇太子等。和帝爲太子。特親愛之。入則共室。出則同輦。及即位。待之尤恩。竇氏橫時。以長別居丙舍。已誅竇。與有功賜輿馬珍玩克其家。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灋。謁陵廟必夜分嚴裝衣冠以待事。勅官屬行道上。毋得與諸王騎競馳。痛母貴人喪葬禮有闕。四時伏臘。於私室潛祭。當祭。悲涕哀傷。竇太后崩。求上冢致哀。

許之詔太官給四時祭具上書言外祖母王年老被病下土無醫乞許詣洛陽療治有詔還宋氏京師中傅訢坐贓罪驗實使者以詔臨詰慶不舉狀慶惶恐對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惟知言聽事從不甚有所糾察帝善其對和帝崩慶號泣前殿立嘔血數升常欲求爲母貴人作祠堂嫌自同恭懷后不敢言殤帝崩鄧太后稱制以病篤乃上書太后曰臣國上下溼願乞遺骸從貴人於樊濯及今口目尚能言視敢昧死于請願幸哀憐因謂舅宋衍曰誠得骸骨於貴人冢旁下棺朝廷大恩猶當有祠祭庶母子并食魂靈有依耳遂薨當

是時王子祜以泰后畱清河邸。嗣皇統踐位矣爲安帝。安帝時濟陰王保亦以皇太子爲閻后所廢安帝崩所立北鄉侯隨隕而濟陰王爲中常侍所擁立爲順帝順帝崩子炳立而夭清河王蒜渤海王纘俱就徵大將軍冀忌蒜敬重有威嚴援立纘爲質帝。方和熹時召近屬諸王子詣京師蠡吾侯翼在召中太后奇其狀貌封平原王畱京師。太后崩王聖江京傾鄧氏訟言大將軍騭兄弟。懷二心於翼貶爵歸國幾不免迨順帝之世聖京等誅死翼父河間王開始上書。願分蠡吾縣爲翼封得復侯及質帝以幼慧見弒而桓帝以嗣蠡吾侯妻梁太

后女弟起在位。解瀆亭侯淑以孝穆皇別子封。而靈帝以嗣侯即尊。豈非天哉。非天胡倚伏不可知如此哉。方質帝弑時。大臣李固杜喬皆屬心清河王蒜。而常侍滕嘗謁清河王。王不禮焉。時之立。夜見大將軍冀。以危言動冀。王不得立。竟殺之。太尉固太尉喬與焉。渤海王悝以貶爵故。從中常侍甫求復國。許之賂。已以桓遺詔封。不予賂。甫怒。使人告帝入後時悝遣人欽徵書。已又多內構不道。下責訊自殺。蓋是時天子廢置在貴戚閹豎。而視諸侯王蔑如。固其埶然也。迨中平末。黃巾盜起。郡國守吏多棄城走。而陳王寵善弩射。射命中。中皆同處。

國人畏憚王，王舍射不敢走。董卓之亂，關東州郡守相起討卓。寵稱輔漢大將軍，屯陽夏，而國相駱俊御衆有恩威，以故陳獨完。時天下亂，歲饑，鄰國人歸就之者十餘萬。俊傾財賑施，多所全活。當是時，陳殷振，其後袁術求糧於陳，俊罵其使，絕之。術恚，遣客刺殺俊，及寵。陳繇是破敗，而時諸侯王國耗病，無復租祿之入，而數為盜所侵掠，夫人姬妾不免焉，有弁目而食，若轉死者。嗚呼，求根株仆而枝葉從之，豈不信哉。豈不哀哉。

明帝子七王　千乘哀王建、陳敬王羨、彭城靖王恭、樂成靖王黨、下邳惠王衍、梁節王暢、淮南頃王昞。○千乘哀王建，無子，國除。○陳敬王羨，初封廣平，以國邊處，有邊費，徙王西平，復徙陳。羨博涉經史，有威嚴，說儒講論白虎殿，羨與焉。堯子思王鈞

嗣、鈞性隱賊喜文法、與相二千石不相得、輒中之、怨故王李夫人、使客盡殺其家屬、吏捕得、鈞欲滅口、復使人篡客殺之、坐削三縣、後取掖庭所出女爲小妻、復坐削十一、薨、子懷王諫嗣、無子、絕、立敬王子壽亭侯崇嗣、是頃王薨、子孝王承嗣、薨、子愍王寵嗣、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希幸非冀、罪不道、使案驗、時新誅渤海王悝、帝不忍復致法、下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甫與尚書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老君求長生、無他冀、愔坐爲不法、還坐誣告、皆誅、寵得不坐、後爲袁術所殺事見上。○彭城靖王恭、初封鉅鹿王、徙江陵、以江陵在京師正南、不以封、徙六安、已徙彭城、恭敦厚有威重、吏民敬愛、國相趙牧以祠祀惡言誣奏、考無實、牧坐下獄死、恭薨、傳考王道、頃王定、孝王和、而和孝敬賢、樂施、薨孫祗嗣、魏受禪爲崇德侯。○樂成靖王黨、性聰慧、善史書、與肅宗齊年、相親愛、既就國、急刻爲不法、坐漁色削二縣、薨、子哀王崇嗣、無子、絕、立崇兄修侯巡嗣、釐王巡薨、子隱王賓嗣、無子、絕、立濟北惠王子長嗣、長坐驕淫貶爵臨湖侯、卒、以河間孝王子得嗣、奉靖王後、而以樂成比廢絕、改國曰安平、更爲安平孝王、薨、子續立、坐不道誅、國除。○下邳惠王衍、就國、病荒忽、而太子卿有罪廢

諸姬爭欲立其子，逌上書相告，和帝使彭城靖王恭至
下邳，正嫡庶，立子成爲太子，衍薨，貞王成嗣，傅愍王意
哀王宜，以無子，國除。○梁節王暢，祁封汝南，母陰貴人
寵，國賦人倍諸國，徙梁王。暢聰慧，然少貴驕頗不法，就
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言能使六丁厭惡夢，暢信之，
從忌鬼神爲禱祠求福，坐削二縣，暢慚懼上疏請裁食
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語具封建志。薨，傳恭王堅，懷
王匡，匡無子，封匡弟孝陽侯成爲梁王，奉節王後，夷王
成，薨，子敬王元嗣，薨，子彌嗣，爲魏崇德侯。○淮陽頃王
昞，初封常山，徙淮陽，薨，未立嗣，和帝立昞少子側，嗣，薨，
無子，立兄防子侯章嗣，爲靖王，薨，傳頃王儀，節，劉，至
王昺，建安中國除。○濟陰悼王長，未之國，無子，國除
○孝章帝七王：千乘貞王伉、平春悼王全、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河南孝王開、城陽懷王淑、廣平殤王萬歲
○千乘貞王伉，薨，子夷王寵嗣，改國名樂安，薨，子鴻嗣
鴻生質帝，質帝立，徙鴻渤海王，薨，無子，桓帝立悝爲渤
海王，奉鴻嗣，坐不道當廢，愍陶王事見上，自殺，國除
○平春悼王全，薨，無子，國除。○清河孝王慶事見上，薨
子愍王虎威嗣，薨，無子，立樂安王寵子延平，奉孝王後
安帝親政，有司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聖明，承天

奉祚爲鄒廟王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中宗號父
爲皇考宣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
皇妣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廟曰昭廟陵曰甘陵而尊
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王延平薨子蒜嗣坐質之際
徵詣京師爲梁冀所忌惡徙桂陽自殺國絶事見帝紀
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奉孝德皇後曰威王
薨傳貞王定獻王忠薨嗣子爲黃巾所執國除○濟北
惠王壽薨子節王登嗣薨子哀王多嗣薨無子立鄒鄉
侯安國爲濟北王曰釐王薨子孝王次嗣次九歲喪父
至孝留獵封薨子鸞嗣薨子政嗣無子國除○河間孝王
開遵法度吏民愛敬薨子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以國
相景諫頗改節自修薨傳貞王建安王利至王陔爲魏
崇德侯○平原王翼故蠡吾侯桓帝父也薨桓即位追
尊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封兄都鄉侯碩爲平
原王奉博陵奉祀建安國除○解瀆亭侯淑孝穆皇別
子靈帝王父也靈即位尊淑曰孝元皇王母曰孝元后
考萇曰孝仁皇母董曰孝仁后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
濟南王奉孝仁皇祀薨子贇嗣爲黃巾所害子開嗣爲
魏崇德侯○城陽懷王淑廣宗殤王萬歲皆無子國除
○孝和帝子一曰平原懷王勝薨無子鄧太后立樂安

吏王子得嗣、曰哀王、復無子、又立河間孝王開子都鄉侯翼嗣、尋廢國除、

東漢宗室至三公者。有司徒愷。愷。居巢侯般子也。○祖楚孝王、孝王孫王紆、早先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哭泣至嘔血、紆襲封、以王莽篡而廢、因家彭城、天下亂、母夫人聞更始即位、將般奔長安、會更始敗、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時般尚小、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息、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事不可期、母為苦精如此、般終不易志、建武中、修經學於師門、封菑丘侯、奉孝王祀、入為屯騎校尉、舊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增區耕種、而吏下簡詰、覆為百姓患、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禁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資漁採以助日實、且以冬春閑月為之、不妨農事、又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非二業也、前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責增進頃畝、以驗墾也、而吏舉度田欲多於前、至不種之地、亦逼增租、可申敕二千石、務實覈其、即舊田增畝者、與奪民田同罪、從之、在位數言政事、救卹九族、行義尤著、

和帝初。侯薨。愷當嗣。遁

逃避封爵讓其弟憲積數歲不出有司奏請絶其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愷孝友謙遜遠迹讓弟舍之大者也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宜蒙矜宥以光本朝帝納之詔曰故居巢侯般嗣子愷當襲爵而致國其弟遁亡七年所守彌篤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後不得爲比而徵愷拜爲郎官至司徒愷篤古學貴處士每徵舉必先巖穴議論引正時喪禮廢壞鄧太后詔門下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專城選舉時有言牧守宜同此制下公卿議不可愷議曰詔書所以申制服之科者蓋弘孝道以厲俗崇化也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先

之以身而議者不尋其端以爲不宜是猶濁源而求流清曲形而求景直不可得也從之征西較尉任尚以姦利被徵大將軍鄧隲庇之有司承望爲解脫愷不與議以疾致仕安帝即位拜太尉時臧吏抵罪議增錮二世愷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臧吏深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有詔太尉議是在位三年乞骸骨歸薨少子茂亦好禮讓爲司空與三府坐黨李膺等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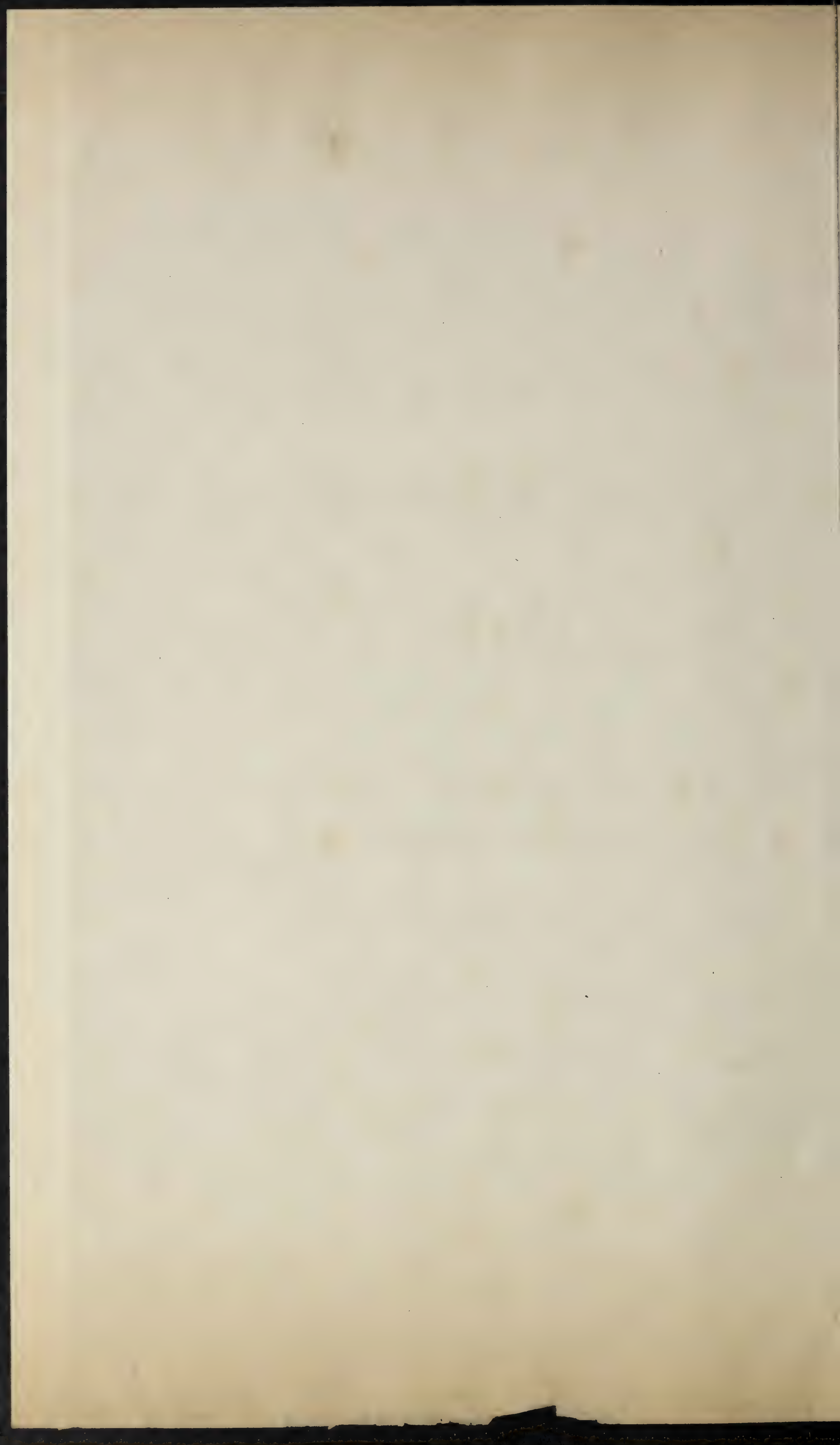
劉虞東海郯人也系出東海王彊爲幽州刺史務德化民夷歌之坐事免拜甘陵相撫綏荒餘以蔬儉率下民忘兵凶焉靈帝時幽薊亂拜幽州牧虞至鎮罷省屯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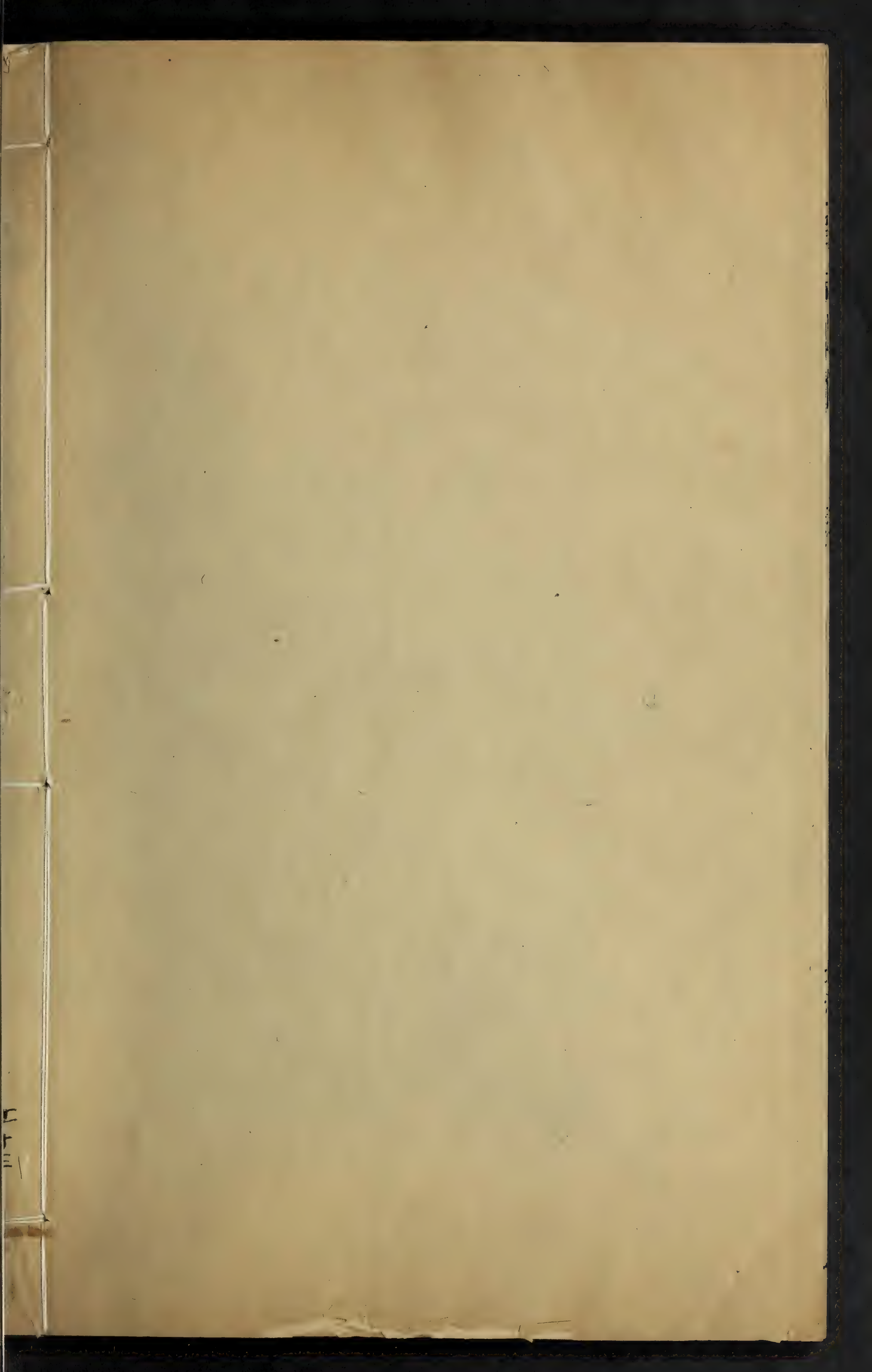
廣恩信購渠帥群盜破散以功即授太尉容丘侯幽故邊北狄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餘二億給贍之時二鎮委輸斷絕虞務存寬政勸農植穀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以為饒民悅年登穀石三百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萬口皆撫視溫恤為立生業民忘遷徙而虞躬儉約敝衣繩屨食無兼肉以慈仁愛利之也山東義兵起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而虞為宗室長須其推立之遣樂浪太守張岐齎議上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王上蒙塵吾被重恩恨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所宜共力王室而反造逆謀相

垢汙耶。固拒之。諸將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後爲公孫瓚所圖而敗。北州痛惜焉。

論曰。東漢諸侯王賢。於先漢有光矣。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爲吳泰伯。不亦遠乎。東平王。矢謨全忠。釋位成孝。所謂好禮而樂者也。清河恭孝。廢而不憾。篤恩於所生。至意怛然。乃楚廣陵阜陵。比失職。天子加恩。施及其子孫。則封建志志焉。嗚呼盛矣。

南史上編卷之十九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

明盱琶鄧元錫纂

西漢臣列傳　大臣貞臣良臣爭臣　名將循吏忠節獨行

高祖時功臣異姓王者獨張耳以智全傳國長沙王芮起秦番陽令得江湖閒民心號番君以遣將從入武關功得封制詔御史著令甲稱其忠焉傳五世乃絕慶流支庶他諸樊滕絳灌之倫起屠狗司廐販繒織簿曲至微細並能義著匡君功存社稷而慶流子孫也盛矣

滕公夏侯嬰、沛人、事高祖至孝惠帝常以太僕從方漢敗彭城時楚追亡急甚嬰奉車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之馬力

罷漢王患追且至蹶兩兒棄之嬰輒收載行面雍樹乃馳方急時王怒欲斬嬰者數四卒以全致孝惠魯元於豐從帝困平城七日虜圍闕帝欲疾馳去嬰固徐行令弩皆持滿外鄉又脫帝仁且智如此文帝從代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法駕迎天子代邸復守太僕卒謚文侯蓋是時廷臣無慮多椎魯少文有大節不者能以智自將獨張丞相蒼好書無不觀尤邃律歷著書十八篇言律歷之事漢興言律歷者祖焉然終質厚有恩初事漢坐法當斬業解衣伏質安國侯王陵過之見蒼長大白如瓠怪其美士言高祖赦之蒼因父事陵後積功封

北平侯至爲相每洗沐常朝陵夫人上食乃退食年百餘歲薨而是時叔孫生本儒者服短衣楚製言羣盜壯士進之已乃舍枹鼓定一王之儀婁敬衣羊裘說上定都關中說徙民秦中皆國大畫陸生兩說南粤使稱臣諸吕在事畏大臣有口則病免從容平勃間傳合將相以彊社稷蓋其智如此見帝紀及禮儀戎狄志中

季布楚人初爲項籍將窘高祖高祖購之急賴魯朱家請滕公脫之得召見爲郎孝惠時匈奴爲書嫚吕后后怒召諸將議軍樊噲請將軍北擊胡布面罵噲瘖瘂未瘳欲搖動天下可斬也具戎狄志孝文時以河東守召

欲以爲御史大夫人有言其勇好使酒難近留一月見罷布辭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人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人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退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帝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當是時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蓋信果如此

田叔陘城人事趙王敖王坐逮自髡鉗從王已事解得召見守漢中文帝時召問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

長者也時舒坐虜入雲中免帝曰舒守雲中不自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頓首曰是乃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當爲雲中守哉匈奴冒頓新服北夷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欲戰不忍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豈固嘗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帝太息曰賢哉孟舒復召舒以爲雲中守梁孝王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驗梁具得實悉燒梁獄辭還報景帝曰梁事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然上毋以

梁事爲也。帝曰。何也。叔對曰。梁事得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必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其憂在陛下。不如因解散之則完安。帝曰。善。擢魯相。初至。民自言相頌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笞其渠率數十人。曰。王非若主耶。若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大慙。發中府錢。令相償。相曰。民言王奪之。而相償之。是相自爲善也。願王自償之。善乃在王。王大喜。盡償民金錢。王好獵。相常從王休。相令就館。相出常暴坐苑外。日中王數使人請相休。不終肯。曰。王暴露苑中。我何爲獨就舍。魯王以是不大出獵。數年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不

欲以百金傷先人名。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從處安陵盎兄噲事孝文帝。任爲郎。時絳侯既誅諸呂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陛下以丞相爲何如人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時絳侯爲太尉主兵弗能正呂后崩大臣共相與誅諸呂太尉適會其成功何謂社稷臣哉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帝益莊絳侯益畏已聞盎言大望盎及免相之國或告

絳侯反徵繫請室羣臣莫敢爲言盎獨明其無罪絳侯得釋出乃大與盎結交世或疵盎好持論反側方絳侯赫赫時能刺其謬驕及失勢乃辯其非罪各以其時得事衆何謂反側反側于獨視時態苟左右自便耳惟太史公言盎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爲得情淮南王長朝手自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抑之帝弗用王益橫謀反事覺廢處蜀轞車傳送之盎又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暴摧折之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有以天下之大弗能容一弟之名奈何與論絳侯意同可謂不苟隨矣帝曰吾欲稍苦之耳行釋之淮南王行至雍不食死帝聞輟食哭甚哀盎入帝曰不用公言以至

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陛下有高世之行三。
此不足毀名。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不解衣。湯藥非口所嘗不進。三年。夫曾參以布衣行此。
人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躬脩之。過曾參孝遠矣。諸呂
用事。大臣專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
育之勇不及。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者三。
夫許繇一讓。而陛下五讓。過許繇遠矣。陛下遷淮南王。
欲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衞不謹。故病死。幸上自寬。帝意
乃稍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陛下所存耳。
於是立厲子三人皆王。盎繇此名重朝廷。宦者趙同以

數幸帝常害盎盎患之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帝出同參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人載乎帝笑下趙同同泣下車帝幸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騎從並車擥轡帝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下峻阪有如馬驚車敗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帝乃止嘗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坐坐同席盎前引卻愼夫人坐夫人怒帝起入禁中盎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妾耳妾主豈可與同席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今失序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以既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帝說召語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久之遷吳相謁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不下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府求見良久丞相乃見之卽跪請閒丞相曰君所言公之曹與長史椽議吾且奏之卽私耶吾不受私盎因跪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隊率積功

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日欲致天下賢士大夫聞所不聞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說鼂錯景帝時錯幸爲御史大夫吳七國反盎說帝竟殺錯而遣行使吳初盎之相吳也兄子種辭行說之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無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日善用其計王乃厚遇盎至是使將不可欲殺之方爲吳相時有從史盜所

愛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已從史自覺亡去追得以侍兒賜之及使吳從史以較尉適爲守時天寒士饑困乃悉以所齎裝置二石醇醪飲之卒皆醉臥乃夜引盎起曰可疾去吳王旦日期斬君盎驚視則前盜侍兒史也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對曰君第去吾亦且亡避吾親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得歸報帝更以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維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孟博徒爾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

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
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急足恃乎罵富人弗
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景帝時竇太后愛少子梁王欲
以爲嗣盎引義折梁王怨遣客刺殺盎

文帝時天子躬玄默而圖任高祖時功臣以舊人其政
優假臣下虛懷納善文學儒者賈誼鼂錯賈山等稍進
用時之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
先居以廉平吏治烝烝不至於姦而廷臣風議婉美可
稱述有春秋時辭命風最張季馮公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訾爲騎

郎事文帝十歲不得調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請徙釋之補謁者得朝畢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稱善拜謁者僕射已從行登虎圈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旁代尉對帝欲觀其能問禽獸簿甚悉嗇夫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召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也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效此嗇夫諜諜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爲口辯而無其實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帝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秦之敝釋之具以質言至宮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釋

之拜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愼
夫人從帝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
人鼓瑟帝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紵竹呂反
斮側畧反蕠女居反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
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帝曰善遷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走驚
乘輿馬使騎捕屬廷尉釋之治訊之曰縣人來聞蹕匿
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出見乘輿騎卽走耳廷尉
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人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一傾則天下用法者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良久帝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上玉環捕得帝怒下廷尉廷尉治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無道乃至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誠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有如萬分一令

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将何以加其法乎久之帝白太后許廷尉當是蓋是時釋之繇獄而天下無寃民○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以察孝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帝既聞廉頗李牧之爲人良説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
牧弗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
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曰臣聞上古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
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
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
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

萬。是以北逐單于。破儋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乃用郭開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閒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孝武時。天子延英俊。程器能。文武並用。汲汲如不及。公卿侍從。彬彬多文學儒者。公孫弘、倪寬、司馬遷、相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等、而所倚信。獨武力。衛霍、法吏。張湯、杜周、趙禹、王溫舒等、有心計言利末之

臣。桑弘羊、孔僅、文明威不測臣下多以過誅死公卿用偷合求容唯篤醇謹行者頗往往得自保然樸忠敦厚敢直諫不二心之臣雖不能盡用未嘗不勉爲弘容史稱漢世得人斯爲盛而受遺輔政付托得人社稷賴焉大者見帝紀中

萬石君石奮趙人也趙亡徙溫高祖擊項籍過河内奮時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然恭謹無與比以

選爲太子太傅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爲諸侯相長子建次子甲次乙次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帝歎息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爲萬石君其後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

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弗及也武帝初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帝以是親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

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中卒長子建哭泣悲哀杖而後能起歲餘亦死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皇恐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帝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差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大治爲立石相祠後爲丞相九卿更進用事慶醇謹無能有匡言後三歲薨方爲丞相時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有三人及其死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而是時御史大夫張歐建陵侯衛

綰俱以長者見稱。

張歐音驅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治刑名家。然其人長者。自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誠長者。亦不敢大欺。給具獄事上。有可卻卻。再案。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後病篤。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

衛綰代大陵人。事文帝爲中郎將。醇謹。孝景爲太子時。召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孝景善遇之。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益謹力。幸上林。詔參乘。還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不知也。帝曰。吾爲太子

時召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六劒矣不敢奉詔帝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帝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帝以爲廉忠實無他腸拜河間王太傅擊吳楚有功拜中尉封建陵侯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武帝立以不任職免

塞侯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者已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已而告歸者郎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長者

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無柰善盜嫂何不疑
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景帝時以擊呉楚功封塞
侯拜御史大夫武帝初以過免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張叔之謂耶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父鄭君爲項籍將籍死屬漢高祖
令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逐不用當時爲任俠
慕長者如恐不見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
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不治產奉賜以給客
每朝候帝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

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贒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如恐傷之聞人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帝嘗使視決河請治行五日天子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何也及居郡卒家無餘財焉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爲謁者東越相攻使往視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振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贒而釋

之。遷榮陽令黯耻之病自免歸召拜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東海太守黯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九卿弘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顏色慕傅伯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當是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與施仁義禮樂之事而公孫弘張湯之倫以文法進用帝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或

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然天子素嚴黯守義深堅不罪也又常面譏弘湯等徒懷詐飾智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湯更定律令黯質責於帝前曰湯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也公孫弘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倍初約以阿旨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

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用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帝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然天子終信之不罪也黯多病病且滿三月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帝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也帝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丞相弘乃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

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卒莫能有害也帝招延士大夫如不及然性果峻雖數幸愛者小有犯輒按誅黯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怒甚帝欣然笑曰世何患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愚不能屈陛下以言而心以爲非願陛下改之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既得神馬渥洼水中已又伐大宛得宛馬具次爲詩歌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帝默然丞相弘曰汲黯誹謗聖制當族居無何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進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之家所鹵獲

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
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出闌財物于邊
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
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帝默
然先是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
蚡不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大将軍既益尊姊爲皇
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将軍
大将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将軍而有
揖客顧不重耶大将軍聞愈益賢黯數請問國家疑事

過黯過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廷臣惟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後坐小法免官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帝以爲淮陽楚地乃召黯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與之乃入見爲帝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拾遺補過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御史大夫湯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以阿

主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將與之俱禍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淸後張湯敗帝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終不召卒後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當是時常威斷不測獨黯以朴忠數强諫而待詔東方朔於柱下史挫鈍解紛之術頗深於帝前滑稽爲詼笑然時時覩察言色亦直切諫能令上聽而不得怒也。帝起上林苑朔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illegible]應之以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隴以東商[illegible]

西厥壤肥饒此天下陸海之地秦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車騖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糞土愚臣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帝以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起苑不爲止帝嘗問化民有道乎朔對曰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

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用臣計、推甲乙之帳、燔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察、帝東巡、欲浮海求蓬萊、群臣諫、朔進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猶將無益也、願陛下還宮靜處以須之、帝乃還、昭平君者、隆慮公主子也、又尚帝女、主病時、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主卒、昭平君益驕、殺主傅、廷尉請論、左右人為請、帝曰、吾弟老、獨有是一子、死以屬我、為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高皇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可廷尉奏、而悲哀不自勝、朔趨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五帝三王之所難也、而陛下行之、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帝不樂、入省中、已召朔讓曰、吾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適者豈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謝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

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之、銷憂莫如酒、臣
判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且因以止哀也、帝悅、
賞太主者、帝姑館陶公主也、近幸董偃、欲貴之、
獻長門園、帝大說、因以錢千萬從主飲、主頓首謝死罪、
因見偃、偃蒲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
再拜謁、帝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不名、稱主人翁、居無何
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朔陛戟殿
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帝曰、何謂也、朔
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罪一、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
傷王制、罪二、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畱神於王
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以靡麗奢
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
之路、爲淫首、罪三、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帝
默然良久曰、業設飲、吾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先
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
變爲簒、帝曰善、更置酒北宮、賜朔黃金三十斤、
論曰、世或稱時之才。郎任使罕稱。何言之弗思也。漢武
在位。董江都道以天人古今之統。汲長孺以多欲諫。直

拂其非心。令薦諸位。庶幾哉輔拂咸職。中外相應以義

理之文。乃知之弗用。厥用者阿世從諛者也。豈不憒哉。

若二子者。可謂大臣矣。

孝宣中興。勵精洪業。高平傳陽丙魏謀謨於內。營平富平

張安世趙充國殷弦於外。而天子核名實。簡練覽後。斤斤乎辯

用之也。又與自閭閻。知民所疾苦。與刺史二千石長吏

共其治。有理效。褒厲賜金。以次表爲公卿。故地節甘露

之間。九列百僚。忠力志義之臣。彬彬濟濟。施及于後嗣。

而循良吏冠冕百代。有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之倫。丙

魏有謨。營平事具戎狄志中。

富平侯張安世杜陵人廷尉湯子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中秘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後得書以相較無遺失武帝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昭帝即位大將軍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會上官桀桑弘羊等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封富平侯光薨御史大夫魏相欲杜霍氏權上封事言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今新失大將軍請尊安世爲大將軍輒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失得毋久空大位塞

爭權。帝內嘉其意。從之。事頗聞。安世中自懼。不敢當。請
間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
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惟上裁哀。全老臣之
命。帝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誰當可者。安世深辭弗
能得。竟拜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兩宮衛尉城門北
軍咸屬焉。自大將軍秉國。丞相獨擁虛位。無猷爲。爲天
下所指目。霍氏敗。安世念欲爲天子重相權。職典樞機。
以謹密自周。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决。輒移病出。聞有
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不知其與
議也。嘗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

豈有私謝耶。絶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所短長而自言乎。絶不許。而郎遷莫府長史。遷去辭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服肱。而無所薦士。論者頗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與薦士。其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溺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知其不反水漿耶。柰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汚衣冠。告署責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皆手技作。內

治產業累積纖微以故富於大將軍天子甚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恩榮始終焉初安世兄賀得幸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少長賀往往對客稱曾孫材美安世輒止之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生事端及帝即位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帝追顧賀恩封其冢曰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親營其里居於冢西闘鷄舍旁帝少時所遊處也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小與帝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

內侯明年封陽都侯安世深辭封又求損守冢戶數帝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乃止不敢言後安世病、疏歸侯印、乞骸、詔慰留不聽、薨、謚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孫相繼爲侍中、親近寵貴、比於外戚、建武中魚孫純歷位至大司空、更封武始侯

杜延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人周子本大將軍光故吏爲諫白發上官蓋主反事封建平侯擢太僕給事中大將軍持法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獄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侍御史治實以

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同。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且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子壻也。千秋數爲史吳言。光不聽。丞相乃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問史吳法。光發怒。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下廷尉少府獄。朝廷恐丞相且從坐。延年乃奏記光言。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恐於法已深。又丞相素無守持。爲好言於下。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而延年愚。以爲丞相及先帝時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而以及

丞相。恐不合衆心。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竟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言。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宣帝即位。以定策功益封。霍氏敗。免官後數月。召拜北地太守。延年以九卿外補邊。治不進。帝以璽書嘿讓。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彊。郡中清平。賜璽書黃金勞焉。徙河西益治。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入御史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居

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賜。遂稱篤。賜安車駟馬罷
就第。子緩嗣侯。
于定國。字曼倩 東海郯人也。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
獄平羅文法者。經所平決皆不恨。郡中爲立生祠曰于
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謹。姑欲嫁之。終不肯。
姑謂鄰嫗曰。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
壯。柰何。因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自
誣服。具獄上于公。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
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
於府。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

至卜筮其故于公日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
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亦
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
丞昌邑王淫亂上書諫宣帝立遷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甚見任用數年超爲廷尉定國乃念平處大事當依經
義而自傷淺學乃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
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
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

為廷尉民自以不寃遷御史大夫甘露中為丞相封西
平侯御史大夫陳萬年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
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議
可禹無以難也永光初以春霜夏寒日青亡光天子數
引見條責以職事定國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巳遂
稱篤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子永嗣侯永少耆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
節脩行館陶公主𡡉有行永以選尚焉官至御史大夫
欲相之會薨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共治之于
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
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蕭望之東海蘭陵人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
以令詣太常受業事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

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時大將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孫及望之等數人皆召見時光以燕王蓋主之難爲意外防令見者兩吏露索夾持之師古曰露索謂露形體而搜望之不肯聽自引出閤吏持索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前說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致於治平是以天下延領企踵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意也光默然於是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射策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

爲望之曰各從其志無何坐法免御史大夫魏相除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京師雨雹望之因踈請賜淸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是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

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謁者諸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歲滿以狀聞下者報聞所處白奏皆可累遷諫大夫其後霍氏竟誅望之寖益用事已出補平原太守望之雅意本朝遠守郡內不自得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

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居久之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帝使親臣諭之曰上任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之日淺故欲試之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乃治事無何遷御史大夫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帝善之而望之非其議丞相丙吉年老帝重焉望之意輕之爲丞相司直緐延壽所糾師古曰緐音婆左遷太子太傅不得相以論語禮服傳皇太子皇太子其尊重之以前將軍同受

遺詔輔政元帝立見尊重爲弘恭石顯所傾竟自殺事具帝紀中望之駁張敞入穀贖罪議見刑灋志諫烏孫昆彌尚主對伐匈奴問議呼韓邪單于禮儀具戎狄志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明經有行兄子受恭敬好禮敏而有辭地節中廣爲太子太傅受少傅帝從平恩侯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示天下私上善其言以謂丞相丞相免冠謝臣愚不及此也太子每朝謁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居五歲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

仕宦至二千石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也豈如父子相隨出國門歸老故鄉哉受頓首受教即日俱移病賜告滿三月稱篤乞骸帝以其年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設祖道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泣下廣既歸里日令其家共具設酒食召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柰何老人自從其所諫廣歎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

凡人齊令復增益之爲贏餘但敎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上聞宣時重臣大臣名臣

黃丞相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卒史不得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智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又合人心太守任之吏民敬焉武昭

時以刑罰痛繩群下俗吏相敺上嚴酷而霸獨用寬和
爲名方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及卽位聞霸持
法平善之召爲廷尉正數决疑獄廷中稱平遷丞相長
史坐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阿從不舉劾繫廷
尉獄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乃出語在經
學傳爲楊州刺史三歲舉賢良高第爲潁川太守秩比
二千石賜車蓋高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
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
擇良吏分部宣詔令令百姓咸知上恩意而郵亭鄉官
皆畜雞豚以時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

長班行之以爲勸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諸爲令凌雜米鹽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輒與語語次尋繹問它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嘗擇長年廉吏遣行縣有所伺屬周密無泄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吏還謁霸迎勞之曰甚苦食道旁乃爲烏所攫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以爲棺某亭豚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

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
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
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
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
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
白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
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天子下

璽書褒焉。後數月徵霸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巳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才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稱首。甍謚定侯。

龔遂。字少卿山陽平陽人。爲人剛毅有大節。以郎中令事昌邑王賀。數諫爭而剌王過者也。語具帝紀中。王廢減死。髡爲城旦。地節中。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選能治者。丞相御史白舉遂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矣。召見形貌寢帝望見不副所聞。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君何以息盜賊稱朕意。遂

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固將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乃可治耳。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帝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而遣。郡聞新太守至。發兵迎。遂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立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

養馬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奈何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菓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許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詔引遂見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陳對第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力也遂受其

言旣至前帝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帝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帝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褒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以壽終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父義爲燕郎中刺王謀爲逆義諫而死丞相魏相以文學對策言議無比干之親而出身強諫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示天下以爲人臣之義擢延壽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頴川頴川多豪傑難治趙廣漢爲守患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告訐一切爲聰明鏇是俗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

信乃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與相對人人接以禮意問謡俗若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消除怨咎之路長老皆喜愛令因與條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傳令法施行之而令文學較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相吏民行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守東郡黃霸代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禮待其賢士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則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告期日

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向之又鄉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其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堅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有自刺死者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謁適會明府登車以

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問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延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即行縣何益重煩擾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爭田來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教化重使

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
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
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
兩昆弟兩昆弟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
敢復爭延壽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
意告鄉部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
令丞以下引見尉薦之郡中翕然傳相敕不敢犯教令
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
民不忍欺紿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
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遣吏案延壽聞即

部吏案較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有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帝繇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案東郡具得延壽治餙兵車畫龍虎朱雀鑄作效尚方餙車甲三百萬以上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旣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三子皆爲郎吏皆去官不仕至孫威復爲吏至將軍亦恩信能拊衆後亦坐奢僭誅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

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部民愛敬焉。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累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故舊。然性公直。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膠東相張敞與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

士大夫多得其助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卒天子閔惜下詔曰大司農邑廉絜守節退食自公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矣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初邑疾病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之愈久不絕云

召信臣字翁仲九江壽春人爲穀陽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歷零陵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

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隄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田作者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培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第一徵爲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共張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奏罷不時非法諸供養食物歲省費數十萬元始中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歲時二千石率官屬奉祠焉蓋一時吏治以寛厚弘恕農田教化爲先務如此古治象存焉它諸明果豪敢吏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倫亦各斤斤以所能效官云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以禮武帝末郡國盜賊並起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逐捕盜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請與見不疑盛服傳帶詣門謁儀觀偉甚勝之躧履起延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衣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時所宜施行至昏夜乃去及還表薦之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其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于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我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廣漢涿郡蠡吾人爲人彊力精吏職尹京兆守潁川誅鋤強暴豪俠爲姦利者中貴人豪家爲請終不聽尉薦下吏殷勤甚備推功善歸之下吏人樂爲用僵仆無所避或負者案之罪立具立伏辜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而馬貴賤之賈可知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宅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畢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中謀共劫人坐

語未訖，廣漢已使吏捕治，具服。富人有為郎者，二盜方劫持之，有頃，廣漢將吏至，立庭上，使長丞叩戶曰：京兆尹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或脫。二人驚愕，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謝曰：幸全活郎，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行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至，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問我，何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發奸擿伏，類如神也。先是長安游徼獄吏，秩微薄，自輕易犯灋，自廣漢奏請秩百石，後差皆自重，不敢枉灋矣。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漢興來治京兆者，莫能及也。頗好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坐摧辱丞相，賊殺不辜，擅斥除騎士，論要斬。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言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然竟誅。

尹翁歸，河東平陽人。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託其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竟日，不敢見邑子。既去，謂之曰：此賢將，汝不

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䁈吏豪民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召則緩之、及間小解、輒披籍収取、収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其有所取也、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即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惡吏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盜賊發、翁歸輒召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推迹盜所過抵、常如翁歸言、緩於小弱、急於豪彊、有論罪輸作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清絜自守、語不及私、又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數歲卒、家無餘財、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踈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初以太僕丞、諫昌邑王動作不法、顯明、為豫州刺史、徵大中大夫、以忤大將軍、出為山陽太守、大將軍薨、霍氏事有端、自請羣臣引義、請損霍氏

權，弗明詔自親，已上故昌邑王起居狀對，皆違慮，具帝紀中，久之，渤海膠東歲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敞高舊久處閒郡，身逸樂，惟明詔之所處，願盡死，徵拜膠東相，賜黃金而遣，敞自請治劇郡，非賞罰不勸，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比三輔尤異，至膠東，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盜賊解散，國中遂平，徵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皆不稱，長安市多偷兒，百賈苦之，帝問敞，敞以爲可禁，求問長安父老，其知盜賊酋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召見，把其宿負，責問之，許貰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令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門，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灋之，繇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不如廣漢，然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時時越灋縱舍，有足大者，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輒毀傷失名去，唯廣漢及敞爲久任也，初黃霸以潁川守，徵入尹京兆，不稱，罷歸潁川，召用敞

敞居位九年、而霸已徵入為丞相、敞終不遷、數以事問丞相、會光祿勳楊惲坐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他被劾皆免、而敞奏獨留中、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案驗舜以敞當免、不肯為竟事、私歸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窮晝夜驗治、時冬月未盡數日、竟致其死事、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詣使者言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當重辟、天子惜其能、欲令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處位奏、免之、敞詣闕上印綬、從闕下亡命去、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莫能得、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敞獨笑曰、吾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列卿、待罪京兆、坐賊殺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灋誅之、臣敞即坐賊無辜、伏灋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拜冀州刺史、既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名、立誅

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調陰爲盜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知則自將吏車數百兩圍王宮索得之殿屋重轑中立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王削其封邑戶歲餘盜賊屏息守太原太守太原郡清宣帝崩待詔鄭朋薦敞輔太子元帝問前將軍望之望之曰敞能吏任治煩亂然材輕非大受器不用用爲左馮翊會病卒而敞所誅殺太原吏怨敞隨喪至杜陵刺殺其中子璜

蓋寬饒魏郡人爲司馬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爲士伍裝行士卒廬舍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身撫循臨問加醫藥歲盡卒當代天子臨饗罷遣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更一年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擢司隸較尉刺舉無迴避平恩侯許伯治第成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往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許伯於西階上東鄉特設坐自酌之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魏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久君侯不可不戒因起趨出劾長信少府以

列卿而沐猴舞大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得解寬饒剛直守高志在奉公身爲司隷子常步行戍北戍邊公廉如此時帝方用刑灋爲理信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言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觸帝所諱惡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序功成者去語無章帝怒下其書廷議議以爲寬饒指求禪遜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之上書頌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隷較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讎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敢盡其愚帝不聽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初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倨高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奉使之權矣宜夙夜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而君不惟蘧氏之高蹤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

淵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省覽、寬饒不能用而及於禍、○上宣帝時循吏能吏、

成哀平之世、天子昏德、王氏憑勢、劉尧禄王京兆輸猥狠之忠、丁傅董賢之寵、師太傅王丞相鮑孫二司隸、以其身格焉、於是廷臣多憤激攄憂君之忠、其在郡國循良時有、而豪敢吏視前時愈疾、力取尤效矣、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溫雅有醞藉、拜御史大夫、以諫爭守官、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獵、廣德諫曰、今關東困極、人民流離、而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竊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反宮思

與百姓同其憂樂帝即日還宮其秋酎祭宗廟帝出便門欲御船廣德當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朱雲字游魯人徙平陵少通輕俠後受易論語好倜儻大節成帝時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尊重而頗阿王氏雲爲槐里令中廢乃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益於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

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以狂直著名。使其言是。不可誅也。其言非。固當容之。叩頭流血。帝意解。得謝。罷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哀帝時。爲諫大夫。上書言。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牽所私。以充塞朝廷。濁亂天

下日蝕且十孛星四起此陛下所親見而既嘗憤悒非之矣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朝廷亡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磊）之臣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而陛下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欲與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迾（晉灼曰、古列字、師古曰、言遮列追捕也、）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

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夫天下乃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牧養元元，當視之如一，合鳲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可爲酸鼻。陛下不救，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逆天意乎！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而悉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

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也。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愼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臣誠迫大義。官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帝不聽。然以其名儒優容之。已又疏言陛下父事天。毋事地。子養萬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矣。今又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不欲毀敗器物。況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

親徵拜孔光發覺罷躬過惡衆庶翕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宜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而民有怨望未塞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心耶厚之如此適以害之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宇內之所讎未有能久安者也夫高門去省戶數十步出入二年未見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拜司隷會丞相光行園陵官屬

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坐摧辱宰相。下御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以距閉使者。劾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餘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帝竟抵宣罪。後死王莽之禍。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成帝時。以南昌尉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而制作儀品。去叔孫。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自行陳而

爲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之以共儉天下治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計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

而起。蜀郡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夫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士也。四海之廣。士民之衆。能言之類。至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今陛下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天下以言爲諱。羣臣承順

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厚敢面引廷爭。
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
子。且惡惡止其身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其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不敢爭。天下以爲戒。最國家
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
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愽覽兼
聽。謀及踈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則往者雖不可及而
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

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爲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是以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自是福家居。常以讀書養性爲事。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去。人傳以爲仙。後有見之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云。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後也。平帝時。王莽專政。隔絕帝外家。不令通。剛以賢良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

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夫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也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抑悒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陛下宜遂明聖之德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

衛二族裁授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防未然之符莽以爲遠經僻說罷歸田莽篡位剛避地河西轉入蜀二十餘年及世祖載創隗囂欲據隴右背漢剛說之曰愚觀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此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推誠奉順應天酬人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愼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同其吉凶匹夫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而將軍何疑焉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

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願反覆愚老之言建武七年詔徵剛入朝剛復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雖有明聖之資猶屈己從衆故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敎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反復發兵懷憂騷動夫天之所祐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不信不順令人受塗地之禍毀終身之德亂君臣之節傷父子之恩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囂不納剛至拜侍御史遷尚書令以數切諫失官卒爭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以大司農屬察廉補不其丞琅

琊太守趙貢說其能從宣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

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遷樂浪都尉

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鳳薦爲長安令補御史中

丞成帝初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日仄之

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

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有未洽也臣伏思其一

端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

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

細微責才不量力轉相迫促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嘉

賓之懽九族亡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繇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諺曰苛政不親煩苛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帝嘉納之出爲陳留太守遷守左馮翊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接待甚備已具得其罪臧宣察湛有改節相敬之效迺手牒書條其姦臧封與之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

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心即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去終無怨言而櫟陽令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徼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輳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孝者用功次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縣小辟在

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
舉茂材遷宣即奏賞與恭換縣而兩縣皆治宣移書勞
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
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
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
必行得郡中吏民罪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
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池陽
令舉椽王立廉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以讓縣縣案驗
乃其妻獨受繫者錢椽實不知椽慙自殺宣聞之移書
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贓而立不知殺

身以自明誠廉節士甚可憫惜以府決曹椽書立樞顯其魂以日至休吏賊曹椽張扶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樂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椽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之宣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遷少府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

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
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
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
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臣考察、 遷御史大
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果除趙貢兩子爲吏
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史固以
爲器誠有極云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宣帝時舉賢良方正爲諫大夫
遷揚州刺史所部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先露章服罪
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則致法抵罪或至死自餘貲
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每行部必先即
學宮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

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州中清平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治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有所舉刺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决武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盛毀武于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得不死自是聖大慙服每武奏事至京未嘗不造門謁謝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武奏事在邸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意屬之顯以謂武武曰刺史古方

伯上所委任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已遷御史大夫攺大司空封汜鄉侯武爲人仁厚好士樂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常見思及爲相功名畧比薛宣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遣吏迎後母就養吏以道路有盜賊迎不至以事親不篤見策免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後五歲天子感

丞相王嘉之對徵爲前將軍詔舉太常新都侯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應哀帝崩詔舉大司馬舉朝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謀以爲往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親賢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獨持權便於是武祿互相舉而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奏武祿相稱舉自爲黨皆免就國後莽陰除不附已者武見誣自殺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習詩禮筭歷極師法稱通儒性寬仁恭儉恬澹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皆愛慕忻忻焉初辟丞相

府史事孔光光稱其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
子亡馬幾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心知其謬默解與之
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
得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性不爭如此哀平間爲密令
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
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
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
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
之君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之生所以羣居

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所廢置吏民共咲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府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之服焉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王莽

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拜太傅。封褒德侯。
卒。賜棺槨冢地。素服臨葬焉。上循吏、

王尊、涿郡高陽人。爲號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條。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供張辦。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灋守職。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廣恩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慎毋以身試灋。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貴。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事。輔繫數日。盡得其狡猾不道。臧百萬。斃之。威振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坐殘賊免。遷益州刺

史、先刺史王吉、行部至邛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尊行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也、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遷東平王相、王至親驕不遵傅相數連坐、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久不出、即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先是王數以私出入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敕廄長、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言、相教不得、王太后奏尊倨傲不臣、坐免爲庶人、久之、擢司隸較尉、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坐詆欺赦前人事、塗汙宰相、左遷高陵令、以病免、會南山羣盜起、歲餘吏不能禽制、召守京輔都尉、旬月間盜賊清、守京兆尹三歲、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免、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之、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刼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爲警、步兵較尉、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强、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詔關內侯寬中、問所徵故司隸較尉王尊捕盜方畧、拜諫大夫守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禮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猾、通

邪結黨并兼役使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
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
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
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
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
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
楚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絜
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
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一旦無辜制于讐
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
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尊以京師
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
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
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
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
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誅死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
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
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
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殘賊之口絕

詐欺之路。唯 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何並平輿人。爲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卭城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灋。自造門謁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趣之。行。林卿慚其賓客。去至渭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聞之。從吏兵自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代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問徑亡去。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林卿因亡命。衆庶讙以爲實。太后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善之。遷穎川太守。時穎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贓累千金。並出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並曰。罪在弟身。與天子灋耳。不在守也。元懼。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款。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

勇力曉文灋吏、治三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
乃負王灋、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
無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
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趙李皆縣
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並生康
靖、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書曰、告子恢、
吾生素餐日久、欺法雖當得贖、勿受、葬爲小槨、亶容下
棺、恢如命、王莽擢恢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爲郎、
朱博杜陵人、少伉俠好交、以長安令最遷冀州刺史、行
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縣
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博告外趨駕、白駕辦、博出就車
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
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
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
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流、吏民大驚、
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則老從事教民聚
會、欲以觀試博、博殺此吏、州郡畏慴、遷瑯琊太守、常令
屬縣、各用其豪傑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
常、博輒移書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
誅罰輒行、以是豪彊慹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讐廷

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椽史自白、請至姑幕
事留不出、功曹諸椽郎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
傅乃見丞椽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椽謂
府當與之耶、閣下書佐入、傅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
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
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捕
得五人、傅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効、檄到齎伐閱詣府、
部椽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其
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
少愛利、敢誅殺、然亦時縱貸、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
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傅
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傅辟左右、問禁是何
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伏狀、傅笑曰、丈夫固時有是、
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卿、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
曰、必死、傅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
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効、傅
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
筆札、使各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
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傅知其對
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受

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傅遂成就之、遷大司農、傅本武吏、所至馳騖進取、不師道德、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傅見謂曰、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傅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常滿、哀帝時為丞相、傅太后怨大司馬喜不附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傅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何武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非當得爵土、請免為庶人、帝疑傅承太后指、召御史大夫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官雜問、宣等劾傅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玄枉義附從、大不敬、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傅自殺、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以父建任為郎、武帝時、漢連伐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盡歸漢使路充國等、

云爲欲降帝遣中郎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還國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斥候士百餘人與俱武既至而單于顧益驕非漢所及意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常在漢時與副使勝善私候勝聞漢怨衛律欲爲漢伏弩射殺之勝以貨物與常相結要事覺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常引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盡殺漢使不則皆降之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慨然卬天歎謂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欲殊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救之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氣絕

半日乃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
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必欲刼之降以快心使
使曉武武旦會論虞常武至律劍斬虞常已而曰漢使張
勝實與謀當死降者赦舉劍前擊之勝請降已謂武曰
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律舉
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
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實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
我降我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奮起罵曰汝爲人臣子畔主背恩爲降虜於蠻夷何

用見汝爲且單于信汝以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
鬬兩主使觀禍敗南越殺漢使屠爲九郡宛王殺漢
使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應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
我不降明欲令兩主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
終不可脅乃入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大窖
中絶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
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
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
積五六年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侍中相善也武使

匈奴之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子卿。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行河東。祠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

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國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心誠甘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君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武自分死久矣君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以妻單于女使妻賜武牛羊

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云帝崩武聞之南鄉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已死後漢使至常惠賂守者夜得潛見之自陳因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喜如惠語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有之許遣武等歸於是李陵置酒詣武賀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

忌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因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匃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誰歸歌竟武和歌相與泣數行下單于召武官屬咸會為餞宴而遣前已降及物故隨武還國者九人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以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報反命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匃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元坐與謀死而武素善桀弘羊又

嘗爲燕王旦所訟延尉奏請逮武大將軍爲寢其奏免官昭帝崩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久之衞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不可棄也帝立召武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武既老而子前坐誅帝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發匈奴時胡婦適產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通國至以爲郎年八十餘卒

龔勝楚人也字君賓與國人舍君倩友善並著名節傳經世謂之楚兩龔舍不仕而勝爲郡吏舉孝廉以王國

人不得補宿衛哀帝自爲定陶王時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詔並徵勝曰竊見國家徵巫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帝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對曰唯唯有詔爲駕甯壽稱疾不至舍嘉至皆爲諫大夫勝數爲帝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以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先以儉約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言董賢寵太盛亂制逆上指議丞相嘉薦故廷尉梁相等過微薄不應迷國不道法復坐與博士夏侯常爭言見劾乞骸骨出守渤海謝病不任官自免歸帝

以其名高復徵爲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與中大夫邴漢。俱得謝。策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示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子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除爲郎。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於是勝舍皆歸老。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兩龔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居攝中卒。莽旣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即迎勝。拜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莽命。久立門外。欲令勝起迎。勝稱篤不起。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

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爲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暉高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爲子孫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乃死時年七十九矣世祖即位褒

表其子孫至大官是時清名之士文有琅邪紀逡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貴重賢節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繇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也隃麋郭欽爲南郡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莽居攝皆以病自免歸卧不出戶卒於家尚書沛國陳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可以逝矣即乞骸去莽簒位召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皆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文書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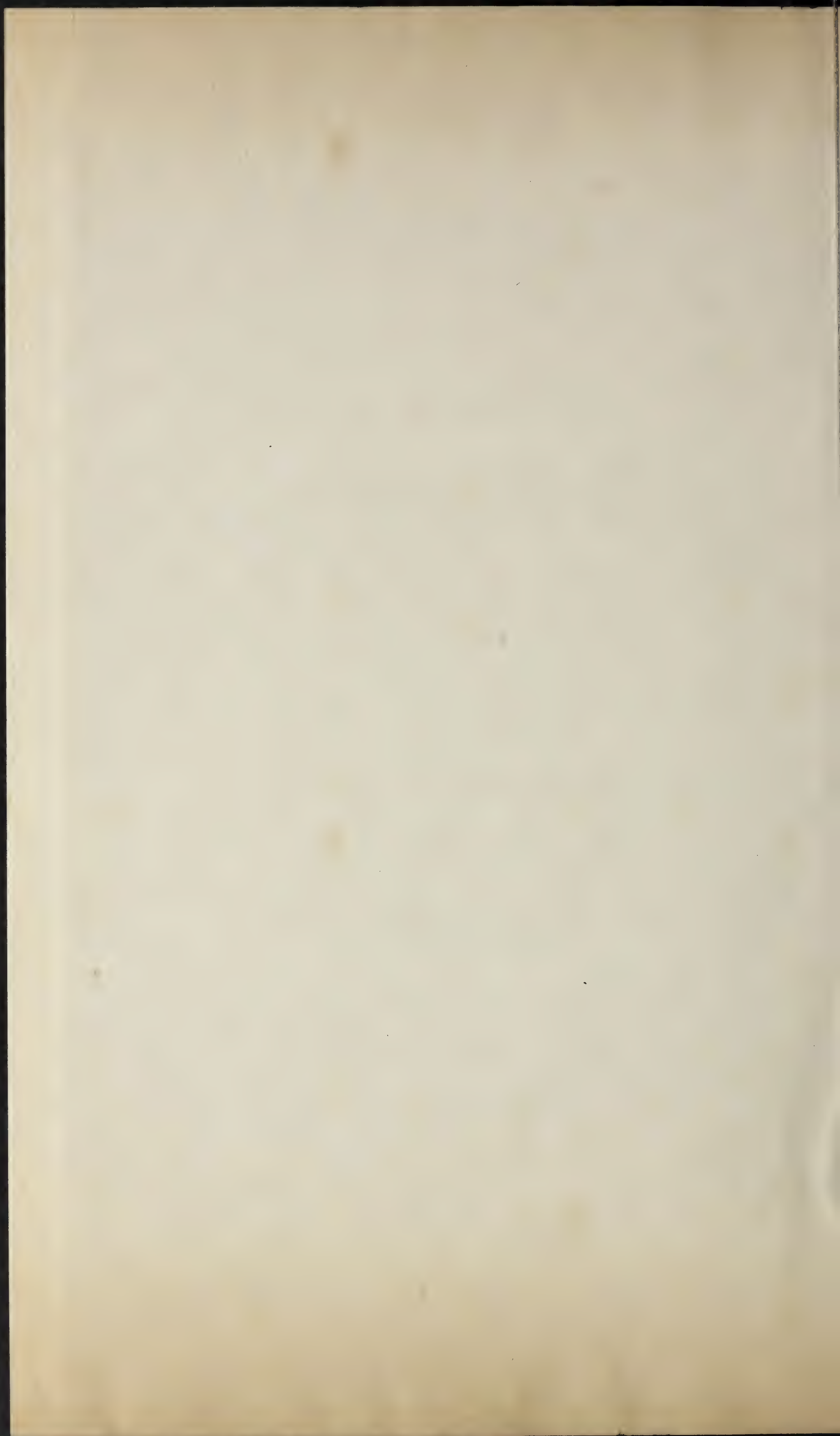
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去官不仕莽云。

李業梓潼人少有志操以明經爲郎王莽居攝以病去莽太守劉咸脅載詣門命爲酒士病不起遂絶匿名迹終莽之世公孫述僭號徵爲愽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使追刼之曰卽業起吾官之公侯不起賜之藥使者譬旨曰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君柰何以區區之身試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

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以高位重祿相誘爲使者見業
終不屈謂之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內斷乆矣何
妻子爲遂飲藥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
祠賻贈焉業子翬辭不受逃去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
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刼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
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藥且飲玄子瑛泣血叩頭願
奉家錢千萬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玄乃遂隱述又
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皓曰
速裝妻子可全皓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遂自刎以
首付使者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對使者伏劔而死捷

爲費貽不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肓辭徵命世祖旣平蜀遣使矦祠賻贈焉獨費貽在仕至合浦太守

史論曰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遁不汚絕紀唐矣忠節



西史上編卷之二十一

明　盱　琵　鄧元錫　箸

東漢臣列傳　大臣　貞臣　良臣　爭臣　名將　循吏　忠節　獨行

世祖中興。業同載剏。而新莽餘分閏位之日淺。先漢尊經篤行之遺。風習茂焉。又更亂而節著。人務於東脩。當是時。武功佐命之臣。並著文德。鄧元侯以弼諠啟帝業。而內行淳備。馮陽夏功若丘山。而不伐。恂恂焉。祭征虜於漁陽隴坻。稱尤功。而詩書禮樂乎恍敦而悅之。迹雲臺龍驤虎據諸勲臣。其所繇於漢初。守推魯公卿。遠矣。及天下既定。天子投戈歸馬。垂精於道藝。褒表名德。敦

尚風教。公府之選。類多仁愿博碩之賢。尚書樞密。斟調於其內。諫議舉刺。顯爭於其外。用能俊乂並列。施及於明章。豈非盛哉。然自建武來。天子懲莽獨任竊國之禍。已泰深痛。政傷明察。頗以吏事課責三公。而相不復有謨。後稍下衰。貴戚擅恣。閹豎橫放。公府權輕。一不能有禁禦。蓋其埶也。然袁任（隗安）正色於竇氏。楊公（震）秉義於耿閻。梁氏作難。李杜（固喬）抗其節。大閹逆用。陳太傅（蕃）殉焉。他諸藎臣盡慮。蹇蹇無已。貞士犯難。前踣後奮。蓋至于扳蕩之極。而格夫清議。猶能使大姦巨憝。逡遁卻顧。而九鼎以一絲繫也。雖其智沉勇深。匡亂世反之正。視

先漢少遜。而東京名節曒然。於百代獨尤矣。諸公卿功在君國。關天下興亡故者具帝紀。茲采其名行卓犖者著于篇。

伏湛。字惠公 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少傳家學。性孝友。歷王莽更始時。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上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學不廢。謂妻子曰。禮一穀不登。國君爲撤膳。今民並饑。柰何當獨飽乎。乃共食粗糲。悉奉祿賑贍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有氣力者爲湛謀。以平原地廣。足觀變舉事。湛立斬以徇。於是吏民信向。郡中安輯。世祖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才

任輔相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國典舊制。多陳白奏行之。大司徒禹西征。拜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常留後總羣司。三年。代禹爲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漁陽。帝欲親征。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有成。戰用克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所以嚴天顯。重人命。俟時而動也。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滅檀鄉。制五較。降銅馬。破赤眉。鄧奉之屬。大功灼著矣。今京師耗匱。資用不足。乃欲遠涉二千餘里而軍。士馬疲

勞轉餉艱阻豈懷遠寧邇之道乎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寇賊縱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邊塞地外迫北狄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此四方之所疑怪百姓之所怨懼也願遠覽文王重兵慱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慱采其中專以中土爲憂帝說爲寢兵時青徐賊據富平連攻不下自云願降伏司徒帝知湛爲青徐所倚信遣至平原平原人歡呼就迎盜即日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遠況平居乎奏鄉飲酒禮施行之坐蒸祭高廟不舉奏

策免。南陽太守杜詩疏理湛言竊見前太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象遭時反覆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節陛下深知行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有識歎惜湛髫髮厲志白首不衰智畧謀慮國之淵藪實足以先後王室光示遠人臣詩愚戇不足知宰相之重敢冒黷以聞復徵守尚書。中暑薨。帝親弔祠。遣使送喪脩塚焉。子隆爲太中大夫使張步宣諭上威德步遣使隨隆上書貢獻即拜步東萊太守步意不慊而劉永遣使封步爲齊王步請隆爲帝言求王齊隆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十萬戶侯可得耳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間使上書言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今吏民忿步反逆心不懷附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儻得生還闕廷即誅有司此其大願若殁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矣惟陛下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書召司徒流涕示之曰隆可謂蘇武之節恨不且許遽求還耳後爲步所殺孫晨謙敬博愛好學以孫女爲順帝貴人位特進卒晨子無忌傳家學博物較定中秘書無忌子完女爲獻后

章且帝紀伏氏自伏生後世傳經清靜無忌東京號爲伏不

闕云○宋弘字仲子長安人少温順敕義自將光武時爲

大司空帝嘗問於今通明博洽之士爲誰弘對曰沛國

桓譚人也幾可及楊雄劉向父子餘子不及拜議郎給

事中譚鼓琴帝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朝服坐府上遣

吏召譚譚至不與席質讓之曰吾所爲薦子於上者苟

欲以忠直輔主德益國家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於忠

正何有能自改耶抑將令相舉以法耶譚頓首良久乃

得謝罷去後大燕羣臣帝使譚鼓瑟譚見弘恧慙失常

度帝怪問不敢對弘離席免冠頓首曰臣曩所爲薦譚

者。內冀其能以忠直輔上德有益國家也。而令朝廷悅鄭聲。臣罪大矣。敢請其辠。帝太息改容謝焉。帝姊湖陽公主既寡。將求偶。帝與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司空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也。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退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所得奉以分贍九族。家無餘貲。所推進賢士甚衆。或相次為公卿。帝甚禮重焉。是時帝頗以吏事責過三公。三公多不終。司徒韓歆以直言得譴自殺。歐陽歙戴涉相繼坐事。獄死。侯霸以薦舉失人。帝下璽書曰崇山

幽都何可偶。黄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蓋嚴密如此。而司徒蔡茂清儉。馮勤恭約。郭丹廉公。范遷清方。有執稱任職。司空純張安世後佐上興禮樂。定廟社之儀。司徒霸。建白行先漢寬大之令。與宋司空。皆史所謂罷愽者功遠。愛弘者道長哉。庶大臣節矣。郭丹、南陽穰人。父稚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居焉。為更始諫大夫。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已乃逃去。敝衣間行。涉險阻。求更始妻子。奉還節傳。乃歸鄉。○范遷沛國人。家貧。獨宅數畝。田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之日。君有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為後業。遷日。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下南陽。求其子宇官之。至常山太守。○宣秉。馮翊雲陽人。少脩高節。見王氏專國。逆有萌遂遁去。後歸世祖。為御史中丞。特詔中丞與司隸較尉尚書令

會坐各專席、示寵時號爲三獨坐、遷司隸較尉務舉大綱、畧苛細百僚敬憚、秉性節約、常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舍、見而嘆曰、楚國兩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帷帳什物、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輒收親族、分孤弱家無餘財焉。○郭憲、汝南宋人、莽簒位、拜郎中、賜衣、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迹捕不得、歸世祖爲光祿勲、車駕西征隴囂、憲以爲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語具帝紀中、已召百僚廷議擊匈奴、憲又以天下疲弊、不宜動衆、忤帝意、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信不虛也、以病退、卒於家、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常則。居幽室。必脩容。遇妻子如嚴賓。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或譏其詐。湛笑曰。詐善不亦可乎。建武初。爲左馮翊。脩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予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

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禮豈謂自輕哉拜免祿勳事必盡規多所匡益帝臨朝少有惰容輒獻微湛常乘白馬帝見其入朝輒曰白馬生行且復諫矣遷太子太傅郅后廢稱疾不朝起為司徒引疾薦自罷卒　朱浮字叔元沛蕭人世祖為大司馬浮從為主簿累幽州牧漁陽守彭寵反攻浮浮跳身歸以為執金吾時天子以二千石長吏不勝任有微過輒斥罷浮以日食疏諫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典郡縣皆為陽為上若陽上不明則于動三光二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

天道以徵來者。陛下哀愍海內。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於官。子孫因爲氏姓。當是之時。吏職何能悉理。議論之臣。豈不諠譁。獨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而艱難之業。當累以日也。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送相代。疲勞道路。夫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短長。以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也。物暴長者必

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游意經年之外望治一世之後天下幸甚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宗室諸王后家外戚皆遵奉繩墨求之於事宜報和平而災祥仍見天道誠信殆不可不察也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於是黜舅輔之任信舉刺之官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使在職者皆競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以經

盛衰貽後王也夫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載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須五載以成其化況於人乎願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吏治幸甚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比日車駕親臨觀饗誠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而傅士之官為天下師承傳先聖之言俾不乏絕所宜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惟賢是登俾承學知勸伏聞詔書更試惟取在洛城者以克臣恐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也帝采納其言後為大司空坐事免浮頗好陵轢同列世祖內衛之獨

惜其功能未之罪也永平中竟坐賜死　馬援字文淵
扶風茂陵人少孤有大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辭兄
況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
且從所好況卒援朞之盡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見居
恒言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田牧者數年有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太息曰凡殖貨財者爲能賑
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班昆弟故舊已避地凉州以
隗囂使入見帝遂自歸已定平隴畫有大功語具帝紀
中諸羌反臨洮中郎將來歙言隴西侵殘非援莫能定
也拜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屢破之朝議以金城西途

遠多寇欲棄隴西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完牢可依以爲固其田皆肥壤灌溉流通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可守不可棄帝然之詔便宜行援繕城郭起塢候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氐羌歸附其爲政務開恩信任掾吏以職身總大體而已日從賓客故人飲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反旅拒此太守事耳郡民嘗自驚言羌反百姓犇入城狄道長請門請閉城發兵援方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還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庸請何爲後稍定無寇覘之則傍縣熟

羌報讎者逃郡中愈敬服之在郡六年徵入為中郎將數召見進對亹亹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聞者皆屬耳忘倦交阯女子徵側反拜伏波將軍南擊破平之所過郡縣輒為之治城郭穿渠灌溉田以利民越律與漢律違駁者十餘事申舊制要束之自是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唯謹軍還封新息侯平陵人孟冀迎勞賀之援曰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臥牀上死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後武陵五溪蠻叛援請將時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也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

試之援據鞍顧眄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遣率中
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人征五溪援以所將皆帝勳
戚貴人私憂之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矣但畏長者家
兒在左右與從事殊難調介介耳至臨鄉破蠻次下雋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近而水險從充夷而軍遠耿舒欲
從充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進搤其咽喉具以
請帝從援策抵壺頭賊乘高守隘水廹疾船不得上會
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避炎氣賊每
升險鼓譟援輒曳足觀之左右念其老病哀其壯皆爲

流滯耿舒以前言當道克援紬其議恨之遂以大衆怫鬱逢疫疢爲援負與兄弇書言之帝聞之怒使虎賁中郎將梁松馳詔責援監其軍初援嘗有疾松來候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畢嚴之大人柰何不爲禮乎援曰我松父友也彼雖貴何得抗父執乎及奉詔擊匈奴詔百官祖餞援謂松及黃門郎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勉自持時思鄙言松固深啣之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

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灋。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矣。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保讐人上書訟保行浮薄。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宜屏遠。帝召松固。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而保免

官故並媢妒之及是松至軍會援卒脩故怨搆其罪初
援在交阯以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之故軍還載之一
車於是譖者言昔所載皆明珠文犀也松以聞帝大怒
收侯印綬援妻孥惶懼席藁詣闕請其罪帝出松書乃
知所坐前雲陽令同郡朱勃傷之上書訴其寃書奏報
聞初援自交趾還擊牛酒饗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
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語之曰士生一世但得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使鄉里稱
善人長者斯可矣致求羸餘但自苦耳吾心感其言曩
在浪泊西里間角虜時下潦上霧海氣蒸鬱仰視飛鳶

跕跕墮水中臥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前上萬壽乃竟以不終故非功之難處功者難也援旣卒軍士疫死大半蠻亦饑困監軍謁者宋均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命以詔書入虜營布恩信許之降因勒兵隨其後郡蠻皆降均自劾矯制之罪帝嘉其功迎賜金帛勞焉均自有傳鄧惲汝南西平人明天文曆數王莽末惲以鎮歲熒惑並在漢翼軫之分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令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大怒劾大逆繫詔獄會赦免建武初爲郡功曹椽十月饗官屬

畢會太守歐陽欽發教以督郵繇延忠公可牛酒養德戶曹引延受賜惲愀然趨進曰司正舉觥觥至惲卬曰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圓朋黨搆奸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敢再拜奉觥欽慙動不知所言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欽意少解曰實欽罪也敬奉觥惲免冠謝曰惲不忠孔任是昭既陷毀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収惲延以明好惡欽曰是重吾過也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疾延亦自退鄭敬招惲曰子廷爭繇延君不時納延今雖去勢必還直心無諱雖三代之道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也盍去諸惲曰孟

輌以強君所不能爲忠量君所不能爲賊惲業以強之矣障君於朝已有其眞而不處其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去隱弋陽山中居數月欵果復召延惲乃去從敬居漁釣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喟然嘆謂敬曰天生俊民以爲人也子從我爲伊呂乎將謂巢許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老矣吾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之江夏舉孝廉爲城上東門候帝嘗出獵還夕矣惲拒關不納帝令從者見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不受詔帝迴從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爲萬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宗廟社稷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小臣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後援皇太子詩郭

皇后廢惲言於帝曰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後世有以議社稷帝說而說太子避位太子安善說也夫

桓譚沛國相人也博學多通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以父爲太樂令因嗜倡樂而憙誹俗儒故多見排抵哀平閒皇后父孔鄉侯傅晏與譚善譚勸晏杜門執謙慤而傅氏全安董賢聞譚名欲交之不與通建武初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繇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克朝而政務合理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動多過事夫有國之君未嘗不欲以建賢與化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非賢也夫張

官置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善惡今人相殺傷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滅戶殄葉而俗稱豪健雖有怯弱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也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人二等如此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仕宦爲吏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薀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動收責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逼後靡以淫耳目若非身力所得可令糾告

申之明禁如此此則專役一巳事寡力弱歸功田畝而地
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
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是爲刑開二門也可令通義理明
習法律者較定科比一其法度頒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則天下知方獄無怨濫矣天子以赤伏符即位崇信
讖緯多以決定嫌疑譚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
異聞觀先聖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
虛誕之事可熒惑耳目者也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
矣自子貢而下不可得聞况後世淺儒能深通之乎今
諸巧慧小材技數貪邪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爲欺

爲惑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伏聞陛下超然遠覽窮折方士黃白之術可謂至明而乃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時有合譬猶卜數隻偶豈不時信然豈可專哉惟陛下垂明聽發聖意屛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天下幸甚疏奏帝指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讖出古聖徽辭今譚非讖是非聖無法也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帝嘗論郊祀亦欲以讖決中大夫鄭興對如譚帝勃然怒曰若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

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然意終郤之，不任也。史臣
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
文致，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夫！（上世祖時大臣名臣爭臣）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以節行著名。更始中，舞陰大姓
擁城不下，得熹將乃下。召拜偏將軍。赤眉之亂，（與同郡韓仲伯、
將家屬出武關避之。仲伯以婦色美，慮獨爲強暴侵欲，
棄之。熹怒責不聽，教以泥塗婦面，載鹿車自推之，道逢
人輒言病狀，以得免。）亡之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饑困不得前。
熹悲感，解所齎縑帛資糧悉與之，將護歸鄉里。光武初，
守簡陽侯相。簡陽吏民不欲納熹，呼城中大姓，告譬以
國家威信，立下之。拜懷令。懷大姓李子春嘗爲琅琊相，

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車窮詰其姦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良疾病帝臨視問欲言王曰素於李子春善令法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乞哀全其命帝曰吏奉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而死帝悲傷其意貸子春而遷熹平原守時平原多盜捕斬其渠帥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貸從京師近郡實畿輔且廣上恩從之於是擢舉行義誅鋤姦惡境內大治青州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召拜太尉上復緣邊諸郡方畧皆久長規帝崩受遺詔典喪時舊典喪亂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熹正色

橫鈒殿階上扶諸王下明尊卑時藩國官屬與百僚出入宮省無別識熹表奏謂者分護諸王出就邸惟朝晡臨乃入整禮儀嚴門衛外內肅然久之免八年行太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顯宗崩復典大器進太傅寵焉薨肅宗臨弔謚正侯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司隸較尉宣子也宣事在前傳中王莽惡宣忠正不附已欲種誅之賴太守苟諫所擁護而免永少有志操事後母孝妻嘗於母前叱狗即出之數爲郡太守陳復漢討逆之策守曰君長幾事不密者禍矣永感其言稍自隱避焉爲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擊青犢有功封中陽侯

光武即位徵之永不至知更始巳亡乃發喪臨上將軍列侯印綬幅巾詣河內謁帝帝問永卿衆安在永避席稽首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安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悉罷之矣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拜諫大夫謂之曰關東素畏卿卿可將故人詣城下譬曉竟降之還賜洛陽里第辭不受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時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歛手避二鮑矣永行縣至霸陵道經更始墓下引車入陌前趨拜從事止之永曰寧有親北面事人而過墓不

拜者乎下拜盡哀而去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意頗
不平大中大夫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至仁
不遺舊忠不忘君恩之篤也帝意釋然許旨出爲東海
相坐虞田不實徵同徵者皆下獄永至成臯迎拜兖州
牧令便道之官卒時杜陵馮衍不肯事莽天下兵起勸莽將廉丹令與復漢室丹不能用永辟爲將軍蔹謀甚力已從降河內帝望其不時至黜不用永謂之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何憂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又何患乎子昱署守高都長平劇賊
知名爲沘陽令以仁愛稱拜司隸詔旨下尚書使封降
胡檄令黃門問昱頗有所惟否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
著姓又降胡當司徒露布惟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

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爲司隸耳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肅宗即位爲司徒大旱饑帝召問旱故且何道消復也昱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初踐天位刑政未著即有失得何能致災臣前在汝南典楚獄事繫者千餘人未盡當其辜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誠痛之也今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如此和氣宜可致也帝納其言北匈奴圍戊已較尉議宜救事具戎狄志中爲大尉薨子德脩志節爲南陽太守脩學興禮百姓勸服號爲神父德子昻有承義節行辟公府不至卒於家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

人少介然義行王莽末、羣盜並起、旗黨衆附之、倫依險固、築營壘自保、羣盜莫能下、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以久宦不達、變名姓、稱王伯齊、往來太原上黨間所過爲糞除陌上、入目爲道士、建武初爲京兆市掾每詔書下倫讀之太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吾行且遇時等輩笑之曰子說將未下安能動萬乘乎倫笑曰道不同故耳君行觀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帝問以政事稱吉明日特召入日親有問之者曰倫爲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不可近帝以問倫倫對曰臣三娶皆孤女臣少遭饑亂實不過人飯有之帝大悅以爲扶夷長未至官即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嘗屠牛祀神民以匱倫移書屬縣巫祝

有依託鬼神詐愚民怖利者立捕論有妄屠牛者吏捕行罰身爲二千石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貿與民之羸困者永平初坐法逮老稚攀車叩馬號不得去倫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追及詣廷尉上書守闕訟者千餘人後守蜀郡椽吏鮮車怒馬貲豐贍者皆罷遣更選孤貧志行之人處曹任之蜀郡政清所任吏多至九卿事肅宗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舅氏馬廖等亦傾身結士爲名高倫疏諫曰臣聞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不

出境所以杜漸防微明一尊也近光烈皇后雖友愛天

至而陰侯卒遣就國梁竇非法明帝誅之嘗譬曉外家

曰若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難兩施臣嘗刻著

五藏書紳識焉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較尉防

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

臘日亦遺其在雒者錢各五千越騎較尉光臘日問遺

至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

義惶恐以聞陛下情欲厚之宜有以安之臣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裁幸省察及馬防以車騎將軍征西羌

倫又諫曰外戚不可任也外戚以職事見任繩以法則

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今防當西征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已馬氏廢退而賓憲篤兄弟暴起倫逆閉其萌語切至具帝紀中時天子厭吏治苛刻下寬大詔書倫上疏將順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資以寬弘臨下然詔書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風俗益敝而羣下不能稱上旨故也昔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不可得反今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愽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

嚴苦吏民愁怨而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爲宏博求仁賢以裨時政坐豫協罪并譏舉者則好惡一而風化自端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懇於此今諸王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宜申明其制其太守以下拜除自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可報罷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倫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依於寬厚奉公盡節在位以貞白稱人方之前朝貢禹或問之曰公亦豈有私乎倫曰昔有與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公府辟選。雖終不用。而心不能忘。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就視。而竟夕不眠。何敢謂無私乎。蓋自省克如此。倫質慤少文采。言事無依違。吏人奏記及便宜者。輒并封上。年八十餘。卒。子頡、曾孫種、稱世廉直焉、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世吏二千石。幼有至性。父卒。年十二。弟丕甫七歲。晝夜號慟。郡中賻贈無所受。服闋。禮過成人。十五學大學。與丕俱習魯詩。閉戶絕人事。講誦精長。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應舉。丕得舉。乃始爲郡吏。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部民有爭田者。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

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歸牛主訟之恭勑令歸牛至再三猶不肯恭太息曰是教化不行也解印綬欲去掾史共泣滯留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請受罪不問於是吏人懷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中牟境者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肥親廉焉恭隨行阡陌間與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馴不去雉傍有兒與雉狎不捕親曰兒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謂恭曰所以來者府公欲察君政迹也今螟不入境一異也雉不怛人二異也童子不擾生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白狀是歲嘉禾生恭廷中坐側尹

以撽勞恭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大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至尹甚嘉之具上書言狀帝大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恭薦中牟王方立徵用與公卿所舉同擢徵恭爲侍御史和帝初車騎將軍憲擊匈奴恭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竊伏思之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誠未見其便數年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廩空虛又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聲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天下以事

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始繇内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意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踞夷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脩仁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來至矣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衰耗利其微弱誠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

塞外不見一虜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絶如綖都護
陷沒士死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彌仁
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襲其迹不顧其難乎今始徵
發而司農用度不給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亦
已甚矣三輔并凉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不合天
心之驗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
計棄萬民之命不䘏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
知事之得失長此不休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隱後拜魯詩
博士守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帝數召燕見問得失遷

樂安相時東州多盜賊恭重購賞開恩信渠帥相率來降餘目相捕擊而平州郡以安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久之爲司徒免永初元年復召疏爭盛夏斷獄語具刑法志中肅宗初斷獄皆冬至以前後論者互異鄧太后詔公卿議恭奏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依時令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四時之令行之若一月令雖周所造而固夏之時也易稱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昭噓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也孝章皇帝深惟

古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致時

雍也然自更制而來年歲不成穀價常貴人不安寧良

豯小吏不與國同心務於苛殘入十一月得死罪不問

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

虧況庶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

詳其法恭再在公位所辟選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

而門下耆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

旣成然後謝遣之恭性謙遜不顯爲名高故世不以剛

直稱年八十一卒於家弟丕亦沈深好學杜交游不答

間候常見短於人而丕欣然以自得也遂兼通五經爲
東郡守脩遍灌溉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遷侍中再爲
國三老云　論曰第五倫奉公蹇蹇自內省克始也微
不隱其私魯司徒温柔敦厚中年之治漸於化矣故寛
中近仁克私近公於經敎篤深近德也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縣部亭長有
受人酒肉遺者府下記案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春
秋先內後外詩云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
錄近及遠也宜先清府內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
賢之遂任以縣事縣大疫身親給醫藥全之辟大司徒

侯霸府掾詔部送徒河内冬寒徒病不能行意輙移所過縣使作徒衣縣上書言狀光武得奏持謂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如是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聽自行恣所欲過毋苛留然徒皆剋期至無有違者除瑕丘令有吏盜公府錢意廉得屏人問狀吏叩頭服意不忍加刑與告長休吏父聞設酒謂吏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飲藥而死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母病死哭泣不食意憐傷之聽歸家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人自我遣不汝累也遣之廣歛訖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得減死顯宗郎

佾為尚書時交阯守張恢坐贓徵伏法簿其財賄班羣臣意得珠璣委之地不拜賜帝問之對曰臣聞盜泉之水孔子忍渴勝母之門曾參回車何也惡其名也贓為物穢臣不敢拜賜帝嗟歎更賜以庫錢轉尚書僕射帝數幸廣成苑獵意以從禽廢政當車諫帝為止行歲旱作北宮意詣闕免冠疏諫曰昔成湯遭旱六事自責今旱甚而北宮大作民失農時何以憂民自古非宮室狹小之患而民不安寧之患宜罷大役以應天心敕為止作司農上簿有誤字帝怒召郎笞之意入叩頭曰過誤人所時有若以為罪臣位高罪重郎位小罪輕臣當坐

前解衣就格。帝意解，貫即。帝體性仁明，而時復暴急，頗好以耳目擿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近臣尚書而下至不免提曳。郎樂崧逢帝怒，帝自起撞之，崧伏牀下不出。帝趣呼郎出，崧應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天子自起撞郎。帝詘為釋。威意疏諫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隱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和洽職，以苛刻為俗，感逆和氣，致天災也。夫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幾，詔有司

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頗采納焉出爲魯相以愛利爲化居五年病卒官遺書諫帝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寛假帝感其意下詔嗟惜賜錢賻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早孤有氣決光武與其父岑故同學即位求問岑歿矣召暉拜爲郎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新陽侯陰就慕暉賢往候之避不見遣家丞致禮復自閉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東平王蒼以驃騎輔政辟之禮敬焉朝正月朔故事少府給璧就時爲府卿貴倨漏且盡求璧不得蒼顧掾屬亟往索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紿請觀則奉以來

簿大驚走白就就曰朱禄義烈勿復求更以他璧朝旣罷蒼太息曰屬者卿自視就愈藺相如帝聞壯之爲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士其斷獄諸以義槩報怨犯律者爲求其情理多得生汙穢不義者立僵仆之吏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數以剛忤上被劾去布衣疏食屏居野澤中初暉同縣張堪官太學見暉請交結把臂曰欲以妻子託卿暉以堪先達不對也後不復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往候視賑贍焉其少子恠問曰大人平生未嘗與張君交今若然何也暉曰張君嘗有知己之言吾內許於心故耳與同郡陳

楫善。卒成立其遺孤。元和中。肅宗幸南陽。召太守問暉起居。召拜尚書僕射。數陳諫。守節不阿意。張林言縣官經用不足。宜修鹽鐵均輸法。暉駁之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非明主所宜行。忤旨見讓。暉自繫獄。三日。詔出之。稱疾篤。不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曰。臨得譴。稱病者罪矣。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如臣子之義何。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暉以法。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遷尚書令。而老。子頡。修儒術。至陳相。頡子穆。自有傳。○王丹。京兆下邽人。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歲農時。輒載酒殽於田間

候勤苦者勞之、墮孏者恥、皆兼功自厲、遊蕩廢業者輒曉其父兄譴責之、邑聚咸奮、重本業、里遭罷者、咸待丹爲辦、行之十餘年、風俗以篤、前將軍鄧禹西征、率宗人上麥二千斛、禹表爲左馮翊、稱疾免去、徵爲太子傅、大司徒霸欲與交、遣子昱迎於路、拜車下、丹下車答之、昱曰、家公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何敢攘乎、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中山、白欲往弔、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久矣、古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全之者鮮矣、何敢易乎、客有薦士於丹者、舉之、後所舉者獲罪、丹坐免、客慙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乃召客謂曰、子何量丹之薄也、不設食、愧之、已、相待如初、遜位卒、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高祖賢、相宣帝、見經學傳、祖賞、哀帝時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服竟骨立、更數年乃起、以好學洽聞、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病免歸、復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趨、三輔諸儒

慕仰之。顯宗召拜謁者。賜車馬衣服。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中郎將。陳政術。一歸於寬厚。建初中。帝西巡。以行太常從。數召見。問三輔舊事禮節風俗。彪因言請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元勳。乃制詔京兆尹扶風求蕭何霍光後。得何末孫熊。封酇侯。還拜大鴻臚。議郡國貢舉宜首孝行。語具任官志。因盛夏多寒。上疏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穡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有常調。而貪吏傷其財。此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

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踐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恂朴之吏。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務簡。宜皆停省。又諫議之職。宜用通明謇正之士。庶有補益於朝。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職。其二千石視事雖久。為吏民所便安者。當增秩重賞。勿遽遷。以責其成功。書奏。帝納之。帝東巡狩。行司徒事。從還。引疾乞休。帝賜食問病。彪遂稱篤。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

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恐職事煩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賜錢二十萬卒彪清儉好施祿賜盡分宗族家無餘財著書二十篇號甯鄉子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六世祖比干爲廷尉與張湯同官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事每爭雖不能盡得然多所全活敞性公正自以趨舍不合時務不應請召章帝末辟太尉宋繇府論儀高正引大體司徒安深敬重之和帝初竇氏暴橫敞日發其姦拜侍御史尚書又數切諫事關廟社具帝紀憲以濟南王康屬尊貴倨白出爲濟南太傅欲因以害敞王奢無節敞疏諫曰大王以骨

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飾典法出入進止具
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今奴婢廄馬皆增千餘以
自贍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內起第觸
犯防禁費以巨萬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亾非所以奉
禮承上傳福無疆也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
見未然臨深履薄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
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加
深慮於愚言康雖不能改然素敬重敞無嫌牾焉遷濟
南太守疾文法俗吏以苛刻爲名高在郡以寬和爲政
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吏案行縣屬顯孝弟

有義行者每舉究獄輒斷以經義郡民化之出分者皆歸養父母追行喪服兄弟稚財相讓修鮦陽渠民賴其利墾田三萬餘頃人刻石頌德馬賓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環善坐免官後徵爲中郎將爲中常侍詆誣。卒于家。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守香之子也。香九歲事母至孝、母喪、孺慕憔悴幾不能生、少長博學經典精究道術、時人爲之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告休、反京師、帝指以謂人曰、此所謂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拜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中、晝夜不離、帝聞嘉之、爲尚書令、官樞機甚見親重、香祗勤物務、憂公如家、每郡國疑罪上讞、務從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暢曉邊事、酌量軍機、其得事宜、在位多所薦達、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歲收穀數千斛、香曰、王制仕者不耕、伐木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魏郡水、歲饑、分

俸祿及所得賞賜贍貧者坐水潦免卒於家少有義行以父任爲太子舍人

辭不就三府俱辟不應永建初公卿多薦與會稽賀純

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

詔下縣以禮敦遣廣漢李固素慕瓊以書逆遺之曰聞

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

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聖賢

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許斯亦可矣

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

多今必待堯舜之君此爲行志終無已時矣常聞語曰

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譏毀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功業無採。是以流俗論者。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遷尚書僕射。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後居職。達練官常。每有陳糾。朝議莫能抗奪。以災異上疏曰。間者卦位錯繆。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天意不虛然也。宜開石室。案河洛。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後訖今日。孰爲多少。足以鑒矣。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

事。數見公卿。孜察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包。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引致助崇大化。三年大旱。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賂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政事多闕。宜顧省政事所缺。務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勑近臣明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又囚徒積多。死亡和氣感傷。此災旱之招也。書奏。引見德陽殿。下其章施行之。自順帝在位。不親藉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廢。疏曰。自

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竊見陛下遵稽鴻業。懷柔百神。體虔肅以應天。今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勤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享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凍尚結。所宜自勉。以逆和氣。易曰。君子自強不息。願幸畱神。從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未備。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施行之。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下中朝議其禮。公卿稱冀勳德比周公。宜錫山川土田附庸。瓊議言。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計。冀可比鄧禹。食四縣。賞賜準霍光。冀以爲恨。以地動策免。已復司徒。轉太尉。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以日食免。明年冀誅。太尉廣司徒縯司空朗皆坐阿附免。復太尉。封祁鄉侯。瓊以師傅首居公位。舉奏州郡貪汙至死徙者數十人。海內肅清。尋五侯擅勢傾中外。瓊度不能匡。稱疾免。復召。復免。疾篤。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王者務強

其政陛下從藩國而帝天下天下拭目想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勢竪宦充朝富擬王府勢囘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杜口木舌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為國亡身隕歿為報海内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心以救積弊弘農杜衆懼雲以忠獲罪上書陳理乞同日死者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也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痛怨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毁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物感自然也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坐

事當罪超拜要職見冀將衰復陽毀示忠及諸黄門恊邪黨冀腹背相親者陛下不清澂真僞僉愛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其抑之也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懼於永殁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萬有一無恨三泉耳薨年七十九謚曰忠孫琬聰慧在朝有鯁直節治郡稱神以黨禍廢二十年起牧豫州以討黄巾功徵登公府議遷都忤卓免後以司隸較尉與司徒允謀誅卓爲傕汜所殺

周舉字宣光

汝南汝陽人父陳留太守防在儒林傳舉貌寢而博學洽聞爲儒宗延光中辟司徒李郃府時順帝誅滅諸閹議者請徙太后別館絶朝見舉謂郃宜密表奉太后朝見如常儀具帝紀人心厭焉爲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其太息疏舉忠直乞帝置章座側爲切規遷并州刺史太原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仲輒一月寒食莫敢舉爨老少不堪多死者舉作弔書祭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民命非賢者之意因宣示民還温食衆惑乃解轉刺冀州陽嘉三年徵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是歲河

南三輔大旱五穀傷天子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詔
三府舉才學優深者策問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二儀
交而萬物生萬物之生惟人最貴故皇天養之以君成
之以化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先王承天覆之以仁
恩導之以德教法乾元養物之理適四時陰陽之和夫
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而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
不時而水旱疾疫始此矣陛下處唐虞之位而循亡秦
之故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逆理斷絕人道宦豎虛
以形勢威侮良家亦復取女閉之白首無偶昔成湯遭
灾以六事剋己魯僖遇旱以自責致雨皆精誠回天之

應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有改過之效而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辯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處非其位宜急黜斥臣從下州超備機密學薄智淺不足以奉明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唯陛下留神是歲司徒劉琦免遷司隸較尉永和初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商表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商疾篤帝親幸問遺言以舉清高忠正可重任對拜諫議大夫詔遣八使分行天下巡風俗舉在遣中劾貪猾表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太鴻臚殤帝崩

議廟制請先殤後順語見禮儀志遷光祿大夫卒朝議以未登三事咸痛惜焉方舉輿八使行巡時各以受命之部爲奉職侍御史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有無君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知綱言直不罪也他使所劾多冀及宦官親黨事帝輒寢侍御史种暠復案舉乃考正其罪太子居承光宮暠以詔爲家監有常侍從中單駕出迎太子太傅喬等疑不欲從未敢決暠手劍當車曰太子國儲副天統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何知非姦邪暠有死而已太子不行也梵不敢對還奏之有手詔

太子乃行。喬退。愧歎曷臨事不惑。自以爲不及也。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久之。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荀卿十一世孫。博學有高行。徵爲郎。遷當塗長。自去官。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咸師宗之。梁太后臨朝時。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皆才。人稱之八龍。命其里曰高陽。以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也。而爽尤著。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覃思經學。不應徵命。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離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天用其精。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生則致養。孝之始也。冬則火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山林焚燒。喪親自盡。孝之終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徃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陰之禮未嘗改移。示天下不遺其親也。今公卿羣僚。政教所自出。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

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古者大喪君命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德本厚俗敦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宜可如法臣聞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也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尊婦卑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夫觀象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艮山象夫澤卑象婦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

取諸物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牡爲唱導。牝乃相從。物性然也。故詩首關雎。禮始冠昏。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爲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性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福禍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繇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後世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異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通怨曠以和陰陽。省財用以實府庫。脩禮制以綏眉壽。均陽施以祈螽斯。寬役賦以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

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所以爲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歎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也。愚臣無識。惟陛下裁擇。奏入。棄官去。黨錮起。隱海上。又潛迹漢濵十餘年。

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至宛陵進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徒自被徵至登臺司凡九十五日從遷長安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所舉辟專之於才畧之士與司空久等共圖其難會疾薨　陳忠沛國洨人也曾祖父咸事哀平爲尚書有忠節父寵事肅宗爲廷尉上苛法議廣恩具其前傳及刑法志中世習法令常稱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重購慎無與人重比爲司空以經書傳法律爲任職相忠以先廷尉時具漢法溢於甫刑者條上未施行申其意條二十三事爲決事比上之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者得

減論母子兄弟相代姬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鄧太后崩安帝親政忠以爲臨政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表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有詔公卿百僚上封事忠慮以詔書旣開諫爭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赦周昌桀紂之對文帝嘉袁盎人豕之議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其嘉謀異策固宜虛納即令管穴妄有譏刺若口逆耳不得事實亦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風帝從之

時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相匿莫肯糾發忠內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所以崇本絕末極鉤深燭遠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禁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則大姦生而土崩故逃亡之科於憲令至急而州郡諱以盜賊爲負會莫省憂雖有發覺不務澄瀨至逞威怒僵仆告者或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至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得發露陵遲成俗冠攘之咎皆原於此宜切勅刺史嚴糾罰

冀以猛濟寬時初詔大臣行三年喪忠因申舊令從軍及給事將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從太后從之以夕次轉僕射糾乳母王聖女伯榮橫恣傷三府官重任輕機事委尚書而災眚輒咎譴三公非國體各疏諫具帝紀中上大臣、良臣、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少篤行公府連辟以二兄未仕隱密山教授與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李膺歎以爲至德可師者也同郡郡陳寔齒甚少皓引與爲友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薦自代時士習尚氣節兄子瑾獨退讓李膺疵之曰孟子以無是非之心爲非人弟何獨不然皓

闢之日昔國武子好昭人道以致怨道貴體訓所安保身全家耳性何必同。孫系自有傳。劉矩沛國蕭人爲雍丘令化民以禮讓有爭訟引使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法不可試也使歸自思訟者往往罷去路不拾遺爲尚書令以亮直失梁冀意出爲常山相後爲太尉與司空瓊司徒喬同心輔政所辟召皆名德順辭黙諫多見省用以日食策免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有儁度嘗閒行有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不言下輿步歸有頃認者持牛還叩頭謝寬曰物有相類事有錯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乎典三郡溫仁慈恕雖在倉卒未甞疾

言遽色。吏人有過。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異責躬。每行縣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處士諸生。執經問難。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之孝弟。感而與行者甚衆。靈帝時為太尉。於帝前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稍醒。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酲。帝為動容。夫人欲試寬令恚。伺朝會嚴裝訖。令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蓋性度如此。○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舉孝廉。為左較令。坐法輸作若盧。中丞樊準疏薦參謂勇不測。可將也。宜採前世之舉。勸規尚之功。故參以效宣國威。拜謁者。督軍屯。為漢陽太守。抑彊助弱。以惠政得民。永建中。為大鴻臚。虞詡薦其有宰相器能。順帝時。為太尉。錄尚書事。參在二公

中最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參稱疾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稱太尉參竭忠盡節孤立羣邪之間自處於中傷夫以讒佞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贊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幸甚丁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疾致羊酒坐夫人疾前妻子殺之竟以免○廉范京兆杜陵人父遭亂客死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喪蜀郡守張穆祖故吏也厚資之范一無所受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壞范抱棺俱沈鈎出之乃免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禮范爲功曹會融爲刺史所舉案范知譴重欲以權相濟託病去融大恨之范東至洛變名姓爲廷尉獄卒居無何融果徵至獄范侍衞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爲范而殊不意謂之曰卿何乃似我廉功曹范訶之曰君困瞀耶融繫久疾病范隨養視竟融死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後去辟公府所受學師薛漢坐楚獄誅衆莫敢視范往斂收之帝召入詰責范叩頭曰臣愚無狀以爲漢已伏誅亦足示國法矣誠不忍師資之情罪當坐帝以其辭直壯之問曰若豈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對曰褒臣曾祖丹臣祖也帝曰怪卿志膽乃爾知是也以爲雲中守匈奴

大入塞故事，虜入塞過五千人，移傍郡求救，范不求救，身拒之，不敵，會日暮，令軍士交縛兩炬三頭爇火星列營中，而蓐食，虜遥望火多，謂漢救至，驚宵遁，范奔擊，斬首數百級，虜繇此不敢窺雲中，歷武威武都二郡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遷蜀郡，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相屬，范削舊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以賑宗族朋友，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祭肜，祭征虜遵從弟也，早孤，天下亂，野無煙火，常獨守先人冢，賊每過，見肜尚幼，哀之，不害也，建武初，以征虜任為黃門郎，常在左右，征虜卒，無子，帝追傷之，以肜為偃師長，近墳墓，四時奉祠焉，視事五歲，邑無盜賊，課第一，遷襄賁長，誅破姦猾，解其支黨，襄賁政清，拜遼東太守，肜厲兵馬，廣斥堠，鮮卑犯塞，常首鋒陷陳，鮮卑畏怖，款塞，肜念匈奴鮮卑烏桓三虜並窺邊，脫連和，為邊患愈甚，乃厚賜鮮卑，以傾其心，復親附其異種高句驪滿離之屬，虜皆感服，肜乃令擊匈奴，送首級為效，虜卬天指心，果歲送侍誠，邊邑以寧，初詔書切責州郡，設購賞禦邊務，

不能有禁禦，形質厚，體貌絶衆，以恩信撫夷狄，人畏而愛，以得其死力，西自武威，東盡玄菟樂浪，塞外夷皆內附，野無風塵，詔悉罷緣邊屯兵焉，顯宗嘉其功，徵爲太僕，又美形清約，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拜日賜錢百萬，馬三疋，衣被刀劒什物充具，第帝歎息以爲可屬大事，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指子路室日，此太僕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已命將萬騎伐匈奴，期至涿邪山，爲南左賢王信所誑，得小山以爲涿邪，不見虜而還，徵下獄，免，形憤見詐，出獄數日，歐血死，且死，呼其子謂日，吾受恩厚，奉使不稱，誠慚誠恨，義不可以無功受上賜，汝錄悉簿上所得賜物，詣兵屯效死，帝雅重形，方更任用，聞大驚悼，烏桓鮮卑追思形無巳，每朝賀，過謁冢，仰天號哭乃去，吏人爲立祠，遼東奉祠之。○虞詡，字孔卿，陳國武平人，父經，爲獄吏，案讞平允，每冬月上死囚狀，恒流涕，詡早孤，事祖母順孝，辟太尉府，會大將軍騭議欲棄涼州，詡格其議，語具邊防中，大將軍憲欲以讞中之，舉以爲朝歌長，時朝歌盜起，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故舊皆弔，詡笑日，忠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勞苦之日，君儒者，當謀謨廟堂，

乃在朝歌耶、當何用治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而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朝歌以平、後羌寇武都、鄧太后聞詡有將帥之畧、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圍赤亭者數旬矣、詡乃令、軍中伏彊弩勿發、發小弩當敵、羌以爲矢弱力疾攻、詡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中立斃、羌大

駭走詡出奮擊破之明日陳兵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易衣服回轉數周羌更相恐以爲漢兵衆不可勝也詡計賊當退則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虜果半渡掩擊大破之羌遂解散詡乃相地埶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郡遂以安先是運艱險舟車不通獨驢馬負載率僦五致一詡案行蹊沮至辨數十里可漕則燒石剪木以僦直傭作而漕通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穀石八百鹽石四百戶增至四萬餘遷司隸較尉奏免三公案中官以瀆事具帝紀中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名積儲而因爲聚斂詡疏曰元年來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而上者不絕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宜切責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縣令冤枉積六七歲不通詡質責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訴而不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於細民何讎乎以刺舉忤權戚數見譴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去官卒臨終太息謂子恭曰吾事君行已直道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中何能無冤今二十年家不增一口蓋其報也恭有俊才官上黨太守。張綱犍爲武陽人廷尉皓子少明經學辟高第爲御史奉詔與八使行天

下獨埋車輪雒陽都亭劾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者也時冀權寵薰灼京師震悚會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數害刺史二千石積十年不靖冀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之任既至將吏卒十餘人抵嬰壘嬰走閉壘綱於門外屛吏卒獨傳呼太守願與壘中長老相見無他也嬰見綱誠信出拜謁綱延坐問所疾苦譬曉之曰前二千石肆貪暴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公所爲者寧獨義乎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柔叛亂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今更不悔禍天子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豈不痛乎夫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亡絶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此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出也宜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以喘息須臾間耳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降綱單車入壘置酒大會散遣其衆任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爲梁冀抑而止在郡一歲卒百姓老幼相攜赴哀嬰等爲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焉

○度尚山陽湖陸人爲

荆州刺史長沙賊大起率部曲與同勞逸冀蠻夷明設購賞擊羣盜連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士富驕尚念緩之則寇不戰逼之則卒逃亡遂擊之而士無鬭志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兵至乃并力恣軍中射獵兵喜皆出獵則密使客自燔其營所鹵獲皆盡獵者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且激之日賊財寶足富數世患諸卿不并力耳今所亡少何介意衆感憤踴躍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薄賊屯賊聞兵須後舉又自恃深固不設備遂破之羣寇悉平封右鄉侯　上名將

○陳龜上黨泫氏人桓帝時以世邊將諳邊事擢度遼將軍臨發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無云補也今西都邊郡土瘠地埆以鞍馬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部殘殺長吏侮畧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繫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雨水災螟互生稼穡耗荒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慙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庶品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

子以禪虞舜者、欲民遭聖君、不遇惡主也、故古公策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爲民患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除肉刑之濾、體德行仁、爲漢太宗、陛下斷中興之治、承光武之業、而牧守不良、懼逆中官、貪殘苟恣、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緣衰隙、皆州帥不忠、聚姦之所致也、前涼州刺史祝良、去斥姦殘、多所糾罰、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匈奴烏桓、故有護羌中郎將較尉、宜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與之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警矣、於是詔更選涼并刺史太守都尉而下、詔下言爲陳將軍除并涼今年田租、州郡震慄、鮮卑不敢近塞、歲省經用、以億計、徵爲尚書、疏梁冀罪請誅、不省、不食七日、卒。○史弼、陳留考城人、爲平原相、云無鉤黨、全善類者也、爲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豫勅斷絕書問、有一生持大閹覽書詣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謁、既因達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爲無狀、即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毀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省、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間、大言曰、

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天寔祐之、即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顧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寃、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爲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無乃惡乎、匋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今史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惡乎、刑竟歸田、稱病不出、公卿交薦、議郎何休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臺司云、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永和中、西羌寇三輔、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討之、規爲安定上計掾、策其必敗、上書言狀、已賢果敗沒、復上疏曰、羌戎潰叛、皆邊將失於綏御而然、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功、軍敗則蔽覆其罪、軍士勞怨、進不得決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此酋豪所爲流血驚懼而生變也、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相首尾、不敢有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諸敗將、固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臣不勝至誠昧死自陳、書上不省、冲質間、梁太后擅朝、舉賢良方正、對策言、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平治、

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
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荅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
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
廬第無益之飾、諸宿猾酒徒戲客、宜皆斥逐、以懲不軌、
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大將軍兄弟、操
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或怠弛、
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
其高、非安固之道也、冀怒、抑下第、拜郎中、自免歸、冀誅
拜太山太守、會諸羌復反、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五十
有九年矣、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勢、佐軍、夫力求猛士、不如郡將清平、勤明孫
吳、未若吏皆奉灋、前變未遠、臣誠悼懼、是以越職、盡其
區區、詔以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破之、諸羌
慕義、勸降者十餘萬、涼州復通、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
又多所舉奏、絶宦官不與通、於是共誣規賂羣羌、令其
文降、下璽書誚讓、規疏自訟曰、臣前奏糾李翕等五臣、
五臣支黨半國中、所連及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
父之耻、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檐石、如出官物、則文簿可稽、就臣

愚惑審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鎭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柔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來將出覆軍者五動費巨億及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封爵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論功當封而徐璜左琯從求貨不答竟論輸左較公卿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數上病求退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縞素越境迎之因令客密告刺史當舉奏刺史胡芳曰威明欲避地險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顧其私耶無何黨禍作規恥不與黨上書自劾不報爲尚書以日食對策言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鉤黨之人皆正直多怨潔身守禮釁起無端願留聖明對奏不省遷弘農太守轉護羌校尉卒。○張奐敦煌酒泉人受歐陽尚書稱多通桓帝時爲安定屬國都尉南匈奴七千人寇美稷東羌舉種應之而奐壁僅二百許人聞即勒兵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不聽屯長城集兵遣使招誘羌羌聽從與共擊匈奴破之羌感奐恩信遺金鐻良馬奐召主簿與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雖貪而貴

吏清、前八都尉率好貨爲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匈奴中郎將、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反、烽火相望、衆大恐、欲亡、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士心稍安、乃潛誘烏桓與連和、襲各渠帥營屠之、諸胡悉降、以梁氏故吏、免官、召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遷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奐去輒復反、聞奐來、輒相率還降、陳寶之難、爲宦者所賣、發憤上書理之、語具帝紀中、轉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衞良、薦王暢李膺可三公、以黨錮歸田、閉門不出、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爲立祠以祀、世世不絕云、長子芝字伯英、知名、善草書、○上貞臣、名將、

○趙岐、長陵人、少明經、娶扶風馬融兄女、以融豪奢鄙之、不與通、爲閹唐衡兄玹所忿嫉、滅其家、岐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大俠也、游市中、察岐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惶失色、嵩下帷、屏人密問曰、吾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豈有重怨耶、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也、岐乃吐實、嵩與歸

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饗之極歡藏家複壁中諸唐滅乃出三府並辟靈帝初以黨錮廢獻帝西都詔與太僕馬日磾撫慰山東所至宣揚國命百姓悅喜袁紹公孫瓚爭冀州聞岐至紹瓚皆自將兵數百里以迎岐陳天子德意說以罷兵安人專勤王之義皆許會雒迎車駕會岐至陳留得疾而解興平元年使荊州說劉表表遣兵詣雒陽脩宮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避難寓表所表不為禮岐稱嵩素義烈共上為青州刺史年九十餘卒先卒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像主位著孟子章句決輔錄傳於世○蓋勳敦煌廣至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武威太守怙權貴恣暴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權貴恨欲殺正和以為說訪於勳勳素與正和怨念以為謀事殺良非忠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曰人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鷙正和得免詣勳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諫之昌怒使與從事別屯阿陽以拒賊而戰輒有功會羣盜圍昌於冀昌召勳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且奮劍今從事豈重於古監軍哉從事懼而從勳至誚讓盜盜解去尋救較尉夏育於畜官

敗、眾不及百人、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為表曰、必尸我於此、羌滇吾素知勳、以身扞勳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滇吾、下馬與之、勳不肯上、羣羌服其義、送還漢陽、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亂故、語具帝紀中、遷京兆尹、案劾不避、時小黃門京兆高望、得幸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或曰、皇太子副主、望所愛、碩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蓋自還勳曰、選賢以報國、非賢無以報國、即死何悔、時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手詔問之、親信出朝臣右、及董卓廢少帝、弒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霍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矣、卓得書、意甚憚之、時左將軍皇甫嵩屯扶風、勳與相要結討卓、嵩被徵、勳眾弱、不能獨立、還京師、當是時自公卿而下、皆卑下卓、惟勳長揖與亢禮、見者失色、卓問司徒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者、允曰、蓋京兆可矣、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威、以為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詣卓陳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皆內決於心、卿勿妄言、污我刀、勳正色曰、昔武王明聖、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諸人之口乎、卓辭謝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勳強直、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

背卒遺令勿受卓轉卓表賜東園秘器轉謚焉

○公沙穆北海膠人習韓詩公羊春秋鋭精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虎狼風烈雷外有聲呼穆者三穆不應有頃呼者自蹄入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怪不能害遷繒相繒侯敞東海恭王之後也倣很不法穆至官謁曰臣始除日京師咸弔曰繒侯惡侯何以得此聲於外也幸承先人支體傳茅土之重柰何不戰兢自勅乎今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脩來乃上敞所侵民田令還民廢庶子還嫡蒼頭兒犯灋収考之苦諫敞敞為涕泣謝遷弘農令有螟設壇謝禱而息百姓稱神明焉

○爰延陳留外黃人清苦好學質慤少言辭言必有中為鄉嗇夫化大行桓帝時為侍中稱陛下為漢中主者也為大鴻臚以客星緯帝座上疏言臣聞天子尊無二上故動靜以理則星辰順軌意有邪僻昏度錯違此天人之精交相感也伏見河南尹鄧萬以潛龍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頃引見時至與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王者慎選左右以咨政而講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人皆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見其善善人同處則嘉訓日聞惡者從游則邪情日滋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同寢

上天著異其表立見夫以光武聖德嚴充高賢君臣道合尚降此異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者哉書奏不省○劉陶穎川穎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也桓帝時以大學生上疏曰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覩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無損於王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弊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並乳於春囿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言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於車府願陛下遠覽亡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昭得失以爲鏡戒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濟夷厲之荒竊見南陽朱穆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石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水霜見日必至消滅臣誠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拜諫大夫竟以職時廣陵劉瑜出廣陵靖王以太尉秉舉賢良方正上書言

臣自念鄙陋，得以豐沛枝屬，被蒙復除，故太尉楊秉舉

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分。夫列侯上法四七，垂文

炳燿，闡天下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競立

亂嗣，繼體傳爵，殆乖開國承家之道。古天子一取九女，

姪娣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盛其玩飾，冗食空

宮，乃至長幽沒世。此國之費而生之傷也。昔秦作阿房

而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

令，又促以嚴刑。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

愁鬱結，起入盜黨，官輒誅討。貧困之民，賣爵級以要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擁神器之尊，而微行近習賓客，槃縱熏

灼道路。三公在位，博達道藝，而正己守默，莫或匡益，非

其不智，畏罰也。惟設七臣，以廣諫道，開東序金縢史

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

衛之聲，則天下幸甚。詔召瑜問答，微執政，欲瑜依違其

辭，更策以它事。瑜言如切，拜議郎。及帝崩，為侍中，與大

將軍武謀誅宦官，坐誅。　上爭臣。

○閻仲叔，太原人。司徒霸聞其賢，辟公府，至，勞苦而已，

不及政。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公，喜懼皆去。

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辭出投劾去。○高獲汝南新息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持高節不下。帝即位，避不見。已而師徒歙下獄當死，獲當從受學，乃冠鐵帶鐵鑕，詣闕請歙死。帝為追理，召見之，字謂獲曰：敬公何避朕之深也。朕欲用子為吏，子宜改常性，毋為倨高。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何可得改之。陛下出，從去。○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好高節，為鄉黨所擯，作解擯文，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憤懣。舉郡計入都，時司徒袁逢坐受計，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惟壹獨長揖。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詰。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怪焉。逢斂衽延問西方事，大悅，執其手，置上坐，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者，請為諸君分坐。坐者驚異，往觀之。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餘名聲者，日造門。陟許通，未起，壹逕上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柰何命也夫。因發聲哭，門下皆驚走入視，大駭之。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姑休矣。明日陟請從。次日陟從車騎奉謁出，時計吏多盛飾車馬，惟壹獨柴車草屏，露宿處其傍。比尹謂乃壹也，壹前延陟坐車下，與談至夕，驩極歡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相明者。

矣、於是名聲一旦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奔走之西還、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去、規聞大驚、爲書追謝之曰、企德懷風、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者、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彌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諸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遠辱手筆、追路相尋、其嗟可去、謝也可食、但關節疢動、膝灸壞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遂去、不復顧、十辟公府、不就、終於家、

田疇。字子春、北平無終人、少勵節行、幽州牧劉虞念中原亂、南北道梗、欲遣使奉章詣長安、難其人、問諸從事、衆

頌其舉疇虞賓禮請之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
官奉使爲衆所指目不易達也願以其私行何如虞許
之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少壯慕從者二十騎與俱虞自
出祖餞之身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
方循間道抵長安致命拜騎都尉不受得報還而虞已
爲公孫瓚所害疇詣其墓發章報命哭盡哀去瓚購獲
之詰責曰若自哭劉虞墓而章不報我何也疇答曰漢
室衰頹人懷異志惟劉公不失忠節遣疇詣闕義當報
命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疇既
成信死復何求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

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死之後燕趙之士皆蹈赴東海死耳豈復有從將軍者哉賚壯其對釋不問久之得歸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盟曰君讎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非久安之道疇有愚畫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衆曰善甚乃爲約立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凡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較之業班行其衆衆安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烏桓鮮卑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
數遣使致命又卽授將軍印令安輯所統謝不受及丞
相操征烏桓師未至先遣使辟疇驛致之疇戒其門下
趨治裝或問之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肯屈
曹公使一來而趣治裝何也疇不應隨使者詣軍署司
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春非吾所宜吏
舉茂才拜蓨令以從軍次無終方盛夏暑雨而濵海洿
下道濘不通虜遮守蹊要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
此道夏秋常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
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栁城便近自建武來陷

壞番二百載獨微徑可迹今虜以大軍當繇無終不得
進必自斜無備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出虛空之地
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日而得也操曰善立引軍還
署大木于路曰夏暑道阻救回軍須秋冬乃發虜得報
以爲信果懈不設備乃將衆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
登白狼去柳城百餘里而軍虜大驚氣奪遂大破之還
入塞論功封疇亭侯疇自以始爲君難獨遁逃自全今
反以爲利非其志固讓不受從征荆州申前命終不奪
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下世子及
大臣博議世子言疇義同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

以優其節操終欲侯之令所善夏侯惇私以意喻疇惇就疇宿如操戒曲風導疇疇默不復應惇臨去拊疇背曰子春王意殷勤如此曾不能一顧乎疇乃慨然曰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已多豈可賣盧龍之塞易爵祿哉縱公私疇疇獨不內愧乎若必不得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歸具以語操操逆知其意喟然者久之拜議郎卒無子丕既代漢高疇義賜從孫續爵關內侯奉疇祠

論曰魏武言之田子春非吾所能吏也忠篤本朝信成舊君德能附衆而守義若石命以漢官則從裂土封之

確乎不能以生死易也斯豈操得臣哉世恒謂亂世無全才乃子春適不用耳 上卓行

自世祖生長民間語百姓利病天下旣定壹解王莽結密苛煩之法重守令之選勤約之風行焉數引公卿郎將廣咨民瘼觀納風謡自臨邦宰邑者競能其官然頗吏事刻深亟以謡言單辭轉易守長矣其後魯恭吳祐劉寛及潁川四長之倫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感物行化庶前之理者也其邊鳳延篤之倫亦足葺前世趙張三王云

郭伋 字細侯 扶風茂陵人建武初爲漁陽太守時漁陽遭

彭寵之敗重以匈奴鈔掠之苦民多猾惡盜賊克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紏渠帥設攻守之畧匈奴遠迹民庶安業在職五年户口增倍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詔辭帝勞遣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福也時潁川羣盜起詔追捕伋以招懷柔之盜降悉遣歸農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問在郡三年轉幷州牧召見宴語賜車　什物而遣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用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其言伋前爲漁陽幷州人亦素聞其恩信比入界縣邑老幼相携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

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伋問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伋辭謝事訖諸兒復送至郊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以爲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時朝廷多舉伋可大司空者帝以并部界匈奴欲久其任故不召在并十年徵爲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克其家伋散之親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塋宅焉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建武初拜成皋令舉政異遷南陽守南陽帝鄉詩以誅暴示威嚴而身之以節儉省愛民力造水排鑄農器皆力少而功多百姓便之

又脩陂池拓土田郡以殷足數推進名士時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治喪郡邸賻絹千疋焉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問難出意表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竇融請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通羌胡合市稱殷富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或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奮終守不變也事母孝奉養極珍膳而躬率妻子同菜茹太守梁統不敢以官屬遇之迎之門引入見母隴蜀平河西

守令徵入者舟轂竟川澤惟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寃
胡吏賦財物千萬計追送數百里一無所受拜武都太
守甄善疾非郡中清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少讓
產兄子數百萬志美行勵世祖微時聞之嘉焉及即位
遷蜀郡守爲吳漢畫蜀可破滅之策勸毋退師果平蜀
拜漁陽太守捕繫奸猾賞罰必信吏民樂爲用匈奴常
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逆擊大破之郡界安謐於
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耕種郡以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後帝召見郡國
計吏問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椽樊顯進曰漁陽

太守張堪昔在蜀仁足裕下威能討姦方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後不及也上聞歎息良久立徵堪而擢顯魚復長會卒下詔褒美賜帛百匹　衛颯字子產河內脩武人建武初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桂陽與南夷接壤頗染其俗颯下車申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而俗化含洭湞陽曲江三縣居深山瀕溪遠且千里吏事往來傳發道險徭苦颯鑿山通道列傳置郵驛遂爲坦途流亡還附來陽縣山有鐵石民聚爲私冶招來亡命致姦盜颯乃興鐵官罷私鑄歲增入五百餘

萬卹民事如治家視事十年郡内清理徵還爲少府南陽茨充代守亦務農桑以善教爲政本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時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太守訝其少恐生事而延靖之以無爲先行饋食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董子儀嚴光之倫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禄賑之省諸卒令耕公田歛其租以周窮急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大末四輔交辟不應掾吏白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何敢召之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積一歲萇乘輦自詣願先死備録延辭讓再三乃署議

曹祭酒尋卒延自臨殯三日不朝郡中賢士咸歸心焉建武初上書乞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農田常告糴交阯延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歲開廣百姓充給教之嫁娶禮法以年齒相配省俸給佐貲時同娶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産子者始知種姓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於是塞外蠻夷慕義保塞先是交阯太守錫光教民夷漸以禮義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遷武威太守帝召見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國之福也善事上官不敢

奉詔帝太息曰卿言是也至官先禽滅大姓橫暴者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廢田業延至選集武略士十八人明賞罰令將雜種胡騎屯要害寇至逆擊之虜畏不敢向河西郡少雨澤爲置水官脩溝渠民蒙其利造立較官自掾吏子孫皆給復令詣學學子通章句輒顯拔用之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歷潁川河內太守卒子愷官太常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永初中守南陽斷獄省少戶口增益郡濱帶河沔其藪雲夢故多虎前太守立賞券張捕而害不息雄移書曰古至化之世猛獸不攫搏恩信寬懌仁及飛走也太

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毋妄捕山林虎害消息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卒于官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通詩禮建武中補辰陽長俗少學者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淫祠人皆嚮風遷上蔡令府下記禁喪毋過侈均曰夫送終踰禮所失輕今民未循化而先罰過禮非政先務也竟不肯施行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郡舊多虎均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進忠善去檻穽削

謀制後無復虎患楚沛煌至九江界輒東西散去浚遒縣有唐后山民祠祀之巫因請張言山取民男女爲公嫗歲改易輒不得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來爲山娶者娶巫家不得擾良民事遂絕遷東海相坐法免民思均德化詣闕乞還者數千人徵拜尚書令諸尚書相與刪法憲疑事數端帝以爲有大姦縛郎吏詰問諸尚書皆惶恐叩頭謝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畏威失正非義也具條上法疑事當削狀帝善其不撓守河內政化大行均嘗言國家尚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不知吏能弘厚小貪而不害文吏習爲欺謾廉吏巧于聲名深

文刻削。毒加百姓。此災害流亡所繇作也。吾欲叩頭爲爭。然未可改也。久將自著之。乃可言耳。會卒。帝聞其言而悲之。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官。父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海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爲方陋然。地多珍寶。此書成。載之兼兩。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貴所望。是謀毀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愼。恢撫其頂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父喪。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牧豕於長垣澤中。舉孝廉。在京師。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變服爲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

交於杵臼之間。遷膠東相。相丞子戴宏年十六。從父二
丞舍。祐每行。輒聞諷誦聲。奇而見之。亦與爲友。後宏爲
儒宗。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閉閤自責。然
後斷決。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吏人懷而不
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
何忍欺之。趣自歸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
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
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毋丘長
與母行市中。道遇客醉。辱母。長殺之。亡去。迹捕得之。祐
呼謂曰。若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

親。今若背親遲忿。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
若何。長以械自擊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哀矜。
恩無所施。願就死。祐問長有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
移安丘逮長妻。妻至解桎梏。使同宿獄中。遂娠。至冬盡
行刑。長流謂母曰負母應死。獨何以報吳君。嚙指吞之。
含血言曰。妻幸生子。名吳生。言我臨死吞指誓令兒報
吳君也。遷齊相。大將軍冀表為長史。冀誣奏太尉李固。
祐力爭。不聽。時扶風馬融為冀草奏。祐質責融曰。李公
之罪。成於卿手。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入室。
祐亦經去。遂出為河間相。自免歸。不復仕。灌園終身。年

九一八卒子鳳至樂浪太守愷新恩令鳳子慶鯛陽相
皆知名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後也爲東
平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以母疾棄官百姓追送塞道
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
大匠山陰有五六老人厖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
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遠對曰山谷鄙
人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不絕或狗吠竟夕
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畏吏年老遭值
聖明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
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寵前後歷守二郡累登

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居積出京師欲息亭舍吏止之日比洒掃以須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　童恢姑幕人靈帝時爲不其令人吏犯法抵禁隨方曉示其稱職有行者賜酒殽勸之耕織收種皆有條章獄比年無囚流人歸化徙居者二萬戶焉　魏霸濟陰勾陽人世有禮義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和帝時爲鉅鹿太守寬掾吏有罪先之訓誨不改者乃罷免吏或相譖訴輒稱其吏之長覆之譖訴遂息徵拜將作大匠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勞之之日今諸卿被辱此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

王渙廣漢郪人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任主簿鐔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繇此顯名爲溫令縣多積猾悉禽治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渙守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猛時施其寃嫌久訟歷政不能斷及法理難平者皆立剖洞得其情實京師以爲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賦斂致奠輀歸道弘農弘農人設盤飧於路奠之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繇京師持米至路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

不見侵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祀焉

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人少行宦學通五經論明知瀆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寃清身苦體夙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

鄧太后下詔褒異擢子石爲郎時鄴人王堂令穀城守巴郡治有名迹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横有請屬堂不聽掾史固諫堂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會京等誅而堂以守正見稱爲魯相政存簡一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禮陳蕃應嗣爲功曹不苟自專下教曰有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化清於上事輯於下諸憲章朝右簡覈

才職委功曹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嗣守責實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事辭稀簡以忤大將軍商風州郡幼免年八十六卒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所謂陳太尉也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誦讀或候之見庭宇蕪穢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待客乎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守樂安方峻不接賓客而禮下賢士郡人周璆行高潔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致焉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汙鬼神誣

時惑衆者乎遂致其罪遷豫章太守至境即問徐孺子宅安在欲往候之主簿諫須入廨乃往蕃曰武王未下車式商容閭豈以禮賢可後入廨乎為孺子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以太尉死忠為社稷臣事具帝紀中　陸康吳郡人除高城令縣邊先舊令户一人具弓弩防卒變禁不得相往來長吏至輒發民繕城郭康至皆罷不用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遷武陵桂陽樂安太守所在稱治靈帝時水旱傷稼百姓貧苦而詔調民畝十錢鑄銅人康疏諫曰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可通萬世而行故魯宣稅畝而蝝生哀公增賦而孔子

非之何有捨捐聖戒聚奪民物營無用之銅人爲乎書
奏徵下獄免歸獻帝即位守廬江遣計吏間關奉貢詔
書嘉勞以爲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袁術僭叛康閉不
與通術攻圍數年而陷爲術所得發病卒朝廷愍其節
拜子儁郎中　韓韶潁川舞陽人爲嬴長賊相戒不入
境有流民入界者萬餘韶愍其饑困開倉稟贍主者爭
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
守知韶名德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實皆爲縣
長所至皆以德政稱時謂潁川四長而是時南陽太守
王楊厲威猛大姓犯法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

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示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孽孽臯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以刑也。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上循吏、

○董宣、陳留圉人也、建武初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主出行、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司見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入宮、泣訴帝、大怒、召宣至、箠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主縱奴殺人、將何以令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顧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乃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卒、遣使者視之、惟布被覆尸、妻子哭、家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而已、帝歎息、賜賻以大夫禮葬焉、○沈景、吳縣人、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順帝擢御史景相之、景至國謁、王不濯服箕踞坐殿上、侍郎贊拜、景凝立不拜、顧問王安在、

贊者曰、是非王邪、景曰、王有法服、不正服、於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耶、王慚、更服、乃後拜、出、請王傅讓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豈謂臣節哉、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政遂改節、悔過自脩焉。○蘇章、平陵人、少博學、能屬文、爲郎陳得失、辭直、順帝時、爲冀州刺史。有故人守清河、姦贓狼籍、章行部、且案之、乃設酒殽、延共對、陳平生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正色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懾、遷幷州刺史、以忤權豪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卒、羊續、泰山平陽人、靈帝時、爲廬江太守、破黄巾、平安風盜、誅其渠、原餘黨爲平民、賦田器、使就農作、南陽盜起、拜南陽守、當入界、先羸服閒行、從一童子、觀歷縣邑採問風謡、然後進、凡令長貪廉、吏民良猾、畢具知隱狀、至輒糾劾、郡中震懾、乃發兵擊盜破之、賊平、乃班政宣令、候民利病、百姓懽服、府丞獻生魚、受而懸諸庭、丞後又進、續出前所懸者魚、以杜其意、續妻與子秘詣郡、閉一室不答、妻自將秘行、其資藏惟布衾敝裯鹽麥數斛而已、續召秘勑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汝、可將母俱歸、病

卒、詔書褒美賻其家。○賈琮、聊城人、靈帝時、交趾反、以琮爲刺史、琮至部、詢吏民反狀、咸言賦斂繁重、民不自聊賴故爲盜耳、琮移書告令安業、蠲徭役、招流散、簡選良吏、試守諸縣、其渠帥爲民害者、捕斬之、歲間蕩定、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遷冀州刺史、舊制傳車驂駕、垂帷裳、琮慨然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垂帷裳自塞者乎、命褰之、百城震竦、諸有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賈彪、潁川定陵人、補新息長、小民貧困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寇盜刼害人者、北有母殺子者、彪出案、掾吏欲引車南、彪怒曰、賊寇害人固其常、母子天性、而相殘逆天、何渠南乎、遂叱馭北行、案驗罪狀、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千數、僉曰、此賈父所生活也、男皆名賈子、女名賈女、黨事起、彪說皇后父竇武爲訟之、得解、岑晊以黨事亡、親友爭爲匿、彪閉門不納、人望之、彪曰、公孝不相時而動、要君啟釁、自遺其咎、何當相隱乎、坐黨錮、卒家。○周紆、下邳徐人、章帝時、爲召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厭之、紆問、走死人所、熟視、咕囁若與共語者、徐察視口耳眼中有稻芒、乃密問門者曰、適誰載藁入府寺者、門者

對曰、廷掾文、問鈴下、外頗有疑相與死人語者否、對曰、
廷掾疑君、卽收掾考、具服實不殺人、取道邊死人爲厭
勝耳、論如遭人後、莫敢欺、徵拜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
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大怒罵曰、本問貴戚若馬
竇輩、誰當知此賣菜傭乎、於是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上能吏、
○徐璆、海西人、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爲袁術劫
留、以爲上公、璆太息曰、龔勝鮑宣何人哉、矢以必死、術
不敢逼、及術破滅、璆得其所傳國璽、及前所假汝南東
海二郡印綬、上之、司徒趙溫曰、君遭大難、印綬猶得存乎、
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於方寸印何有、
拜太常、卒、○傅燮、北地靈州人、靈帝時、爲朱儁護軍、討
黃巾破平之、使趙忠論功、忠遣弟延致殷勤曰、南容少
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曰、遇不遇、命也、功
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上書先內憂、勸天子灋虞
舜四罪、速行讒佞之誅、書奏、宦官切齒譖之、帝猶識燮
言、得不罪、然竟不封也、遷議郎、西羌反、涼州亂、不解、司
徒崔烈議以爲宜棄涼州、下公卿百官、燮厲聲曰、斬司
徒、天下乃安、尚書劾燮廷辱大臣、燮對曰、昔冒頓至逆、
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有人

臣之節、季布猶曰可斬、今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
爲斷匈奴右臂、州牧失御使一州騷動、陛下臥不安寢、
烈爲宰相、不思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上、使
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社稷深憂未艾也、若烈
不知、是極闇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故曰可斬、繇是朝
廷憚其方、格出爲漢陽守、善卹人、叛羌懷附、乃廣開屯
田、外置四十餘營、韓遂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
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燮知鄙失衆必
敗、勸令息軍養德、不聽、鄙果敗死、球誅、賊進圍漢陽城
中兵少糧盡、燮固守、時胡騎數千、懷燮恩、於城外叩頭
求送燮歸、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父曰、國家昏亂、令大人
不容於朝、今天下潰叛、郡兵不足自守、不若聽羌請還
鄉里、率厲義俠、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呼幹
小字曰、別成、汝不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
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
之、遂麾左右進戰、燮諡壯節侯、幹後知名、至扶風太守
○趙苞、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恥不與通、爲遼西
守、名振邊境、遣使迎母、經柳城、值鮮卑入塞、劫質之、載
母擊郡、勒苞降、苞出戰、賊出母示之、苞悲號曰、爲子無
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遣謂曰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虧忠義乎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必勉之苞即進戰賊悉摧破母亦遇害靈帝遣策弔慰苞歸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不孝不忠亦何面目立於世乎遂嘔血死

○臧洪廣陵射陽人事廣陵太守張超爲功曹超兄邈守陳留謂超曰外籍言弟委政臧洪乃洪者何如人乎超曰洪海內奇士才畧智計過於超百矣董卓之亂洪說超唱義討逆超遣詣邈邈延與語大異之遣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結約合兵設壇場盟以討卓推洪登歃洪攝衣上操血盟辭氣慷慨聞者激奮泣下後袁紹表洪爲青州刺史收撫流散百姓復安徙東郡會曹操攻圍雍丘張超曰臧子源其來乎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表用何渠能逆袁招禍乎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獨恐見制力不及耳洪聞難果徒跣號泣走紹所請兵不許請率所部行亦不許雍丘潰超自殺洪銜是怨紹絕不與通紹怒攻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太州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

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洪知所畢命矣、已、城中糧盡、洪呼將吏士民語之曰、洪迫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可先城未拔、將妻子出、毋從俱死爲也、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直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獨何忍舍明府去乎、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愛妾食之、將士流涕、男女七八千人相枕死、莫有叛者、紹得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恩厚矣、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冀非望、多殺忠良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何謂服乎、紹怒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爲天下除暴、而先賊忠義、豈天意哉、紹慙、使人牽出謂之曰、汝非臧洪儔耶、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何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俱見殺、觀者咸太息泣下、相謂曰、奈何一日殺二烈士、

論曰、東漢尚風節、黨錮諸賢、皆義足死君、乃困辱於牢

獄殄瘁也悲夫傅南容遣子之請趙威豪恐毋之命卒以身殉哀哉漢昌令有程緻者郡守執其子初欲下之緻曰樂牟食子非無恩也大義然也今羹初以賜緻緻啜之矣孟子以舍生取義爲得其本心詎不信夫上忠節
江革齊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莽末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爲食數遇賊欲刼之去革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賊感動不忍犯或乃指示避兵之方以俱全轉客下邳貧窮躶跣行傭供母而母便身之物畢給也建武末母歸里自於轅中挽車不用牛馬鄉里稱曰巨孝徵爲諫大夫元和中以病請老於家天

子思華至行制詔齊相言諫議大夫江革前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萬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其賜穀千斛歲時存問焉

淳于恭北海淳于人清淨不慕榮名幽居養志舉動周旋必於禮家有山田果樹人侵盜輒助爲収採見偷刈禾者念其愧自潛伏草中盜去乃起王莽時歲饑兵起兄崇爲盜所得將烹之恭請代得俱免兄卒恭養孤幼教誨之於學有不如教輒杖自箠感悟之兒慚自改初遭寇亂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田鄉人止之曰今死生未可知何空自苦恭曰縱我不得食人得何傷墾耨不輟州郡連召不應肅宗詔褒美賜帛除議郎遷侍中禮待甚優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之意帝未嘗不稱善所薦士立徵用焉

劉平彭城人王莽亂扶侍母逃難弟仲遺腹女始一歲平念力不能兩活抱仲女而棄其子遠匿野澤間朝出求食逢饑賊欲烹之平叩頭曰今爲老母晨求菜母恃爲命願食母已來就烹賊遣之平食母訖詭白曰屬與賊期不可欺遂還詣賊賊大驚義而釋之

建武初，事楚郡守孫萌爲曹吏，守爲龐萌所執，欲殺之，平身掩守伏，請代，被七創，不去，萌傷甚，絕復蘇，求水飲不得，傾創血飲之，萌竟死，平裹創扶匶歸其家，後爲全椒長，務惠利，百姓懷仁，有增貲就賦，有減年從役者，刺史行部，至獄無繫囚，人自以爲得所，班詔書而去，

趙孝，蘄人也，世亂，弟禮爲饑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弟久饑羸瘦，不如孝肥，賊並釋去，曰，歸持米糒來，孝求米不得，復往，願就烹，時汝南王綝、琅琊魏譚、梁車成、齊倪萌，皆遇賊，兄弟以爭死免難焉，○繆彤，汝南召陵人，兄弟四人，敦睦甚，及各娶妻，求分異，又嘖有許言，彤大憤歎，乃閉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皆叩頭謝罪，遂雍睦如初，

薛包，汝南人，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被箠撻不去，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里門，昏晨省如故，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異，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所理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分給。事聞公車。特徵拜侍中。○蔡順、汝南人、少孤、養母、出求薪、客至、母望順不還、嚙其指、順心動、即棄薪歸、母終未及葬、里中火逼其舍、順伏棺慟、火越燒他室、人頌孝感云。○趙咨、燕人、少孤、篤孝、爲燉煌守、免歸、躬耕爲養、盜夜往刼之、咨恐母驚、出門迎、爲具食、前謝曰、老母八十、病居、貧無朝夕儲、願少置衣糧、餘唯所取之、盜慙歎、跪謝曰、無狀干暴賢者、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受、後拜東海相、計日受俸、僚黨見其儉苦、畏焉。○姜肱、彭城人、與二仲友愛天至、寢常同被、夜俱詣郡、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憐之、甚又未娶、願以身贖弟、江曰、兄年德在前、爲家寶、爲國俊、願受戮全兄、盜悲其衣物而去、既抵郡、郡人見肱無衣被、問故、肱托以他事、終不言、盜聞感悔、詣肱叩頭謝、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范式、山陽金鄉人、張劭者、汝南人也、遊太

學友善式告歸謂劭曰後二年還當過拜尊人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而去先期劭白母請設饌候母曰別二年矣千里一言何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違也已而式果至升堂拜母盡歡別後劭寢疾且卒曰恨不見吾死友時式爲郡功曹夢劭如平生屣履呼曰巨卿吾某日死矣以某日葬豈能相及乎式痛悲泣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至壙柩自退引挽不得前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素車白馬號哭來者母曰必范巨卿也式至叩喪慟且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咸感泣式執紼引柩柩乃前式留止冢次爲封樹然後去後爲荆州刺史南陽孔嵩貧以親老變名姓傭爲新野導騎式行部至新野識之下車把臂曰仲山何至此耶嵩曰侯嬴守夷門孔子居九夷貧者士之常豈足異哉式勅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後嵩官南海守式遷廬江守皆稱時循良○陳重豫章宜春人雷義同郡鄱陽人少友善每薦舉常堅相讓時人爲之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並爲尚書郎義代同臺郎受罪黜義亦以病免重常代同署郎償負錢數十萬終不言義嘗濟人死罪者以金謝堅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委金承塵而去後葺屋得金而金主已死無從還付縣曹

明心焉。○趙至、代郡人、寓維陽、緱氏令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往觀、母曰、汝先世、非微也、以世亂爲士伍、汝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即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泣、師怪問、至曰、幼未能供養、使老父勤苦、心傷之耳、年十四、游太學、遇嵇康爲石經、前請其姓名、康曰、兒年少見問何也、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之、康異之、其以告、年十六、游鄴、復遇康、隨康還山陽、郡舉計吏、行詣維與父遇、時母已亡、父欲其宦立、弗告、戒母歸、復還遼太康中、以良吏赴維、知母亡、號慟嘔血卒、初至耻士伍、欲宦學立、期祿養悼志不就、殞焉。○王忳、廣漢新都人、詣京師、見一生、臥疾空舍中、憊矣、就存之、生曰、命須臾耳、腰有金十斤、以相贈、乞收吾骸、未及問姓名而絶、忳鬻金一斤、營其葬、餘金置棺下、無知者、歸數年、爲縣亭長、至之日、有馬馳亭中、止不去、是日天大風、一繡被復飄墮亭中、異之、言之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詣維陽、馬載忳馳入一大宅、不可挽、主人出見之、大驚、問安從得馬、忳具道馬及繡被所繇得狀、主人悵然良久曰、吾馬也、被隨風旋、與馬俱逸亡之、君何陰德致之乎、固問之、忳自隱度、有葬書生事、語之、主人愕然、問生形狀、及葬年月日、具以告、主人大號咷曰、我子金彥也、詣京師學、竟亡之、

何意君乃葬之乎。大恩久不報。天以此馬章君德也。遂與忳詣瘞所。啟彥器。歸葬。餘金具存。謝遺忳。忳讓不受。後爲郿令。之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曰。仁勝凶邪。德辟不祥。何避。即入止亭中。中夜聞有女子稱冤聲。忳呪曰。何冤。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當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賴。枉殺妾家十餘口。埋樓下。悉盜取貨財。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亭下游徼者是也。忳曰。明爲汝暴此冤。忽委衣去。不復見。明日。召亭徼詰問。具服。并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器還其鄉。亭遂清安。

戴封。濟北剛人也。年十五。遊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護喪歸南海。道經家。父母以封當昏。豫爲娶。封抵家拜親訖。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有同學生病卒。封養視殯斂。歸其器。其家啟更歛。見生行時書物。皆具在棺中。後爲西華令。蝗不入境。偶督郵行縣。蝗大來。督郵去。蝗頓散。會大旱。封禱請無獲。積薪欲自焚而雨。○折像。廣漢雒人。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通京氏易。家富貲。父卒。悉散與親戚朋友。或諫曰。君有三男兩女。孫息滿前。何爲自單竭乎。像曰。鬭子文有言。吾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貨之日久。盈滿之禍。道家所忌。今世將衰。

子不才不仁，而適富，是重不幸也，墻隙而高崩，必疾老，
自處，亡日，召賓客九族，辭決而逝，諸子果衰劣，如其言
○李善，南陽淯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於疫，唯
孤續生數旬，貲產千萬，而諸奴私共計欲殺續，分其產，
善潛負續，亡山陽瑕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湩，推燥居
濕，備嘗艱勤，雖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建武初，續生十
年矣，善與歸里，理舊業，告奴婢於縣邑長，鍾離意捕論
之，上善行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
劇，遷日南太守，道淯陽，過李元冢，未到一里所，脫朝服，
持鉏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泣呼曰，君
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居官以愛惠爲政，
懷來舊俗，遷九江守，卒，續成立，亦爲河間相，
論曰，周地官司徒以鄉八行敷教，典首孝，師保氏教國
子，孝德爲行本，禮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子事父母先
焉，以爲是教之本也，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政之紀，化之
所自出也，子言之，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故六行次

弟而睦婣任恤因之非以順德立而萬善從之所謂本立道生者耶西漢俗晁醇古史闕其文而所稱萬石公賢行何篤醇甚也至東漢乃稍可著晉史始傳孝友宋齊周隋史曰孝義曰孝行曰孝感唐宋史因之而精誠所感醴泉甘露馴獸瑞芝之屬代不絕書矣夫常道如菽粟布帛然於民生一日不可闕而不紀者以不勝紀也其聳觀聽感人心於尤異乃神亦猶風世之道哉又盛而漸於化日用飲食敦龎素樸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固至德也夫至德也夫

晉史上編卷之二十一終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二

明盱郡鄧元錫著

西漢經學訓述

太史公班孟堅志之矣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統紀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成上治之法也周道衰壞二百餘年而孔子以聖德遭季世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也於是歎大哉堯之爲君歎虞帝爲弗可及修尚書斷自堯典樂則韶舞歎周郁郁乎文修成周三禮欲與世共繇詩首二南次二雅正頌皆始終於周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

王之法其辭微而旨博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焉爲之傳皆因往聖之事以大王道之統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而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縱横名法兵權襲於天下而齊魯之間經學獨不廢也漢高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肰且聞絃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蓋其感也然終不說學獨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罵

之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進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守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而儒者叔孫通爲上起朝儀召齊魯諸儒生興明之魯兩生終不肯行疵其面諛以爲禮樂所繇起積德百十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介如石如此而通卒定漢一代之禮爲太子傅以強諫定惠帝語具帝紀及禮儀志中道固委蛇哉當是時楚元王高祖同父少弟也好學少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浮丘伯而浮丘伯事趙大儒孫卿秦焚書三人者各別去及元王王楚乃召穆生白生申培公來俱以爲大

中大夫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浮丘伯所元王薨郢客嗣爲楚夷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方元王之王楚也敬禮穆生申生白公三人穆生不耆酒王每爲設醴及戊嗣嘗設後忘之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過也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處吾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果荒淫不遵道申生白公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申公愧焉歸

魯謝客自閉不出戶而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而孝景時王戊媾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誒厥生師古曰誒許其反歎聲阸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

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
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
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
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睮睮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旣藐下臣
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
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
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

監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老去位懼及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微小子既耇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遐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洎群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鬋茅作堂我徒

我環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彌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茲既遷絶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為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帝世為漢儒宗有以也蓋漢興言詩於魯自申公於齊自轅固生於燕自

韓太傅嬰而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春秋自公羊氏世傳之爲業後數世乃有胡毋生然各聚徒山澤間教授如綫也云爾未有顯也武帝即位始好儒垂意於經學蘭陵王臧代趙綰俱受詩申公臧爲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於是綰臧爲帝言其師申培公之賢也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弟子二人乘軺從既至引見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老矣見天子好文辭欲務之躬行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帝默然然已招致以爲太中大夫已綰臧得過申培公病免歸卒其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後至大官莅官

治民皆有廉節稱其學蓋本其師力行教也其後帝說
公孫弘至以爲丞相封侯說兒寬以爲御史大夫轅固
生久廢固齊人景帝時爲博士於帝前與黃生論湯武
受命固勁直不阿意曰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
歸湯武湯武因天下心誅桀紂不得已而後在位非受
命而何黃生逢上意以冠履上下難之固爭之急帝不
悅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
命不爲愚遂罷會而竇太后好黃老家言以問固固曰
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
圈擊彘欲死之帝知固獨直言得過無罪假固利兵下
刺彘正中殺之乃得罷復以賢良徵時固年九十餘矣
出爲清河太傅以疾免
諸儒以其廉倨嫉之公孫弘仄目事焉固面疵之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其介如此當是時孔
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欲以爲御史

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兒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既通以郡國選詣博士孔安國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爲人以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矣椽史莫知所爲會寬從北地還問之以意對椽史皆服

因推使為奏奏其湯大驚召與語奇之奏上即得可異
日湯入見帝問曰前奏誰為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
寬對帝召見寬說之從問尚書以為侍御史遷左內史
寬居官一意右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民
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開六
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
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寬當
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屬不絕課更
最帝繇此奇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臆說對數歲未有
定寬進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群元精神所鄉徵兆

必報然薦饗之儀不著於經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祇戒精專爲之本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爲之文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大慶帝曰善乃自製封禪儀頗采儒術文焉當是時易師淄川楊何召爲中大夫郎墨成爲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燕韓嬰爲燕王太傅餘以經學起博士至大官甚衆燕傅嬰爲人精悍處義分明嘗與董仲舒論上前仲舒不能難胡毋生治春秋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而仲舒爲漢儒宗

董仲舒廣川人也治春秋事孝景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傳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

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
賢良文學之士前後以百數及是下制言朕獲承至尊
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
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
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
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
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
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
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

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減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悳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悳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

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策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作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

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

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哉後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縁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

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
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
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
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
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
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復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

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灋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

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具對上帝。後冊之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

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

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復對曰臣聞堯受
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
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
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
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
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
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
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
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

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釆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

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
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瑑
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
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
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
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
則不然師申商之灋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
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不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

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

不承用主上之灋。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

責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帝復冊之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

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

函而無所殊是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濩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

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灋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
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
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
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
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
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
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
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淹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

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

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於人虖此民之所

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

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
有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
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
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
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
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
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

云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灋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灋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篇中語道原於天語王者爲道必求端於天語損文用忠語任德不任刑皆歸之天而主於格心方奏對卒會特而氣深醇有蘊藉天道王事之

統紀具備蓋其養也帝覽對異其意擢上第然不能用也以爲江都王相江都易王者帝兄也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王王敬禮焉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也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則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傾人國乎繇此言之粵未嘗有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霸比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仲舒憤時揉秉者多横恣不法略言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見矣夫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當大敝之後又當重難之時故天災若語陛下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皐在外者天災外皐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草具未上主父偃私見嫉之竊

其書奏焉帝召諸儒視之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爲其師書以爲大愚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自是口不復言災異矣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廉直面質弘以爲從諛弘深心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難其相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賢可使也欲假王以釋憾王聞仲舒大儒頗善待之仲舒恐久且獲辠以病免仲舒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人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天子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

之。其對皆有明灋。時天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令天下有所統一。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史稱仲舒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又數十萬言。至東漢明德皇后。猶誦習其書。今皆亡。獨蕃露殘複。不可讀。其可讀者。稽天察人。精義晰類。稱古往深淳。有師法。頗倫次。其文其文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故北方之中。陰合陽而生。始動於下。南方之中。陽合陰而養。始美於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

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至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生於和成必和始於中止必中中者天下之所始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故德莫大於和而道必止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天氣盛而後施故其精固地氣盛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皆在日

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石爲熱則焦沙爍金氣之精至
于是故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經也生至東方
之中而所生大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
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和者天之
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歸之於和而
所爲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爽是故陽
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
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
止於中中者天地之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故節者
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寛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

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莫美於中和矣　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常漸於人若水之漸魚然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夫水愈淖而愈變動搖蕩者也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爽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殽而不已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至也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和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已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争流争則亂禮者所以制中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

情不能制其欲故養而和之節而法之使自度於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去其群泰取其衆和怒則反中而説之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中處其身以自漸於天地之道也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貫而參通之非王孰能當是矣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地之顯經隱權貴德而後刑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

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理
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
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無秋氣
何以立嚴而成功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無冬氣何
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何以暖而春育無怒氣何以
清而秋殺無樂氣何以疏陽而長養無哀氣何以激陰
而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
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可節而不可廢也節之則順廢之
則亂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
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

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然自春正月以至于冬十月而功畢矣計是間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溧其用孰多物之初生距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溫燠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於是時而凜溧下霜凜溧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終冬者終也於是功已畢成物未復生而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夫非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與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人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三王之天下隨陽而改正禮之定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故爲政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刑不順於天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也人主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以爲神外博觀以爲明任

群賢受成而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汎愛羣生不以喜
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是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足
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
而羣臣效當謹本詳始敬小慎微休形無見影揜聲無
出嚮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情察其好
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累日積久
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一天爲
人臣者法地地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脆
剛柔肥瘠美惡其形宜不宜皆可得而財也故爲人臣
者竭情悉力常見其短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地道然

也天序日月星辰積衆精以自剛聖人序爵位祿列積
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
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
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
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居無爲之
位行不言之教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
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
有影君人者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
之象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而人君
得載其中此自然之致也聖人繇之故功出於臣而名

歸於君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易曰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其要畧有

指馬要指者王化之所繇以流也舉事變見有重也極
事變之所至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也強幹弱枝大
本小末也別嫌疑類同異也論賢才之品別所長之能
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也木生火
火爲夏天之端也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也舉
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極事變之所至得失審矣
因其所以至而治之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
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類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
品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之
所務者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

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以次矣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者行矣通乎此者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調和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所見也宣文襄成所聞也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也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者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大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日弗忍日也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

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又知其厚厚
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
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温辭可以知其塞
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親
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
不訕上智不危身智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逾謹矣以
故用則天下太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
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仁與義也以仁安人
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詭其處而
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

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仁在愛人不在我愛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左右亡者愛獨其身名之曰獨夫仁在愛人不在我愛此之謂也夫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而春秋弗予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絕人我之間故自

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責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責誹於下矣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按經四十一月乃娶非喪矣謂喪娶何也曰重志也夫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君子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與之知

樂志哀而居約君子與之知喪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質苟亡矣文安從
施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俱不能備而偏行之與有文
無質乎寧有質無文也有質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
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寔來
是也然則春秋之道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
服云乎哉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貴志以反和好誠以
滅僞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雖

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智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以此為辭夫所謂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也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巳是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巳顧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也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順天意而自明顯著夫天綱人紀理道政治教化習俗儀盡如故何可改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更作樂何也曰樂爲應人作也彼之所受命者必民所同樂也緣天下之所樂而爲之文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洽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内而發於外者也是故作樂者反天下之所始樂以爲之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故曰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也故曰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於崇作邑于豐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之時紂爲無道諸

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武而詠歌之也周德已洽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故樂者作之於終而反之其始重本之義也繇此觀之政制於初以應天作樂於終以應人二者離而復合其所爲一也

問者曰春秋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何謂然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居先苟不惡何爲使主之者居下乎是惡戰伐之辭也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者春秋之所甚疾也難者曰春秋之法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

而榮復讎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春秋之記災
異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
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二焉偏戰者　焉
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
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殺其所愛
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謂之外引
之夷狄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謂之不義
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
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
在於指見其指不任其辭可與適道矣　春秋之聽獄

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其本殊也。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

河間獻王問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敢問何謂天經。對曰。天有五行。播于四時。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爲春。春主生。火爲夏。夏主長。土季夏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藏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父諸所爲。子奉承而續行之。如父之意。天之

道也。故五行者五行去聲也。此謂天經。王曰善。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降然。故勤勞在地。功一歸于天。非至義孰能行此。土者火之子也。土於四時無所命。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五行之最是者也。義不可以加。此謂地義。王曰善。上約繁露

當是時。有大毛公者。趙人也。善說詩。爲河間獻王慱士。其學述源流。出於卜子夏。爲訓詁傳其家。而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比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

傳合。序繇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傅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公爲傅士。或日毛公名萇。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官。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毛詩最後出。獨傳。以解經近古。深密有遺味。宋程淳公顯。於漢儒最董生大毛公云。

論日。愚讀董江都所上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讀太史公述所聞春秋大義。深功而著明。乃程門所表正誼明道語。眞王佐心哉。劉中壘以爲伊呂無以

加管晏之屬佐霸者不及也於論篤深矣奈何得以師友淵源所漸薄之臆斷其所至也乃世儒猥以言災異爲大過與角聽何異史談有言孔子卒後有能紹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自武帝立五經傳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興之際明諫顯爭畢雖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讜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

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决乃復
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焉蓋易
師宗田何梁項生從何受易生從者丁寬顏讀誦精敏
過項生何喜曰吾以傳經也吾有教豈有類哉遂舉授
之學成寬辭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復
從周王孫受古義而寬授碭田王孫梁丘賀琅琊諸人
也從何弟子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守齊郡更事田
王孫治田易精京房武帝時人非元帝時京房宣帝聞房明易求其門
人得賀令待詔黃門入說教諸侍中遷郎中至少府以
筮數有應得近幸以中大夫給事中小心周密帝甚信

重之時施讐長卿自童子時從王孫受易終老卒業議

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賀爲少府官事劇遣子臨將門

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身往固請曰子忍

令先師之道終廢乎讐不得已乃聽於是賀薦讐結髮

事師數十年經精通臣賀不及乃詔拜讐博士而同時

蘭陵孟喜父孟卿善爲禮春秋以禮經多春秋煩雜難

治乃使喜受田王孫易喜輕脱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

以自詡郎宣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頗

耀之賀箕之曰田先生乃絶施生手中時喜歸東海安

得此喜門人蜀趙賓持論巧慧非古法云受之喜欲因

以爲名喜因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又以爲亡是
或薦爲博士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蓋漢經重師也
大小夏侯者東平夏侯勝及兄子建也初夏侯都尉事
濟南張生受尚書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勝是爲大夏侯
勝傳建爲小夏侯勝少孤好學事始昌受尚書及洪範
五行傳已復事同郡簡卿又從質歐陽生學精熟所問
非一師也又善說禮服故名家武帝時官光祿大夫昌
邑王嗣立數出畋勝以洪範諫得罪語具災祥志中宣
帝即位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立廟樂羣臣頓首皆曰宜如詔

書勝以少府獨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
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
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
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爭為勝懼勝
曰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為也議已出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
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
霸既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
冬講論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無威儀帝親信之嘗入見出道上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焉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帝謂之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後以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嘗從勝受書爲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夏侯建既事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他經與尚書相出入者多所采獲牽引以扶其說勝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也建亦病勝疏略難以應敵卒自顓門爲博士而二夏侯世以經學至大官黄丞相霸爲循吏首自有傳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

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眭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説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廣直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眭孟學後爲御史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大傅廣授琅琊筦路路御史中丞路授鄒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

五經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
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皓星公
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眭
孟等難數困之繇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
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
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
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見說之帝愍其孤學
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
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
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

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從穀梁而穀梁大
顯初燕大傅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
傳詩而韓易獨傳其子孫至是涿韓生以詩徵待詔曰
所受易先太傅所傳也嘗受詩不如其易深司隸較尉
蓋寬饒本受易孟喜見韓生而說之而韓易乃行河內
趙生以韓詩授同郡蔡義義以經授昭帝得相者也授
琅琊王吉及同郡食子公云　王吉字子陽皋虞人爲昌
邑王中尉王賀居國好游獵動作無節武帝崩放縱吉
疏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者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
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驅二百里百姓煩擾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
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所後世思其仁恩
至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道術而樂逸遊
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
車輿朝則冐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
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
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
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

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
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
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臟專意積
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優哉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
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
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
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
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
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
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酒脯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

諫爭甚得輔弼之義昭帝崩徵賀入典喪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教施政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思惟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願大王敬之事之政事壹聽之垂拱南面而已賀不用其言而廢昌邑羣臣坐在

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惟吉及即中令遂以數諫得減死元康中召爲諫大夫條政事本務爲書上之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者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

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卽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節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

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財擇夫夫
婦人倫之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
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
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
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
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差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
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趍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公
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

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右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然也宜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矣帝方以吏事綜百官而吉意尚教化以爲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元帝初與同郡貢禹俱徵未至道病卒遣使者弔祠禹至爲諫大夫帝數虛己問以政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

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相放衣服履袴刀劍亂於主上上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而莫自知其非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爲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

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
然廏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
畫金銀飾非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
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廏
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
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
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
禮正多臧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凡百九十物
盡瘞臧之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
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

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過自上生皆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產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可復田以與貧民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詩曰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又數言古民亡賦算口錢不以金錢爲幣宜反其本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三之二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毋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免官削爵毋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誅疑者以與

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灋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威暴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

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
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皆
以犯濞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守相崇財利誅不行之
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濞守相選舉
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夫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
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誠深念
高祖之功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
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出園陵之女罷絕倡樂鄭

脊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禮。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天子善其忠。頗納用焉。未幾。以病乞骸。詔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常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辯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毋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飦愼疾。以自輔。後月餘。遷長信少府。尋拜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數月卒。賜錢百萬。以葬。

以其子爲郎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巳朝廷
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
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
啖之巳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伐棗鄰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
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遂去官其同趣如此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
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説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
官至御史大夫駿子崇至大司空避王莽去位皆世其
學云王式東平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

師。昌邑廢。王陽龔遂諫。皆有書。使者責問式師何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日夕授王。至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誦之也。至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故無書。得減死歸。以身辱。不復教授。山陽張長安。東平唐賓。沛褚少孫。當事式。更請求。卒業。式謝曰。聞之師。止此矣。君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其後賓少孫應博士弟子選。摳衣登堂。容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以式對。諸博士固素聞式賢。共薦式。詔徵爲博士。至皆注意高仰之。而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意忌式。語斬之。式陽醉墮車下。罷

酒遂謝病去歸終於家而薛廣德以博士論石渠至御史大夫授龔舍至泰山守時齊人周堪魯孔霸俱事大夏侯論石渠經高而光祿大夫蕭望之主平奏於是詔望之爲太子太傅堪少傅霸太中大夫與中庶子歐陽生地餘俱授太子經元帝卽位望之堪並尊用領尚書事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過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薨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毋溷溷

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讒愬俱中廢自殺郎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讒見誅語具帝紀中於是匡孔張禹之倫居高位徃徃以孫保自將求容矣京生者頓丘京房君明也事梁人焦延壽贛受易贛少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成學後得隱士授易别傳學旣成爲郡吏察廉補小黄令愛養吏民化行縣中以易法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令詔許增秩留因遂卒小黄延壽易長於災變分

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授京生京生處災應特精而延壽以其不劫甚不說也常太息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竟如其言

韋丞相賢者楚傅孟五世孫也世其家學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以詩教授兼通禮尚書稱鄒魯大儒爲博士給事中以授昭帝詩至丞相封扶陽侯時年七十餘矣相五歲以老病乞骸歸加賜第一區自武帝用法嚴丞相多譴死不則死於位無致其事去者丞相致仕自賢始薨謚節侯賢四子長爲高寢令早卒次弘東海太守少子玄成以父任爲郎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

知識步行輙下從者載送之爲常其接人貧賤者尤加敬擢諫大夫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劇煩易得過父以弘當爲嗣勑令自免弘懷嫌若欲代侯者不去官及賢病篤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家人問賢當後者賢恚恨不言於是賢門下生與宗家計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官大河都尉聞喪又聞當爲嗣即陽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下丞相御史案驗士大夫多疑玄成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

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侍郎章亦踈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而丞相御史遂劾玄成實不病奏之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善惲誅免官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有司劾不敬削爵玄成自傷悼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自企敕補過會宣帝奇淮陽憲王欲為嗣然念太子起微細又早失母不忍也欲感風憲王輔以

禮讓之臣召玄成拜淮陽中尉元帝竟立遷少府至衛
史大夫爲相復侯故國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囏
難因示戒子孫焉玄成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
采過之薨謚共侯傳國至玄孫乃絶而東海太守弘子
賞亦明詩列三公至東漢有曾孫彪曰常卿子見名臣
傳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
以供資用事后蒼通詩禮精力絶人諸儒爲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字也射策甲科不
應令除太學掌故補平原文學言者多上書衡經明於

世少雙今就官平原京師後進生欲從之無繇衡不宜處平原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詩諸大義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經有師道可觀宣帝不甚重儒未錄也而元帝爲皇太子見衡對大善之及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輔政聞衡賢欲薦之爲名高辟衡議曹史薦之帝喜立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日蝕地震帝問政治得失衡對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

色之言則下有闘爭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有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繇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繇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

年饑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
者大而吏安集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
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
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
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聽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
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

禮讓可興也帝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帝好儒術文辭頗改絕宣帝之政而優游寬容進用很多文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功是以上天歆饗鬼神佑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之臣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悵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臣聞之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洗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巳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

徒。不敢比周而妄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詩始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陽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得序。則海内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

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詩云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
天下無爲而治矣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
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帝以爲任公卿遷光祿
勳御史大夫巳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卽位
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曰陛下秉至孝哀
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遊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
遠無窮巳也竊覸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
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
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

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此永永不易之道也臣又聞聖王之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彰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宜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爲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

觀之以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
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臣得望盛德休光以
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已爲司隸校尉王尊所
糾劾語見帝紀衡稱病乞骸骨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詔
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
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
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印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
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君其察焉因賜上尊酒養

牛而羣下多籍籍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讓位久之坐事免終於家

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又衡封僮之樂安鄉田提封本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伯爲界、郡圖誤以閩伯爲平陵伯多四百頃後覈地圖不舉、仍自予劾專地盜土免爲庶人、

成帝爲太子時從博士鄭寬中授尚書軹張禹授論語旣卽位徵禹寬中並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專而帝謙讓卿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數稱病乞骸欲以避讓鳳詔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

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而寬中早卒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言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尹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聰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

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位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塋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帝說。諸子贈甚厚。禹竟以丞相封安昌侯。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災異。

陰爲王氏地。光爲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緼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新莽得政。以既老乞骸。失莽意。冊免。張禹。軹人也。與瑯琊魯伯。事施讐生學易。從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受論語。而光事牟卿。生受夏侯書。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不合。自免歸教授。成帝初。舉博士。遷三科高第。領尚書。至光祿勳。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天子有問。據經灋以心所安對。不希指苟合。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大罪也。有薦舉。唯恐人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何木也。嘿不應。更亂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以經行自著。不結黨友。養游說。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爲御史大夫。丞相方進薨。召拜相。已刻侯印書賛。帝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千戶。然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

之隙矣，以議築北宮居傅太后、許太后意，又論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爲傾邪，當免歸，鎖姦萌。太后意重許及太后謀稱尊，又與司空丹持不可，於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毀譖光，策免光，光還里，日杜門自守。博代相數月，坐事自殺。平當相數月薨，王嘉相數諫爭獄死。歲閒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帝繇是思之。會傅太后崩，徵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

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其傳曰：是謂皇之不極，時則日月亂行，謂朓朒側慝，甚乃薄蝕也。又六沴之作，於歲之朝，日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

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書奏賜束帛拜光祿大夫無何復丞相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平帝以中山王徵即位幼太后稱制委政大司馬莽莽怨丁傅董賢之黨以光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乃備禮事光而以太后指風光左右之莽權日盛光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爲帝太傅位四輔明年徙太師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莽益僣橫憂懼不知所出因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闕焉書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後歸第官屬按職如故光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薨賜乘輿秘器諫大夫謁者持節護喪博士護行禮公卿百官會弔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甲卒五百人謚簡烈侯

元成間經傳彌盛尚書有濟南林尊長賓事歐陽高受伏生尚書以授平陵平當當授九江

朱普勃海鮑宣臣丞相詩授瑯邪伏理東武師丹東海
孟卿事瑕丘蕭奮傳徐生禮授后蒼蒼說禮至數萬言
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德信
都太傅曰大戴聖九江守曰小戴者也普東平太傅今
大小戴記具存而小戴所傳記學官以爲經易諸家互
異東萊費直長翁長卦筮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繫辭
十篇解說上下經於易最雅正傳瑯琊王璜沛人高相
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陰陽災異授子康
及蘭陵毋將永康繇是易有費高之學趙人貫公事梁
太傅賈誼治左氏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子長卿授清

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而劉歆從咸方進受左氏特精於是天子立大小戴禮立京氏易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以罔羅遺失兼存異義焉史固曰是在其中矣

平丞相當（字子思）起博士論議通明給事中災異言得失指意於蕭望之匡衡同議太上皇園不當罷與劉歆同行流民幽州還言勃海鹽池可勿禁以救民急奏舉二千石勞來有恩意者為奉使最至光祿勳以議傳太后姊子淳于長不當封左遷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為騎都尉行河隄哀帝立以前守正忤傅氏徵光祿大夫至丞相以冬月非時未行封

春召受封當病不應召或謂當君不可強起受侯印遣
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業以素餐負重責矣起受印還
臥疾死死有餘責竟不起月餘卒子晏以明經竟至大
司徒封防鄉侯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孫寶字子嚴、鄢陵人以明
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
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而心內不平久之署主
簿寶徙舍祭竈請比鄰甚懽忠陰察恠之使所親問之
曰前大夫爲君除大舍受經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
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
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

府莫言其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經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遵世者無不可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賢行宜備近臣遷議郎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群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到部親入山谷宣恩意諭群盜非本造意渠率得悔過自出遣歸田因自劾矯制并奏廣漢守扈商不任職階亂商徵下獄有與援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効復拜冀州刺史發帝舅紅陽侯立姦立坐廢徵爲京兆尹政清京兆人侯文素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與爲布衣交日設酒食見妻子文求署曹謝讓乃聽進見禮如賓既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寶

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貍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善寶前與車騎將軍及紅陽侯有郤自危淳于長方貴幸請結交許之始視事長以穉季託寶窮無以應文恠寶氣索知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敬受教穉季耳目長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取禍耳穉季自是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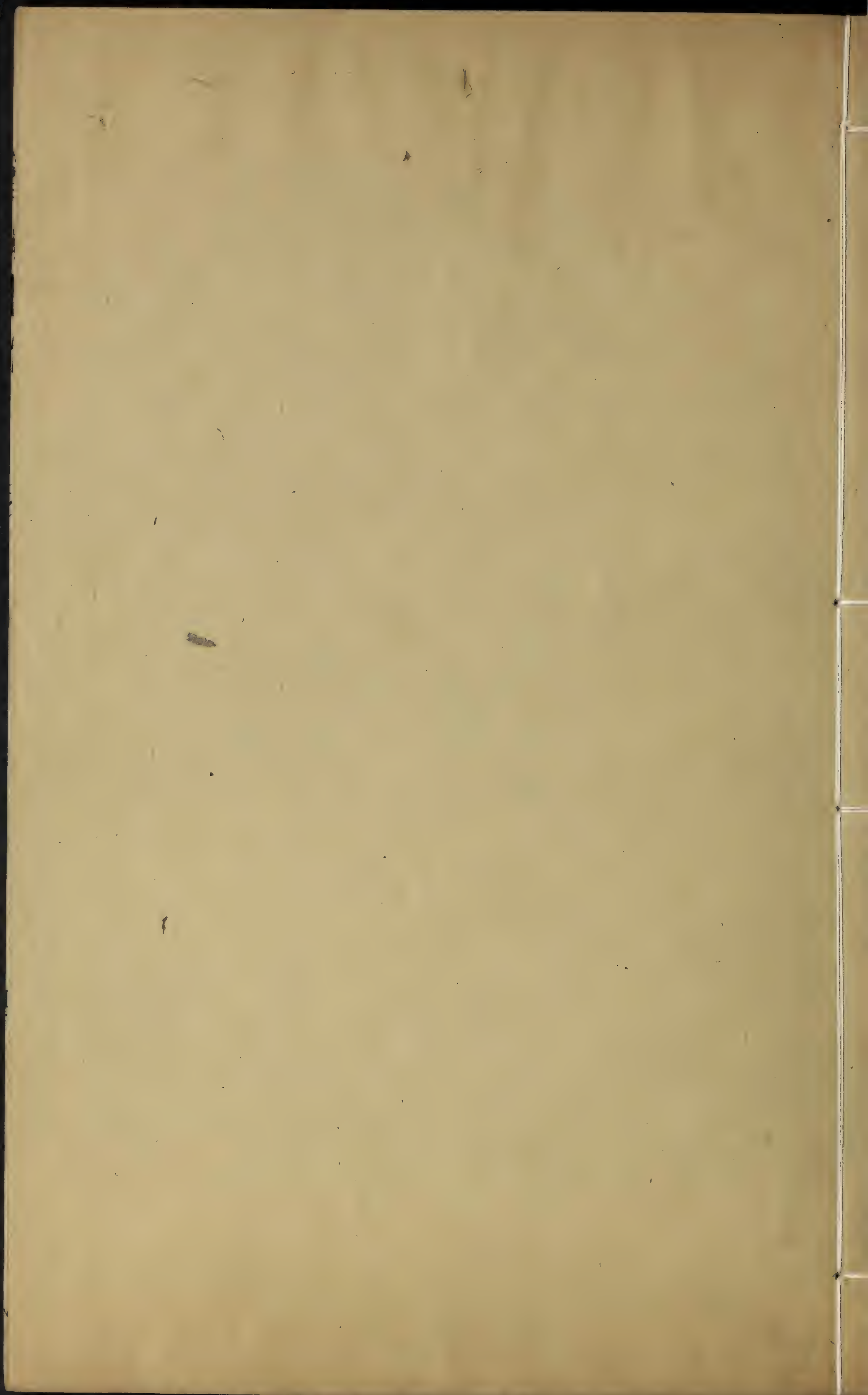
哀帝時為司隸中山太后獄起為衆庶所冤寶奏請覆治坐下獄尋理尚書崇免語具帝紀中平帝立王莽白徵為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歸莽功德

宜告祠宗廟持不可。語見帝紀葬淶心疾之會。遣吏迎母。母
道病。留所生子家。獨遣妻子來。為司直陳崇所糺。下即
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坐免終
於家。建武中。錄舊德。以寶孫伉為諸長。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為古經
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也。而
難為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
容容。瘝經明。無當於事。行埜之堂堂。折而不撓。孫寶侃
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耶。抗義守死。
不汙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從政立身。雖性

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上十六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三

東漢經學行義傳

明盱郡鄧元錫著

世祖中興敦好儒術未下車疇咨先焉四方學士避世亂遁逃林藪者皆抱負墳策雲集于京師既正位尊顯名碩登之公府次總尚書而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當是時濟南伏生後有伏司徒湛湛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者也湛性孝友傳父業教授數百人雖倉卒造次必依於文德既在位恒引帝於天顯人倫古懷遠寧邇之道富平侯安世後有張

司空純通禮學爲帝定郊社禘祫之禮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辟椽史皆名儒歐陽司徒歙則先漢所稱千乘歐陽生後也八世爲博士而歙謙恭好禮讓事更始爲原武令原武政修世祖狥河北見之遷河南都尉即位以爲河南尹封被陽侯爲汝南太守推用賢俊稱異迹九歲入爲司徒坐汝南度田不實贓論死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繫求代死而歙已瘐死獄中於是椽陳元上書追理言切至賜印綬贈賻馬時臨濟牟長陳留陳弇沛國桓榮亦受歐陽尚書榮字春卿明帝所師尊桓先生也少事博

士九江朱普貧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普卒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天下亂將弟子抱經書匿山中饑困不能存而講論不輟建武中年六十餘矣始辟大司徒史詔選明經豫章何陽授太子經帝從容問若本師誰也對曰臣師沛國桓榮帝即召榮問尚書大善之曰得生幾晚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令於公卿前敷奏經義尋以爲博士駕幸太學會諸儒論難於前榮溫恭有緼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帝愈益賢之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嘗賜奇果諸儒皆懷之榮獨手捧拜賜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親焉

進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之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顯宗臨雍尊以殊禮具學較經籍志中子郁敦厚篤學傳父業父卒襲爵以讓兄子汎不許帝以郁先師子親厚之使授皇太子經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約爲十三萬言郁刪定爲十二萬言繇是書有桓君太常章句郁中子焉焉孫典皆世其家學而長子普普子鸞及曾孫彬並知名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施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如儀觀者如堵牆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

治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棲負犢山中建武初舉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旅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脩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終其身子軼傳業官宗正遂世掌宗正焉當是時傳孟氏易者稱南陽洼丹子玉廣漢任安定祖丹學義研深避莽世不仕事光

武至大鴻臚安曉出兼數經有行辟舉皆不就時人為之語曰居今行古任定祖而為梁丘易者稱代郡范升鄢陵張興為京氏易者稱汝南戴憑升字辯卿少為莽司空王邑吏邑以莽命擊匈奴升說邑以天下有近憂無為事遠邑不能用引疾去又不聽使詣上黨因留不復還光武聞升經明徵為博士升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者艾經學深明臣不及也而不以時退與恭並立知羌學又不能引達誠慙負無以立於世夫謟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而待升加厚有大義時訪

焉。後升爲所出妻告、坐繫論死、京兆楊政從升學、內袒
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旁草間、駕且至、持章叩頭白
升冤、且曰升三娶、僅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虎賁懼
驚乘輿、舉弓射、不退、旄頭刃之、傷胸、又不退、號、而帝爲
感惻、下尺一出升、詔
理官曰、乞楊生師、
興舉孝廉、精經術、弟子自遠至者。
著録且萬人、爲梁丘家宗、憑舉明經、爲郎、會詔公卿上
殿論經義、憑說多善、拜侍中、延見問得失、曰侍中當匡
輔朕、無所隱、憑對曰陛下嚴、帝曰何嚴、憑曰前太尉西
曹掾蔣遵、忠孝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而錮之、嚴已。
帝怒罵曰、汝南子欲爲黨乎、憑出、郎自繫廷尉、詔勑令
出、召入、憑謝曰臣有狂瞽之言、而不能以尸伏諫、無謇
諤之節、偷生苟活、誠慙誠負、帝爲勑尚書理遵、正月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義不通奪席
益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
中益建武中孟易最盛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後馬
融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傳於是費氏興而京
孟氏易遂微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
王莽末避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
賊曰何言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
赤眉兵衆百萬所過殘滅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
千之衆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
神乎賊心
動得釋　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爲持書平辭還
之不可囂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

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遍順所志建
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嵩大根陽許遣而陰令刺
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嘆
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帝
大悅賜車馬衣被群僚莫敢望河南鄭興事劉歆東海
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旨
者也林遇與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
之及宏見林果闇然服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
寶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及是乃出示興等曰流
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頗諸生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
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周密敬
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愽雅多
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
不仕以尚書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
以禮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
鮑恢以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
歸恢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
妻曰妾是也苦椽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二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見

日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高詡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爲上谷太守父容傳業至光祿大夫詡少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父子並稱盲不仕建武中官大司農曲阿包咸習魯詩論語王莽末爲赤眉所得止之十餘日晨夜誦讀自若賊異而遣之居東海立精舍講授建武中以郎授皇太子論語顯宗踐位遷大鴻臚進見賜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疑輒遣小黄門就問不召也以咸素清苦常特賜賚增常祿悉以給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

臨覩卒時任城魏應東武伏恭亦爲魯詩皆以經行稱
大師受業著錄者數千人應騎都尉恭司徒湛兄子也
司徒弟黯明齊詩官光祿勳無子以恭後恭少傳業爲
劇令廉公有惠政舉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
山守興學明教繇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臨雍禮行
拜司空在位九年而老肅宗行饗禮爲三老年九十卒
任末蜀繁人習齊詩奔師喪道卒勑兄子曰必致我師
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而梓潼景鸞治齊詩兼受施
易作易說詩解兼取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又撰禮內外
記曰禮略州郡交辟不就卒　杜撫犍爲武陽人從薛

漢受韓詩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而壽春召馴閬中楊仁皆習韓氏詩馴有志義鄉里稱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仁經中博士以年不應科讓選顯宗詔補北宮衛士引見問當世務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拜什方令寬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受學繇是義學大興墾田數千頃辟司徒袁虞府府掾有不法者終不與交言同席人畏其介爲閬中令卒於官當是時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緱氏孫堪子稺俱受公羊春秋恭義學精深堪澤俱清白節介恭侍中祭酒澤太常卿堪光祿勳恭授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

左中郎將鍾興興以授皇太子諸王封關內侯引拜興
前謝曰臣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諸王明先
聖之道非功而何對曰臣經受之師丁恭臣適傳誦耳
於是帝嘉興不背本詔封恭興固辭爵卒官其時爲嚴
氏學者安丘甄宇南昌程曾河內張玄之倫　承宫琅
邪姑幕人少孤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授諸
生數百人宫過息廬下聽之悅焉遂請留爲諸生拾薪
執爨勤學不倦巳事丁恭經旣通以教授遭天下亂避
地漢中巳與妻子之蒙山種黍自食將熟人有認之者
不較推與之而去三府更辟皆不應駕臨雍召拜博士

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論議踹愨朝廷憚其節　鄭興河南開封人受公羊春秋晩善左氏周官長於厯數積精深思同學皆師尊之隗囂禮請不爲屈數爲言尊上順天之意及囂遣子恂入侍興求從歸葬囂不聽而徙興舍增禮秩興入見曰興聞事親之道生事葬祭必以禮也令爲父母求葬而以增秩𠂹則是以親餌也將焉用之囂曰君薄囂爲不足𠂹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翼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興從事者也因將軍求進何渠不達豈謂薄哉獨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𠂹妻子獨歸葬䣊曰幸甚乃爲裝而遣之至洛

侍御史杜林爲帝言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
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機密昔張仲在周
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察乃徵爲太中大夫
以日食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
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其
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樂
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
尤重不可不慎昔者堯知鯀之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
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

郤縠皆不私其私而一於擇人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
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
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天官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
覽齊晉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
之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食皆
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丁寧申戒國之福也
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
時帝尚嚴察而頗私南陽故人故與奏及之與數言政

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不見任而東漢言左氏者多祖興 賈逵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周官從謝曼卿受毛詩從塗惲受古文尚書稱多通逵愷悌多智儼儻有大節傳父業尤明左氏爲解詁五十一篇闡駁疑義顯宗重其書錄藏秘館而逵自摘其闕君臣父子紀綱正法足著明勸戒者三十事條奏之而傳之於讖肅宗嘉之賜布五百匹和帝時爲侍中甚見信用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經行詔徵用焉然不脩小節頗爲世所譏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爭訟輒往質均所不直不敢違也郁仁孝隱處山澤爲魯相尚教化流亡歸者八九千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

信人父歆爲左氏名家元傳業敍精覃思至不與鄕里通尚書令韓歆疏請立左氏博士博士弁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於臨朝廷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於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行事之實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竹帛餘文其爲雷同所排固其宜也臣元竊見范弁等所奏議左氏春秋不可立凡四十五事

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
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
破道者也非等又曰先帝不置左氏博士後主所宜因
臣竊以爲過矣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
當遷殷周公不當營洛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
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毋得受穀梁而
孝宣皇帝爲石渠論穀梁遂興此明聖不相因之效也
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方今
干戈少戢垂思聖藝顧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
立左氏解先聖之積結洮學者之累惑垂於萬世天下

幸甚臣元愚鄙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升條十餘事難元終莫能難乃詔立左氏時天子頗以吏事課責三公有阿意言請得以司隸較尉督察三公者元上書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百官總已聽於冢宰此不易之道也近者王莽擅操國柄遂竊神器以天下况已不信群臣至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令陪僕告其君長子弟

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終不能禁董忠之謀身嬰誅夷爲天下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躬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節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始一百姓張耳目以觀聽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宗祖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有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深納焉

孔偘字和仲先聖孔子後也孔氏自安國來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偘曾王父建遊長安與崔篆友善篆爲莽建新大尹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請從此辭偘與篆孫駰復友善遊太學習春

秋駰與論孝武皇帝未冠爲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帝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勸説儳之僖駰黙不應鄰房生恨之上書肅宗告僖駰毀謗下有司僖以書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天下莫不聞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郎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所譏刺哉假令有之所非實是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而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而死耳獨恐天下之人回視易慮以此闚陛下之心自今以後以言爲諱郎今見大不可之事終莫敢有復言者矣昔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書奏詔勿問拜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廵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者講論經義明日僖入謝帝謂僖曰疇昔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拜郎中冬[illegible]

臨濟令。崔騆以易林筮之不吉。止之曰。盍辭諸。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繇已。而繇卜乎。在縣三年卒。遺令卽葬其地。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或勸令反葬。對曰。載柩歸則違父命。舍墓去心誠不忍也。遂留家華陰。後皆世其家學。

丁鴻潁川定陵人。父綝從世祖征伐有功當封帝令自擇縣邑、綝願封本鄉問何也對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埆、臣能微功薄封鄉亭足矣帝從之鴻年十三。從桓榮受尚書。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志篤精銳。卒當襲父侯。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掛衰絰冢廬而逃。入東海。遇九江鮑駿。陽狂不識。駿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故得以申其志。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

王事今柰何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業乎鴻感其言垂涕就國開門教授駿復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召見說尚書稱旨賜御衣章綬令稟食公車與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白虎觀論最明諸儒服焉時人爲之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官司徒有誅竇氏功經授陳留楊倫倫尚志乖於時不能人間事講授大澤中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去其官　魯丕司徒恭母弟也性沈深好學與兄同業治魯詩萃萃不倦杜交遊不答人問候以見短而欣然自若也兼通五經以詩尚書教授爲名儒肅宗時舉賢良方正高第爲議郎遷新野令州課治第

一擢青州刺史務表賢才慎刑罰坐事免徵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帝行巡之趙被引見問經義與諸儒廷詰丕說善賜冠幘衣履丕疏廣帝意曰臣聞之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所貴乎明道術者將以行之也陛下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諸舜禹皐陶之所治周公箕子之所陳亦旣顯明而章白之矣願以時注措觀人文以化成毋徒守空文又言陛下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旣顯巖穴以求仁賢旣使幽遠獨有遺失永初中大將軍騭舉儒術篤學復侍中再爲國三老而卒　曹褒魯國薛人父充持慶氏禮寖

結髮傳業窮晝夜研精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舊文當念所至每忘所適爲圍令本仁心爲質以禮理人以德化俗章和中以侍中制漢禮儀甚爲帝倚重語具禮儀志中遷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喪皆建武以來無主後者爲買地畢葬之以城門校尉行時疫致醫藥給饘粥多所濟活出爲河內太守會歲大旱穀踴貴褒省吏并職退姦去殘澍雨數降稼則大熟流冗皆還庶幾行所學云

○張太尉酺汝南細陽人趙王敖後也少從祖父充受尚書已又師桓先生榮勤力不怠永平中授皇太子經

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去聲數有匡正之言以嚴見憚肅宗即位擢侍中尋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徃受經親近忽見出意不自得疏辭位賜裝三十萬而遣時特恩賚每陰王傅相帝輙言酺前授朕經屢諫正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然在郡十五年竟不召也和帝初稍遷至太尉有大臣之節事具帝紀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高祖敞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中與兩龔蔣詡俱徵遁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

禮命衆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辟大將軍
鄧騭府騭甚尊重之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荆州茂才王密適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之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州子孫
常蔬食步行故舊或勸震令爲開產業者震曰使後世
稱爲清白吏子孫遺之不亦厚乎安帝時以太尉死忠
子秉孫賜皆以經充勸講皆太尉爲儒宗所陳論皆天
下大故語具帝紀中　宋登者太尉孫子也習歐陽尚
書爲汝陰令稱神父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習禮樂

使持節臨教太學轉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倖出爲潁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汝陰人祀之配社焉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少習京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孝牧豕大澤中奉養焉遠近從學者皆執經壟畔里落化其德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詣期期驅豕入澤中不顧司徒黄琬辟不就黄巾賊起相約毋犯孫先生舍而是時濟陰張馴以侍中典秘書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守丹陽有惠化終大司農

張霸成都人年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通春秋後欲進餘經父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父喜小

字霸曰饒博通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就學焉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處士有行業者郡中爭厲志節尚經學道路但聞絃誦聲郡界有盜移書開購明罰信賞賊束手歸附大將軍騭聞霸名行欲與交霸逡巡不答卒遺令薄葬嘗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豈顧報哉門人追慕其行私謚曰憲文子

周磐汝南人治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不言

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讀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歎始就孝廉之舉和帝初令三邑皆有惠政以母老棄官母卒毀瘠廬

蓋教授常千人公府三辟有道慨然曰吾親沒矣從物役何爲遂不應年七十三召諸生集論已謂二子曰日者夢先生與我語於陰堂之奥殆其吾齒盡乎命終之日桐棺周身斂形還封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月望無病而卒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休歸輒詣學父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三年不得見但使

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不解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須布算聞玄善九章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蓄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之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環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繇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巾見一宿逃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屣事之

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
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昔太史公廷
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
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亦皆稱公則知公者仁德之正號
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
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馬
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
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
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玄病
篤戒子益恩叙其平生言世有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

宜式序吾自度無以任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以竭吾才故王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比歸鄉邦年已七十矣宿素衰落稽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家今差多於往勤力務時無憂饑寒大將軍袁紹集客客畢會玄最後至延升上坐紹客多豪傑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設難蜂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各聞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固名士見玄厭服之自贊曰故泰山太

守應中逵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勋有慙色徵爲大司農傳以安車終不就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終遺令薄葬而卒自漢中葉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者勞而少功疑而莫正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始知所歸晉范甯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云其後魏東海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司徒朗所作易傳上之多所論駁樂安孫叔然嘗受

學於玄。見之章駮條釋。申其師說。而鄭學復行。當是時。天下久平。學多通。不名一門者。稱南頓蔡玄。召陵許慎。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叔重。慎字也。作五經異義。及說文十四篇。傳於世。玄。弘農太守。慎。舉孝廉。除洨長。卒於家。延篤。南陽犨人。師馬融。通經。融（去）棄官奔赴。爲侍中。帝數問政事。婉辭密對。動依典義。爲馬翊京兆。憂恤黎庶。擢郡中長者。與參政事。民歡愛之。病免歸。前越巂太守李文德。於公府稱篤有王佐才。薦進之。篤以書止之。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吾曰昧爽櫛洗。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問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渙兮其充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

若無人高學讀書不知■爾未足方之自束脩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　篤所論解經傳後榮陽服虔等舉以爲折衷　何休字邵公樊人少府豹子也朴訥有深思精研六藝以列卿子爲郎非其好也不仕州郡進退必於禮太傅蕃辟參政事蕃死忠坐廢乃覃思作公羊解不闚闥者十有七年黨禁解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拜議郎遷諫議大夫卒休主公羊以難二傳而服虔又主左傳駁休虔清苦善著文故其說行其後有章陵謝該少府孔融薦其敦悅道訓有異行拜議郎

盧植字子幹涿人也少事馬融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靈帝初大將軍武以定策加封植爲書勸令毋受謂同宗相後披籍案牒以次建所宜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徵爲博士上書曰臣少從通儒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爲周禮諸經發起粃謬爲之解詁而乏力繕寫願得將能書生二人詣東觀專心研精拜盧江太守務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徵拜議郎遷尚書光和元年日食陳消

災禦凶者八事畧言請敕州郡舉賢良隨方核實一黨錮非辜可申宥二宋后家屬委骸不收此疫癘所來宜收瘞三侯王之家賦稅刻削民窮愁思亂宜振恤四徵有道大儒鄭玄等陳洪範禳災咎五郡守刺史遷代已數宜依三載三考黜陟辯能否六請謁干爵宜禁塞七天子無私積宜弘大體畧細微八書上不省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垂拔帝遣黃門左豐詣視軍或勸植賂之不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畧復尚書靈

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蔡邕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中卒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通而離全經之日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爾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夂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顓從於欲爲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

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史臣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幼喪父郤贈賵稱財以送終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善俱游學于異國嘗與歆鋤園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暴田寧爲牽牛著凉處牧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鬪鬩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

皆餓居郡南寧獨居郡北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
典不及世事緜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
以格物度心內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
非其時招過之道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
十七年以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恭三世前後
所遺皆受而簏之不發視旣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
魏以爲太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
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茵蓐吏護從道上績食至表
自免歸。魏王叡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高乎審老疾
尫頓耶喜對言寧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比
臣從問覘之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
出入門庭身自任杖四時祠祭輒自力改加深衣著絮

中及故在遼東所製白布單衣親饋饌跪拜成禮寧少
喪母不識母形象每薦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
方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闚行遊園圃臣揆寧前後
辭讓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捜進每執謙退
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薦者言寧膺二儀之中和總
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與道逍遙升堂入室
游志六藝究其閫奧中平之際乘桴越海潛化傍流暢
於殊俗今行年八十偃息窮巷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
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金聲玉色久而彌彰詔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寧常坐一木
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所居嫺
舊鄰里有窮困者家不盈擔石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

敎以孝與人弟言訓以弟及人臣言誨之忠貌甚恭言甚順名行高潔人望者邈然不可及而郎之煕煕然甚柔而溫能因事而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傳通墳籍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素亢守高慕泰用者鮮所容接見泰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僊舟焉司徒黃瓊辟公府大常趙典舉有道泰曰吾夜觀乾象俯察人事天之

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九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也邕謂人曰吾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奬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

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
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
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
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
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
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申屠蟠
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獎
進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林宗遇諸途
勞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駔也卒爲
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

宗不絶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咸泰泰言乃止賈淑性險亥爲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恠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甄陳留邊讓候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儁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絶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别乃盡數允隱

忠而去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令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仇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果蔬有程雞豚有數農事畢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耕桑嚴設科罰哀喪弔死賑窮寡朞年化行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

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毋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之既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成令王奐嚴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謝遣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成學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滿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

君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篤學坐立談誦自兒時爲等類所歸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檄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坐廢後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過此其過繇故人憚強禦者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巳者也聞者乃嘆息服

其德爲太丘長以清靜爲理敦不肅之教百姓安謐鄰縣來歸附者寔譬導發遣監司行部吏白禁訟者毋以㥯治聲寔曰民訟求直禁之何以自伸然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禁起餘人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弔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宥寔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寔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饑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侍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
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
狀貌不類惡人宜剋己反善遺絹二疋遣之自是一縣
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每嘆寔未登大位愧
於先之黨禁解公府敦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
老絕人事幅巾待終而已卒三公祠祭刺史越一巾荀司
空爽韓太僕韶等爲緦麻發哀會葬者千數頌以爲兼
資允德總脩百行文爲德表範爲士則易名爲文範先
生史論有言漢自中世而下閹豎擅恣故俗以絜身放
言爲高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

依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焉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惟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家貧早孤欲就學無從受鄰有

學舍原過之伏檐楹而泣師推問曰何泣也對曰孤者
易傷貧者易感吾感夫讀誦者之其有父兄也有父兄
而得資學也師惻然哀而授之書及長金玉其行遠遊
學諸安丘孫崧崧辭曰子知子之鄉有鄭君乎對曰知
之崧曰鄭君學貫古今博聞強識誠學者楷模而子舍
之何也豈以鄭爲東家丘耶原曰先生之言苦藥良鍼
然人各有志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謂
登山者不知海入海者不知山哉亦所規不同耳君謂
僕以鄭爲東家丘豈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曰兗
豫之士吾所識多矣未有若君者遺之書原以求師啓

學志高者通非待書而成也重其意受書而藏於家異步負笈至陳留師韓子助至穎川宗陳仲弓於汝南交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幹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閟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餞之原曰本能飲酒以荒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爲北海相敎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爲計掾原爲計佐融有所愛吏常盛稱舉曰吾子也後恚望欲殺之衆吏皆爲請原獨不請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遼

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捕其家人政旣窘急投原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旣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爲巳害也今政巳去君之害巳除拘政家奚爲度乃出之後遁還度覺之曰邴君所謂雲中鶴也非鶉鷃之網能羅矣旣反國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常數百人時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頤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公操辟原東閣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塟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公所以待原

以能守禮也若聽明公之命而棄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丕使人微問之原曰臣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閣爲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蔑如也

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黄叔度之資淵乎其似道也管幼安成德爲行幾於閔冉矣林宗不名

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達有轍轘周遊之心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渢渢乎風國無道而道存有以也夫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四

明盱郡鄧元錫纂

西漢文學傳

昔虞夏殷周之書尚矣仲尼申王治標聖統於六經而天地爲昭非以爲文也而天下之至文歸焉後有萬世修文此提衡矣春秋降而左國左傳國語者其時之國史以策書赴告辭命相加遺若紀其國之故爲書者也彼其時王迹熄而霸功昌政自諸侯已逮大夫逮陪臣上無以明一統自王公至于庶士莫不習儀以亟多言舉典競務於說詞事多譎少正辭華繁寡實其志怡不

質其氣靡不振而俗日靡靡敝也故孔子作春秋從先
進盡削其事辭華文而從忠其自歎之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則文則史蓋傷之也傷文勝也爾抑其時格人元
夫羈臣志士耳目漸濡於先王之教矣口所陳壹稟衷
於典禮義法其議道講德則本天質人精微懿鑠之訓
猶有存焉世家遺俗流風善政因具可考見譬古清廟
閟宮禋祀久曠而商敦周彝黃鍾大鏞終林林在序也
以是爲世極盛下衰之文戰國策士考天下阨塞工揣
摩形便縱裂衡合矯稱蠭出苟以發大難而自營兵家
者流窮變於陰縱陽閉以戰勝弱敵申韓卑卑名實欲

執勢以成一尊而逆天戕民生不恤也事已譎無復正辭傷巧無復信其志抵巇其氣激肆於義蔑如也是亂世之文也譬則隄防決而流潰莫止此其勢不至於坑焚不止矣其時莊周列禦寇騶衍環淵之倫又散道德之意放言極論恣睢轉徙於無何有然空語無事實其名辭若可以卷婁舜禹芻狗王事蠻觸其時之諸侯而察其志獨欲混是非齊好醜自解免而離經畔常不恤也記曰以舊坊爲無用而決之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益而廢之必有亂敗則歸於亂世之文而已矣故經之降而史也子也世世之降而衰若亂也文敝之也漢興承

秦滅學之後詩書百家之言盡燬而忠質文如環之運勝復於不窮於是斲雕爲樸反漓爲淳得天統而文昌高文之代公卿不學無慮皆椎魯之文而其時制詔何雄深質厚也春和振貸除肉刑之令則至意懇惻恭敬而溫文下之奉春君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張廷尉馮公造次風議而王道便便蕩蕩也則實之不可掩也忠之屬也嗣是賈生董相太史公下逮於楊劉其志深淳不者峻潔其氣渾灝不者雄高雖上遜謨誥而天人義類之際粲如也以是爲盛世之文於近代獨稱高古矣豈非盛哉非運會爲能具有其質文若此哉

賈生名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多其才秀召置門下甚寵㑹吳公以治平爲天下第一徵爲廷尉爲帝言賈生年少有奇材好書多通帝召爲博士時誼年始二十餘最少每詔令下諸議諸老儒先生未能對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諸儒生咸推讓誼自以爲不及也帝說之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三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頗采用其言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封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以誼爲任公卿欲

用之大臣絳灌馮敬之屬皆害之曰雒陽人年少初學專欲紛亂諸事擅國權於是帝頗疏之以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終思誼才美徵入見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爲前席既罷太息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拜梁懷王太傅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因數問以得失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爲逆誅而承先秦之敝教太子習法律以揆事不及之仁孝禮義待臣下無禮丞相絳侯免就國人有告變者逮繫長

安獄。卒無事。雖復爵邑。終址不可滿。誼上疏陳政事多
所欲匡建。其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
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
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
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
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

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亾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

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

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
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
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
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
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
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
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
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
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
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

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
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
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
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
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
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

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
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
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奈之何屠牛坦一朝
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
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
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
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

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其性獨異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

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如淳曰、瘇足曰瘇。師古曰、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亾聊慉、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師古曰、蹠、古蹠字、之石反、盭、古戾字、言腳掌反戾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

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平聲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操于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伯倒縣而已又類辟璧且病痱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

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令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
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
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
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
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亾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
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亾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
肌膚欲其亾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
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

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碎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併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併心而赴時。猶曰蹷厭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

俗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輟）寢戶之簾。搴（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

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亷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虗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

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二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亾人性不甚
相遠也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
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固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
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
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
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
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
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
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其俗非貴辭讓也所
上者告許也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
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
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
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亟絶者其

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亾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
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
左右而已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長而成
俗絫數譯而不能相通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
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於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

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

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

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亾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亾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亾恥之心乎。夫望夷之禍。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不忌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

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

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

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

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

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之移事智伯趙滅智伯豫

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

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亾耻奊詬亾節奊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挻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粹於羣下也俱亾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

節也。古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

報其上者則非人也故化成俗定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疏上帝深納其言誼疏可為長太息者六一為風俗者後不上本農二言風

俗薄惡不立經制皆明結三言不早諭教太子與選左右爲後車將覆而言棄禮義置天下之法令刑罰皆謂結後二太息皆爲卿臣下無禮以卿臣無禮非所以明等級尊天子又非所以治君子勸節義與匈奴分二長泥濘同文法變化高妙

初帝以代王入卽位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少子勝爲梁王其後徙代王王淮陽而太原王爲代王盡有代故地居數年梁王勝卒無子誼患諸侯太盛而前策竟未有施行也復疏言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必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

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有所禁禦方今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

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鉅偃反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南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且亾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變難以言智苟身亾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

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於是帝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是時淮南厲王以逆廢徙死天子憐有殺弟之名欲更之淮南王四子皆列侯誼知帝必將復王之也為上言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尊奉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

特葬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剖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楹之間所謂假賊
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謹又嘗疏論積貯曰筦
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
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
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
者至纎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
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
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天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

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爵賣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夫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

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爲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皆天下大慮而過秦論見秦志鑄錢議見貨賄志中先是梁懷王以毆游墜馬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年三十有三矣後四年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王之分淮南地爲三國而厲王三子畢王後十年帝崩又二年七國亂賴梁爲扞蔽卒破七國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果反誅於是武帝用主父偃之言下推恩之令而天下以安本賈生衆建力公之策也自屈原著離騷

為楚聲其徒宋玉景差之倫放之莫能及後百有餘歲
賈生為長沙傅過湘水始為賦弔原以自悲賦曰恭承
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
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
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吐盍反茸人勇反尊顯兮讒諛
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
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
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
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

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音密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藏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煇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乎螻蟻。誼在長沙有鴞飛入舍，止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念長沙卑溼，恐壽不得久長，乃為賦以自廣。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

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䇲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子鵩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語予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禪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

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遟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
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
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平聲小知自私兮賤
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
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寠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臆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
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巳其生若浮兮其

兮若休滃乎若深淵之靚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芥蔕兮何足以疑賈生孫二人至郡守嘉好學列九卿元成間曾孫捐之為待詔議罷珠厓語具戎狄志中於賈生並時稱文學者有潁川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給事中上書言治道借秦為諭曰至言頗明治亂之統議除鑄錢禁具貨賄志而山同郡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從伏生所受尚書者也以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言備邊乘塞勸農力本之務皆引繩墨切事情具戎狄邊防土田志後議削七國地吳楚反見誅具帝紀中

論曰太史公讀賈長沙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爲爽然自失也於遠遊天問乎抉玄珠矣至懷王墜馬誼引以自咎終死悲涕也應幾哉騷人之心乎屈賈同傳有取爾至政事疏類事國策中機中權封淮南遂之而危分王子弟用之漢以安劉子政稱其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也諒矣抑其書麤翅已過遭文皇明聖於所陳亦畧施行班史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豈爲不遇哉

賈山至言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

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夏商之季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如此則人主不得聞過失矣弗聞過失而

社稷危矣古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噎在前祝哽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使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恐驕也置直諫之士恐不得聞過也間至於芻蕘求善無厭也商庶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至秦則不然方幷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視天下大小輕重之權胡可勝計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而止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爲子孫基業率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巡狩刻石著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然身死數月耳天下四面而

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亾養老之義亾輔弼之臣亾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其臣道諛媮合而苟容比其德賢於堯舜課其功賢於湯武而天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古者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宣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亾不被澤者

赦非人憐其亾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名聞方聞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日與之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大臣不媟不得與於宴游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今士脩之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漢興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諸侯王皆自爲治得治民聘賢文景時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淮陰枚乘與吳嚴忌齊鄒陽之徒皆以文辭著名吳王以怨望有邪謀乘爲其士尚隱惡指斥奏書諫而微其辭辭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
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
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事
無遺策功高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
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絫卵難於
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

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如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繇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旤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旤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

極之紆綆通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時鄒陽亦奏書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鬬城不休救

兵不止，疲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
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
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窺於
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
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
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
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
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
何國不可干，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所以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
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願大臣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
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
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
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
能安其位，明矣。故願大王審畫之也。始孝文皇帝據關
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
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
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
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

不可期於世矣。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
士。於是乘陽及嚴忌並去之梁。及吳王定反。舉兵西鄉。
以誅御史大夫錯為名。天子為斬錯以解難。枚乘自梁
遺王書。顯諫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南距羌筰之塞。筰力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
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
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
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十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
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絶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輸粟西鄉。陸行不絶。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潮汐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
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饟古餉字）梁
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
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
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
韓將壯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
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聽卒見禽滅而乘繇是知
名召拜爲弘農尉乘安游諸侯得所好病去官武帝自

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以安車蒲輪徵道卒方
乘之仕吳游梁也覽諸侯多故邪氣襲逆聽明眩曜悅
怒不平遂執不移而大命將傾也以爲不可以莊正語
欲易其度變其慮漸移其神志於要言妙道庶幾無藥
石針刺灸療而起也於是作七發設吳客楚太子問對
極天下至悲至喜至靡麗廣博之樂較獵之壯廣陵之
濤湏洞怪詭之觀而卒歸之正使太子渙乎壹聽聖人
辯士之言而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也大指於諫吳王書
同而辭加恢奇後傅毅張衡崔駰曹植之倫作七激七
辯七依七啓竝依倣其文而原本於楚辭世又稱乘賁

始作五言古詩。蘇武李陵依爲錄。別有三百篇。溫柔敦厚之遺焉。蓋漢世辭命詩賦咸祖乘七發。文多不錄。著其指如此。

鄒陽杭慨有智畧不苟合旣入梁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之下吏治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焉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後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而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桼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

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繇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秖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

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埶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其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王立出之以爲上客

後武帝好文學儒者廣招延而帝甚㜊於文辭公孫弘兒寬等皆以文學奮迹乎冢之間漸鴻翼於卿相元光初齊人主父偃徐樂嚴終嚴安各上書言便事偃書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而直諫故事無遺策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陛

下辛赦而少察之司馬灋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務凶器窮末事而甘必於逆德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而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為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擴地千里

以河爲竟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
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悔是
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
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
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
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
谷之外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匈奴獸聚而鳥散從
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之非所聞也高帝不聽遂
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

下亾干戈之事故兵灋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自上世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用願陛下熟計加察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此古今之所同也何謂土崩秦之季世是已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繇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
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七國之兵是也七國號皆
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擄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
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
解繇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
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誠無土崩之勢雖
勁國強兵不旋踵而禽況群臣百姓能爲難乎此二體
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安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弊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詖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

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恬不知媿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敎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灋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則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調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歲五霸更起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霸旣沒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睢陵弱暴寡

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及至秦皇吞幷七國元元黎民得免於戰爭人人自以爲更生而秦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灋嚴令苛謟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河北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粵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粵地粵人逃遁曠日持久糧食乏絕粵人擊之秦兵大敗乃使尉佗將卒以戍粵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粵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崩天

下大畔起閭巷挾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鍜甲砥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以遭萬世之變不可勝諱也三人書朝上暮召對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於是羣士慕嚮金嫀會稽嚴助朱買臣趙

吾丘壽王蜀司馬相如厭次東方朔淮枚皐濟南終軍等竝在侍從給應對奏詞賦爲寵而丞相弘嚮天子意亦開東閤延賢人與上章造令每大臣章奏上帝輙令助等與論辨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閩粵東甌起相攻東甌請救太尉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卽秦時不爲救之不足煩中國助鄉天子旨書詰蚡曰特患德不能覆力不能救耳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歸天子不能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於是天子說曰太尉不足與計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以

諭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其後閩越王郢攻南粵南粵請救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東南邊騷然當是時淮南王安好文學而媚於辭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阻而入其地百不當一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險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粵人自相攻擊而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狄也間者歲比不登民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今發兵行數千里齎衣糧入粵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
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
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
之心合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
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
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
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
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粵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

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雖百粵率邊城何又粵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小蠻狄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狄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書上天子愧其意然不能自還未報也會漢兵出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兵罷帝乃令嚴助諭淮南王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災害衆以眇眇之身託王侯之上內有饑

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慚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言閩越暴逆陛下惟萬民安危久遠之計遣使諭告令各繼世撫民禁毋相并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者乎有司疑其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白遣兩將軍屯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會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願身從使者入謝病不能勝遣太子嬰齊入侍閩國空虛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

立待天子之明命此一舉也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臣不勝厚幸已帝欲築朔方丞相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無益請罷之帝使買臣發策以爲朔方成足斷匈奴右臂爲便者十以難弘弘知不可奪皇恐謝十曾不得一也山東鄙人誠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事朔方帝許之爲罷西南夷而買臣又爲帝言東粤王故居泉山險難攻今聞

乃徙居大澤中可發兵浮海而禽也帝即以買臣爲會稽太守往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下並發其後天下盜起相弘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請禁齊民毋得挾弓弩便帝下其議壽王詰之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

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箠挺相撻擊犯法
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
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
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裂
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
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而桑弧蓬矢
以舉之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發獻爾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
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以之攻奪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
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
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亾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
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弘議遂絀博士徐偃行
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鑄鹽鐵御史大夫湯疾之劾偃
無上害法罪死偃對言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難帝使軍詰之曰古者
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
吸異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春秋王者無外今
天下為一萬里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藏。正令二國盡廢。國家不足爲利害。而以安
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
國西枕泰山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
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
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
之鼓。當先具其火。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
前已三奏。無詔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
明聖所必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
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耶。將幸誅不加。欲以采
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是時。天子以工文自喜。又明斷斤

斥不測也。公卿便文救過。力誦宣主德。唯恐後。助壽王
軍相如輩。俱獨嚮上意所欲。爲之辭。從臾之。不能強諫
也。亦以是得幸。助出爲會稽太守。制詔會稽太守君厭
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
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
對。毋以蘇秦縱横。助皇恐。上書謝。願奉三歲計。入見。復
侍中。壽王出爲東郡尉。軍旅數發。年不登。多盜。賜書言
子在朕前時。智略輻輳。以爲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連
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
稱在前時。何也。壽王亦皇恐謝罪。因自狀。仍召入侍中。

初帝得相如所撰子虛賦讀之曰嗟夫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因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帝驚喜召相如至問賦信卿所作乎相如曰信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之帝令尚書給筆札成大讀之又爲大人賦言帝主僊意天子大說飄飄欲凌雲氣游天地之間後病免居茂陵帝念之謂所忠曰相如病甚可亟往從悉受其書少緩後之矣忠至相如已死妻對言長卿時時著書輒爲人取去獨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也帝好文至於此然所好獨詞人靡

曼浮誇之文。而相如最工爲之。亦最幸。一時風靡。顧諸人行多穢。頗爲世所媟。其後助壽王皆坐法誅死。買臣以告張湯陰事見殺。軍請使粤爲粤相呂嘉所殺。惟相如有消渴病。其仕宦常稱疾閒居。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以得終。相如所爲詞極溫麗。又方盛漢之隆。氣旁魄稱之。後世尚焉。然已靡薾。已爲六朝端。見微者懼焉。

嚴助、忌族子、皐、枚生孽子也、助最先進、最延幸、皐好嫚戲、常以俳優畜之、比東方朔郭舍人、不得比助等賦、受詔立就、不得比相如、朱買臣、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益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女勞苦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曰、如公等餓溝中死耳、何能富貴乎、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後數歲隨

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會邑子嚴助貴幸說買臣薦之召見說春秋楚詞帝甚說拜中大夫侍中於是買臣勸伐閩越拜會稽太守乘傳行至會稽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後車載其夫妻置太守舍後園給食之妻慚自經死軍少辨博能屬文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步入關關吏與軍繻令還以為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後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南越與漢和親軍請使南越說其王入朝比內諸侯且曰願受長纓覊南越王致之闕下帝壯其意許之卒見殺具戎狄志　相如蜀成都人也少好讀書擊劍以貲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以梁孝王好辭賦去遊梁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善乃行如臨邛臨邛令為謬恭禮事之而臨邛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為治具召之而相如有浮行竊卓王孫女夜逃去王孫耻之為杜門齧舌不出其後既召見著子虛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諸侯之苑囿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卒歸之節儉以風為子虛掫

齊之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
畋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
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
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
海瀕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菟轔鹿射麋格麟鶩於鹽
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
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
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
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
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
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夢於是盛陳雲夢高山
大川及山川之所藏其烏有先生絀楚之辭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
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
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爲驕奢言
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
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

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
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於是遠齊鉅海瑯琊成山之罘之
勝亡是公聽然而笑之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
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
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
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
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
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
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
夫巨麗也於是陳天子上林左蒼梧右西極丹水共紫
淵南之勝天子周覽氾觀下及息游之事已乃言天子
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
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
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
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爲農郊以贍氓隸隤牆塡
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牣
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
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
齊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囿馳
鶩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

干戚、戴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帝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告諭巴蜀民還報、時邛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爲內臣、帝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冄駹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爲郡縣矣、今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帝乃拜相如爲中郎

訛驍四乘之傳建節往使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女財與男等相如畧定西南夷通靈山橋孫水以通邛筰邊關益斥還報天子大說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巳詰難之宣其使指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巳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巳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幷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胾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是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累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

哉此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諭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者以失官歲餘復召從獵長楊天子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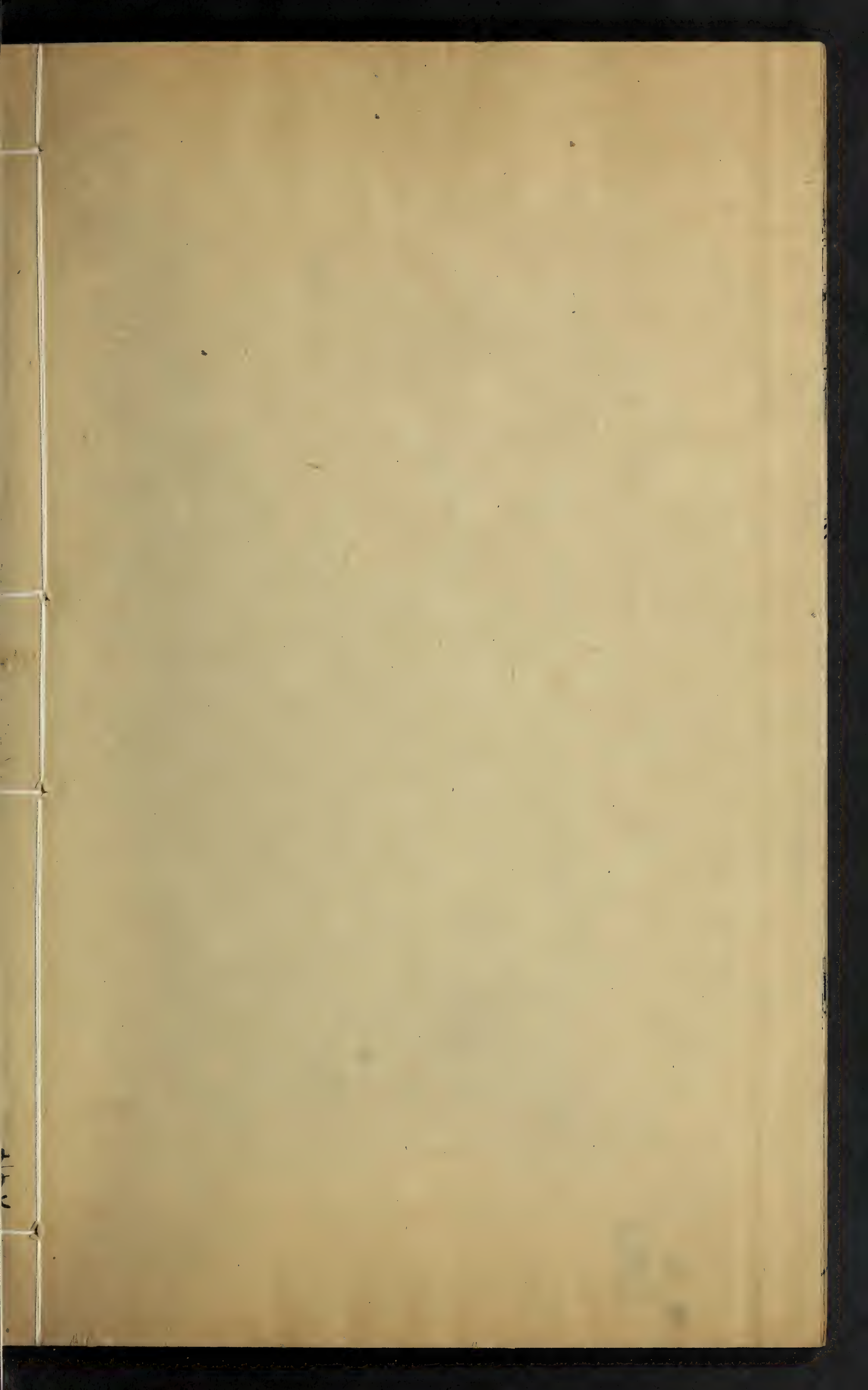
核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帝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哀二世操行不得信讒不寤而宗廟滅絕也賦以風帝既美子虛之文而好僊相如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奏賦言仙事以爲山澤之臞得僊甚苦雖濟萬世不足以喜也本於原逵遊言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萬里曾不足以少畱輕舉而遠遊絕少陽登大陰反大壹從陵陽徧覽八紘而觀四海無友而獨存故天子大說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文善病拜文園令病免卒

是時淮南王安辯達善屬文文帝時詔撰騷賦旦受詔日食時立就文帝甚重之武帝好詞尤尊寵褒借於是安招致賓客蘇飛李尚雷被伍被儒生

大山小山之徒著淮南鴻烈內外篇。其事辭倣呂不韋春秋。雜取莊列鄧析慎子。若山海經成書而原本老莊旨雜乎雜。而體氣磅礴如一家言。近賢以為必安所手裁信也。宋人以為是書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豈其然乎。文子偽書。裂鴻烈成文爾。其外篇言神仙黃白之事。幾長生。言長生者今誦推之。乃卒以反誅。楊子雲謂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諒矣。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四終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五

明盱郡鄧元錫纂

西漢文學傳二

太史公遷司馬氏字子長其先周太史之後也父談事武帝爲太史太史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太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難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徤羨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

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八卦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亾。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羮。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

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必以此爲萬民之率爲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
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
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
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
黑白乃形在所欲用爾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
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
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繇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
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

哉。太史談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好儒學。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蓋其學也。已乃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史談留滯周南。不得從。病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且告之以史記之事。曰。自周衰王道缺

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予死女必爲太史爲太史則毋忘吾所欲論著矣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周公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

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

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

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漢人質學各有所從入郎父子異同不諱觀談遷向歆可見史談受道論黃子故六家要指宗道而史遷宗春秋論者以先黃老後六經訾遷非其質矣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李陵者隴西人將軍廣子也以騎都尉從貳師將軍廣利將步卒五千人出塞擊匈奴當單于戰疾力多斬虜力不敵困敗爲單于所得天子怒其不死欲甘心以明威會遷見召問陵事遷於陵無素然獨內奇其爲人因爲言陵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分別有讓常思奮不顧身徇國家之急右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觀其意似欲得當以報漢且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天子以爲遷意欲沮貳師爲李

陵遊説怒遠於理下蠶室腐刑不死乃喟然嘆曰是予之辠也夫是予之辠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以遂其志之思也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多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此其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遷喟然歎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今

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嚮僕常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辱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於是網羅天下放失舊文本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茲今作十二本紀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而十篇缺有

自無書其本紀本尚書古文譜諜禮五帝問作五帝紀
本禹貢作夏紀本商周頌次契稷之事自成湯以來訖
于周采之詩書作殷周本紀本孔子行夏時乘殷輅為
百王大法具著之贊中禹為姒姓契為子姓周自后稷
為姬姓其後分封各用國為氏三代茲茲不絕周為盛
最夥至不可殫計也秦之先伯益嘗有勳唐虞之際受
土為嬴姓夏殷之間微散至周衰邑於西垂穆公以來
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而羞與之侔具次賈生所推言於贊中歎之曰而秦
竟滅矣蓋仁暴之效如此秦失其政豪傑並起項羽非

有尺寸乘勢起壠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繇已出號稱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作項羽紀高祖剏業冠冕漢代王事之統
體繫焉其紀贊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
故漢承敝易變得天統矣高祖崩孝惠早霣呂后專國
崇彊外家祿產僉王漢幾殆作孝惠皇帝呂后本紀明
帝統而標天下始平明天人所屬心其贊曰孝惠皇帝

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其文景紀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廩廩鄉正服封禪矣終謙讓未成于今豈非仁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紀十二目今上本紀而無其文其十表三代有世表十二諸侯有年表秦楚

之際有月表其序三代世表曰昔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其表世表年若月愼若詳準於此其表十二諸侯其春秋大端曰周道缺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王流于彘而共和行政焉是後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繇五伯諸侯

夷行僭侈不軌篡臣賊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秉勢）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春秋大勢）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春秋大義）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左傳大旨）自是儒者馳說者歷人譜諜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紀

也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所議盛衰大指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其六國表敘曰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

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始大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譏刺也詩

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何異悲夫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其

敘秦楚月表曰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

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擅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繇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封建故安静常久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郡縣，故易動難安，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人，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天人合，漢興鑒周尾大。秦孤立之禍。立侯王以制六合。而興廢已亟。世升降之大會也。具表其終始。諸侯王年表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

也。周失之弱。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
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
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大
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
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
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
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
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頴川南陽
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
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

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支庶子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

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二語結萬鈞既知天下形勢異掏儒瞽生終歸本仁義就君當道於權謀家殊指矣其異姓侯年表敘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異古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

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網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豈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

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惠景間侯者

表敘曰。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

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

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傳五世以無嗣絕竟

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無功而侯者數人

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及從代來

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

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建元侯者表敘曰。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

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沉雄其建元來王子侯者表。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簡古蓋天下大勢備於表。而漢興將相名臣 分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表焉。

其八書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也蓋是時天子北攘戎狄南開百粵內修法度且戰且學仙而海內抗敝法嚴令峻天下困於興利之臣及明威不測不可以莊正強諫說也於是標今上本紀沒其文而見意於八書以爲救弊承變莫先於禮爵滿損飽莫大於樂作禮書樂書以爲非兵不疆非德不昌兵一也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亾則窮兵四夷之不可煩也以律於兵通不著其著之律風焉作律書以爲律居陰治陽歷居陽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翲四逕匹沼反）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星氣之書多禨祥不經推文

考應倫於行事驗之軌度可無懼哉作天官書受命而王神祗萬靈罔不禋祀末爲怪迂何神之得交作封禪書惟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房天子負薪作河渠書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巧玩并兼爭殖於機利邦本傷焉憂事變所極作平準書其禮書畧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天性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

井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因人情然易亂）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禮意）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衰禮廢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

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其
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
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自天子稱號
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大抵皆襲秦故孝文謙讓至武
帝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
之儀成一代之制而是非臣子所得而議也則引禮家
論古制禮之本意者著之其言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
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禮始於梲成於文終於梲至備
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既復情以歸太一本末相
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辯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

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

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禮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以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引古禮漢復其

樂書畧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

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濬猜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

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終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幷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亦因以亡。於是陳漢興。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今上協律作十七章。已又作天馬之歌。亦云一代之樂。而亦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中尉黯嘗諫。大臣見目爲謗聖制。當族矣。則非古禮家記古作樂之本意。備舉其文論之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

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故聞宫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繇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淫佚生於無禮故

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覩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繇入也引漢樂、變令其律書略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晋用舅犯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征誅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

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而不知足苟得之心不息也注、高祖有天下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至孝文謙讓却諸將毋議軍具文紀、天下殷富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孔子所稱有德君子邪諷勸兵至深其曆書畧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神民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皥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荐至莫

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
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
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
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時天子詔御史云蓋聞昔者
黃帝合而不死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
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
今日順夏至氣復正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陰陽離合

之道行焉。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於曆正神人之位。謂天子與神祠好仙，意至微矣。其天官書。其下編於天象爛然。其言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畧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

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爲彊伯田氏簒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秦始皇之時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

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繇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又次修禳。正下無之。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天官備矣。其封禪書則遷以太史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怪迂非可得見聞神君語。世俗所知也。無絕殊者。欒大輩。獨敢爲大言處之不疑。鼎書言不經。祠列火滿壇。

壇旁烹炊具火輝有光則見以爲祠上有神光至泰山祠。云夜常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入海求蓬萊無所見見大人跡於是退而論次有虞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周冬日至祀南郊夏日至祭地祇諸經常祇肅之事若後世淫德好神。神瀆之變伊陟祖巳格王戒德之言本泰西畤鄜畤。陳寶雍畤所從起具見其表裏爲封禪書具興敎考其河渠書則從天子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哀泛濫勞人日甚哉水之爲利害也於是論次當世用事河隄引河穿渠披山通道者詳見其得失爲河渠書其漕河志其平準書略曰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

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
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
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百萬錢馬一
匹則百金衰極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
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
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瞄指僅弘羊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
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
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盛端以至于今上
即位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

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極盛）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衰端）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於是具書天子招東甌事兩越開道西南夷東置滄海朝鮮而歲出師北擊胡兵連而不觧行齎居

送中外騷擾以相奉百姓抏弊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贖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於是武力進用法嚴
令具而慘急刻深吏爲九卿用罔民利而齊人煑鹽咸
陽南陽大冶孔僅雒陽賈人子桑弘羊僉用事侍中言
利析秋毫楊可告緡錢徧天下天下嚣然縣官作鑄鹽
鐵設均輸平準籠天下貨物而天子以爲民不加賦而
百用饒後也武紀許在讀者扼腕怨氣滿腹而贊卒濘之中
和其贊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
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

本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

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蓋八書成而武紀之治亂安危畢備諸防淫泆救彫敝旨遠而辭文事覈而志隱事辭若不相屬而匡救之忠溢然讀者見其文不得其所以文索其意不知已有罪焉已也。豈不深哉。宋人不知文至以爲褚少孫所補謬已、其世家言三十原本世所自始論世也首吳本孔子言泰伯至德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於姬姓爲宗盟長於中國之虞兄弟也。延陵季子以國讓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故先之。則有人焉故也。次齊周

王迹之成尚父亮之齊自泰山屬之琅琊被于海膏壤三千里泱泱乎大國之風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爲諸侯會盟稱伯又周之所以存又次魯周公相周中國天命綏文德而天下大和後乃不振孔子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魚斤反）觀慶父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以奔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傷不復周公也其贊燕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

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亾豈非召公之烈邪管蔡世家贊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旣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重封建、陳杞世家贊曰舜之德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杞於周微甚不足數也後杞滅而越王勾踐興重舜禹、衛世家贊曰衛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何其悲也春秋詩禮錄之矣、宋世家贊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

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於晉。歎君道御臣下之不易於楚傷操行之不得勢於人不可不愼於鄭著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皆敎意而趙魏韓本佐晉申霸陳敬仲之齊卒以有國至戰國稱雄各具其世家言太史公諸所論述宗孔子其生卒係周本紀其事不可於卿士大夫平府也進素王於有上之君作孔子世家又其德難名言三慕慨致意焉贊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語
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久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
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
謂至聖矣秦失其政陳涉發難天下蠭起雖其已死而
所置侯王將相竟亡秦也高祖爲置守冢血食至于今
作陳涉世家其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
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
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
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

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愼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漢興天下未集楚荆以封劉澤之王始激呂氏卒尊孝文作楚荆燕世家書亾褚補蕭曹二相國留侯絳侯陳丞相平以佐命功世得封列世家於論贊咸概其本實贊蕭相國曰蕭

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而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唯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贊曹相國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乎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留侯世家稱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著從入秦畫破嶢下軍諫始入秦安其樂畫脫漢王鴻門從擊楚畫捐關以東諫立六國

後勸立齊王信後卒定太子皆天下存亡故也其贊引
帝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高
祖離困者數矣畱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贊
陳丞相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
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魏楚之閒卒歸
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
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贊絳侯曰絳侯周勃
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抑及從高祖定
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

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揚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附梁孝王五宗三王世家。上書褚補其列傳則以爲王公大人處高乘勢世共見之世史舊聞頌詳焉具矣而遺逸隱約中志士仁人立義較然以無所託而名湮詎少哉而闡幽表微則固史之道也邈然深思焉逌然高望遠志焉蒐羅於放闕不敢廢於夷穌務光之倫皇皇焉故傳首伯夷其傳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

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疑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繇冢云 殆信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繇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 又疑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往

歸焉及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信命）遂餓死於首陽山繇此觀之怨耶非耶（不結）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有命余甚惑焉宜怨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結、又不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后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有義有命又何怨、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二語結富貴不必重志義不必

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
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名不可已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
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
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故傳之首伯夷
也。非傳伯夷。傳蹊隨務光顏淵之倫。托始乎伯夷也。易
終未濟。語紀作者逸民。傳首伯夷。其義一也。可謂至深
遠矣。他諸傳多微聃。有深意。其大端歸無失於春秋忠
恕孔子仁殷三臣管仲之意。未嘗以一方格焉。其管晏

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王霸之辭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二如其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顔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服善誠其老莊申韓贊曰老子所貴道虛無體因應變化於無爲用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深褒莊子散道德放論肆矣亦要歸之自然精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礉胡革反皆原於道德之意

推見至隱而老子深遠矣。曲折盡意猶如龍之歎其屈賈後先世七遠
而同傳其贊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
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慨慕及見
賈生弔之文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
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則爽然自失矣。應物
現形方戰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並
爭於戰攻。而燕騶衍齊稷下淳于髡慎到田駢環淵騶
奭之倫並鶩於諸侯見尊禮而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
序詩書仲尼之意持方柄納圓鑿終不阿世苟合也荀
卿嫉濁世之政亂亾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

辯稱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不可訓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序列之不廢教道存焉故傳述諸子而目標孟荀明顯之所存歎之曰吾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武王以仁義伐紂而伯夷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其贊商君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繇因嬖臣知徵及得用刑

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正、贊儀秦曰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而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而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贊平原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揚、然未睹大體抑鄙語曰利令智昏

平原君負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亾賛信陵曰吾過大梁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賛藺相如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必知勇兼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而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於智勇可謂兼之矣賛田單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無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户終如脫兎敵不及距其田單之謂耶其白起王翦

贊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而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術中隱稱魯仲連鄒陽異世同傳其贊曰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射聊城書令其將背燕不忠令歸燕不智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當世折卿相之權高節鄒陽辭雖不遜然比物連類有是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稱隱贊魏冉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嚮事

秦者穰侯之力也及貴溢富極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其贊李斯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瑕釁以輔始皇見微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叛斯乃欲諫諍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深稟贊蒙恬蒙毅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秦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

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贊張耳陳餘曰耳餘世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言非泛交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繇殆與泰伯延陵季子異矣利傷義、漢與淮陰侯佐命功強半於天下封王侯宜列世家以亡滅無世其列傳其贊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

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淮陰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悼惜贊布信綰稱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裂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稱步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下士名聲過實疵瑕頗起懼禍及

身雖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熟成敗於人也深矣。

贊張丞相等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

二字旨博可味。周昌木強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其稱陸賈叔孫通劉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

乎漢初公卿名臣張釋之馮唐萬石君張叔之倫各有贊其名臣志中而太史公嘗與壺遂同定律曆於韓長孺傳見之以爲内廉行修深中篤厚斯鞠躬君子云當是時丞相公孫弘故文儒外寛而内深刺骨於主父偃同傳贊之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争言其惡悲夫傷二子同 營而遇異也其傳循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傳酷吏曰孔子曰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湯。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其匈奴贊曰。孔子著春秋

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世俗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其傳游俠曰韓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

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其傳滑稽。已細。卒歸之大道。其贊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博大。蓋是時興利之臣。析利末於秋毫。附主意。病國。平準書具之末。傳貨殖於平準書相表裏。語具貨殖傳中。遷存時。以史記多所譏刺。未行也。遷既卒。外孫平通侯楊惲遂宣布焉。自劉向楊雄愛其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善序事。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不虛美。不隱惡。晉中散徐廣考諸本異同

作音義宋中郎參軍裴駰采經傳百家幷其義作集解唐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爲釋文演註及述贊曰索隱率府長史張守節作訂釋旁通之宋著作郎呂祖謙稱其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非拘儒曲生能驟而窺云明編修楊用修標異聞曰史記題評凌叔際集先今評史記皆附之曰百家評林

論曰予讀太史公書深渾高厚未嘗不太息其自神化中來也彼其書引類連萃錯經記累牘而咸其一氣橐籥之也又其意可以志逆而不可以言求後作者有是夫歲七閏月而二氣乃復律隔八相生史記造端於此而見義於彼一也乃其敘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形神具出皆神化所至有目者覩之矣或頗疵其多愛而記繁有之豈亦猶豐蔀勿翦也與哉則史道然也

化而知裁乎經矣其自言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及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原及上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嗚呼史兼之矣

桓寬字次公汝南人治公羊春秋事宣帝爲郎至廬江守丞博通善屬文始元中賢良文學廷論罷鹽鐵頗有其議文寬增廣科條博輯其論難爲書欲以究治亂之統成一家之言其畧曰惟始元六年詔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

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桑便也御史大夫曰桑弘羊曩者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文學曰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
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
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無敵於
天下惡用費哉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
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
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張利官以給之非
長策也故以為罷之便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
之途通有無之用管子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
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工商
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

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夫

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不失職均輸則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

之均也。縣官假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價騰躍。物價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價則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給，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徒賈萬物而專奉兵

師之用。亦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貨之利。猶不能贍。是以古者尚力務本播種樹藝。躬耕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塗。富國非一道。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也。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

本以虛蕩實故山澤之金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
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
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損敵國之用
是以蠃驢槖駝啣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
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寶是
以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
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
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漁其實一也今蠃驢之用
不中牛馬之功鼲鼦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
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

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財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異物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故天地之利無不贍山海之貨無不富然而百姓匱乏財用不足者

則多寡不調而天下之財不散也家人有寶器尚匣而
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
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
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
呂梁所傷必多太公曰一家害百家大夫害諸侯諸侯
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
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并兼
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衣布
褐飯土硎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
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

方之物不變而崐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川而求金銀沒深淵以求珠璣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罷勞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民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故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不畜聚而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禮義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一　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

鐵也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頗苦之古者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助佐百姓浮食豪民頗欲擅山海致富業而役利細民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放流人民也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故沮事者衆今收鹽鐵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畜積以備乏絶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而文學何憂乎

文學曰翁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非明主所以君國子民久行而傳世也詩云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信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舍爲權利者也陛下繼大功之後用糜粥之時勤養勞勸之民宜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指意粲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計也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

之菜。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蹙。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今商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雖欲無憂。不可得已。大夫曰。昔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也、今山海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煑鹽、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繇此觀之、令意所禁者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權

之哉、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
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
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
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
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
釣魚、放犬走兎、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
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
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自息、
何者、巳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
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
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
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其妻子
乎、故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
相之子孫、是以跛夫而欲及樓季也、文學曰、禹稷自布
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
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
云食祿養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而任
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
以行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任賢、非利其利也、故文武

德成而後封子孫天下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封伯禽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奢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後是徧户破夫而望疾步也。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子者致孝而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子不改父之道也。今欲罷鹽鐵均輸。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以道殊於文學之謀也。夫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

諸人田牧之利。籞池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
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
應也。雖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
知者隨世而制。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
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父之所爲。二世充大阿房以崇
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未可謂忠臣孝子也。古者制
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
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
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今無
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狗馬之養。蟲獸之

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不滅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
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多張苑囿
公田池澤公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
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而公田轉
假桑楡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
池籞可賦之民縣官租稅而已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
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
困乏之有矣 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御史進曰周之建
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大兼小
并爲六國連衡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軍旅
外奉倉庫內實也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
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資也宜無乏絕之時顧四出而
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鹹不調均有無補不足者非

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劾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
貨流通而縣官富實四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萬
億萬計皆贍此扁鵲之力鹽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
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利
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
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萬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
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皐河濱而田於嶺坂沮澤也轉倉
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
於戍禦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
曾不足蓋形夏不弛衣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
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
疇什二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而民
不齊出於南畝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公上之事君雖
不足誰與之足乎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
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
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
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
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趣時無
饑寒之患不治其本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樹木數

徘則瘵、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繇此觀之、夫民豈利避公上之事、而樂流亡哉、軍旅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細民不堪、流亡遠去、常以給於見民、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又數刻於惡吏、相放傚而轉從、大抵逋負、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獨田家數被其勞、故也、古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今五十以上、與子孫並服輓輸、給繇役、古有大喪、君命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今棄衰絰、僵尸而從戎事、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道縣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懷在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口非不眾也、卒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長貧賤而好言仁義、亦不足貴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今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

以利易身以財易宗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若蹈坎穽食於懸門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曰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泰山泰山之鴟俛啄腐鼠仰見鵷鶵而嚇之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之行得無若泰山之鴟嚇鵷鶵乎御史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實事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幾云諸生得無乃能出奇計乎今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執事闇於明理而惑於利末沮事而墮議此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說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人國而禍殃其宗盡其瑟失之何能膠柱而調乎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

丞相御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

徐以理道相諭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私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巳欲及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然太迫矣賢良文學皆離庯而對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諤諤者福也諓諓者賊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不聞諤諤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世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牢朴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

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
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
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
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
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殺殘吏萌起百姓莫保
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殘賊以塞天
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亂累世不復瘳至今
未息也故百官有強奪之心強宰有殘賊之政大臣擅
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是以民年急
歲促寡廉少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賢良曰宮室
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免
也故聖人為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
禮義故百姓放傚頗踰制度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
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
富者馳逐驅殲罔罝掩捕虓湎沉猶餔百川鮮羔䍮羍

胎麛黃口春鶩秋雛冬葵溫韭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頴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修堊厦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亾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

老而後衣絲其餘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絲裏枲表直領無褘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無漆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不具盤韋柔革常民漆輿大軨蜀輪而已今庶人富者銀黃葉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勒飛鈴古者汙尊坏飲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形漆今富者銀口黃

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旅殽重疊燔炙滿案臑鼈膾腥麑卵鶉鷃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服臘不休息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祀臘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陌阡佰屠沽無故烹殺相聚

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宗廟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娼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營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聽訑言而幾倖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

領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土鼓凷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其後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物不必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桐人紈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

居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罳古者鄰有喪杵不相巷不歌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夫生事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之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稱以爲孝故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褘璧端簪珥

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室家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飾厥意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垣郭古者不以人民狗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禽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裋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

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奉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
畜奴婢坐禀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百姓或無斗筲之
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
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
今蠻貊無功縣官廣屋大第坐禀衣食百姓旦暮不贍
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蠻夷交脛肆踞夫宮室
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
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
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
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

薄口極其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

郎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王吉貢禹論本此丞相曰治聚不

足奈何賢良曰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卿

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

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

施其功工女有所粥其桊如是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

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躄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

不在已者多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布

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

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瘵歲之巫徒能鼓口

耳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賢矣文帝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欲少敢直言面議而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争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巳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産之繼而葛繹彭侯之儔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奢矜之色廉耻陵遲而争於利矣此固難醫之疾不可爲工者也大夫勃然作色默然而不應丞相

曰吾聞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故言可復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拱游論騁博辯盛氣相憑而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今有司不仁蒙被素食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賢良文學及處民側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且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官任職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之顯著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力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強者是與狂夫利劍也其亂必矣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故亂愈博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里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逹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事乃備今

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擅生殺之法，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士者，足以代其耕。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長吏侵漁，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壑之讓流潦，不可得也。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僞。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一一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也，聲色不御，刑已當矣，猶逡巡而嗟嘆之，耻其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而不扶，猶赤子臨井而聽其入也，則何以爲民父母矣？故仁君恤於教而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厲萬。大夫曰：八者

不畜無用之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刑何可已哉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尊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能有策而勿用聖人不能無刑而教能有刑而不施今綱紀廢而不能張禮義壞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而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罣罻羅而喜也大夫曰議者貴辭約而指明不至繁文稠辭也陶朱爲生本末異經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之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器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多而功

鮮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得以財貨五穀新弊相易或時貰民不棄作業而得田器各得所欲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𥗽善惡無擇又多爲大器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吏數不在則器愈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廢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時鹽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於是遂罷議蓋桓公所論次略如此其敘曰是時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門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蘊於雲霧終廢不行

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悖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繇路之勇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也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

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嚴伊呂之列當處中括囊不言卒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算也

論曰余讀世所傳賢良文學罷鹽鐵議實其意頗怪其文刓削多失倫說者曰造次立談之辭非著論比也及得桓次公書讀之凡十卷六十篇然後知世所傳鹽鐵議非完書也以剪截而不章乃畧其要删著之使後覽者亦足明王治古學之所操矣夫諸賢良文學謇謇諫議循之循孟荀之法桓公拾緒議悉力論撰而推褒昔

贊不盡其美也。君子哉。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六

明盱郡鄧元錫纂

西漢文學傳三

神雀五鳳中天子脩武帝故事論講六藝敦意於經學而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爲賦頌益召高材生劉向張子僑華龍王襃等待詔金馬門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益州刺史王襄欲宣上德聞郡人王襃有俊材使作中和樂選僮子秀者依鹿鳴之詩以歌時汜鄉侯何武在選中父之武等學長安歌大學中轉而上聞帝召見賜帛勞之曰此盛德事吾何足當之問誰誰與作者對曰蜀文學王襃也乃徵襃襃既至帝大說命爲聖王得賢臣論襃著論曰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巳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獘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繇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時帝頗好僊故褒對及之帝數從褒等出游所至輒令為歌頌親第其高下以差次賜帛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祭祀可致也詔褒往待祠道病卒

或以為賦淫靡非急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亦辯麗可喜譬

如女工有綺縠氷紈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後太子體不
安苦善忘詔褒等入侍奏奇文娛之太子疾平乃歸官
施及元成匡衡孔光張禹之倫咸以儒宗登相位文學
法理之臣傳經依古以畢精其能號令章奏有古風烈
溫文粲如也而劉更生谷永楊雄之倫最文更生著湛
範論發明太傅天人之應著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
緒著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其言山陵之戒指明捍枉以推廢興忠精懇惻令讀之
有餘悲具帝紀諸侯王傳中永舉方正直言對日食地
震具帝紀以涼州刺史論黑龍見東萊以北地太守論

災異具災祥志請毋竟梁王獄具封建志論神怪具異
敎考請褒贈闕內侯鄭寛中理較尉陳湯具經學戎狄
志中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好學博覽無不窺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清靜少嗜慾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貧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觀非其意雖富貴不顧也少嘗好辭賦讀司馬相如所爲賦壯之每作賦擬相如與放依而馳騁以屈原作離騷爲詞人肖而自沈江死以爲君子得其時則行

不得其時則龍蛇遇不遇時也豈必湛身哉乃摭離騷文反其意自岷山投江流以弔原名曰反騷又旁離騷之作重之曰廣騷又旁惜誦而下至懷沙亦重之曰畔牢愁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帝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甘泉本因秦離宮而立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諸宮其外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鳷鵲露寒棠梨師得諸觀屈奇瑰偉非古制淫侈且其爲之已久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還乃奏甘泉賦推而隆之於帝室紫宮以風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儻

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帝每幸甘泉常從在屬車豹尾中故雄盛言車騎之衆參差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屛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宿之事賦奏天子異焉其三月祭后土乃從羣臣橫大河湊汾陰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殷周之墟眇然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勸帝敦神式道穆於緝熙以軼五而躡三其十二月從帝羽獵以爲昔在帝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藪裁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故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

家殿富上下交足而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故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異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揚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馺先合反）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作泉臺非禮也）

文公毀之公全日勿居可也。故因賦較獵風上創道德之囿弘仁恵之虞開苑公儲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明年天子欲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之屬載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其中親臨觀焉是時農人不得收斂雄作長楊賦上之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風上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矜卹勞休力作兒百年存孤弱而與之同苦樂也久之太息以爲賦者風也必推類而言麗靡之辭閎侈鉅衍

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廼歸之於正是風一而勸百吾懼覽者或以滋過也昔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讀之縹縹有淩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也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遂輟不復爲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也問詩不有賦乎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於是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而詆訾於聖人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破大道而惑衆使學者溺於所聞莫自知其非也以爲君子之道簡易用要易守炳易見法易言時有問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曰法言 叙曰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

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第一。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譔吾子第二。事有本眞、陳施於億、動不克咸、本諸身、譔脩身第三。芒芒天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不可姦罔、譔問道第四。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第五。明哲煌煌、旁燭亾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第六。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譔寡見第七。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第八。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譔先知第九。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槩諸聖、譔重黎第十。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第十一。君子純終領聞、蠢迪簡押、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其畧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貌言視聽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

焉。一閱之而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曰。惡覩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亾則書。曰。天下亾聖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焉知是而習之。曰。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問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矣。敢問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則。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問禔身。曰。其中

也弘深其外也肅括可以禔身矣　問活身曰明哲或曰何謂也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其全乎或曰禮孰愈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奚以為德　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猶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淵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天神天明照之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亾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明也曰微而見之明乎　問大聰大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天也　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水乎　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也　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木哉亦猶水而已矣　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　問人爲曰可以存亾可以死生非

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君子所慎言禮書諄言敗俗諄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亾斯有辱斯榮敗斯成人必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必自敬也然後人敬

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　孝子有祭乎有齊乎夫能存亾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是以祭不賓　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

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或曰耕不獲獵

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
養之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葬之至也　或曰龍
必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食不妄形其可得而
制也歟聖人不制何爲乎爰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
以不干爲聖人　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曰仲尼
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
所不敬非詘而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
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問
孔子知道之不用也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

如是不亦鈍乎。曰。闔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

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群鳥之於鳳。群獸之於麟。其形性異也。羣人之於聖。異乎。

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玆苦也乃其所以樂與。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聖人之言。似水火。或問焉。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問儒。曰。通天地人曰儒。

問。天地易簡。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爲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捨斯辨小矣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茍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小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問荀卿曰吾於荀卿同門而異戶也　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暴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問政曰思斁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思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斁矣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斁

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

褒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
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
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不膠者卓矣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
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
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不多爭所當學
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
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　或曰政先殺後教曰嗚呼歲先秋後春

乎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已也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　或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必也律不犯奏不剡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剛則㼣柔則坯㼣音裂坯鋪回反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與不及則未過則昃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　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與衆田之刑也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終無益於筭也　付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少則貊　問蒼龜

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問交五聲十二律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捨舟航而濟瀆捨五經而濟道棄常珍而嗜異饌惡覩其識道也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法始伏羲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見也難蔽聞也難塞曰天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

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問仙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殁。黄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子獨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或曰世無仙。則焉語諸。曰惟嚚嚚能使無爲有。又問曰無以爲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遑仙乎。不遑。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問堯讓於許由。由恥而逃也。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顛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若禪舜之重。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　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

此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問徂詐與亾孰愈曰亾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問威震諸侯須於征徂詐之力也如其亾曰威震諸侯須於徂詐未若威震諸侯而無不須徂詐也或曰無徂詐何以征曰不有司馬法乎何必徂詐也　楊子曰不仁哉申韓也牛羊而用人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目眩形皆自然也繇其大者爲正道繇其小者爲姦道　問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

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而憂其不合則無不至矣曰說不合非憂邪曰說不蹈道憂也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父而榷子縱利如子何。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不可以致簫韶矣。問處秦之世抱周之

書益平日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　問六國並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滅時乎地乎人事乎曰具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乘雍梁北鹵涇垠便則伸否則蟠地也始皇方㐌將相方及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時也　問秦政二十六載而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天耶人耶曰具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𪗪罷侯置守守失其維天下孤聧項氏暴強攺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刜祟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兼才尚權右計左數

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問陳勝吳
廣。曰亂。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
羣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
負。天曷故焉。　問秦楚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
天胙光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
有顯德。故天胙之。爲神明主。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
長。若秦楚彊閼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
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　或問義帝
初矯。劉龕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
人。如何。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　問茅焦歷井幹

之炖使始皇奉盧左之乘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烹之其未辯與曰生擔其沐猴而謂人沐猴烹不亦宜乎焦從許而順守之雖辨虓虎牙矣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救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出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巘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巘況拊鍵乎　昔者曾有大臣二人史失其名請問焉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而已　問文皇帝曰德曰何謂也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問馮唐面文帝

得頗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帝親屈萬乘以
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問交曰仁問餘耳曰
光初問竇灌曰凶終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
趙程嬰公孫杵臼問義曰宜之謂義　問臣自得曰石
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郤大夫之不伐
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
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問呂不韋其智乎以人易貨曰
孰謂不韋智乎以國易宗　問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
曰甚矣鳳鳴而鷙翰曰子貢何如曰亂而不解子貢恥
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問滕灌樊酈。曰俠介。叔孫通。槧人也。見事敏疾問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問鼂錯。曰愚。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蛛蝥之靡也。

或問近世社稷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悟。絳侯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臣矣。問公孫弘董仲舒孰愈。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問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所不為也。　世稱東方

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問
生名過實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
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下惠戒其子以
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
世無（無字原作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作出作入淮南
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
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曰聖人歟何言之多端曰禹
之行水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
之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

知也成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何也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茲茲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廸王人屈國喪師下矣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䝟䝟未至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雄蓋以法言擬論語又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其太玄以爲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陽陰比參以一陽乘一統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玄一摹而得天

曰天玄。一方。再摹而得地。曰地玄。二方。三摹而得人。曰人玄。三方。天三據而乃成。始中終是也。故天玄三州。地三據而乃形。下中上是也。故地玄三州。人三據而乃著。思福禍是也。故人玄三州。一玄都覆三方。方統九州。州載庶部。部分群家。故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自然之道也。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天奥西北。鬱化精也。地奥黃泉。隱魂榮也。人奥思慮。含至精也。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人眥瞀而處乎中。天渾而攆。故其運不已。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遲。人循乎天地。故

其施行不窮是故地坎而天嚴月遄而日湛五行迭王
四時不俱壯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昴則登乎冬火
則發乎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離錯乎其中焉玄
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沴五尅不相
逆不相沴則能相繼不相逆乃能相治相繼則父子之
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故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
道也故玄一道以三生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
爲九營是爲同本而離生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旁通
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始終貞也自然之道也一一
所以原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

以參事而要中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晝而定之玄首四重四重者方州部家也首各分九節九節者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而玄首首中造端於冬至冬至歷元也冬至之節日在牽牛斗建子律中黃鍾之宮爲天玄一方一州一部一家其辭曰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初一曰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幽思諸貞也終從而終焉曰養人玄三方三州三部三家其辭曰陰弸于野陽蓲萬

物亦之於下。其初一曰養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養心于淵。神不外也。是玄之始終。天人之與元化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天玄從中至事二十有七首地玄從更至昆亦如之。人玄從減至養亦如之合之爲八十一首九九大冤而歲事咸貞。

天玄首從中起坎曰周言陽氣周而反始也。曰礥言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曰閑言陽氣閑於陰也。是冬至之氣也。曰少言陽氣澹然施於微物皆謙然自纖也。曰戾言陽氣孚微物乖離而觸其類也。曰上言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于上也。是小寒之氣也。曰干陽氣扶物而鑽乎堅也。曰狩言陽氣強內而弱外物扶狩而進于大也。曰羨陽氣贊幽推衍未正行也。是大寒氣也。曰差言陽氣蠢闢於東。帝繇羣雍物差其容。是立春始氣也。曰童陽氣如窺物童童然咸未有知也。曰增陽氣蕃息物益增而殖也。曰銳陽氣岑銳物生專一而不貳也。是立春之終也。曰達言陽氣條達。曰交言陰陽交而物登也。

日奕言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也是兩水氣也日徯陽氣徯可進而進物得所願也日從言陽躍于淵于濟于田于嶽物企其足也日進陽引而進物溱溱開明也日日穉陽氣和煦穉物物秘其枯而甲解是驚蟄氣也日格陽內壯能格羣陰而攘却之也日夷言陽氣蕩滌陰無疚瘣物夷易也日樂陽始出與舒疊和淖而物咸喜也是春分氣也日爭陽氣汛施不偏頗物各遵其儀而爭也日務陽氣勉務物咸若也日事陽氣大昌物信而各致其力也地玄首更更之首日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形是清明氣也日斷陽氣強內剛外動而立斷也日毅陽氣方長毅然物信其志也日裝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之也穀雨之終也日衆陽氣信高宣明物媐大衆多也日密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也日親陽方仁愛全眞敦篤物咸親睦也立夏氣也日斂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也日強陽氣純剛萬物強梁也日睟陽氣袀睟清明物重光也相見之義也日盛陽氣隆盛充塞物盡滿意也小滿氣也日居陽方博膚爲物城郭物咸得度也日法陽高縣法物仰其墨而被則也日應陽氣極於上陰信萌於下上下相應也是芒種氣也夏至氣日迎陰氣成形於下物咸迎

而遇之曰遇陰來陽往易姤之義也曰竈言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舒之夏至之終也曰大陰虛其內陽逢其外陽與盤蓋曰廓陰瘱而翕之陽猶恢而廓之曰文陰歛陽散物文質粲然班班也曰禮陰陽上下正體物與有禮也小暑氣也曰逃言陰章強陽潛退也曰唐陰來陽往物盪盪也曰常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其道不易也是大暑氣也曰度言陰躁陽舍各得其度也曰永言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也曰昆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也是立秋氣也入玄會減曰減言陰息而陽消也曰唫陰不化陽不施萬物各唫唫也曰守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也曰翕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而集也處暑之終也曰聚言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崇聚也曰積陰收大閉山川藪澤物畢歸也曰飾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也白露氣也曰疑陰陽相疑物咸彫離若是若非也曰視言陰成魄物形貌咸可視也曰沈言陰陽相懷志在玄宮曰內陽去外而內萬物之既也秋分氣也曰去言陰陽相去也曰晦言陰登陽降物咸明也曰瞢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瞢瞢然也寒露之終也曰窮陰氣塞宇陽亾其所物窮遽也曰割言陰氣割物也曰止陰止物於上陽止物於下下上俱

止也霜降終焉曰堅陰形胼冒陽喪緒而物兢堅也曰成陰氣方盛陽藏於靈物濟成形曰閡言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止萬物也曰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脣下測也立冬已曰劇陰窮大位陽無儔離劇也曰馴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曰將陰濟物于上陽信將復始之于下也小雪氣也曰難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于淵曰難也曰勤陰凍冱於外微陽邸

宜瞀力於內也大雪終而養復始於下焉故一判一合

天地備矣天𩗗日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故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矣故曰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故曰馴乎玄渾

行無窮正象天此之謂也中之初一日昆侖旁薄幽何也玄文日八潛天地而包群類也渾諸中未形諸外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幽也測日思諸貞此之謂也次二日神戰于玄何也測日善惡并也語人心危也次三日龍出其中文日龍德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彰不失其則其唯君子乎次四日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日不能大受也次五日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測日貴當位也嚴天而主日也次六日月闕其摶不如開明於西測日明始退也

次七曰。酋酋大魁。頤永包貞。何也。玄文曰。仁疾乎不仁。義疾乎不義。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氣足以安物。則天地之無不容也。次八曰。黄不黄。失秋常。何也。玄文曰。失中德也。諸一爲始。三爲終。五爲中。八難得位。失中。經也。故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沖。在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在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横。失位則喪。上九曰。顛靈氣形反。玄文曰。絶而極乎上也。靈已顛矣。氣形烏得而不反乎。其周之次二曰。植中樞。周無隅。次五曰。土中其庭。設于金輿。戒厥渝。次六曰。信周其誠。上通于天。言信歸于周也。其少之初

一日冥自少。聊于諫測曰冥自少不見諫也次五曰地自冲下于川測曰。地自冲人所聖也上九曰密雨溟沐潤于枯瀆三日射谷。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戾之初一日虛旣邪。心有傾則。戾之根也次四曰夫妻反道維家之保。言道之動也次八曰殺生相矢。中和其道言道之止也。謙德之柄也。上之初一日。上其純心。挫閑鏩鏩。言挫銳也次二曰。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言坐馳也次三曰。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測曰思向方也宿道則珍矣。差之初一日。微失自攻端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次二曰。寖其所好。將致其所惡。測曰。漸以

差也次四日過小善不克測曰過小善不能致大也次五日過門折入得其中行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次七日累卵綦綦懼貞安測曰自危作安也上九日過其枯城或蘖青青測曰攺過更生也而更過之道備矣增之初一日聞貞增默外人不得黙識矣次二日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測曰徒飾也次三日木以止漸增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而進善之路廓矣銳之二日銳一無不達測曰執道必也次三日狂銳盪測曰不能處一也次四日銳于時無不利測曰得其適也次五日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測曰辱在一方也次七日

銳于利忝惡至測曰利不可銳也而遷善之果著矣達之初一日中冥獨達迥迥不屑測曰內曉無方也次二日迷腹達目測曰道不明也次三日蓍木維流厥美達于瓜苞測曰內恕以量也初四日小達大迷扁扁不故測曰少達大迷獨曉隅方也次五日達于中衢大小無迷道止于中也次六日大達無珍測曰道四通也次七日達于砭割前亾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次八日迷目達腹測曰外惑其內也上九日達于咎貞終譽測曰善以道退也諸玄辭八十一首象周天之體七百二十九贊象日行一歲周天之度首顯言陰陽消息而

深致意於進退勝負之際贊所斷吉凶一依於道德人事以爲言其言天地以人言人事以天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之不能嘿而得其所者玄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陽知陰知止知行知晦知明其惟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著矣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辨虛實盪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生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

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而反覆其序軫旋其道有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而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其下也淪淵其纖也入薉其廣也包畛。於是乎筮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也。故有首有贊。以擬象。象有衝有錯有測有攡有瑩有數有文有掜圖告十篇。擬十翼。皆以解剝玄體擬易而成文。曰言其玄之贊也。或以氣。或以類。或以事之骫卒謹問

其性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故
旨者天性也衡者對其正也錯綜也測所以知其情也
攤張之瑩明之數其品式文其藻飾掜擬也圖象也告
示其所躋往也玄文多不盡著著其凡如此客有難玄文太深覽
者所不攷何爲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乎雖解
之曰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固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
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
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
嶕嶢則不能浡滋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
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
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文雅頌之
聲不深純溫潤則何以揚鴻烈而章緝熙乎蓋胥靡爲
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是以聲之眇者不可
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師曠之
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知我
也或艷朱丹金紫而以雄守玄尚白嘲之雄解之曰炎

炎者熾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故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且夫爲可爲於可爲之時者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者凶吾誠不能與競競者並故默默獨守吾太玄蓋自信如此。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其後莽賢皆位三公。權傾人主。所薦拔立顯。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莽既以劉歆甄豐獻符命得篡國。而莽中恨。欲遂絕其原。以神前事。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遂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郎

收不請無脫免者棻辭連雄時雄較書天祿閣被收恐不能自免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今何故在此間之乃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乃免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嘲之也。雄家貧性嗜酒人希過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殽從問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或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耳。凡人賤近而貴遠今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踰中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二帝。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爲所稱善。必度

越諸子矣。自雄沒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後百年太史令張衡平子讀玄大厭服。作書與崔瑗曰。玄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論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宜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宋程子讀太玄中首。歎之曰。楊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蓋許之也。司馬君實愛其書以為監於孟荀而折衷於聖人。故所潛特深。采諸家所註法言為作集註。其處王莽之際。曾子固至以為於箕子之明夷合。以在我者。彼所不能易也。其推尊如此。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以其仕依違莽朝。不能死不能去。書以莽大夫死。峻世

坊云。

論曰。予讀楊子法言。憲聖宗經。以仁義廓乎邪路。有意乎其述之也。至太玄覃思於天人之奧。中窾中慮。通律曆之原。雖所從入殊。支辭而攺路。康莊不謂大醇哉。斯已卓矣。問莊老不尤深乎。曰深乎深。老得易之體。莊盡易之變。然而流矣。蓋絜凈精微也。而賊。荀楊猶之儒也。問荀孰愈楊。曰荀得禮樂之粗。楊得詩易之華。均未親有之也。董子文中子具體矣。夫元氣五百年而合。合而離。中必有間氣者作焉。荀楊韓得間氣之秀者夫。

函史上編卷二十六終

明盱郡鄧元錫纂

東漢文學列傳 四

先漢距先古未遠文深醇簡質未靡濫尚矣而史文苑無列焉豈非先實後文夫人而能爲文也與哉壹何盛也後漢史實始列當世作者有賦頌書讚及雜文行世者杜篤傅毅黃香崔琦下至酈炎禰衡之倫標文苑傳而文益下衰競新豔而彌薄固其理也今考其稍近質於道與法有當者列焉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沈重好古王莽更始之際避

地隴西依隗囂以居而志在帝室囂畜異志作王命論。推漢德風切焉。囂以問問彪曰往者周亾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且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使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漢必復興已可知矣竊以爲縱橫裂合之事不得起也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當時之民寧知有漢乎彪乃著王命論譬曉之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也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

流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鬼神福饗、天下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而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固有命也、況夫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離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数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汝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必亾、劉氏之將興也、當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其後天下果定於漢陵爲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繇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超然遠覽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而
天祿有終矣

已避地河西爲竇融畫策歸漢從入朝舉司隸茂才辟公府察廉爲望都令得吏民心輒去之而專心史籍之事以爲太史公著史記序帝王曰本紀有國曰世家卿士特起曰列傳而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畧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自太初之後好事者頗或綴集然鄙俗不

足采於是博考遺事傍貫異聞爲書數十篇斟酌前史
而定正其得失未就卒子固傷父桊未就乃潛精研思
成其事。固字孟堅生九歲能屬文長博貫載籍學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行能高人諸儒慕之有上書言固私撰國史者收繫京兆獄盡取其家
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坐僞造圖讖事獄死固弟超恐固
若考覈猝不能自明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爲
著述意而郡上所著書顯宗取讀大奇之召除蘭臺令
史使復終其事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桊至於六世
史臣乃能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非所以
明漢德也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爲漢書起高祖訖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受詔精力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傍貫五經上下洽通

敘傳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眞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

蓋壽張實獻實聰臯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中宗明明禽用刑名時舉敷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朔幕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亢直外割禁圍内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呰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彫落洪支底劇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工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天祚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乃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顯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漢迪于秦有革有因猶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元元本本數始于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

衡歷筭迺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乘壹彼壹此庚研其幾
述律歷志上天下滓春靁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
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畧存大綱以統
舊文述禮樂志靁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
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孫吳徂詐
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
刑法志厥初生民食貨爲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
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懋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
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昔在上聖昭事百神
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
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畤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
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
輝星辰垂精百官立灋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
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河
圖命庖雒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三代寔寶光演
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
志坤作墜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畧萬國燮定東西
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畧
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
爲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亾八

支交匪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
利我國家述溝洫志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
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
既登遭世罔弘聲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脩其
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畧序洪烈述藝文志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
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亾述陳
勝項籍傳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遯秦拊翼俱起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
于海島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
豹田儋韓信傳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
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
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述
韓彭英盧吳傳賈廑從旅為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
呂濞之受吳疆土踰距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荊燕吳
傳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叔宅于楚戊實淫歁
平陸乃紹其在于京弈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
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
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

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
欒布田叔傳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亾
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
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亾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
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猗與元勳包漢舉秦鎮守
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
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
參傳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阨鴻門推齊銷
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乃安
斃范亾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
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
陳王周傳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
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傅靳周傳北平志古司
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于色廣阿
之廑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
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策陳留
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
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
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或悊或
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淮南僭狂二子受誅

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亾，述淮南衡山濟北傳，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顚沛，被之拘係，乃免患害，宄躬罔極，亢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夭夭申申，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愼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亾嗣，孝乃尊光，內爲毋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禍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攬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述袁鼂傳，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挻，禍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醟，長沙寂漠，廣川亾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嗣，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爲漢

宗英述景十三王傳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
動北鄰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
引决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長
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
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
舉電擊雷震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述衛青霍去病傳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脩國治致仕
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
舒傳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
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平津
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
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試倪生亹亹
束髮脩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兹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
罹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
湯傳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
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博望杖節
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禍述
張騫李廣利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乃思乃
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

傳孝武六子齊昭匹嗣燕剌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宜承天序述武五子傳六世耽耽其欲淑淑文武方作是肅四克劢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東方朔譎詭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汗毀弛張洸洋述東方朔傳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敝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讀挑為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王孫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梅傳傳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亾秺侯狄登虔恭忠信奕世載德馳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否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後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㤃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傳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宜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眞吉囚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

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述
王貢兩龔鮑傳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
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
博載其路述韋賢傳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
子是眦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
相丙吉傳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
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爲尤悔深作
患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
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
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辠
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兩王傳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繫
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
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鄭毋將孫何傳長
倩與懊覬霍不舉遇宣廼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躓
石許述蕭望之傳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
亦良述馮奉世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
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
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樂安
褎褎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
娸博山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樂昌篤實不橈

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遵輔副君既忠且
謀鬱茲舊勳高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傅喜傳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辭
終其祿傅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朱傳高陵脩儒任刑
飭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跙
步宗為鯨鯢述翟方進傳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
昏戒在三七鄰指丁傅畧窺占術述谷杜傳哀平之郵
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
何王師丹傳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
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
章厥身述楊雄傳獷獷亡秦滅我聖人漢存其業六學
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
傳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
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上替下陵姦
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禦掊克為雄報虐
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
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瀆靡法靡度民肆其詐
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開
國承家有瀆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
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彼何人斯竊此富

貴寵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於惟帝典戎夷猾夏
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
亾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
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乃施洪
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
爲我典式述匈奴傳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
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
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
隅述西夷兩越朝鮮傳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
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姼
姼公主乃女烏孫使命乃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
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脩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
傳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傾覆薄姬墜魏
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
夫既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
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
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
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罹馮衛惠張景薄武
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
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

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凶述元后傳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其自敘曰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固所著甚富而兩都賦尤工以文華不錄後以竇氏賓客死獄中

論曰吾范曄稱固之敘史也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然固譏遷著論是非頗謬於聖人乃其書排死義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何也傷遷不能以智自免而竇氏之難躬親浼焉固自為一代史表見終始可矣至乃以

編漢百王之末爲子長病則仲尼以世次序書周殷虞夏殷也非與要其書本經質典辭義瓌郁雖高古少遜左史而後作者莫之或逮矣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事班彪從學貧無書游雒陽闤肆所市書一過輒誦憶遂博通百家仕郡爲功曹數諫爭不合去以爲俗儒守文失眞乃閉戶潛思絶慶弔之禮戶牖牆壁並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以薦徵詔公車病不行年七十造養性書頤神自守卒於家後中郎蔡邕得論衡秘玩爲談助會稽太守王朗讀之才頓進人訝之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詰之果論衡之益也論衡

范史弗錄世頗有然獨博異聞見多室不通語便塞不章豈近代賡作與不然何中郎沈深好古學而是之好也

夏恭梁蒙人習韓詩孟氏易講授常數千人王莽末盜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衆附因旅守以全世祖聞召拜郎中遷太山都尉和輯百姓得其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文二十餘篇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子牙傳家學舉孝廉早卒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好學作廸志詩以自勗以當世求士不篤作七激風焉以蘭陵令史與班固賈逵典校書以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樂未立作顯宗頌錄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

防請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馬氏敗坐免官已與崔駰就竇憲辟與班固典文章早卒免於難駰志詩曰皆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旅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庶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纘脩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誰能昭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訖我告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牽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如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崔駰涿郡安平人祖篆王莽時爲郡文學莽大保甄豐舉爲步兵較尉篆歎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奚爲至於我哉遂投劾歸

時莽多嫌忌。中蒙傑以危法。而篆兄發以佞巧顯。引篆爲建新大尹。幾自全。篆歎曰。生無妄之世。値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顧安所得潔巳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不行縣。門下掾交諫。乃強起班春。所至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陷生民於穽。此何罪而至是乎。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深。明府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得無有後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民命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盖所願也。竟平反稱疾去。建武初。廷臣交薦。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辭

不仕閉門潛思著易林六十四篇篆生毅毅生駰駰生十三年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元和中肅宗廵方岳上四廵頌帝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言之未得見也帝曰卿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見駰笑謂之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哉禮爲上客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筦機密駰獻書誡之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駰蹈之者區區憒盈不能自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幸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

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而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不可愼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迄于中興安豐以佐命著德內忠誠自固外法度自守卒享祚傳國垂祉於今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溢滿之咎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栗栗無怠無荒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又寻書多所指切憲疏之出爲長岑長不之官歸卒于家中子瑗早孤好學盡傳其父業年十八從侍中賈逵質大義逵善遇之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服游太學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之學。諸儒宗之。為郡吏。繫東郡獄。獄掾善為禮。從問禮。其專心好學如是。後辟車騎將軍閻顯府。為顯畫勸引立濟陰王。顯誅坐斥。司隸校尉陳禪實聞之。欲為白發其事。瑗謝曰。此譬猶兒妾屏語。於事何益哉。而以為名乎。願勿復出口。久之。大將軍梁商復辟瑗。瑗自以為游貴戚被廢。遂固辭。歲中舉茂才。為汲令。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遷濟北相。循行使以贓罪奏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瑗愛士好賓客。而家無擔石。曾著座右銘以見志。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

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而瑗宗人琦舉孝廉爲郎梁冀聞其賢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不能受作外戚箴風焉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隷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禮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亾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以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

將爾權、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禍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失冀意、復作白鵠賦以刺冀、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咎、君何激刺之過乎、琦辭不撓、除為臨濟長、解印綬去、冀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陌上、懷書一卷、息偃輒諷詠、客哀之、以告令脫走、冀後竟捕殺之、瑗子寔、沈深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舉至孝、為郎、守五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民冬月無衣、積草而臥其中、寔至官、斥儲偫、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教之織、民免寒苦、虜入雲中朔方、殺吏民、一歲九奔命、寔整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

毋劉氏有毋儀淑德博覽書傳寔在五原常訓寔以臨民之政寔之舍績毋有助焉徵拜議郎以母卒去官服闋召拜尚書數月自免歸卒無以爲歛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逄少府段熲爲經紀其喪鴻臚袁隗樹碑頌德焉寔著政論風切當世畧以爲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意主於肅刑且以爲孝宣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路海內肅清見效優於孝文諸言辨詞憤如此然已激矣而山陽仲長統見之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坐側云統字公理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

州郡辟舉咸不起。尚書令荀彧奇之。舉爲尚書郎亦論
切古今時俗行事著論曰昌言。其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
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爭者競起于斯之時莫不偽假
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
雄已而角智者窮角力者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較
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甞爲我之尊長矣
或甞與我爲等儕矣或甞臣虜囚執我矣彼其胷詈腹
詛幸我之不成以奮其志詎肯用此鬱鬱爲終死之分
邪及繼體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生育繫我而
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歸心於我矣豪傑
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
時雖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
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無所奮
其聖賁育無所用其勇嗣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也自
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
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耽於婦人
出馳於田獵廢荒庶政玩棄人物信任親愛者佞諂容
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后姬妃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

困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為我乳哺之子孫者盡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必然之大數也其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戰國亦然秦兼天下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為在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夫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水旱無歲無之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悲夫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恭慈謹慎循常習故是婦人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稱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

溝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得而糾正之哉曩任之重
而責之輕今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
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
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爲故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也
矣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
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彌甚不假后黨以
權乃數世而不行則親疏之勢異也莫斯之發亦可痛
矣　漢興以來同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不可勝
數矣而清潔之士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
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
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邑奇賂寶貨巨
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
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
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
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皆
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苟得
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求上之
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誰肯爲之者耶夫
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困賤
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

復爲任入於過正、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
壯、將復困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害士
將不蔽之罪辜也、人各有心、皆將以修潔爲諱、設智巧
以避之、況肯有安而樂之者耶、斯亦世主一切之愆也、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節操、安定俗鄙庶孼。
而符無外家。世務游宦、當塗成官、符耿介不同俗、隱居著
書三十篇、刺譏當世得失、不欲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貴
忠論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
也、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
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
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王者法天而建官、故
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犯上天、
得無咎乎、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
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
天、專伎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
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故德不稱其位、禍必酷、能不稱其

祿厚必太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
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僻
薄知友而厚犬馬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
既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夫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
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貴富盛而致驕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其類一也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
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願
其宅吉制為令名欲其門堅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
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上
不順天下不育人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
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其實貢篇曰十步之間必有茂
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繁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
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所收
之乖其實也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朋黨用私背
實趨華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
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
詳覈厥能則鮮踰中人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

也。如響長短疾徐、小大清濁、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嚴以實、其有小疵、勿強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吳鄧梁竇之屬、可企踵而待矣。其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民功、而功之所以能遂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短以促、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羲和安行、乃君明臣靜、而力因有餘也、促短者、非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而力以不足也、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而使之愛日、今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相續於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昔孔子有言、聽訟吾猶人也、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斷決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私於吏、行賕故有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縣、縣承吏言、既與之同、事有反覆、縣亦應坐、縣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排

之於郡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不得不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豪吏對訟必無幸矣況與一縣一郡爲訟豈獲理乎既不肯理故乃違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強富者僅盈千日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吏相簡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日常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從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遊手爲巧充盈都邑今察雒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則是一夫耕而百人食之一婦桑而百人衣也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得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得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天降之災而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

勞之敎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曲繇此觀之人固
不可使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車輿宅第過於王制
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遊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
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具以巧
詐小兒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
神以熒惑百姓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繪綵以書祝
辭或縻折金綵令廣分寸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
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
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
也其述赦論曰今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
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何以明之謹勑之人身不蹈非
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害而不忌者
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
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一二既對尚書
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
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蹔蒙赦令惡人高會而誇
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
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
良民故書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覆
脫之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

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宄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始、今頤育萬物以慶大化而養姦活罪、放縱天賊、豈有及乎、論者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理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其質直切時務類此、符雖布衣游乎而學行為衆所尊信。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去職還家、投刺謁規、規臥不為禮、有頃、白符在門、規驚起、攬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入、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有雅才高節、而質訥於言、嘗欲從馬融訪大義、融素貴倨、不時見、乃遺融書刺之曰、承服風問有年矣、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不圖遺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

今發病傲士固其宜也融省書內慙追還之虒去不復顧舉孝廉爲郎校書東觀數奏辭賦以風靈帝甚重之京兆尹第五永以御史督軍幽州百官祖於長樂觀賦詩送之虒作箴誡焉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明畵果毅尚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無曰已能務于咨詢淮陰之勇廣野是尋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諒已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先公高節越可求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議郎蔡邕等甚美其文遷丙黃令帝勑同官祖上東門詔東觀畫虒像示勸焉至官有德政卒

朱穆字公叔五歲稱孝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衣冠父常以爲顚愚而穆專篤猶若也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守謂穆曰君年少因族資爲有令德耶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送也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

舉孝廉粱冀舉侍御史多所匡導冀恚報書言如此則
僕無一可耶然服其德不加害也時逸人趙康叔隱武
當山好清靜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矣奉書稱弟子
受學康殁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如是常感時澆薄作
崇厚論論曰大道之行以天下為一故行違於道則愧
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
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中世之所
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夫天不崇大則覆
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俗化
不敦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
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
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
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此禽息史魚所以專美名於前而
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
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虛華盛而忠信微

刻薄稠而純篤稱茲益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有同年而語哉

方穆爲豐令及侍御史豐人劉伯宗嚴事之及劉爲二千石穆爲郎欲令因計吏以見穆恚賦北山鴟刺之著絕交論譏焉遷冀州刺史部令長聞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璠璵玉匣穆下郡案驗而收其家帝大怒徵詣廷尉輸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論救願代穆輸作帝乃赦出居數歲諸公交薦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在臺閣與旦夕共事爲帝言漢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傳發書奏皆同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

侍。適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宿。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去。自是中官事事詆毀之。憤懣卒。穆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蔡邕與門人共述其行。諡文忠先生。所著論奏書記詩凡二十餘篇。　蔡邕陳留人也。字伯喈。六世祖勳。爲郿令。王莽篡漢。棄官將家屬入山。父稜。清白有行。諡人士推服。卒。私諡曰貞定公。邕性至孝。母帶病。邕日夜侍者三年。非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有白兎馴擾。木生連理。之異。與從父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之。少博學能文

辭通天文術數妙解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

聞邕善鼓琴白天子勅陳留守敦遣不得已就道至偃

師稱病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作釋誨以見志其辭曰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

故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昔伊摯有

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

豢牛之事是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

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

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

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

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茲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戚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
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
土才羡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
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
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
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謂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
也胡老曰居吾釋汝昔自太極肇判君臣始基有羲皇
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日緝熙五伯扶微勤

而撫之于斯巳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陷君臣

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

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

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

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熠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

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

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

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

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

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

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與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懸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簡六合之群品躋之乎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搢珽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虧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致攝頂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

以偷其便逸怠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家有逸群之才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貿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蹏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戚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于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在不思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

清宇宙肅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爟煙炎之熛熠何光
茂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元首寛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
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
神任己聿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
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
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
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

主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巳之圖也勳績不立于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躑躅草萊秪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貞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久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巳非巳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𩖮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辛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攄消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抑眘降階悃

悅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濅
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
亭亭嗜欲息兮無繇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
征久之從太尉橋玄辟玄敬待之拜議郎多所匡拂邕
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
求是正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六經於碑詔鐫刻立太學
門外曰石經後儒從取正焉䕶烏桓較尉夏育皇甫晏
以鮮卑數爲邊患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
春詭必禽滅邕上駁議曰自鮮卑據匈奴故地稱兵六十
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

良鐵皆爲戎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慮計二一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何得中止當更徵發爲禍無已也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可殲滅乎天設河山以別外內苟免覆國之患斯可矣豈與蟲蟹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今欲以齊民易醜虜以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而育晏果喪師初朝議以州郡人情比周制幽冀兩州人士不得相監臨已復有三互法而選用常閡牧守闕至不得輙補邕疏言幽冀天下雄壤士馬之所

自出比年空耗百姓虛懸而三互爲閡經時闕牧淹失事會臣愚以爲三互薄禁也國家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位之人孰不竦懼而當自設苛文生留閡耶在漢之隆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起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以亡命擢授劇州今三府明知二州要重宜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非所以憂國理人也願觸除其法毋拘日月以急時患時頻有震霆疾風地震隕雹蝗螽之害邕上書陳戒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冬二沍之後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布教者

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異風發屋折木夫昭事上帝
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饗格國之大事實先祀
典臣自入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車駕稀出四時致
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
異地爲坤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盈則當靜反動於法爲
下叛上夫權不在上則雨雹傷物政有苛暴則狼虎食
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
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久遠於今出師未見其
利上逆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夫國
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故先帝聖明猶

廣求得失今頻年災異未聞博採特舉之旨當述脩舊
章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古之取士或以德舉或以言
揚孝武之世郡國有孝廉賢良方正文學數科而已孝
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
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也若夫書畫辭賦薄才末技匡
國治政未其有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
化取士之本也而鴻都門待詔諸生作者鼎沸連偶俗
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䝉寵已泰
誠不可復使治民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隱恩
惻慕何緣而生乃群聚山陵假稱行孝姦軌之人通容

其中亦蒙寵榮道路洶洶太子官屬宜妙選令德而獨
取丘墓凶醜之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行辟雍禮詔宣陵孝子爲太子
舍人者悉改丞尉焉時帝甚親嚮邕其年七月以災異
特召與公卿俱對金商門下尺一言朕焦心憂災每詔
群公卿士各括囊迷國莫肯盡忠以邕博學深奥退食
自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邕
本經術條對所以語具災異志中未復言陛下聖德允
明深悼變異德音懇款褒借踰分非臣螻蟻所能堪副
臣豈可顧避後患不自輸竭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

思諸異皆亾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無已以赤帝之精輔未衰故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爲吉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陛下即位以來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國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門吏霍玉依阻爲姦投蜺變雞豈不謂是太尉張顥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致遠傾邪在公所當先懲它多所指斥且言庭尉郭禧光祿大夫橋玄太尉劉寵宜爲謀主數見訪問章上天子旋覽數四反覆咨歎起更衣而曹節於後竊視之大怒徧以語諸權

貴皆側目思報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告邕及叔父衛尉質數請託行私下詔獄劾大不敬論弃邕上書自陳曰今年七月蒙恩召詣金商門詔書褒借貴臣諭旨誘臣使言臣愚戇出命忘死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匾匾欲救災變爲陛下圖康寧之福而已豫知蔽言者當必怨臣而臣不敢自愛也陛下不密忠言臣隋吏議盡忠之吏豈復得自容哉詔書毋有災異輒令百官上封事云爲消復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蹈破亡之禍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恩渥數見訪逮今欲隋臣父子破臣門戶以快夙恨非有糾發姧伏補益國家者

也臣孤特一身年四十有六前無立男得以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知陛下自此不復聞至言矣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橫見逮及使質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誠冤誠痛陛下仁篤之心何寧忍此臣死期且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百姓自愛書奏不省以中常侍呂强力救乃減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會赦還乃亾命江海遠迹吳會依大山羊氏以居積十二年宦臧還里董卓聞邕名高藉爲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能族人邕遂偃蹇者族矣又勑州郡敦迫邕

不得已起署祭酒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侍中卓遇待隆甚國大議以咨邕存匡益而卓暴戾少從也邕憂之私謂從父弟谷曰董公剛而遂非終難輔也吾欲逃山東以待變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路何以得去邕黙然而止及卓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太息悵然動於色允勃然叱曰董卓國大賊幾亾漢室君爲王臣宜同忿疾而懷其私遇相傷痛豈共爲逆哉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太尉馬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

乃先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豈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乎留之何益徒使吾黨蒙其訕議曰磾退告人曰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無後乎邕遂死獄中鄭玄聞而歎曰漢無史矣搢紳諸儒莫不流涕陳留北郡感其文行家畫像祀焉邕好甄㧞士類讓善急已嘗薦邑人邊讓於何進曰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使生唐虞則元凱之次卽值仲尼亦顏冉之亞豈此偶近器哉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言大器於小用固非宜也

其讓申屠蟠曰蟠禀氣高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
隕滅安貧樂潛守道味眞不爲燥濕輕重方之於邑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而蟠竟隱居終焉侍御史朱穆著絕交論邕作正交論
廣其志曰聞之前訓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
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周德衰
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或鬬於
始終或疆其比周所繇來遠矣搢紳患其然疾淺薄賤
攜貳惡朋黨而絕交式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善則久要不忘惡則不可而止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
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
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
求諸人咎其稀矣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而已矣子
夏子張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之拒人師也褊故
訓之容衆至於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非善不喜非仁
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
末而刈其本無乃令農皆棄黍而稷乎夫黍亦神農之
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黍其愆矣括而言

之刺薄者博而洽，斷定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不獲已而矯時也，並將從矣，孤焉。

論曰：司寇致刑，設八議，議賢能，所以關重愼敬正也。伯喈著忠孝大節，蘊籍弘深，當十世宥之，執政者乃追怨子長謗書，放此爲戮，豈不過甚哉，其及宜矣。

○荀悅字仲豫，司徒爽從孫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從人借觀，一覽能誦記，有沈深之趣。靈帝時閹官用權，託疾隱居，時人莫識也，從弟彧特稱敬焉。獻帝時官黃門侍郎，累遷秘書監侍中。帝頗好文學，而政移曹氏，恭已而已。悅職在獻替，謀無所用，而不能自已，作申監五篇，通見政體，旣成奏之，以寓忠畧。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於仁義也，申重之而已矣。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躬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在乎好惡貞定而已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樸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刑乎小人不忌刑況辱乎故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則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以遏寇虐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

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陶唐釐降之典帝乙歸妹之訓宗周王姬歸齊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言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今宜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以班固漢書文繁不省令悅依左氏傳編年體爲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又著崇德正論數十篇○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有儒學爲武陵太守興學舉側陋遷從事中郎桓帝嬖田貴人欲立爲后上書諫忤旨黨禍作著感騷三十篇以自傷劭

少篤學博覽多通拜太山太守破黃巾衆三十萬郡以安治刪定律令及漢儀奏之曰國之大事莫尚於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制刑賞之宜俾獲厥中爲後監者也故膠東相董仲舒老而家居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數問以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詳矣逆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今大駕出險其命惟新愚不自揆貪云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皆刪敘潤色博採古今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貽手傳曰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耳時歷都許下舊章淪沒而慨然歎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又論當世行事著中漢輯撰風俗通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其序曰昔仲尼歿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衡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逮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詁說難轉相陵高

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謬而該之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孫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官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槩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聊光啓之耳昔齊王問客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

大馬、其爲難矣、弁綜其宜、於今者、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建安中、篤行體道、不耽世榮、而曹氏父子兄弟、並知之、五官中郎將丕、稱其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節、魏公操旌命、辭不赴、徵爲上艾長、稱疾不行、推仲尼孟軻之言、著中論十篇、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矇未祛、譬之玄宵、在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群物畢辯、學者、心之白日也、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故倦立而思遠、不如疾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獨學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夫人心明有爲明、悟有爲悟、如火得風而炎熾

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學乎神明發乎物類者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聖人亦相因而學焉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不懈以成之如上天之動如日月之行鑿而後已亦足以致昭明而成博達矣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

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其法象篇曰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在乎正容貌慎威儀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以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人慢也而致怨也

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惟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曰肅肅兎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簡故雖妻妾不可得而瀆

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虞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既敗之繇也，則媟慢以爲階，可無愼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戮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訴，子公生弑於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殃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君子之

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禮也者。敬也、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與國、郤犫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蓫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

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以是爲萬夫之望也其改過篇曰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惰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其脩本篇曰明出乎幽著生乎微宋井之霜以基昴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火中之暑事

亦如之。故君子之嚮道。止則坐隅。行則參乘。上懸乎冠纓。下倚乎帶佩。晝與之游。夜與之休。其脩德也。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也。遂行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其虛道篇曰。君子之所貴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先民有言曰。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

君子能巳之所難能而致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能猶恐人舉其惡之輕而舍其惡之重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懐者竭始盡知巳之惡矣目也者能逺察而不能近見心亦如之君子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出閭閾之内而聞千里之外則因人故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下愚反此以爲巳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何求於人是以幸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或有告之者則刑焉

戮焉辱焉既焉否則曰與我異德也未達我道也是已
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亾可痛矣夫詩曰誨汝諄
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此之謂也其貴驗篇
曰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水之寒也火之熱也
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者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
也信著乎其體也使吾之所行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
我哉人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
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
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
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

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桀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illegible]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夫謗之生也皆象類而作倚事而與加乎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古之人日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莫不惡謗

而卒不免乎謗非愛致謗而不思已之也已之之術反
也謗之爲物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
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
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被刺闇
乎此者也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
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
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
也速如追寇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
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君
子不友乎不如已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

而植者也須已而植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無
日矣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
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
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
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
畏而遠所易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
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其貴言篇曰君子必貴其言貴
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
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
則弗與之言其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

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雖庸人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其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情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於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

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
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詰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
其有辯也約而至不煩而豫疾徐應節不犯禮教樂盡
人之詞舍致人之志使論者各得其趣而與之俱解故
大禹舍治水而君子舍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
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
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其藝紀篇曰藝之興也繇
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其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
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事繁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
以造藝因藝以立事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

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
乎羣藝之精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者可與講事
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
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
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
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亾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
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
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其考僞篇曰
孔子有言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已知雖語我曰吾爲
善吾終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

外來也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固也離本趣末貌合情遠誘於僞成之名而懼乎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亾惙惙而不定器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此大亂之道也問者曰仲尼惡殁世而名不稱者何曰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仲尼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所以貴實也君子能正其心心正則内定内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闇然而日彰夫如是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於庸人之末稱哉其務本篇曰人君之患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畧於大道察乎近物而闇

於遠圖夫小事味甘而大道醇淡近物易驗而遠數難
效也故人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其淡眩於所易而
不能反於所難人君所務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
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臨照
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
財用威足以遏姦非武足以定亂詳於聽受而審於
官人達興廢之原通安危之分聖人之異乎人者如此
而已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
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
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

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故人君多技能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爭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秖足以追亾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問古之君子貴爵祿乎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資財非富何也曰彼遭世之亂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朙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焉恥也先王將建諸侯而賜爵祿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錄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何謂其非貴也支武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乎以富貴相訴病矣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夫登高而建旌則所視者廣順風而振鐸則所聞者遠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加遠也所托者然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亾窮則其道廢何謂其非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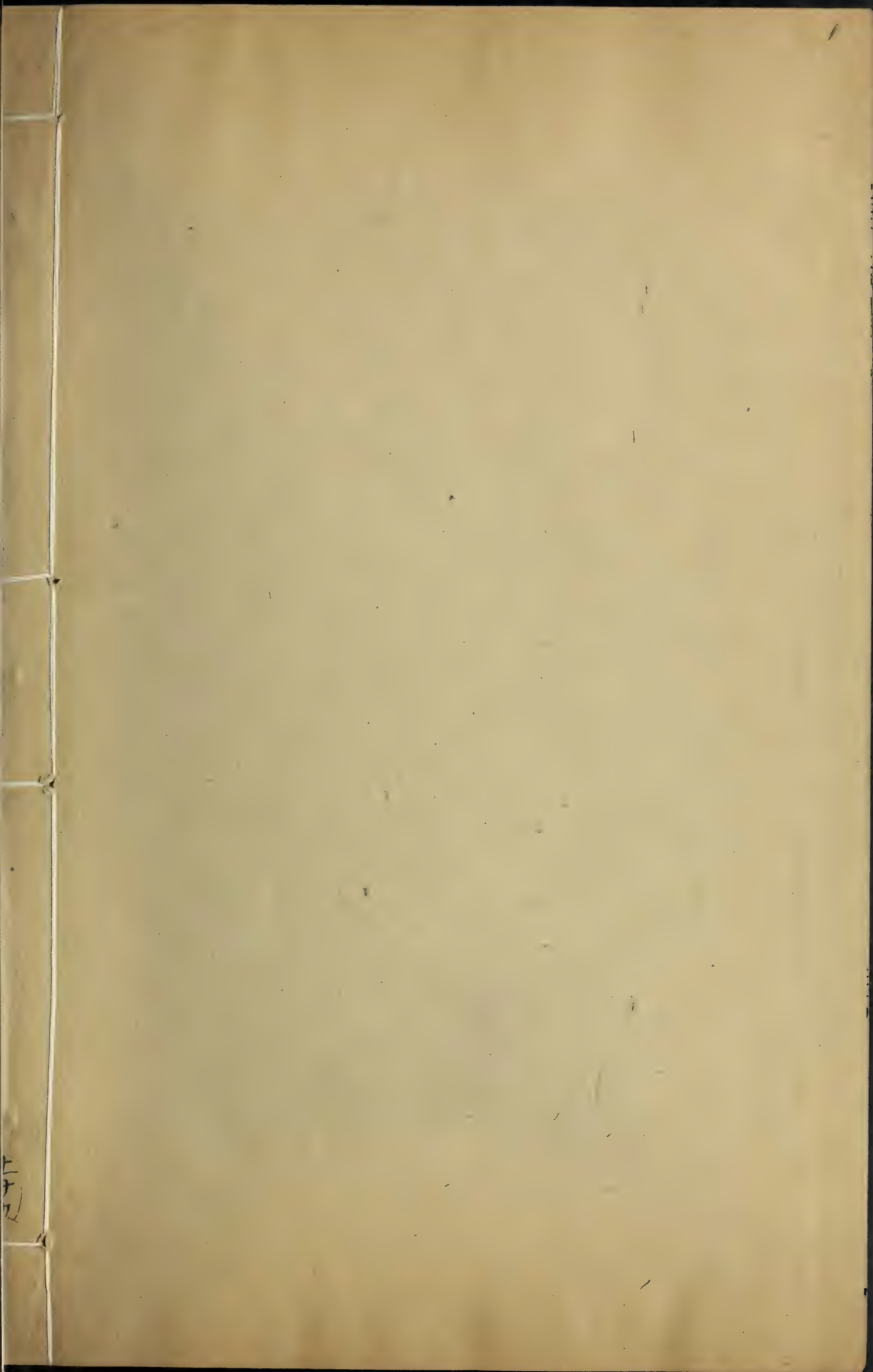
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而孔子不得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疆埸脩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道德建而時世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警不行則雖重而民怠當賞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是以聖人不敢以就慼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將以有救也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踰時且猶不可況廢之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亾聊故先王明庶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萬民衆寡之數而分九職焉九職既

分則飭勞者可見怠惰者可程然而事役不均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心而力於從事然而庶功不興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然而政治不平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民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爲政者弗之恤譬藉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農安所措其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灋使比鄰族黨相保相愛慶賞刑罰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可得而知也如是則姦無所竄罪人斯得逆及亂政戶口漏於國版大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小則盜竊大則攻刦嚴刑峻灋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五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論曰幹中論論篤如此梁世輯文選以其書澹質靡艶也不錄宋曾子固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已考知其

爲人遼邈獨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爲較序其文三致意焉斯不謂朱絃疏越非衆聽所宜耶抑顯晦固有時也嗚呼東漢之文衰而中論微而傳闇而顯所積者誠也可以志於學矣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八

明盱郡鄧元錫纂

蜀漢帝紀

蜀漢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涿郡涿人也。系出孝景帝子中山靖王勝。少孤貧。與母販履織席爲業。寡言笑。喜怒不形於色。會世亂。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從都尉毋丘毅戰下邳。最除下密丞。遷高唐令。失軍。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尚書植受詩。因依瓚。時瓚以討黃巾功。官奮威將軍。封薊侯矣。表爲平原相。會徐州牧陶謙。爲曹操所攻急。救之。操退。謙表爲豫州刺史。時先主與蕭解

人關羽涿張飛友厚善二人咸附親食同席寢同牀恩厚比兄弟而稠衆中二人者終日侍不去也恒山趙雲爲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貴州人皆趨袁氏君胡爲乎來雲曰天下洶洶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議論從仁政所在不爲私明公也先主時在瓚所奇之與雲結納雲委心焉爲主平原騎蓋是時已能得士如此

已得領徐州。徐州牧陶謙寢疾召別駕糜竺謂之曰今天下兵爭非玄德不能完此州矣我死必以州屬謙卒竺率州人迎主先主讓不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盍歸之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主也鄙州雖小戶日百萬步騎餘十萬人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使君何辭焉若使君不見聽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起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且冢中枯骨介意何爲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及於是先主領徐州

失軍歸曹操操表爲豫州牧從操攻呂布。獲誅之表爲左將軍會車騎將軍董承受獻帝密詔誅

誅操。邀先主同功。操意疑多忌一日從容謂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不

足數也主大驚方食失匕箸適雷震因曰聖人未發會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操因以爲怯以得安。

操遣邀袁術因遂據徐州明年操殺車騎將軍承擊徐州破之亾之袁紹。時關羽守下邳操攻拔下邳得羽及先主妻子以歸閉一室中欲亂之羽秉燭坐達旦操義之拜偏將軍禮遇厚甚然察其心神不欲留遣張遼自以情問之羽太息曰吾極知曹公遇我厚然吾於劉將軍誓同生死不可背也吾終不自留要當立效報公乃去耳遼還報操愈益義之後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操遣遼及羽爲前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之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辟易莫敢有當者操軍大驚歎以爲關將軍神明也遂解白馬之圍操表封壽亭侯於是羽悉封操先所賜金帛還之留書告辭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軍汝南操擊破之奔劉表。表郊迎以上賓禮禮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已操征烏桓先主策操軍柳城許下必內虛勸表以銳師襲許迎天子表不能用既而悔之主曰天下方尋干戈幾會之來何有終極願毋以前失爲悔獨愼應其後耳二日

於表坐起如厠忽慨然流涕表見怪問之先主曰平居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復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蓋是時先主欲借表以靖難表選懦不任故怏怏如此。表卒操伐荊州。表子琮以荊州降先主保夏口。遣諸葛亮詣吳求濟師。以吳師來。大破操於赤壁。因遂有荊州。劉表有二子曰琦琮娶後妻蔡氏爲琮娶妻之姪蔡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安與諸葛亮謀之亮不對乃與亮升樓去其梯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得出守江夏而安表卒琮嗣操自將伐荊州蒯越等勸琮以荊州奉章詣操降時先主屯樊莫知也比聞大驚則操已在宛矣或勸主攻琮荊州可得也先主慨然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背信以自濟吾不忍爲也且異日何面目見劉荊州地下乎議移保江陵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先主過祀表墓爲哀涕而去當是時琮左右及荊人皆不樂爲操多自拔以從至當陽衆遂十餘萬輜重數

千兩、日行僅十餘里、或謂之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固足恃也、今擁大衆行、而能戰者寡、猝曹兵至、當何以拒之、主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聞釋輜重、輕軍襲襄陽、聞先主已過、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於是先主棄妻子、跳身走、與關羽船會、得濟沔、會劉琦將衆萬餘人以迎、乃留屯夏口、蓋是時先主幾殆、時徐庶爲先主腹心、曹操獲其母以招庶、庶辭先主、指其心泣曰、本所與將軍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乃詣操、蓋親在故也、可與權矣、赤壁事具蜀相讃及吳志中、先主既得荆州、表劉琦爲州刺史、自營油口居之、改名公安、孫權表先主領荆州牧、時龐統守耒陽令、以不治免、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以爲信、乃授治中、

建安十九年。定益州。爲益州牧。

劉璋者、益州牧焉子也、焉死、據有益州、方操下荆州時、璋遣別駕張松詣操、求自通、時操得荆州、意揚甚、忽松不禮焉、松恚之、還過先主、先主禮遇之、過望、松遂相結納、及是曹操遣將向漢中、欲規蜀、璋聞之恐、松因說璋曰、曹公兵於天下無敵、

必且破張魯魯破必且因資便取蜀矣度今可抗曹公者獨劉豫州豫州使君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盍迎之以圖魯安蜀乎璋曰善遣法正迎先主以拒操主簿黃權諫曰不可左將軍雄武有驍名今來以部曲遇之則志不厭以賓禮賓之則國貳令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而法正來謁陰爲主畫取益州龐統亦勸之先主太息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負信義柰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何謂非義若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釋今不取將終爲敵人利耳於是先主留諸葛亮關羽守荊州而自將步卒數萬人西入蜀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嗟夫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軍至涪璋以輕騎來會于涪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即於會襲璋可不勞而定龐統復勸之先主曰吾初入蜀恩信未有加是何可輕也於是與相見甚驩留飲百餘日璋益先主兵使北擊張魯兼督白水軍軍大振於是先主屯葭萌關樹恩德以收衆心久之曹操攻孫權權求救先主乃貽璋書求益兵資還荊州璋以其擊漢中未效殊望給資半葢是時業有疑先主心矣已而得張松通先

主狀、乃大怒、收斬松、敕所屬州郡邑與先主絕、勿通先主。因以激使其衆進據涪、而召諸葛亮于荊州來濟師。亮留關羽守荊州、自將張飛趙雲克巴東、至江州、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遣飛狥巴西德陽、飛破巴、獲郡守嚴顏、呵之曰、何不降也、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境、我州但有斫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叱牽出斬之、顏顏色不變、曰、斫頭郎斫頭、何怒爲、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遂定巴、與先主會成都、時璋所遣將署吏、爭降附先主。先主度璋困、遣郎簡雍入勸之降、時城中尚精兵三萬、穀帛支一年、吏士欲死戰、璋無然太息曰、吾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今百姓戰攻三年、肌血膏野草、則以璋故也、璋何心安忍乎、遂與雍俱出降、先主禮待之、徙南郡、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如故、先主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董和爲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和守蜀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循吏、故用之、初先主自新野南奔、楚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及先主有三郡、巴欲亾詣許、不得復詣蜀、已爲劉璋盡絕先主之策、不用、杜門稱疾、先主令軍中害巴者族、及得之、大喜、以爲西曹掾、益州將黃權城守不降、表爲將軍、蜀郡大守許靖踰城降、廢不用、法

正日、主方創大業、而靖浮譽播四方、若不見禮、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將謂主賤賢士也、士將不復至矣、宜引用繫遠近之心、先主曰善、遂用靖、時主委政諸葛、因材授任、恩威並振、而蜀以大和、先是孫權遣周瑜率水軍假道伐蜀、主不聽、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瑜不得過而還、及是權恚曰、猾虜乃挾詐如此、於是遣人來求荊州、主不許、權怒遣呂蒙襲長沙零陵桂陽、下之、先主自引兵下公安、遣關羽爭益陽、會曹操克漢中、張魯奔南山、蜀人大恐、於是復連和、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西屬蜀、○先主既定蜀、欲以成都田宅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有言、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今國賊盤據朝廷、豈但匈奴哉、而顧當求安乎、用田何為、當須天下大定、各反桑梓、歸田本土耳、且益州新罹兵革、當令田田宅宅安其心、何可私所愛也、先主曰善、

二十四年、定漢中、為漢中王。

○時曹操已克漢中還許矣、法正說先主曰、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圖巴蜀、而留將屯守、身還北、此非其力不逮也、必中有內憂、今策夏侯淵張郃、不勝國之將帥、往討當可克、克之、益廣農積穀、觀變伺時、高可以平寇、獎王室、中可蠶食雍凉、

拓境土、下可守要害持久、此天所以假主、不可失也、先
主曰善、率諸將出下辯、規漢中、久之不克、命益發益州
兵、亮以問犍爲楊洪、洪曰、漢中蜀咽喉、無漢中則無蜀、
濟師何疑、踰年、主自陽平南度沔水、營於定軍山、淵引
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遣部將黃忠乘高鼓譟擊之、遂
斬淵、張郃完兵還、督軍杜襲收散卒、推郃爲軍主、衆乃
定、操聞之、自將出斜谷、遮要以爭漢中、先主曰、曹公雖
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中矣、乃歛衆阻南山而軍、曹運
米北山下、忠將兵欲取之、過期不還、將軍趙雲將數十
騎出視之、値操揚兵大出、雲遂前搏戰、且戰且却、魏兵
散而復合、追至營、雲入營、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有
伏、引去、雲大鼓譟、以勁弩隨射之、魏兵大駭、相蹂踐、死
漢水中者甚衆、明日先主行視雲戰處、太息曰、子龍一
身都是膽也、操不能難而退、主遂得漢中、是役也、黃忠
功冠軍、先主爲漢中王、論功、拜關羽爲前將軍、忠後將
軍、遣司馬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忠位與已並、大怒曰、
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說之曰、夫立王業
者、所用非一途、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善、而陳韓亾命
後附、當定封時、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爲怨也、今王以
一時之功、崇忠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

侯猶一體同憂戚禍福寧當計官號祿爵爲也羽感悟立下拜是歲前將軍羽北擊樊。虜魏將破其軍。冬。孫權襲江陵陷之。羽還軍死焉。時羽以前將軍假節鉞督荊州軍率大衆攻曹仁於樊操遣將軍于禁往助仁會大霖雨漢水溢羽乘水以高筏逼之禁所督七軍皆沒於是梁郟陸渾諸豪傑遥受羽印號爲聲援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蔣濟請遣使詣孫權使圖之權聽許用呂蒙計襲江陵破之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聞引軍還遂散權逆擊羽斬之于臨沮謚壯繆侯子興侍中中監軍明年魏篡漢。夏四月。王即位成都。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立宗廟。祫高皇帝而下。立皇后吴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妻子禪爲皇太子。子永魯王。理梁王。秋伐吴。吴請平不許。章武二年。夏六月。師敗于秭歸。帝還次永安。帝恥關羽之沒銳意伐吴將軍趙雲諫日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身雖斃而子

丕盜簒，此天下所共憤，若聲大義，乘衆心，出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中義士必且褁糧策馬以迎王師。今釋魏而先吳，非計也。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丕益得自固矣。吳遣使來輸平，且賀即位。諸葛瑾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鈞所忿疾，孰當先後？惟審此數而已。時帝恚甚，竟伐吳，留丞相亮輔太子守成都，詔車騎將軍飛督閬軍中與大師會。時蜀將惟羽、飛皆稱萬人敵，然羽善待卒伍而輕士大夫，飛敬禮君子而不恤下，日鞭撻健兒左右給侍，先主常戒之。及是，其帳下卒殺飛，持其首順流奔吳。飛營都督表其事，先主聞飛都督有表也，大驚曰：噫，飛死矣。慟哭者久之。於是蜀寡衛，而因以不振。軍秭歸，將軍吳班、陳式將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而軍。二月，進夷道猇亭。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師敗績，將軍馮習、張南等死焉。語具吳事中。帝還永安。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成行，必無此危矣。初，先主軍秭歸，將黃權請曰：吳人悍，水軍沿流下，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嘗寇，即有跌，可自完。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軍防魏，而自將軍伐吳。及敗績，權道絕，不得還，以衆降魏。

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其家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耶對曰臣受主隆遇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免死而已何古人可慕也丕以爲鎮南將軍已有傳漢誅權妻子者魏主弔之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必明臣本志殆不其然已問之果妄也權子崇留蜀後以尚書郎從諸葛瞻出禦蜀力勸瞻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戰綿竹死難章武三年春帝在永安宮有疾病召丞相亮于成都既至帝乃言曰所爲與君戮力大事者爲祀漢討賊也今病困念不能復與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如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詔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穨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吾今六十有餘何所復

悵但以卿兄弟爲念耳丞相來歎卿智量甚大增脩過望審如是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共事事之如父記曰行一物而三善得可不勉與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葬惠陵

論曰史壽言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皇帝之風及舉國秉託孤於相臣而心神無二君臣至公古今之盛軌也獨機畧不逮魏武而基宇亦狹斯近之矣獨其本晉史帝魏於蜀事比列國多抑不書至宋朱侍講熹作通鑑綱目舉以蜀紹漢寺之以帝制夫亦猶春秋之

義云。

蜀漢相謨

丞相忠武侯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先漢司隷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泰山郡丞。以世亂避地荆州。因家南陽隆中。有大志。嘗自比於管仲樂毅。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謂爲信然。每讀書獨觀大意。晨夜時抱膝長嘯爲梁父吟以自適。時人莫測也。惟同邑龐德公器之。目爲卧龍。以從子龐統有鄉計。目爲鳳雛。襄陽司馬徽善人倫。爲水鑑。三人者相與游甚樂也。而父事龐公。時先主在新野。思得士共功。謁之徽。徽曰。儒生俗士

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今此有伏龍鳳雛其人也問爲誰不應歸以語徐庶庶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主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幸甚願因君致之庶曰此人可就見未可屈致也主郎欲見之必枉駕顧之於是先主親詣亮三往乃得見因屏人深語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動見猖獗然志猶未已先生豈幸教之乎亮謝讓對曰是謀非愚所及也今資執難也夫董卓之亂豪傑並起曹公視袁紹名微衆寡矣而乘勢獨克則其筭勝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豈易與爭哉孫權據有江東

巴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
圖也今獨有荆益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沃野
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乘埶便
以和諸戎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以觀變一旦有變
命上將將荆州之軍向宛雒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
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迎將軍乎如此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也蓋身草廬而慮天下形便既審孰如此

於是先主大稱善而引亮與謨議日親關羽張飛頗不悅聞之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時新野兵殫少亮以荆州人户輻輳未被兵獨著籍者寡令游户咸自實占籍因録以益衆而兵形成及操下荆州先主敗當陽保夏口亮乃言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會討虜將軍權以操南按兵柴桑以觀變使魯肅來弔唁且覘軍亮遂與肅詣柴桑見之亮察權氣豪可激而從也因說之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竝今操芟夷四海畧定矣又南破荆州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身至此願

將軍度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卽當早與之絕若不能則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外託合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至而不斷禍矣權曰卽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慷慨拊膺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附事之不濟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適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創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餘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備聞追豫

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不能水土必且病多適爲累荆州之衆附操者獨偪兵埶耳非心服也有急則相梃耳將軍誠令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埶彊而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遣周瑜魯肅等帥師拒操破之赤壁下語具吳事中當是時徵亮以吳師濟師主幾殆已佐先主定益州領益州太守悉意勞來而持法特峻嚴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知德今君憑藉智力以有此土德惠未有加也

而先之以刑豈尚德緩刑之義乎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秦以政苛民困失天下心而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用弘濟今自焉以來積恩成弱上下相承羈縻而已故人皆恣雖苟且無憚上之心夫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威之以法令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使爵加則知榮使恩威並濟上下有節不亦可乎亮以西土初定在得才實取人不限其方董和黃權李嚴璋故所授任也吳懿等璋婚姻彭羕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以顯任盡其器能而益州大定及昭烈崩亮以丞相領荊州牧轉政時益州新造

未定吳新乘勝國埶岌岌魏大臣復用文告震喝之使以蜀為內臣亮內秉機衡外結吳好昭大義以定衆志令無恇懾撫百姓約官職脩紀政治盡忠益國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循名責實虛僞不齒賢愚僉忘其身而蜀人大和時牂牁越嶲等郡叛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陳羣等遺亮書陳天命人事今稱藩亮不報作正議示衆曰昔在項羽起不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終就湯鑊世祖創迹以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下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前孟德以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中悔僅能自脫旋師未至感憤而死子桓淫泆繼以篡奪昔軒轅整卒數萬方制海內今二州數十萬之衆輔正道討罪疇能

干之。亮欲與吳爲從、深念、不見客尚書鄧芝直入見以爲言、亮曰、吾念之久矣、恨未得其人可通使者、今得之耳、芝問爲誰、亮曰、郎使君也、於是遣芝使吳時吳王憚魏、不時見芝、芝自表請見、曰、芝今來、亦欲爲吳非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恐蜀主幼國小、爲魏所乘、不自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於天下誠隘、然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二長以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居、何謂小乎、今大王委質於魏、魏必上望王之入朝、下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從親、三年春平南中。丞相亮自將討南中、繇越巂入、誅其渠雍闓、永昌渠帥孟獲收餘衆以拒師、亮聞獲頗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使行觀營陳、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得觀營陣、祇如此、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收其渠官之或勸亮直張官吏自爲守。亮曰夷新傷破、父兄死亾、張官吏而無

兵必且禍一也張官吏則當宿兵宿兵則無所食餽餉方始二也夷累負廢殺王吏之罪自嫌釁重若復畱吏終不相信三也今吾但追倸爲制使紀綱粗定夷漢粗安足矣豈必以中國之治治之乎於是終亮世南人不復反亮以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執忠絕域俱表爲太守封亭侯五年丞相亮率諸軍駐漢中伐魏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而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章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

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夫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矣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

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咨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出師揚言繇斜谷道取郿
使將軍趙雲鄧芝據箕谷為疑兵而身率大軍出祁山
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崩數歲寂然無聞易
蜀小無備猝聞亮出朝野震恐。於是天水南安安定
皆去魏應漢前軍師謖敗績于街亭乃還師表自劾貶

秩右將軍於是戮有罪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民忘其敗焉謖襄陽人志氣過人善談兵亮深器之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謂然引爲參軍及帥討南中謖追送亮曰共計者歷年矣今行可更惠良規乎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旦復反公方傾國以討强敵必且爲反顧憂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深納其言而南中平及是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以謖前督軍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以兵法乘高者勝不據城營山上侍敵魏將張郃絕其汲道士無水困乏奮擊大破之亮進無所據拔西縣千餘家引還收謖下獄將殺之蔣琬爭之曰昔楚殺得臣而後文公之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不亦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以用法明而行法公也兵交方始若復廢法將何用討賊邪謖既死亮自臨祭爲流數行下撫其遺孤恩若平生焉是役也裨將王平連諫謖不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平徐收合諸營

散卒以還、拜參軍、箕谷軍敗、趙雲自斷後、故兵將不相失、至資鎧亦完、亮大喜、使以餘絹賜將士爲分、雲曰、軍行無利、何爲有賜、請須十月爲冬給、亮大善之、魏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初魏以夏侯惇子楙都督關中、司馬魏延自請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故不用延計、延大恨之、亮既還、客有以扳西城士民賀者、亮愀然久之、曰、普天之下、皆漢士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是吾罪也、以此相賀、能無愧乎、或勸之調民以益軍、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反爲賊所破、此其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庶其益乎、若不能然、兵多何益、諸君但勤攻吾闕、足矣、無爲多兵

是歲。吳敗魏石亭。魏益兵而東。關中內虛。欲乘之。復出師。群臣多以爲疑。亮

言於帝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今賊適疲於西又鶩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而議者謂爲非計夫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所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

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
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所未解二也曹
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
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所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
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
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所未解四也自臣到
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
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

羌散騎武騎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何以圖
敵此臣所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
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
與賊支久此臣所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
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乃後先帝東
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
漢事將成也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出散關圍陳倉不克還初魏

曹眞復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亮力攻不克、說之不下、而魏張郃將軍至、亮以糧盡引還、斬其追將王雙。七年春、丞相亮拔武都陰平。詔復位。遣衛尉陳震如吳賀即位。議者言吳限江自保、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絕其盟使。亮曰、不然、權之有非望久矣、國家所以畧其情釁者、求爲掎角也。如加顯絕、仇我必深、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歲月定也。將挫而構釁、使北賊得自寬、夫權之限江自保、猶魏之不能越漢、取吳非力有餘而棄不取也。若大軍北討、彼高望裂地爲後規、下思斥境以示武、勢必亟動、豈肯晏然而已哉。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無東顧、魏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其利已深、權僭罪未宜明也。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達權通變、弘思遠益耳。於是乃遣震。九年春、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敗魏師鹵城、斬將。亮命中都護李嚴署丞相府事、自將出祁山、招鮮卑軻比能等以助師。魏主叡命司馬懿屯長安、督諸將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而悉衆西救祁山、亮分兵留祁山、自逆懿上邽、魏將郭淮等來徼戰、亮破之、大刈其麥

爲食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度亮慮精不可敗念獨欲老之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至鹵城亮旋師與戰懿登山掘營不肯戰諸將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王平於南圍而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大敗之懿還保營蜀兵更下者十二而魏軍適許戰僚佐言賊衆盛宜留更卒以濟師亮曰行師以大信爲本今更者束裝待發居者鵠望計日而留之將信之謂何遣之行而踐更者各憤踊願留一戰以效死魏以大敗已糧盡退軍張郃追之亮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郃中飛矢死亮歸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息民休卒三年而後用之

十二年夏。丞相亮伐魏。軍渭南。魏將懿不戰。老我師。亮分兵屯田。爲久駐。規耕者雜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會疾病。薨於軍。亮病困作退軍節度卒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秘不發喪整衆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則反旗鳴鼓若向敵者懿恐亮致敵乃遂走儀結陣去入谷乃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初亮自表言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詔立廟沔陽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謚曰忠武侯亮爲相開誠布公體國如家日孜孜以人才爲務嘗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又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因才拔任惟所當无方犍爲太守李嚴辟楊洪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守廣漢張翼爲庲降督用法嚴夷叛徵翼罪人謂翼速行翼運

糧積穀統攝不懈須代至乃發亮善之擢前軍都督其善任使如此嘗發教僚屬曰本所爲置參署者誠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即曠闕多矣夫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當何疑哉然人心苦不能自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合至于十反諸君誠慕元直之十一效幼宰之勤渠亮可以少過矣掾姚伷嘗並薦文武之士亮稱之曰人各甄其所尚姚掾並存剛柔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參軍張裔以亮委意較尉岑述內不平至交怨亮與書曰君昔在栢下栢下城壊吾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吾寢

不安席今付大任自以爲古之石交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終不相卻也况吾但委意元儉而君曾不能居忍耶喬大愧服益州杜微以廉儉立節亮辟爲主簿微以聾聵固辭亮輦致之即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猥以空虛統領貴州慘慘慮憂主上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思慕漢室僕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明主隆中興之業君能無意乎微以老病辭數書敦慰不聽拜諫大夫而遣

亮性練密勤小物常躬較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作家然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引牛服馬即私業無曠而所求皆足也忽一旦欲以身盡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云有主者彼誠達位分之體也明公為治而躬較簿書流汗終日無乃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初李嚴與亮並受遺輔政亮出師嚴常知後事罪廢徙梓潼亮軍祁山時嚴發餉不繼乃遣參軍諭帝指令還此軍退乃更陽驚爲後主言軍饟饒足師何故還欲因以解責丞相乃出嚴前後手書以相覆辭窮獲罪亮與嚴子豐書曰吾與卿父子戮力帝室神明所聞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旋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效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否可復通逝可復還長水較尉廖立亦以怨誹徙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

吾終爲左衽矣李嚴聞亦痛憤病死嚴立信然亮知必且收用得自補策後人不能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已哉故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怨無私故也亮在政內立法度外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橋梁道路雖不脩飭科教詳明賞罰必信吏不容姦人懷奮厲路不拾遺風化肅然沒數十年梁益之民咨述慕頌如甘棠之思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焉其言教章奏經事綜物多可觀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而有補於當世初亮病困後主遣僕射李福問疾且咨國大計福至數日不忍言辭去已復還亮迎謂之曰吾知卿還意卿所問

公琰其宜也。禕謝前實失請今公幸喻敢問其次亮曰文偉可次問。亮不答。公琰者尚書郎蔣琬。文偉後軍師費禕也。比亮薨。琬以尚書事輔政。時新喪元輔遠近危悚。琬拔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客。亦無喜色。神守舉止如平日。衆以厭服。東曹掾楊戲性簡畧琬與言時不應或搆之曰。公與戲語而不應不亦慢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掾欲贊吾是耶。則違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過。是以默然。何謂慢也。督農掾楊敏。刺琬作事憒憒。大不及前人。或告琬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者。主者請詢憒憒之伏。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蓋其度如此。後費禕得政。以朝餔聽事。以其間接納賓客。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已董允爲侍郎。統宿衛兵。獻納盡匡救。後主嬖臣臣黃皓。允正色斥之。後十

餘年琬瑋允相繼卒而皓用姜維循亮之迹數出師擊魏無尺寸功國以殫弊後主庸巳又信鬼神而惑於是魏遣鄧艾鍾會分道入寇圍成都後主用譙周策將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勢屈既敗當及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見先帝地下奈何降乎主不納諶走哭照烈之廟先殺妻子遂自殺丞相亮子贍年八歲慧亮嫌其早成不爲重器爲書戒之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

武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後尚主爲駙馬都尉莞尚書及是拒鄧艾於綿竹艾遺書誘瞻降斬其使與長子尚赴敵死

論曰蜀在三國最僻小後立又亾最先末矣武侯使義履仁舍命不渝乃能尊主庇民爛然聳開濟功於管蕭之上俾後世尊昭烈爲正統而謂侯伯仲伊呂也可謂百世師矣或頗以其用兵巧遲疵其將略以行法果勢爲用申韓言有之抑言之末也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忠亮高朗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百姓如傷時世亂民饑州牧陶謙表爲典農校尉登巡土田度宜播種盡鑿溉之利會袁術反結呂布爲援與合婚登父珪爲沛相恐徐揚合從爲國難於

是在說布專意內向會相操遣使郎拜布左將軍布喜遣登表謝求徐州登見操白布勇無謀文輕去就宜圖之操大喜不許布徐州而增珪秩中二千石拜廣陵守還致命布大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子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獨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政如養鷹小饑則為用令飽則颺去豈得而用之哉布意乃解登治廣陵宣布威信未期甚得江淮間心以平布功加伏波將軍卒後許汜與蜀先主於劉表所論當世人物及登汜曰元龍湖海士耳豪氣未除無所用也主問故汜曰往遭亂過下邳見元龍不為客主禮巳自上大牀臥使客臥其下主曰今天下大亂天子失御君有國士名不以此時竭節憂公救當世之急而求田問舍汲汲如不及如僕欲臥元龍百尺樓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已也表大笑主因言元龍文武膽智當求之於古造次難為比也其見重如此○張裔蜀成都人丞相亮長史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至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子長大為娶婦買田宅立之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備當皆丞相軍諮事送迎者車數百

乘還書所親曰入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云上卓行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八終

明　𥳑 鄧元錫纂

三國魏志

魏建國自丞相操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莫審所自出父嵩爲漢中常侍曹騰養子故冒姓少機警有權數而任放不治汝南許劭好臧否人物月更其品題汝南謂之月旦評操詣之劭鄙其爲人不答也刼之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去蓋其志也獨橋太尉玄何議郎顒以爲命世才舉孝廉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附貴戚多贓汚奏免其八稱疾歸靈帝時天下患苦中常侍帝幸河間舊宅勑冀州勒兵刺史王芬南陽許攸等結豪傑謀誅諸常侍因廢立以告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

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之
者伊霍是也然皆懷忠誠執國政同衆人之欲故事從
立也今諸君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
不亦危乎巳芬攸果不克而死靈帝崩何進欲召外兵
誅宦官操策其必敗語具帝紀中

初起討董卓冠軍諸守相各闘壞自擅無念亂者操下東郡領兗州

卓廢立表操驍騎校尉與計事操變服亡去關
東諸守相兵起操散家財合兵從行奮武將軍時諸守
相憚卓強莫利先進操奮然起曰今舉義兵誅暴逆大
衆巳合而遲留不進後事庸可冀乎令董卓倚王室之
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
患今燒焚宮室刧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
之也奈何失之遂引兵西至滎陽敗馬被創仆從弟洪
舉所乘馬與之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還酸棗諸守
相擁衆十餘萬日飲酒高會操說袁紹令引河內之衆
臨孟津岱邈瑁守成臯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
而術率南陽之軍入武關示天下形制之勢諸守相不
能用而欲領尊幽州牧劉虞爲帝一衆心操曰君等舉
兵而遠近響應者義動故也今主上微弱制於奸臣非

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圖、天下其孰能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已而兖州刺史劉岱與東郡守橋瑁相惡、岱遂殺瑁、而袁紹遂刼韓馥據冀州、於是操從鮑信計、引兵擊黑山賊於濮陽、下東郡、據大河之南以待變會劉岱敗歿、岱將佐迎操領兖州、擊破黃巾、兵大振、

已操擊徐州

初操父前太尉曹嵩避難琅琊、操迎之、輜重百餘兩、徐州牧陶謙別將守陰平、利其貨、襲嵩殺之、操大恚恨、擊謙、攻拔十餘城、所過坑殺男女數十萬、雞犬亦盡、邑無行人、

陳留守張邈舉兖州迎呂布以拒操操還保甄敗呂布定陶攻拔之布走徐州操圍雍丘邈敗死詔操爲兖州牧

張邈少好游俠、袁紹及操皆善之、及紹爲盟主驕、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前九江守邊讓有才名、操殺之、邈內不自安、陳宮剛直、見操猜詐、亦自疑、會操使荀彧程昱守甄城、復往攻徐州、宮與邈弟超謀以兖州迎呂布以拒操、人未之覺也、彧覺之、即勒兵設備、急召夏侯惇於濮陽、豫州將郭貢率衆來求見、惇疑之、彧曰、貢與邈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

若疑之、彼將怒而成計、事敗矣、遂單騎出見之、貢見彧無懼意、謂甄未易攻、遂引去、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甄城東阿范三縣獨完、操還保甄、袁紹使人說操、可自歸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臨事而懼乎、何慮之不詳也、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將軍徃度能為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數萬、柰何棄之、操乃止、明年、敗布軍、定陶、斬其將鉅野、軍稍振、會陶謙死、操欲先取徐州、還定布、荀彧曰、不可、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難、得百姓之心、且河濟天下要地、雖殘破、猶足自立、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定、少留兵則布乘我虛、是無兗州也、且往年徐州之役、威罰實行、其子弟痛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將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必不戰而自困、設徐州不得、兗州復失、將軍當安所歸乎、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與布戰、大破之、攻拔定陶、布東犇劉備、張邈趨走死、兗州遂定、

建安元年天子東還洛操用荀彧

董昭洛朝天子迎都許進位大將軍封武平侯事具獻帝紀中

三年夏圍穰秋擊呂布彭城屠之攻下邳獲布初呂布奔徐州劉備善遇之巳布爲袁術使襲下邳獲備妻子領徐州巳怨術復迎備屯下沛術恐布爲患求媾婚而布復攻備備奔操操舍遇之或以備英雄宜早圖毋爲後憂操以問郭嘉嘉曰有之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備有英雄名以窮歸義而害之則智士自疑明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而沮四海之望此安危之機也操曰善益其兵使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布操欲自擊布以劉表張繡爲後憂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悍又倚袁術從親若從横淮泗間豪傑必應此其禍不小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郭嘉荀彧亦以爲言遂東伐師久頓欲還攸嘉曰布勇而無謀今屢北銳氣衰矣主氣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急攻之可拔也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於是布將魏續等執布及陳宮高順降布見執謂操曰明公之所患者惟布今布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丁

建陽董太師乎、以布始事丁原、殺之事卓、已復殺卓也、始、操與陳宮厚善、操謂宮曰、李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幷布順皆縊死而養宮母終身、

四年夏、袁術死、事具獻紀

秋、操進軍黎陽、擊袁紹、已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者、卓廢立時、持不可、起山東討卓、諸守相推主盟者也、家世台司、賓客衆附、操既秉大政、下詔紹地廣兵強、不聞勤王之師、而擅攻討、無人臣禮、紹上書陳愬、乃以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辭不受、操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及操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蹶於宛、而紹破公孫瓚、奄有青冀幽幷四州地而驕、與操書悖慢、操內以爲憂、衆謂宛軍失利而然、荀彧曰、公明達豈追既往、殆有他慮乎、遂入見、操示以紹書、慨然曰、吾欲討不義而力不敵、則何如、或對曰、古之成敗、不在彊弱、顧才略何如耳、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以或愚計之、公有四勝、紹有四敗、紹貌寬而中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多大畧、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每後機、公當幾立斷、此謀勝也、紹御軍寬、法令不立

士卒雖衆難用也，公法令明勑，賞罰必行，士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籍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勤儉，於有功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強易弱也。操悅曰，卿言過然。僕聞言，殊爽然自覺然紹今覬覦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我獨以兗豫抗之，爲將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山東方爭，彼各擁衆，非紹可得制也，願專屬鍾繇以西事，撫以威德，遣使連和，彼必內屬，使我得專意東方。操大悅，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騰遂果遣子入侍。至是紹簡精兵十萬欲攻許，諸將聞，皆恇懼。曹操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不足憂也。且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爲吾奉耳，何懼。遂進軍黎陽，使臧霸入青州，于禁屯河上，分兵守官渡，以備紹。

○冬張繡降

關中之亂，董卓將張濟引兵入荊州，攻穰城，中流矢死，族子繡領其衆屯宛，操擊繡降之，操納濟妻，繡恨恚，襲擊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走而免。已操復攻繡，劉表遣兵救繡，屯安衆，守險以遏師，操至安衆，軍前後受敵，操夜

鑿險僞遁，袁繡悉軍來追，賈詡止之，不聽，操從奇兵夾擊，大破之，繡還，詡登城謂曰，趣更追，更戰必勝，果得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曰必克，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發，留諸將斷後，諸將非將軍敵，故勝之，繡乃服，及是袁曹相攻，紹遣人招張繡，幷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請從此辭，繡驚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歸曹，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讎，柰何從之，詡曰，此乃所以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歸之，不我德也，曹公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豈憶往故哉，宜從三也，願將軍勿疑，繡從之，操見繡，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執金吾，

五年春，操殺車騎將軍董承，擊左將軍備徐州，破之，備奔冀。

操在官渡，聞備據徐州，將擊之，諸將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紹方來而棄之東，無乃不可乎，操曰，劉備人傑也，今新造未集，可急擊，不擊，後難復圖，

紹見事遲不動也遂引而東田豐說紹急襲許紹果以子疾爲辭操拔下邳備走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操破備還屯則許下實非復虛兵雖少未可輕也不如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簡精銳迭出救右擊左救左擊右以疲之令決成敗於一戰敗無後矣紹不聽豐強諫械繫之

袁紹軍黎陽操擊之白馬斬將又破之官渡崩紹軍。

紹遣顏良攻白馬操救之荀攸曰衆寡不敵宜從延津示將渡師向其後紹必西應而勢分然後輕兵襲白馬良可禽也操從之紹果分兵西乃兼行趣白馬擊斬良遂辭白馬之圍紹軍延津南操營南阪使人登壘以望師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曰騎稍多步衆甚矣操止勿復白令下馬解鞍坐時白馬輜重皆從諸將請保壘操笑不應紹將文醜將騎前薄操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軍分趨輜重操曰可矣即上馬縱擊破斬醜醜良紹名將再戰爲馘紹軍氣奪操還軍官渡紹軍陽武營東西數十里遮之操糧盡與荀彧書議還師彧報曰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公以十分一之衆畫地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今穀雖乏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時劉項

竟肯先退者、以先退則勢屈耳、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許攸說紹輕軍星行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即未潰、亦使操首尾奔命、紹不能用、會攸家犯法、繫之、急攸怒奔操、操聞攸來、徒跣出迎之、攸入坐上坐、謂操曰、袁軍盛、今糧有幾足支否、操謾應之曰、可一歲、攸笑曰、見長者、何示強也、曰半歲、攸曰未然、乃吐實、問計、攸曰、今衆寡不敵、饑飽復懸、尚可無變計乎、彼輜重糧餼、皆在烏巢屯、輕兵襲之、不過三日、飽可使饑、衆可使散也、操大喜、留荀攸曹洪守壘、自將精鋭、用袁軍旗幟、從間道、人抱束薪、至屯燔燒之、紹軍大潰、盡得其輜重圖書、得許下及軍中人通紹書、不視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自保、況餘人乎、衆乃大安、

六年夏、操破紹倉亭、操以紹新破、欲以其間定劉表、荀彧曰、紹新敗、衆攜宜乘其困遂定之、若遠師江漢、而紹收餘燼、乘虛出人後、事去矣、於是擊倉亭軍、破之、擊劉備汝南、備奔荊州、七年春、操軍官渡、夏紹慙憤卒、操旋師令舉義以來將士無後者立後、授土田、立廟祀之、治睢陽渠、遣使祀橋太

尉玄八年令郡縣滿五百戶置較官選鄉俊秀敎養之

九年袁譚尚相攻譚請輸平操許平擊尚拔鄴尚出走。

還遂擊譚平原譚走南皮十年擊斬譚 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嬖後妻劉愛尚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刺青州熙刺幽州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嗣而使居外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名據一州觀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郭嘉曰紹愛二子莫適立今各守一州權力相侔互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襄以待變變成而後擊之操曰善乃還師而尚果舉兵攻平原譚遣使詣操軍求救劉表與譚書諫之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桼何忘先人之讐棄手足之親爲萬世笑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善乎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君當卒先公之恨徐思所安不然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時操軍向荆襄荀攸曰天下方有事劉表坐保

江漢無四方之志可知袁氏據四州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及其亂乘之事大定矣操曰善許譚平遂渡河軍黎陽尚乃釋平原圖還鄴操揚引退而尚復攻譚操疾走鄴尚還戰敗走幽州操入鄴還師出不意攻譚譚走南皮獲斬之幽州遂尚以州降熙尚奔烏桓河北悉平操自領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操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輻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烝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疾苦救其塗炭而唯較甲兵豈鄙州士女所望於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殺攸

復鹽官關中收直市犁牛給民耕寬陽安戶調赦袁氏同惡者禁民毋得復私讐及厚葬者禁民附黨比周變亂白黑爲譽毀者趣定功行封

時四方民初還茂陵令衛覬與荀彧書曰關中故膏腴頃遭亂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今歸無以自業諸將競招懷以益軍强縣弱不能與之爭夫鹽國之寶也宜置使領如舊其時收其直益市犁牛民歸者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而留司隷

塡撫、則戶口日充、諸將自削、此強本弱敵之術也、或郎白操置鹽官、從司隸校尉治弘農、鎮撫之、而關中縣是後疆、時陽安錄戶調急、郎陵長趙儼遺或書曰、陽安郡城並叛、易用傾蕩、而執忠守節、在險不貳、爲國家固守、宜存撫以慰薦其心、今顧急緜緜、何以勸善、或郎白操寬調、郡中遂安、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而明於知人、所取士不以一揆、當是時、操所與謨謀帷幄之士、皆或所薦達、或後子攸深密有智防、每有謨議、所親莫得聞、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

十二年○操征烏桓○斬熙尚○

操將擊烏桓、諸將以爲尚亡虜、不足憂、今深入、恐劉備說劉表襲許、殆不可悔也、郭嘉曰、公威震天下、胡恃其遠、不設備、因無備而卒然擊之、可破滅也、袁氏世有恩民夷、而尚兄弟猶存、舍而南征、令因烏桓之資、招輯死士、快必復之、怨將爲青冀憂、表坐談客耳、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恐不能制、輕任之、備不爲用、即遠征、未有虞也、操從之、師次易州、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必輕兵兼道、掩其不意捷矣、於是操辟田疇爲鄉導、掩擊大破之、熙尚奔遼東、或謂宜遂征遼、操曰、方使康斬尚熙送首、不煩

兵也、巳康果送尚熙首、或問之操曰、彼素
畏袁氏、急之則并力、緩之必自相屠、故也、十三年春。還
鄴。作玄武池。肄舟師。夏。操自為丞相。秋。操擊荊州。降之。
劉備屯夏口。師敗于赤壁。語具吳志備有荊州。令軍征行、遇疫氣、死不歸
者、勿絕廩。十五年。令舉賢才。十六年。平關中盜。馬騰韓遂者、故關中羣盜
也、操前定河北、招騰為衛尉、降之、至是遣鍾繇擊張魯
騰子超及遂疑圖已、十部皆反、據潼關、操引兵嚮潼關
而潛遣徐晃朱靈渡蒲津、據河西為營、操乃勒大軍先
渡、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護渡、超將步騎萬餘攻之、
矢雨至、坐胡牀不動、令放牛馬餌賊、賊亂取牛馬、乃得
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多設疑兵、而潛
遣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營渭南、超等攻營、伏兵擊破
之、超遂請平、不許、數挑戰、又不許、請割地送任子、用賈
詡畫、陽許、實離之、始韓遂與操有故、求請見、操大喜
見之、與交馬語、移時獨刺刺語京師舊故、相歡笑為樂、
既罷、超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等心疑之、他日操
與遂書、多點竄、如改定者、超愈益疑、操知其心貳可擊

也、乃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犇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始關中十部聞、大師至、約同力抗難、每一部來、操輙有喜色、或問之、操曰、關中地曠遠、令賊各依險阻而征之、不一二年未可定也、今集而旅拒、衆雖多、莫適主也、易離難合、一舉可滅、是以喜耳、事平、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散、與復縣邑而旋師。○方操之西也、河間盜起、幽冀震動、世子丕遣將軍賈信擊破之、餘賊請降、議者曰、公故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矣、程昱曰、此公當擾攘之時、操一切之權爲制、非所論於平時也、宜貸之以廣恩、即誅之、先啓聞可也、議者以軍事有專無請、難之、昱曰、專命者、謂呼吸成敗之頃、不可緩者耳、今賊既受禽、慮何所生、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具以白、果不誅、既知爲昱謀也、甚喜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敵所首虜、類以一爲十、時長史國淵上首功、皆以實、操問故、淵曰、夫征討斬獲之數者、所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張而民叛離、雖克捷、何以示遠、操大悅。

十八年操封魏公。加九錫。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一錫衮冕赤舄二、錫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三錫朱戶以居、四錫納陛以登、五錫虎賁三百人、六錫鈇鉞

七、錫彤弓彤矢、玈弓玈矢八、錫秬鬯圭瓚九也。○操欲徙淮陽民以避吳、蔣濟曰、不可、操曰、吾拒本初官渡時、徙白馬民而民悅、何也、濟曰、方拒紹時、兵弱賊強、民無周志、不徙必失之、徙之是也、今國威既振、百姓無他心、而懷土憚遷、徙必不安、操不從、江淮民聞徙皆驚走亡之吳、操謂濟曰、悔不用卿言、本欲使民避賊更驅之從賊矣。

十九年。令求通才。丞相掾崔琰毛玠典選舉、敦清介、朝士爭矯激苦節爲名高、風俗一變、和洽言於操曰、天下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以處身則可、以格物、所失多矣、今吏著新衣乘好車、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謂之廉潔、遂令士大夫故汙塗其衣、藏輿服、挈壺飡以入府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切難堪之行、以簡殊塗、勉而爲之、必疲瘁、難堪而隱僞得容矣、操善之、爲下令。

二十年。操擊張魯取漢中。時蜀先主初定益州、還公安、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而已、操內不能辯述世祖語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隴、復望蜀邪、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

蜀曰淺今破漢中蜀人震恐此其埶易傾因而壓之可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諜者言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安操謂曄曰今可擊未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以夏侯淵張郃等守漢中而還

二十一年操進爵魏王

二十二年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立卞氏爲王后操愛植欲立爲太子而丁儀楊脩爲之丕自危使人問賈詡以自全之策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不對久之操問卿不對者何詡曰屬有所思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操大笑於是立丕爲太子

二十四年夏侯淵守漢中敗死蜀主取漢中于禁守樊軍沒蜀將關羽取襄陽使聘吳吳襲江陵克之羽戰死■羽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之

（罪於國家大計豈有損哉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僭遣使勸權襲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矣操從之權求自效果殺羽）表權爲票騎將軍荊州牧（權上書稱臣於操陳說天命操以示羣下陳群等皆言漢祚已終天人交應宜正大位以答群望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春操卒子丕嗣（字子桓）仍相國是歲遂篡漢廢帝爲山陽公具禪讓之文追尊魏王操爲武皇帝（操知人善察難眩以情僞識拔其才武隨能作使不拘微賤當敵臨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負氣勢如鷙必擊也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終無所貸雅性節儉不好華麗而功勞當賞不吝千金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然任權譎而中多忌惡有才知者多不保終云）丕既立（改元黃初）脩諸弟故怨遣就國置防輔官監察之求珍物於吳如洛陽營宮室遷國明年殺夫人甄氏（初爲袁熙妻丕納之）然頗能廣詢

求規尚文學明制度而國粗安立七年殂是爲文帝文帝時吳蜀各自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封疆則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江湖皆難猝下也用兵之道量敵論將先勝而後戰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即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也已屢伐吳果無功子叡立字元仲是爲明帝沈毅明斷少言能斷任心而行每行師決事謀臣將相咸服之簡功能屏浮僞置聽訟觀以平獄政自已出雖營繕土木已費而犯顏極諫者亦未嘗摧戮焉叡既立而郭太后以暴殂初甄后生叡以讒死郭后養之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母子鹿射之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乎丕釋弓矢側然竟得立後聞甄后之死繇郭后及斂被髮覆面以糠塞其口大痛恨數問后死狀於太后太后曰先帝自殺何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讐死父爲前母枉

殺後母耶魏主怒太后暴卒始孌毛貴嬪廢虞妃立之既毛后以失
寵廢死立郭后無何詔司馬懿曹爽受遺詔輔政殂養
子齊王芳立莫知所自出或曰任城王楷子也年八歲矣尊郭皇后曰太后
曹爽專國後九年太傅懿殺爽專魏政又三年殺楚王
彪盡置魏王公於鄴懿卒子師爲大將軍秉政魏主芳
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太常夏侯玄等謀
誅師師殺豐玄緝夷其族廢皇后張氏已以太后令廢
芳以齊王歸藩議立彭城王據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
今來我當安之不如高貴鄉公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
明帝弟子也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乃迎高貴鄉公髦

於元城年十四矣髦至玄生館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
先帝舊處獨避止西廂以法駕迎不御入洛羣臣迎拜
髦下輿答拜儐者曰儀不答拜髦曰吾人臣也敢不答
拜至止車於門儐者曰儀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得所
命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受璽綬既即位隆儒養老
好學博問百僚欣欣焉立二年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
文欽起討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師還許昌卒詔
以東南新定留師弟昭鎮許昌昭馳還都以大將軍錄
尚書又明年揚州都督諸葛誕起討昭不克死魏主以
威權日去不勝忿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淩雲臺

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之事與卿等共之沈業不敢對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政出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不復知逆順之理爲之致死而宿衛單寡陛下何所資而爲之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殆不可測也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吾行決矣正使死何恨況未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戒嚴以俟旦沈業奔告昭呼經俱去經不可昭大驚召護軍賈充爲之備及明魏主拔劒登輦帥宿衛攻相府稱有所討敢動者族與充遇於南闕下衆見魏主不

敢鬬太子舍人來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濟即抽戈前刺王殞車中昭聞之大驚自投地太傅孚奔至枕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罪也昭入召群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時至趣之入乃入悲慟昭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昭良久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黙不復言乃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爲庶人殺尚書經收經家付廷尉經泣謝其母母咲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耳以此幷命何恨之有經旣戮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而昭乃種誅成

濟以說衆立魏王奐昭進爵晉王昭卒子炎嗣廢其主爲陳留王具禪代文如魏初漢獻帝時董貴人父承以衣帶中密詔討操操殺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任娠爲請不能得皇后父伏完以后與書言操殘逼狀令討操事覺操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入收后尚書華歆副之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復能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下后暴室崩并弒其二子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

論曰。余讀史次伏皇后壁室若南闕之事曰天道也夫倚伏之變叵測而貞勝也如此夫夫魏祖負絕俗超世之能積慮措謀者數十年又瀕殆者數矣乃僞定而旋以覆滅也於利害何較焉使魏祖克正其心術終爲世良臣其智謀豈可勝道哉

魏臣志

徐邈薊人爲凉州刺史時河右少雨苦饑邈修酒泉武威鹽池收虜穀又廣開水田佃之家給人足倉庾充溢乃立學明教禁厚葬斷淫祀進善癉惡風化大行與羌戎從事郎小大罪先告其部帥乃斬以狥羌服其威信正始中進位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尸之哉固辭不受卒或問於盧欽曰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爲凉州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相效而徐

公雅尚自若故人以為介公前日之通節今日之介也
第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袁渙陳郡人蜀先主牧
豫州舉茂才後渙為呂布所留使作書罵之不可刼以
兵渙色不變笑應曰渙聞惟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彼
君子耶不恥將軍之言小人耶將復之則辱在此不在
彼也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令一
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歸魏說操以武
平亂而濟之以德拜南郡都尉時募民開屯田民多亡
匿渙曰民情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欲者取之
不欲勿彊也操納其言遷梁相勅諸縣存鰥寡禮高年
表孝子貞婦崇教訓恕思而後行以病去官百姓思之
召為諫大夫賞賜皆散之親族家無所儲子侃清粹雅
素有父風　上良臣
楊阜天水冀人也為涼州參軍曹操追馬超至安定阜
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得羌胡心不設備隴上諸郡
非國家有也操不聽超果擊隴上諸郡破之惟冀城固
守自正月至于八月援不至刺史韋康與太守欲降阜
號泣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厲有死無二為使
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乎康等不聽開
門迎超超怒其久不下殺之將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

以畀妻求假行過敘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
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面目視息於天下乎超背父
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也
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趙盾所以書弒君矣超強
而無義多釁易圖也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受難
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死所矣
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
謀而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衢爲內應時超已取昂子月
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
父大恥畀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於是阜敘昂奉共討
超衢說超令自出戰而與寬閉門盡殺超妻子超襲歷
城得敘母并趙月殺之隴右平賜阜爵關內侯拜金城
太守徙武都阜威信著西羌百里中襁負而從者甚衆
守郡倣龔遂安之而已政獨舉大綱而下不忍欺明帝
時徵拜城門校尉常燕見帝著縹綾褻服見阜前請曰
臣愚不知此於禮何法服也敢請帝爲赧然自是非法
服不以見遷將作大匠數上書諫繕脩宮室諫弋獵又
親藩法禁峻密宜廣恩還少府諫伐蜀苦雨宜退師又
上疏欲罷省宮人不見幸者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
守舊令對曰禁密法不得宣露阜怒杖吏百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爲密顧與小吏爲密耶帝聞愈益敬憚之每廷議常侃然以人下爲已任以數諫不聽乞避位不許卒家無餘財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爲丞相理曹掾法軍行士亡考考竟其妻子而亡者不息操欲更重其刑柔曰士卒亡軍誠可疾然中時有悔者謂宜貸其妻子一可使敵疑不信二可誘其還心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恐自今一人亡逃連坐者皆恐相隨而走不可得復殺也後爲治書執法魏主丕忿誹謗妖言者令輒殺而賞其告者柔固爭不聽而誣告者騰起乃詔禁之吏民奸罪皆請覆驗虛實乃論刑以平允遷廷尉詳理明法而時及軍國大議無隱情魏主以宿嫌欲誅執法曹勛柔執不可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者殺勛乃聽還明帝時諫與作諫廣采女擴諫殺禁地鹿罪虎公孫淵兄子晃爲侍子先淵未反數白發及淵誅魏主叡不忍市斬欲就獄髡之柔諫曰叛逆之類誠宜誅使無遺育獨竊聞晃數先自歸陳淵禍萌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其無言當即市誅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諸囹圄令自引分非所以示觀聽也主不聽遣使齎金屑飲晃獄中及其妻子而賜棺衣斂之柔爲廷尉

盡心庶獄、司徒吏解弘遭父喪、軍興、勑從事、病不能與
詔收考、桑見弘毀甚、入爲力請、魏主召見之、果毀也、太
息曰、孝哉弘、遂復之、

上　貞臣

杜畿、杜陵人、并州刺史高幹反、河東太守王邑方被徵
河東人衛固范先外請邑、內據境與幹通、丞相操以河
東天下要地、恐失之、問荀彧何渠得蕭何寇恂其人靖
之乎、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可用也
乃以畿爲太守、遣夏侯惇將大軍入之、畿曰、河東戶三
萬、非盡欲爲亂也、迫以兵、必自懼而聽於固、討之不勝
則爲難未已、卽勝之、一郡之民殘矣、且固等未顯絕王
命、獨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敢害新君、吾單車出不意
而往、必出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計縻之足矣、遂間道
從郖津渡入、先固見畿單車至、以爲易制而殺之增惡
名、乃奉之、畿陽言衛范河東之望、吾仰成而已、然君臣
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郡督行丞事
先領功曹、將校吏兵皆屬之、固等大安、已欲大發兵、畿
曰、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從之、畿又申將
掾吏番休之令、緩急召乃集、固等恐逆衆心、又從之、而
衆離不復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畿
覘衆心已附、乃身將數十騎赴張壁、城守、吏民多助之

者、比數日、得四千餘人、固與幹晟共攻畿、不克死、於是畿務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相告訐、爲陳義理、遣歸諦思、意未盡、更來詣、自言父老皆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詞訟衰息、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桑、家戶殷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以不教、於是冬月脩戎事講武、開學宮、親執經教授、郡人化之、操西征韓遂馬超、夾渭水而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平、餘蓄尚三千餘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遣五千人運饟漢中、人自相勉、終無一逃亡者、在河東十六年、治常爲天下最、沒贈太僕、諡戴侯、初畿與尚書李恢、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恢子豐有盛名、冲嘗與豐俱見畿、退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時人以爲誤、及豐誅死、而冲爲郡守、繼父業、如畿言、上循吏

辛毗、潁川人、爲魏侍中、魏主丕欲徙冀州民實河南、而歲饑、羣臣莫敢諫、毗入諫、魏主作色待之曰、徙民爲國、卿以爲非耶、毗曰、臣愚誠以爲非、魏主曰、吾不與卿議、毗曰、主臣、陛下置臣爲謀議之官、夫安得不與臣議乎、

臣所言乃社稷慮也不怒入內毗前引裾請畢其說魏主奮衣入暢久立不去良久魏主出曰佐治卿持我何急耶毗曰今徙民既失其心民又無爲食將爲寇盜此大亂所萌始也臣不敢不力諫事乃寢魏主嘗出射雉顧羣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主爲默然後稀出焉　高堂隆泰山平陽人漢高堂生之後也事明帝爲太史令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叡曰此何祥也對曰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來巢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居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冝休罷力役崇德政則轉禍爲福崇華殿災隆引易傳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諫焉爲光祿勳上書言今之小人陳秦漢奢靡以蕩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承明之休也今吳蜀與中國爭衡令有人言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稅動咨耆舊事遵軌度陛下聞之有不惕其賢明爲國憂乎若有復者曰彼爲不道崇侈無度重賦厚歛民不堪命陛下聞之有不喜其疲敝爲國利乎知此而易心以度事義之數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不亡今天下凋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廷也又將吏俸祿

稍見折減、而不應輸者、令皆出半、夫官非多於舊、祿施少於昔、而度支更用每不足也、反而推之、費必有所在矣、主覽之、大感、疾篤、猶口占上疏、尤拳懇語具災祥志中、

上爭臣

陳羣、潁川人、太丘長寔孫也、性無適莫、依道義、不以非道假人、事魏主叡為司空、時主好營繕農桑失業、羣數以為言、主曰、王業宮室宜並建、滅賊後寧當復事興役耶、此蕭何之畧、君何不聞焉、對曰、昔漢祖已滅項羽、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為要急、而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未宜與漢同、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巍巍王者、必欲作之、固非臣下之言所能屈、若卓然回意、則亦非世主所可及也、羣前後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頗譏其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朝臣奏議、出羣諫草、朝士乃嘆息焉、袁子曰、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直詆君之非而播其惡、直則直矣、未為忠臣也、陳司空不然、終日言、未嘗及人主之失、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司空於是乎長者矣、是時侍中劉曄者、為魏主所親重、魏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曰不可伐、領軍楊暨入諫、魏主曰、卿書生焉知兵、暨謝曰、臣愚誠

無所知劉曄先帝謀臣亦云然故知之魏主曰曄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召曄至問之終不言已獨見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夢寐漏泄爲罪況敢向人言乎夫兵陰道未發不厭密也魏主謝之曄出責暨曰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乃制人主之威豈特大魚而已乎君誠直獨計之不熟耳暨亦謝之或間之魏主曰曄不忠獨善伺上意陛下試反其意而問必且與所反者合每問皆合則曄之情得矣魏主從驗之果然遂疏曄曄以憂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哉蒲寵山陽昌邑人建安中以許令鞫太尉彪獄如法竟出之者也爲將知兵蜀關羽以水灌樊城崩衆怔懼請及圍未合乘船東歸寵曰不然山水迅疾其泛溢不久關羽遣別將已在郟自許以南皆洶洶羽所以不敢進者恐吾軍之掎其後也今遁去河以南非國家有矣曹仁曰善乃沈白馬於江與士卒盟固守以全以安東將軍屯合肥聞吳欲集兵來攻請濟師吳師退衆喜寵曰此僞退欲罷吾兵而驟還乘虛也表留屯防吳兵尋果至不克攻乃退吳遣中郎將孫布詐降魏請兵迎寵不與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善今遣兵少不足相衛多則事暴聞宜先密計以成本志徐節度其宜會寵入朝揚

州刺史王淩遣一督將以步騎逆之布設伏掩擊死傷過半先是淩表罷表其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欲徵之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勳方岳二十年吳人憚之若不如淩表將爲吳所間可令還朝問東方事察之既至體氣康彊志慮深遠乃慰勞遣還鎮吳攻廬江或以爲宜速救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足經時爲守賊舍船二百里而趨陸後無繼也不來尚欲誘致何趣之退耶久之軍出吳果夜遁時吳歲窺邊寵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今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據舊城徙置之以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擊其惰歸也蔣濟以爲示弱且望風而墮城爲未攻自拔魏主敵疑之寵表爭曰孫子言兵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今賊未至而徙城卻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乃徙城吳不能難遷大尉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於外專心憂公有祭征虜之風其賜田十頃卒謚景侯○張遼者鴈門馬邑人初從呂布度布不可輔降曹爲中郎將定魯諸縣屯長社嘗軍中夜驚大亂起一軍盡譟遼曰是不軍盡反必造變者欲驚動人耳令軍中不反者安坐毋動而將親卒數十人中

軍而立俄項皆定得首謀者殺之魏王操南征張魯使
遼與樂進李典將七千人屯合肥爲教與護軍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已而吳果率衆十萬攻之發函視教曰若
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壁毋動諸將以衆
寡不敵疑之遼曰公外出遠比救至無及教指欲及未
合擊之逆折其盛孰安衆心也衆懼莫敢對遼怒將獨
出赴吳軍典素與遼郤慨然從於是募敢死士前陷陣
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高家自固遼叱權下戰權
不敢動已見遼衆少圍之數重遼左右衝擊竟突圍拔
衆出吳人披靡乃還守衆心大安權圍守十數日城不
拔引去遼率諸軍追擊大破之幾獲權後魏主行合肥
視遼戰處歎賞者久之 上名將

范粲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冉之孫也高亮貞正有冉
風魏王芳之廢也粲爲中郎將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
稱疾不言寢凥所乘者車足不履地三十年家大事子
孫密諮之合者色不變不合則寢臥不安及晉代魏詔
以二千石祿養其病加賜帛百匹子喬與二弟以父疾
篤辭不受年八十四竟不言終於所寢之車喬生二歲
王父病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輙所用硯與之五歲
祖母以告喬捧硯流涕請學體性純和理思周密言無媟

辭動無聞行父中郎旣不言與二弟並棄絶人事亶侍養司隷較尉劉毅言於朝曰使范武威疾苟不篤則爲夷齊復見於今如其果篤爲國者舊所當憐憫其子久侍父疾明德茂著乞加收用毋俾遺賢入薦公府喬不就而通物善誘臘夕有盜斫其樹者喬陽不聞或執以告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罪外黄令高頵歎之曰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古稱賢士今見之矣　司馬孚太尉懿從弟也與懿俱事魏懿執政孚常自退損已處廢興之際每涕泣不自勝魏主奐出就金墉孚拜辭流涕歔欷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封安平王恩禮隆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晉主於阼階迎拜旣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而孚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卒年九十三謚曰獻詔賜東園溫明祕器家遵遺旨一不用　上忠節

三國吳志

孫討虜將軍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也忠勇有權畧始以

參軍事從車騎將軍張溫討黃巾溫將董卓師失利召讓之不時至及見又倨驕堅前附溫耳語曰卓可斬宜斬之以肅軍溫選愞不能決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罪一沮軍疑衆罪二受任無功應召稽遲罪三古之名將仗鉞臨戎未有不誅斷而能成功者也今明公不以時行誅政刑褻矣溫不忍發後竟爲卓所斃爲長沙太守平盜封烏桓侯及董卓廢立堅舉兵長沙會討卓破荆州南陽至魯陽與袁術合術表堅破虜將軍領豫州時關東諸守相憚卓彊觀望莫敢進惟堅奮引兵進陽屯與卓遇破之或謂袁術

曰堅若得洛將不可復制此爲除狠而得虎也術疑之軍餉不時繼堅夜馳術軍見術流涕曰所爲奮不顧身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兆民心中以快將軍家門之讐也而將軍以浸潤之言還相疑何心可剖哉術感動謝無有立調兵食卓遣使説堅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則死不瞑目豈與汝從親哉遂進兵大谷距洛九十里而軍卓自出戰郤屯澠池諸將不至堅進至雒掃宗廟脩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者公卿丘墓而還當是時令諸將協心卓可破虜也堅屯魯陽與官屬飲城東卓步騎數萬忽奄至堅勒部曲無動行酒談笑後騎漸集乃徐罷坐整衆還曰向堅所以不起者恐兵相

蹤藉諸君不能入故耳卓已而袁術中與袁紹隙術結
見堅整暇不敢擊而退
公孫瓚紹連劉表以相圖於是術遣堅擊劉表圍襄陽
中流矢卒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其喪
表義之歸喪術繇是不能勝表于策收餘衆
起江東初堅娶錢塘吳夫人生四男策權翊匡堅外征
留家壽春策字伯符年十餘歲已結交知名舒
人周瑜與策生同歲亦發達造焉推結分好勸策徙居
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及堅死策還葬曲阿乃渡江居江都結豪傑有復讐之
志會袁術表策舅吳景守丹陽從兄賁都尉策往見術
涕流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
同盟結好不幸遇難策感惟舊恩欲仰憑結惟使君之
所使之術大喜然未肯遽還其父兵謂之曰丹陽精兵
地可往募也策遂奉其母詣丹陽募兵得數百人爲涇
盜所襲幾殆復詣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之表懷義
校尉堅舊將朱治見術德刑不立勸策歸取江東會吳
景與揚州刺史劉繇戰橫江未決策見術說曰家有舊
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按本土召募可得勝兵

數萬佐明使君定天下術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能定予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資之至歷陽衆遂振周瑜從父尚守丹陽以兵迎策大喜曰吾得卿諧矣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渡江轉鬭所向立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遁及策至號令明肅不虜掠雞犬菜茹無所犯民大悅競持牛酒勞軍策美姿顏能語笑闊達善聽受見者皆樂爲致死攻劉繇牛渚盡得其輜重破秣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繇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軍發恩布令存告諸縣何月間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事

呂範言於策曰今士衆日盛而威令不行非久計也範願領門下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有大衆寧復當屈知部分事乎範曰不然本所爲捨故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事一際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自爲計非爲將軍也策笑不答範出即着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廣陵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所至令一人居守一從征與謀畫待昭以師友之禮每得北方士大夫書歸美昭輒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成霸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當是時

袁術聞天子師敗曹陽寖寖議稱尊禪代事矣術聞堅得傳國璽拘策母吳夫人奪之策與書絕之曰昔成湯討桀以有夏之多罪武王伐紂爲殷之有重罰此二主也雖有聖德使主無失道何渠可逼而取乎今主上徒以幼小脇於強臣未有惡於天下於湯武之時異矣夫以董卓貪淫驕凌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使君五世相承爲漢石輔宜效忠節以匡本朝一旦欲圖則率土何望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聽成敗之計古今所慎願垂三思始術自以有淮南之衆而策必從己謂天下莫能

難。及得書憮然氣奪。而策遂遣較尉張紘。詣行在獻方
物。操表爲討逆將軍封吳侯。與結納爲婚姻。時天子以曹操迎自
洛、東都許、巳取會稽廬江豫章。時吳盜聚衆憑阻者、各數萬、諸將欲擊之、策曰、羣盜非有
大志、不如先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令下策、朗不從、策數戰不克、叔父靜曰、朗城守難可卒拔、查瀆
南去此數十里、間道趣之、出不意據其內、此成擒矣、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襲高遷屯、朗大驚、
遣將逆戰、破斬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命翻仍治曹、待以交友之禮、初劉繇在曲阿、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
會策軍至、或勸繇以爲將、繇不用、遣慈從一騎出覘軍、與策遇神亭東、相搏者久之、曲阿破、慈遁蕪湖山中、巳
據涇、大爲山越所附、策擊慈甬東、獲之、解縛捉其手曰、頗憶神亭時耶、若爾時卿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
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烈義智士也、但所託非人耳、因署門下督、會劉繇卒、豫章衆無主、而豫
章守華歆負重名、欲覘之、謂慈曰、往劉牧見責、以吾爲公路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所、吾志在集

事安得不降意從之乎後公路不遵臣節諫之不從輔之不可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何得不絕此吾始求公路晚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劉牧生時一論辯耳今其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宜孤意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勿強幷觀華子魚所爲牧御方畧何如當須兵幾何慈曰兵多非宜十數人足矣左右皆逆慈不還策曰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董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別立宗部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熟視而已不能難也策撫掌大笑遂有兼幷之志會袁術敗走死從弟胤奉術柩及妻子犇廬江術部曲皆從廬江太守劉勳不能贍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與恚之策僞卑辭事勳與書曰上繚甚富實宗帥數欺鄙郡欲擊之無繇請伐之策出兵爲外援劉曄曰上繚小而固攻難守易不可以旬日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我不守矣是進屈於敵退無所歸也勳不聽伐上繚策與周瑜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人勳跳身走許昌於是盛兵徇豫章屯椒丘遣功曹虞翻先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爲海內宗嚮竊伏東

州懷高義者乆矣、歆謝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談耳、精兵不如會稽、信然信然、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定劉楊州、明府親見、南定鄙郡、亦明府所聞、今貴郡資糧不足、則奈何、今大軍次椒丘、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請辭矣、歆曰、吾乆念欲北歸、孫會稽至、即舉郡付之、行矣、明旦、遣吏賫檄迎、而葛巾野服出迓之、策望見趨拜曰、府君名德、遠近所歸、策蒙穉、請脩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津送之北還、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策之克皖城也、遇袁術妻子甚厚、入豫章、厚撫劉繇家、吏士感服、會稽功曹魏騰嘗迕意、策將殺之、衆交諫不能得、策母吳夫人聞之、出立井左、罵策曰、汝新造江東、大業未集、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也、當先投井中耳、策大驚、跪請罪、釋騰、

無何卒。弟權。字仲謀、領其衆。時袁曹相拒官渡、策欲乘虛襲許昌、迎天子、未發、獵丹陽、會先所殺丹陽太守許貢客三人、欲爲貢復讐、伏弩射策中之、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原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

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僅二十有六。權悲號甚。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泣時耶。乃易權服。扶上馬。勞軍。還率僚屬。下拜表朝廷。移屬城。勅中外將校。奉令遵職。而周瑜自巴丘將兵來赴喪。以中護軍。與張昭掌府事。初曹操甚尊憚策。辟策正議較尉張紘爲侍御史。至是聞策死。欲因喪伐之。紘諫曰。乘人之喪。古稱非仁。若其不克。成怨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曰善。因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以紘爲會稽都尉。令輔權內附。紘至吳。夫人以權年少。委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時權雖撫有江表。而山越深險地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惟昭瑜紘委心服事焉。權平定反側。江表粗定。而益用魯肅呂蒙駱統等爲賓客。與共功。肅臨淮人。生失父。獨與祖母居。散家財結士。與周瑜交親。權未之知也。久見客。欲將北還。瑜言於權曰。肅才堪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況可失之乎。權召見與語。悅之。引與同榻問計。肅曰。昔高祖雅心。欲尊事義帝而不獲。

者以項羽為之害也今曹操豈但項羽哉將軍雖欲為桓文何可得也以臣主度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計獨有保江東觀天下之釁耳今北方多務當乘此進圖荊襄竟長江所極而有之此高祖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益親重之司馬呂蒙治軍卒練習權悅增其兵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日人加慰薦諭使盡言權統用之及吳夫人病引昭等入受顧命而卒巴郡人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知表終無成乃去依黃祖祖眾人畜之亡奔吳謂權日南荊國西門也劉表慮既不遠子又劣弱當早以為圖圖之之計宜先　祖祖耄資儲困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民怠耕農軍無法伍可一戰而破也祖破鼓行而西定荊襄可漸規巴蜀矣張昭以吳下業業為憂難之寧日國家以蕭相國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吳奚以希古人乎昭默然權起舉酒屬寧日與霸今歲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定方畧遂西擊祖破斬之已操下荊州窺吳權結左將軍備遣將瑜敗操赤壁下操還許劉表卒魯肅說權請往弔說劉備撫表眾為國用毋為操所先時操將大軍十萬兼道行定荊

州矣表子琮迎降肅乃謂備於當陽之長阪備遣諸葛亮從詣江東前謁權權時操作書遺權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方治大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咸失色張昭等曰曹公熊虎也挾天子以令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得荆州長江之險巳與我共之矣今水軍蒙衝鬬艦以千數蔽江下又衆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黙然不言權起入更衣肅從至宇下欲有言權執其手問曰君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夫謂操可迎者獨肅等輩耳肅今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行猶不失椽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更累官資州郡可得也將軍釋全吳之地而迎操形危勢追念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太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卿開廓大計正與孤合顧計將安出時周瑜自鄱陽治水軍還肅勸權亟召之瑜至謂權曰曹操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之才仗父兄之烈據有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附當爲國家除殘賊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能水土

必生疾病此皆用兵之患也而操冒行之將軍禽操宜
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權奮髯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
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
言當擊此天以將軍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
吏有敢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議是夜瑜恐權
中變復入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兵八十萬而恐
懼甚無謂也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久疲老
矣所得表衆亦極止七八萬耳又新附無固志夫以疲
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雖甚多豈足畏哉瑜得精兵五萬
人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也權喜撫其背曰公瑾卿言
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獨自爲謀惟卿與
子敬爲孤畫耳五萬人難猝合遣選卒三萬人卿將以
行孤當續發爲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魯肅爲
贊軍校尉與劉備軍會時操軍已疾疫戰初交失利引
次江北瑜等營南岸拒之久未决瑜部將黃蓋曰今寇
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此可燒而
破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幕之
上建旗旐備走舸其尾遣操書云欲降操喜以吳可旦
夕定也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著前中江舉帆餘船次

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觀蓋降。去北軍二里許。同時舉火。火烈風猛。船如箭。薄操船。須臾之。烟燄漲天。北船立盡。延及岸營落。人馬焚溺死者無算。瑜等率輕銳從後崩之。北軍大敗。操幾殆。幸脫。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自引還。於是周瑜遣甘寧徇夷陵江陵諸城邑悉下。江南定而鼎足之形成矣。操以權諸將。獨周瑜有大畧。忌之。以蔣幹嘗與瑜有故。遣幹幅衣葛巾。託私行詣瑜說下之。瑜出迎。握手笑。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終久。忼慨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終不得言而退。還白操以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權表劉備爲荊州牧。命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時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瑜所給地少。欲盡督荊州。詣權請之。瑜爲牋與權曰。備有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爲之將。非久爲人用者。宜徙置吳中。盛爲築宮室。多美女玩好以娛之。而分羽飛令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之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地以資業之。聚三人於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之物

也。權以操在北方，當以好結備，又恐備難猝制，拒瑜策而許備荊州，且以妹女之。後備還，聞瑜言，太息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曩孔明諫孤毋入吳，蓋慮此也。十五年，瑜卒。卽拜魯肅奮威校尉，漢昌守，領陸口屯。時劉璋為益州牧，與張魯構兵。瑜詣權請曰，今操新折衂，憂在腹心，勢未能復與兵。劉備外託和好，不吾抗也。願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并張魯，留奮威守之，而瑜還據襄陽，與將軍蹙操，備不能為變矣。權然之。瑜道巴丘，為先主所遏抑，不得進，病困，上牋曰，脩短者命，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靖，劉備寄寓，有類養虎，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畧足任，臨事不苟，請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且不朽。卒於巴丘。權聞大慟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婚嫁其子女。命肅代領其兵，肅鎮陸口，威惠大行。 十六年，徙治秣陵。改名建業作濡須塢。呂蒙從權拒曹操於濡須，勸權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以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脫有蹉跌，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塢所以備也。權從之。濡須

有塢而操益不能與之爭。十九年從劉備分荆州。先主旣西取益州權求荆州不許怒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守關羽怒逐之權進駐陸口使魯肅屯益陽以拒羽肅邀羽見責數之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甲枕戈以戮力破敵非直吳力也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雍容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肅與豫州覯於長坂豫州之衆曾不當一較計窮慮極圖遠竄交廣主上矜愍不愛土地甲兵之力以濟其患豈可負哉而飾情愆德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終據荆土此凡夫所不忍行況綱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且階禍吾子當明道處分以輔主而圖力爭非所聞也羽無以答會曹操伐漢中於是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蜀以湘水爲界而罷軍。二十四年呂蒙襲荆州克之。殺蜀將關羽。呂蒙者河南富陂人也少有智計寡術學權語之曰卿當塗掌事不可以無學蒙辭以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則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始就學魯肅之陸口過蒙屯酒酣蒙問肅曰君今受重任將何以備不虞肅造次無以應蒙曰

今東西爲一、然關羽熊虎也、能噬人、計安可不豫哉、肅聞大驚、越席就蒙語、蒙爲畫五策、肅大喜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時肅勸權以曹操尚存、宜撫羽與同仇、不可失也、及肅卒、蒙代將、密言於權曰、羽居國上流、有兼并之心、其勢難久、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循江應敵、蒙爲國家拒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方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固六通四闢地也、今日取之、操欲旬未爭、雖數萬人守之、未得帖然臥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主、權善之、會羽擊于禁襄陽破獲之、圖曹仁樊城、蒙上疏言羽討樊不克、而多留守兵者、恐蒙之圖其後故也、蒙常被犬馬病、乞還建業、名治疾以安其心、且必撤備趣襄樊之急、將南郡可襲而下也、於是權露檄稱蒙病篤、召之還至蕪湖屯、將陸遜迎謂曰、關羽接境、公奈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乎、蒙曰、諾我病篤、不任將也、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人、又始有大功、方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公病、必益無備、誠出其不意、往可禽也、願深計之、蒙陽

以浮言應曰羽素猛悍未易圖也至建業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權拜遜偏將軍代蒙督遜至陸口即爲書遺羽曰前承觀釁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古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也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聞徐晃等步騎駐樊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畧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初頗忌憚蒙聞病還喜甚得遜書謙下自託意大安果盡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便權遂令蒙及孫皎分督左右軍襲羽蒙曰若以征虜能須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不睦幾敗此且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爲大都督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麋芳傅士仁素嫌羽輕已羽出城中火軍器焚羽還擲責芳蒙軍至即降蒙既入

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撫慰之、禁戢士伍、蒙麾下人取民家一笠覆官鎧、又蒙同郡、蒙以爲犯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衣飾、羽遣使與蒙相聞、蒙厚遇其使、使周遊城中、戶致問、令家人手書以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平日、以遂無鬬志、羽還走、獲斬之、而荆州平、於是操表權驃騎將軍、領荆州牧、封南昌侯、無何蒙卒、

二十五年、丕篡漢稱帝、蜀先主亦舉大號於成都、已率師東下、權輸平、不聽、乃遣使降魏、命陸遜假鉞督諸將拒蜀、黄武元年春、遜大破蜀師于秭歸、漢主耻關羽之沒、恨吳、親帥師從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樹柵七百餘里、又誘諸夷以助軍、圍夷道猇亭、諸將欲擊之、陸遜曰、彼乗高守險、又朝氣難可卒攻、一不利、師勢折盡矣、今且按師不戰以觀其變、彼執不得展、當自罷於木石之間矣、時孫桓守夷道、被圍急、求救、遜壁不救、諸將曰、安東公族、見圍已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心、城堅糧足、無可憂者、遲之自觧耳、於是諸

將皆以遜爲怯、自正月至于夏六月不決、先主遣吳班
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致師、遜不動、師久益頓、於是
遜下令攻漢軍、諸將曰、攻備當在初、今要害已固、形勢
聯絡、擊之必無利矣、遜曰、不然、彼更多事、軍始集、思慮
精專、未可干也、今久屯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犄角、此軍正在今日、攻一營不利、諸將曰、徒殺兵耳、遜
敕人各持一束茅、火攻、遂拔之、率諸軍連破四十餘營、
蜀師潰、不相救、先主升馬鞍山、陳兵以自衛、遜趣兵四
面追之、軍土崩下、夜先主跳身遁、僅得入白帝城以免、
舟械軍資畧盡、諸將競表可乘勢禽備、權馳問遜、遜以
魏令士衆、託名助國、實懷奸、欲乘虛、謹決計輒還、居無
何、魏軍果出、於是權加遜輔國將軍、荊州牧、先是遜以
晚後、拔處諸將上、諸將往往驁不遵命、遜按劍曰、彼天
下知名、曹操所憚、卽審計畢力圖之、然且未也、僕本書
生、猥當大任、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能忍
辱負重、有尺寸可用故也、諸君並荷國恩任事、豈得以
身試軍令哉、諸將乃稍戢、至是權聞諸將不稟節度、怪
遜不時白、遜曰、諸將或討逆舊人、或公族骨肉、皆國家
所當與共定大功、臣竊慕相如寇恂
相下之義、欲濟國事耳、權大稱善、

魏責吳任子不遣。

來伐。擊魏。斬將。使聘蜀。先是權遣使稱臣於魏、魏主丕冊封爲吳王、諸將咸憤、以爲不當受魏封、權曰、沛公不當受項王對乎、時宜當爾、庸何傷乎、都亭受命、既遣中大夫趙咨往報謝、魏主丕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王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不廢博覽、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爲也、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何渠可征、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等比、車載斗量、不可數已、魏求珠貝犀玳孔雀翡翠諸珍異於吳、吳羣臣以魏所求非禮、宜勿與、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也、何惜、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與之、及吳既破蜀、魏責任子不至、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眞圍南郡、權上書求自改、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終餘年、丕報曰、朕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還兵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而分遣將軍呂範、以水軍拒休、諸葛

璝等救南郡，拒眞。朱桓督兵五千人拒仁。時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矣，衆頗懼，不敵。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也。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又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將，而士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據高城，臨江背山，逸待勞，主制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耶。乃偃旗鼓，示之弱。仁遣子泰攻城，而別遣常雕、王雙等襲桓部曲妻子於中洲。桓燒泰營，敗之，而別將斬雕，虜雙。初呂蒙病，薦朱然鎮江陵。及是眞兵起土山，鑿地道圍之，中外斷絶，又兵病，堪戰者少。然厲兵擊鼓，無恐意，攻破魏兩屯，人始有固志。時江水淺陿，夏侯尚乘船，將步騎屯渚中，作浮橋往來。董昭曰：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所忌，而行之，恐渚中精銳轉而爲魚也。且江水一旦暴增，當何以禦之。魏主丕詔尚等立引軍出渚。後數日，江水果大發。會大疫，召諸軍還。

二年。蜀使來報聘。三年。魏主丕來伐。出廣陵。阻江不得前。還師。

丕御龍舟，循蔡潁，浮淮，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江頭至于江乘，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盛漲，丕臨望，嘆曰：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

可圖也問羣臣曰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
萬乘之重牽巳而超越江湖者在別將必勒兵待事未
遽至也巳而吳王果不至乃旋師又明年復以舟師循
渦入淮臨江觀兵見江流洶湧嘆曰嗟夫固天之所以
限南北也遂歸於是三國鼎立勢成君臣民
主各相保有即疆埸小警無慮皆細故矣 四年。相顧
雍。吳置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曰孤豈於子布有愛乎顧
其人剛丞相事煩嘖言滋多怨咎將與非所以益之
也乃相雍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初領尚書令封侯還
而家人不之知及在政用文武吏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
逮民隱及政職所宜密以聞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
泄權以此重之於公朝有所陳論辭色甚順而君國得
失所執正者非面見不言吳主令中書郎有所咨訪事
可行即喜為郎置食不合意不言而已沿江諸將各陳
便宜計有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輩欲
徼功為身謀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五年春。令州
郡息民廣農。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屯田吳王報
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吳中八牛四耦雖
未及古欲與卒伍均勤勞耳遜復陳便宜勸王施德緩
刑寬賦息調於是王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賫就遜

及諸葛瑾意不安令損益著令、是歲。分交州置廣州。黃龍元年稱帝。尊父武烈皇帝、母武烈皇后、兄策長沙桓王、立子登爲太子、進張昭輔吳將軍、昭每見辭色壯厲、吳主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醉、使人以水沃羣臣面曰、今日必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出、主引入笑曰、共作樂耳、公何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罷酒、嘗以直言逆旨、不進見、復請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短淺、逆盛旨、然臣愚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所不能也、主辭謝焉、虞翻性疏直、嘗以酒失得過大主怒、欲手劍擊之、劉基諫曰、陛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其孰知之、主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翻何有、基曰、陛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比於孟德、翻得免、明日、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遣將浮海求夷洲亶洲。二洲在海中、長老言秦皇帝遣徐福將童男女求仙、福止海中洲不還者也、今數萬家矣、得之可益衆、遣將兵求之、陸遜曰、陛下以四海未一、兵興歷年、見衆損減而遠

規夷州萬里襲人風波難測民易水土疾疫必生將欲益更損規利反害也宜養民寬賦和衆勸功畜力而時動耳主不聽得島中數千人而還、

通遼東。

公孫淵遣使來稱臣吳主遣使九錫備禮封淵為燕王張昭曰淵背魏懼討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自明於魏而二使不返將取笑天下矣主不聽淵果斬吳使傳首於魏魏封為樂浪公主大怒欲自將浮海擊遼東陸遜諫曰陛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此皆當世雄傑而既皆摧其鋒矣方將蕩平華夏總一大猷而不忍小忿輕萬乘之重違垂堂之戒此臣之所惑也僕射薛綜尚書陸瑁、疏交諫乃止、

是後魏數更大喪蜀丞相亮亦卒吳主老稍怠耄於政中書郎呂壹以譖巧用踈間動舊巳乃悔。

壹典較中書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大主以為忠壹數白丞相顧雍過失大主怒詰雍欲斥免或謂壹曰顧公免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曰潘濬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即明日擊君耳壹懼乃解散雍事、大臣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輒流涕濬自詣建業欲見主極諫聞太子數為言不聽乃置酒集百僚欲因

會敍之，以為國除患。壹稱疾不赴而免。乆之，壹事敗，下丞相廷尉雜治。雍至，廷尉見壹問曰：君意得無欲有言乎？壹叩頭無言。尚書郎懷恚詈之，雍曰：官有正法，無以為也。壹旣誅，於是大主遣人告謝諸大將，問欲言。諸將皆不敢有陳列。手詔諭之曰：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皆不肯有所陳，而伯言承明涕流，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責。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嚢以不明，傷拒衆意，忽不自覺。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辱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晏然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揚；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仍執嫌難，所繇无亦於管子異乎？子瑜謂諸葛瑾，義山子封謂步騭、朱然，定公字謂呂岱也。瑾與漢丞相亮同産，比各委質，公退無私言，然内行脩絜，終日欽欽。在軍無事，少朝夕嚴鼓勒部隊，而臨急膽定，過絕於人。岱八十餘，與陸遜共領荊州，同心協規，有善相讓，皆為吳名臣。

太子登卒，立子和為太子。

子霸魯王。巳内嬖潘夫人生少子亮，愛欲立之，惡太子

及霸交傾廢太子庶人徙胡郭賜霸死殺諸阿附者卒立亮。霸和母弟也吳主愛之禮秩與和並羣臣多以為言始命異宮而和與霸隙舉國分二黨全琮尚公主太子母王夫人與公主有郤琮遺子寄事魯王陸遜曰子弟有才何憂不用而出私門以要榮利秪取禍耳寄果阿附交構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必為門戶禍矣又數為上言太子正統當使有磐石之固太主不悅太常顧譚亦言之而太子傅吾粲請出魯王鎮夏口吳主怒誅粲徙譚交州又惑魯王言譴責遜甥而粲數以消息語遜數遣使臨責遜憤恚卒及吳主寢疾太子禱桓王廟太子妃家居近廟邀太子過之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就妃家計謀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太主發怒夫人以憂死欲遂廢太子未央也將軍朱據諫曰昔晉獻用驪姬而恭世子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後雖立思子之宮無及也於是尚書僕射屈晃泥首自縛連日詣闕請而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王發怒族正象殺據廢太子殺霸而全寄楊竺諸阿附者並坐誅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

托國而殂。享國三十一年，謚大皇帝。子亮立。明年吳殺其太傅諸葛恪。○恪剛果，慮不顧難，以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爲國不堪貳，徙齊王奮於豫章，琅琊王休於丹陽，以與魏不並立。大出師伐魏，中外咸怨，孫峻因民之多怨，搆於主亮，陽置宴，伏兵格殺之，夷三族。初恪少有盛名，太帝深器之，而恪父瑾以爲感，曰：非保家之主也。陸遜謂恪曰：前我者吾奉之同升，下我者扶接之。然且懼難，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其何以居之。恪不悛，及太帝召恪輔太子，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應，人咸謂失言，而恪竟以敗。峻爲丞相，殺前太子和，廢齊王奮。峻死，綝侍中輔政，殺大司馬滕胤，將軍據呂，將軍惇王。巳廢其主亮爲會稽王。亮親政能辨難，又辨蜜中鼠矢，故綝忌而廢之。琅琊王休立，誅相綝。○休性仁厚有賢名，以綝爲丞相，因臘會，陳陛兵誅之，改葬太傅恪，及胤據等，還坐恪

等違徙者、或爲恪請立碑、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寄託之重、身死豎子之手、不可謂智、事遂寢、以濮陽興爲相、張布爲左將軍、佞巧相表裏、休喜讀書、引祭酒韋昭博士盛沖以自近、布以昭沖切直、恐入侍言己過、數短之、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耳、庸何傷、君特恐其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見耳、布皇恐謝、言懼妨政事、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恐傷布意、卒廢業、不復近昭等、在位六年殂。諡景皇帝、烏程侯皓立。吳人以蜀初亡、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皓善、稱皓才識明斷、以爲長沙桓王之儔、屢言於相興及布、興布說太后立之、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殞、宗廟有賴、可矣、遂廢太子𩅦而立皓、皓淫虐。貶朱太后爲景皇后。弑之。及其二子。殺興布。遷都武昌。時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丞相陸凱舉以争、且曰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乃還都建業、時何定以內侍專威福、凱數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亂國政、寧當有自全者耶、宜刻厲、不且有不測之禍、及疾病、力陳定不可用、薦姚

信樓玄、賀邵、張悌、及族弟抗、訪時務、使各盡其忠、及卒、吳主銜之、徙其家建安、抗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併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齊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守、此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條時宜十七事、惟省覽、皓不納、已而克西陵復交

廣志益張而爲淫虐滋甚以忮殺丞相萬彧以諫爭殺中書令賀邵以守正殺侍中韋昭主殿中樓玄司市陳聲以訛言殺齊王奮幷其五子以旱饑求賑貸殺郡守張詠車浚

皓宴羣臣、令沉醉、以黄門十人爲司過、舉劾之、犯者剥面鑿眼、以爲樂、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忠諫、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以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非所

以保洪緒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人
如草芥今法令轉苛賦調益重國無一年之儲家無彌
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
江之限不可久恃苟失其道一葦可航也皓大恨之樓
玄主殿中事正身率衆奉法而行
爲皓所惡遂與邵俱以謗訕被戮已而晉大舉分道來
伐丞相張悌督諸軍死國皓出降而吳亡。悌督軍至牛渚沈瑩謂之
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渡江而戰令敗者事去矣悌曰
吳之將亡賢愚共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克捷兵
勢萬倍若其喪敗死社稷何恨苟坐待晉兵之至恐士
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
與晉師戰敗績諸葛靚招與俱去不可強之悌垂涕曰
仲思今日我死所也且我爲童子時即爲君家丞相所
知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今身殉社稷可矣遂戰死
無何晉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抵石頭萬衆望旗而降
殿中數百人共屠嬖臣岑昏而誅皓面縛輿櫬詣軍門
降先是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
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
邁非可恃援他部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

番、掌以爲言、臣得涉遜迹、見今西陵、千里受敵、而上下
兵財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死之後、願以西方爲
屬、後濬果以舟師伐吳、如抗言、皓至晉、面縛詣東陽門、
晉主賜衣服車乘、引見、謂之曰、朕設此座待卿久矣、皓
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坐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
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
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其才俊如此、
故怙俊才而不以懋德、適速禍也、諸葛靚與晉主有舊、
匿姊琅琊王妃家、就見焉、靚逃之廁、逼見之、靚流涕曰、
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慙誠恨、詔以爲侍中、固
辭不拜、歸、終身不向晉國而
坐、　吳四主、享國五十九年、

論曰孫吳以武烈忠果長沙英毅建國統而早世不終
太主雄剛忍事長於任使哲矣末乃耄惑於讒宗臣
裔嗣終死不能自明悲夫夫惟忠臣危不替忠蹇蹇自
靖諸陸有之矣

西史上編卷之二十九終

